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挪威〕汉姆生著

大地的成长

李葆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Knut Hamsun

MARKENS GRΦDE

本书根据 W. W. Worster 的英译本

"Growth of the Soil"(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版)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大地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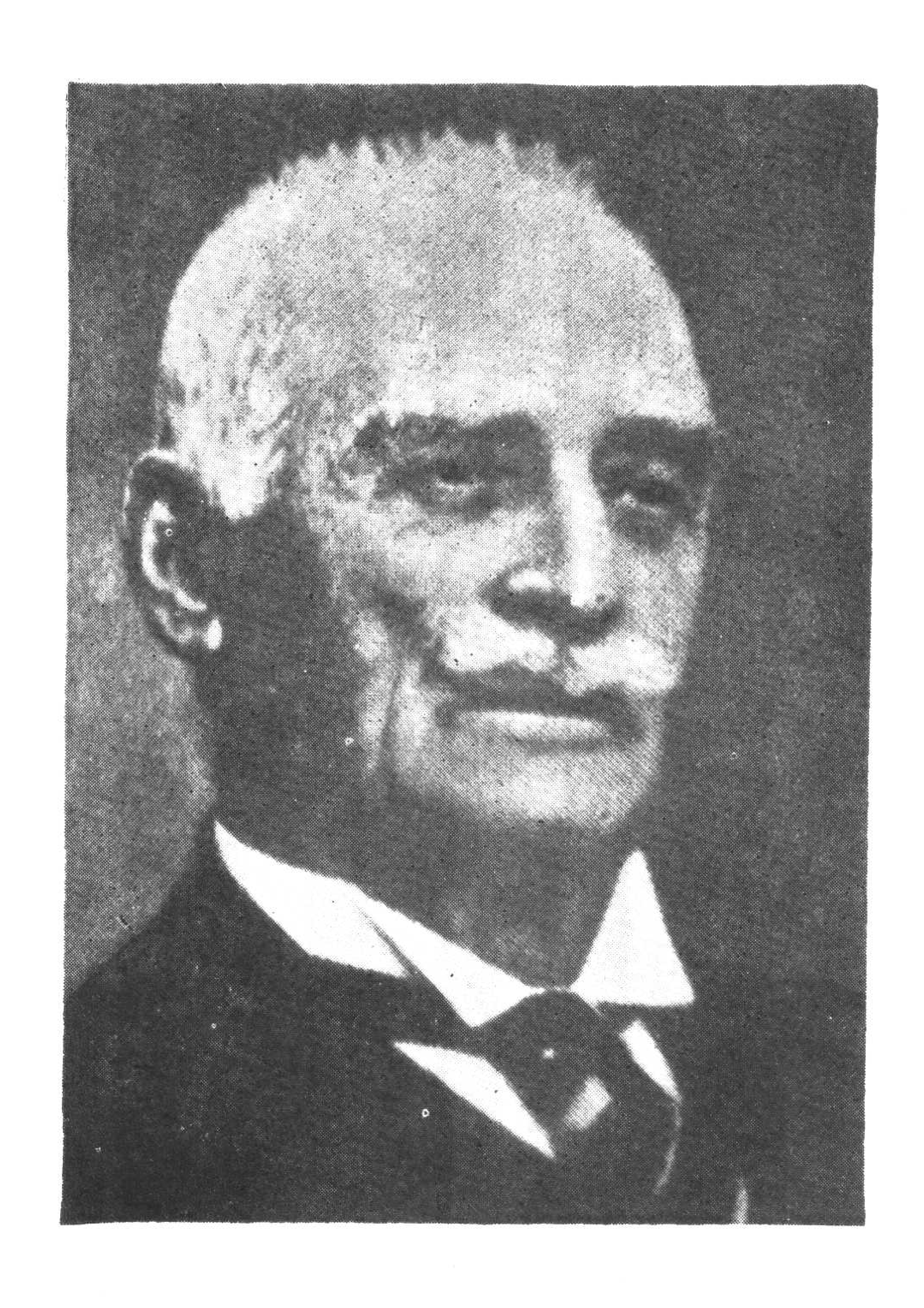
〔挪威〕汉姆生 著

李葆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25 插页 6 字数 293,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000册

书号：10188·539 定价：2.00元



汉姆生

第　一　部

第一章

那条越过茫茫荒野直达高山密林的漫长大道——是谁最先将它踩出来的？人，一个首先来到这里的男人。他来之前原本没有路。后来，某些兽类跟随这一路浅浅的脚印越过沼泽荒原，加深了原有的足迹；再后，某些寻到这一踪迹的拉普人又沿着那条路在一块又一块的草地上放养驯鹿。那条穿过原是无主山林和无人地带的阿尔曼宁大荒原的大路就这样形成了。

这个朝正北方向行进的男人走过来了。他背负一只麻布袋；第一只麻布袋，里面装着些许干粮和几件工具。这是一个长着坚硬的赤色胡须的粗壮汉子，手上脸上都布有小小的伤疤——旧伤留下的痕迹，怎么会受的伤，是干苦活，还是和人决斗？可能他才坐过牢，正在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位寻求清静的哲人。不管是谁，反正这是个男人；他在莽莽荒野里走过来了。他在禽兽俱寂的穷荒中踽踽独行，偶尔自言自语地说一声“哎呀——好吧……”逢到荒野中出现一块较可人意的所在，如林中深处出现了一块空地时，他就放下麻布袋去进行踏勘；过一会他又回来，再背上麻布袋，又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就这样，看日影计时间，他走了整整一天；夜色降临，他才倒身在石楠丛中，枕着手臂休息。

休息了几个小时，他又动身上路：“哎呀，好吧……”——看日影计时间，继续朝北行走，吃几块大麦饼和一些山羊奶干酪，

就溪边喝几口水，他又继续北进。这一天他照样走走停停，因为老林中有许多可人意的地点需要进行勘探。他在寻求什么呢？一个地方，一片土地？可能是来自老垦区的一位移民吧；他机警地四处观察，有时还爬到山顶上眺望。夕阳再度西沉。

他顺着一处峡谷的西边前进；这里林木众多，云杉、松树之中夹杂着不少枝叶茂盛的大树，脚下则是遍地青草。这样走了几个小时，已是暮色苍茫了，但他忽然隐约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他象听到一个活人声音般地振奋起来。他爬上小山坡，只见峡谷的一半已经隐入黑暗；朝南的前方还可以见到天色。他躺下休息。

次日清晨，映入他眼帘中的是一片草原和山林。他朝下走去，下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坡，遥远的下方隐约见到一条小溪，一只兔子一跃而过。他点点头，好象表示赞赏——小溪不宽，兔子一跳就可以过去。伏在窠边的一只白松鸡，怒嘶了一声从脚下飞起，他又点点头：可以猎到禽羽和兽皮的好地方。地面上长满了石楠、越桔、云莓；还有细微的蕨类植物，白珠树上开放的七角星花。他不时停下脚步，用铁具翻土，发现土质松软，是千年来的朽根枯叶培育出来的沃土。他又点点头，表示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块可以居留的地方：对，他要在这里居留下去。他接连两天踏勘周围地带，每晚回到山腰过夜。晚上他睡在悬岩之下的松枝铺上，觉得就已经是住在家里。

他任务中最艰巨的部分就是在这块除自己之外别无人烟的荒野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今后他天天将有做不完的工作。他立刻就动手，趁树液还在树上的时候，将远处林中的白桦树皮一一剥下，然后把它们压平晒干。当他积累成重重一捆时，便将它背到数英里外的村上卖作建筑材料。然后他又回到山腰，带

来一袋又一袋的食物、工具、面粉和猪肉，一口烧饭锅，一把铲子——沿着他来时走过的路一趟趟来回，每次都背负重荷。他天生善于负重，在森林中又是位伐木能手——哦，看来他就是热爱他的职业；不怕长途跋涉，不怕肩负重担；好似他肩上一日没有负担，他就会感到痛苦，就会感到生命没有意义。

一天，他除了背负重担以外，还用皮带牵来了三头山羊。这几头羊使他洋洋得意；他殷勤地照看它们，仿佛它们就是有角的牛。半路上他碰到了第一个陌生人，一个流浪的拉普人；一看到他的山羊，他就知道这人打算在此长住，便跟他搭讪。

“你打算在这里长住下去么？”

“对，”男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艾萨克。你知道有什么娘们肯来相帮我吗？”

“不知道。但是我会向所有碰到的人打听。”

“好，请帮忙。就说我这里有牲口，无人照管。”

拉普人继续上路。艾萨克——好，一定得替他问问。山腰上的男人不会是逃犯；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怎会是逃犯呢？如果是，早就该捕获归案了。只不过是个工人罢了，而且是个肯苦干的工人。他已经动手为山羊割下了冬天的饲料，清除了地面，翻了一畦的土，搬运了石头，砌好了一堵石墙。到了秋天他已经为自己盖了一座草房，牢固，结实，而又暖和；狂风吹不倒它，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烧毁它。这里是个家，他可以走进去、关上门、待在那里；他可以朝门外的石板上一站，遇到过往行人，便成为当之无愧的房子主人。草房里有两个房间，一头是自己的住房，另一头是牲口的居处。顶顶里面，靠石墙的地方，是储藏草料的顶棚。样样东西都在那儿。

一次又来了两个过路的拉普人，是父子俩。他们双手按住他们的长长行杖站在那里歇脚，打量着草房和场地，还注意到山腰上有山羊的颈铃声。

“你好，”拉普人说。“这可是上等人居住的地方呀。”拉普人开口奉承说。

“你们知道附近可有女人来相帮我么？”艾萨克说，他心里挂着的总是这件事。

“相帮你的女人么？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给你带信。”

“啊，那就麻烦你们啦。就说我这里有座房子，有点地，还有几头山羊，但是缺少女人帮忙。”

哦，他每次背着成捆树皮下村去卖的时候，总在物色一个相帮做事的女人，但就是寻不到。有时一个寡妇或者一个老姑娘会朝他看看，但不管她们是怎么个想法，却没有一个敢自告奋勇。艾萨克说不出这是为了什么缘故。说不出缘故么？谁愿意跑到那么多英里之外的荒野中和一个男人同住并帮他做事啊。从那里到最近的邻人家走一趟也得整整一天哩。至于男人本身，他貌既不扬，举止又无讨人喜欢之处，差得太远了；而且他说起话来不是两眼望天的一副男高音嗓子，而是瓮声瓮气，有时就象野兽发出的声音。

好吧，他也只好独当一面地干罗。

冬天，他做成许多大木盆卖到村里，然后踏着积雪背着一袋又一袋的食物和工具回来；那些日子他被一副担子束缚住了，真够艰苦。家里的山羊无人照管；他出外的时间就不可能太久。他怎么办？客观需要使他变得足智多谋；他的头脑本来不笨，而且过去没有用过；于是他竭力开动脑筋使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最先用的方法是在自己动身之前放出山羊，让它们在林中的

野草丛中吃个饱。后来他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他在河边高高挂起一只大水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桶里，十四个小时后当滴水漫到桶口时，重量相当，桶便自行坠下，从而拉动接连储草料顶棚的一条线索，开启了活门，让三捆饲料滚了出来——从而喂饱了山羊。

那就是他的方法。

聪明办法；说不定是来自上帝的灵感吧。这个男人除了自己外，没有一个帮助他的人。这个办法帮他熬到了秋末；之后就落了第一场大雪，接着下了一场雨，然后再下雪，而且下个没完。他的机械装置出了毛病；水桶积满了来自上面的天水，因而提前开启了活门。他在桶上装了一只盖子，一切又顺利进行了一个时期；然后冬季来临，滴水成冰，结果机械装置完全停顿。

山羊必须向主人看齐——没有也要对付下去。

艰难的日子啊——这男人需要帮手，但找不到，可他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在家里不断地干这干那；他在草房里开了一扇窗，装着两块真正的玻璃，那可是他生命中最光明也最奇妙的一天啊。不必升火来照明了；他可以坐在室内借着日光来做木盆了。日子好过了，日子光明了……嘿！

他从不看书，但他常常想到上帝；这种来自无知与敬畏的感情是极其自然的。天上的繁星，枝头的阵风，满目的荒凉和一望无垠的白雪，地球发出的与感受的威力，一天总有多少次极为严肃地袭上他的心头。他是罪人而且敬畏上帝；出于对圣日的崇敬，他每逢星期日总要沐浴净身，但所做的工作却不少于平时。

春天来临；他犁好了他的那块地，种下了土豆。他的牲口繁殖起来了；两头母山羊各产仔一对，这就使家里的山羊总数达到了七头之多。他为它们造了一间更大的遮棚，准备它们再添丁进

口，还在那儿装上了两块玻璃。对呀，现在各方面都更加明亮更加辉煌了。

最后他所需要的女助手终于来了。她先在山腰对面来回踟蹰了好半日，然后才大胆靠拢；直到傍晚时分她才敢走下来。最后她来了——一个身高体大、棕色眼睛的姑娘，丰满粗壮，一双粗厚有力的手，脚上象拉普人似地穿了一双粗革厚底皮鞋，肩上还挎了一只小牛革的皮包。已经说不上年轻了；说得客气点，三十岁左右。

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她跟他打了一声招呼便急急地说："我要翻过山去，碰巧路过这里。"

"噢，"男人说。她说话含糊不清，他几乎听不明白；而且，她总是把头歪在一边。

"对，"她说，"我走了很多路才到这里。"

"噢，是那么回事，"男人说。"你说你要翻过山去？"

"是的。"

"为了什么？"

"山那边我有亲戚。"

"呃，原来你那边有亲戚？你叫什么名字？"

"英格尔。你叫什么？"

"艾萨克。"

"艾萨克么？唔。你就是一个人独住在这儿？"

"对，一个人住在这里。"

"不坏嘛，"她讨好地说。

如今他分析事物已比过去精明了，他一眼就看出她是专诚为那件事而来的；为了上这里来，她两天前就已经动了身。说不定她听到了他要请女助手的消息。

"进去歇歇脚吧，"他说。

他们走进草房，吃了些她带来的食物，喝了些他的羊奶；他们又煮了她盛在囊里带来的咖啡。他们安闲地坐着喝咖啡，一直喝到上床时候。夜里，他要求和她同房，她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走；那一整天她都没走，而是在屋子内外忙活着；挤羊奶，用细沙将锅子什么的擦得干干净净。她根本没有走的意思。她名叫英格尔。他名叫艾萨克。

如今这个孤单男人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的确，他的这位妻子，由于兔唇关系，语音含糊不清，而且老是把脸歪在一边，但那没有关系。她要不是嘴巴有缺陷，根本不会上他这儿来；他还要感谢上天让她天生是个豁嘴。再说，他本人又不漂亮。艾萨克就象是从裂了缝的窗玻璃望出去的人一样；一嘴的硬胡子。加上一副粗健的身坯，看上去粗暴严厉。他的面容也不温和；象是随时可以挣脱出来的巴拉巴①。英格尔自己没逃走倒是怪事。

她没有逃走。每逢他外出回家时，英格尔总在草房里；这女人和草房变成了二而一的联体。

他得多喂一张嘴，但那不算损失；他现在比较自由了，出外在家都可以随便。而且外面有不少事情需要他过问。那里有条河，看起来明媚动人，水深、流急；是不可小看的一条河；一定来自山里的什么大源头。他搞了一副钓具跑到河上去探察；傍晚他带了一篮子的鲜鱼回到家里。对过去不常吃到山珍海味的英格尔来说，这简直是一件大事，一项奇迹；她惊喜莫名地拍着手，叫道："啊！你打哪儿……"而且她立刻看出她的惊喜使他高兴、

---

① 巴拉巴(Barabbas)，《圣经》中一强盗头子，囚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犹太人要求将他释放。

骄傲，因为她接着又说了些类似的话——啊，这样的好鱼她从未见到过，他是用什么办法找到这种鱼的！

在其他方面，英格尔也是神赐福物。或许她头脑笨些，机智少些——但她在亲戚家里却养着两头产羔的母羊，而且将它们带来了。这简直是小屋求之不得的东西；家里的羊群又增加了四头，提供羊毛的绵羊和羊羔都有了，家畜越来越多；它们的繁殖之快简直令人咋舌，简直是奇迹。英格尔还带来了其他东西；衣裳。她自己的小玩意儿——一面镜子，一串美丽的玻璃珠子，一架纺车，还有一具梳毛机。怎么，她要是按这种速度搞下去，不要多久满房满屋就会塞满了她的东西。这一切物质财富现在转过来使艾萨克感到吃惊了，但由于他天性沉默，而且语言迟钝，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慢慢踱到门外的石板上，看看天气，然后又慢慢踱进屋里。对，他的的确确很运气；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陷入情网了，或者越来越被她吸引住了，或者不管它是怎么一回事。

"你用不着带这么多东西来，"他说。"你用不了这许多。"

"我要想拿，还有不少东西好拿。此外还有赛维尔舅舅——你听说过他么？"

"没有。"

"怎么，他是个富人，又是县里的司库啊。"

爱情往往使聪明人变成傻子。艾萨克觉得自己必须干出一点非凡的大事，而且他做过了头。"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用不着费事去锄土豆。晚上回家我自己会做的。"

他提起斧头向树林里走去。

她听见他在树林的不远处砍伐树木；从倒树声中可以听得出他伐下的是大树。她凝神听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土豆田里锄起地来了。爱情又往往使傻子变得聪明。

黄昏时，艾萨克用绳子拖了一根大树干回家了。嗐，那单纯天真的艾萨克，为了要引逗她出来赞叹他的本事，他一路上把树干弄得哗啦哗啦直响，而且又哼又咳。果不其然：

“怎么，你疯啦，”英格尔一出来就说。“那是一个男人单手干的活么？”他没有回答；怎么也不肯说一句话。比一个单干的男人多做些活有什么了不起——微不足道。一根木头罢了，嗬！“你打算拿它做什么用？”她问。

“哦，那再说，”他漫不经心地回答，仿佛没注意到她就在旁边。

但是当他看到她到底去锄过了土豆，他感到不高兴了。那好似她也做了几乎跟他一样多的工作；这可不对他的劲。他从树干上解下了绳子，又带着它走了出去。

“什么，你还没完工吗？”

“没有，”他粗声粗气地说。

接着他又拖回一根跟刚才相同的树干，只不过这一次既没有声响也没有气粗的征象；而象老牛似地将它拖到草屋边并把它搁在了那里。

那年夏天他砍下了大量木材，并运回了小屋。

第 二 章

一天，英格尔将她的小牛皮皮包装上了食物。“我打算翻山回娘家一趟，看他们过得怎样。”

“是吗，”艾萨克说。

“有些事必须跟他们谈谈。”

艾萨克没有立刻出去送她，而是等了好一会儿。当他看上去毫不着急、毫不难过、也毫不担心地终于踱出门外时，英格尔已经越过树林的外围而进了林子。正当她的身影即将消失之际，他清了清嗓子，高叫，“嗨！你大概会回来的吧？”他本来不想问那句话，但……

“回来？怎么，你是什么意思？我当然要回来。”

“噢。”

于是他又成了孤单一人——呀，好吧……！他精力充沛，而且天性爱劳动，要他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是办不到的；他开始整理木材，将挺拔的大树先砍伐成段，再切锯成板。他整天干这个活，然后他挤羊奶，最后上床。

现在小屋显得凄凉空洞；四壁泥墙和脚下泥地弥漫着深深的静寂；说不尽的孤独滋味。纺线车和梳毛机仍在原处；一串珠子也跟过去一样珍藏在屋顶下面的一只袋里。英格尔的体己东西一样未带去。但是，无知得难以相信的艾萨克，竟在亮堂堂的夏日之夜怕起了黑暗，而且居然看到憧憧鬼影悄然从窗外经过。

天还未亮，看天色大约是两点钟左右他就起身，饱餐了一顿足够维持一天的薄粥，以免再费时间烧饭。到了傍晚他已开垦了一块新土，以扩大种土豆的面积。

他轮番用铲子和斧子工作了三天，次日应该是英格尔回来的日子。等她到家，用一盘鱼来招待她应属理所当然——但是通往河边的那条直路恰巧是她来时的必经之路，那样看来可能……于是他翻山越岭，另外走了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较远的新路。这里的岩石是灰色和棕色的，路上还散布着小块小块重如铜或铅的石子。那些分量重的石块里可能含有许多金、银之类的东西吧——他对于这些事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放在心上。他来到水边；垂下钓饵，那天晚上上钩的鱼不在少数。他带回了一篮鲜鱼，英格尔一见准会惊喜得圆睁双眼！次日早晨他循着原路回去，在山里捡起几块沉重的小石头；它们是棕色的，带有深蓝色的点子，掂在手里，重得出奇。

英格尔没有回来，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这已是第四天了。他象以前没有帮手独自和羊生活时一样地挤好羊奶；然后他就到附近一处石场去采运石头；采来大堆大堆精心挑选的大小石块，准备用来砌墙。他忙的事情没完没了。

到了第五个晚上，他略感恐惧地走进内屋休息——但是梳毛机、纺线车和一串珠子都仍在原处。小屋内凄凉空洞，而且寂然无声；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得非常慢，终于他听到屋外响起了脚步声，但他对自己说，那只是幻想，不会是别的。“咳呀，老天啊！”他悲切切地喃喃自语着。艾萨克可不是个夸大其词的人。屋外又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不久窗前便闪过一样东西；一样有双角的东西，一样活的东西。他跳了起来，一个箭步窜到门前，啊，异象！从不夸大其词的艾萨克也禁不住咕哝着：

"是上帝还是魔鬼啊。"原来他看到了一头大母牛；英格尔和一头母牛，刚闪进了棚子。

如果不是他站在那里亲耳听到——英格尔正在棚内和母牛轻声说话——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可是他就站在那里。忽然间他心里生起了无限狐疑：一个精明妻子，对，一个治家能手——但是，毕竟——不对，那未免太过分了，而且只有这句话才合适。一架纺车，一架梳毛机；即使那串珠子，也过分精美，不知来路是否光明正大。但一头大母牛，很可能是走失在大路上或田野中而被她牵来的——它肯定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并被追回去的。

英格尔从棚中走出，得意地格格一笑。

"是我。我把我的母牛牵来了。"

艾萨克嗯了一声。

"就是它把我耽搁了这么久——我牵着它翻山头只好慢悠悠地。"

"原来牛是你带来的？"他说。

"是的，"她说，做好一切准备，要大干一场，发财致富了。"你大概不相信吧？"

艾萨克担心会有大祸临头，但他未作任何表示，只说：

"进屋来吃点东西吧。"

"你看到它没有？是不是一头漂亮的母牛？"

"对，是头好牛，"艾萨克说。然后他尽力装得若无其事地问，"你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

"它的名字叫金双角。你那儿造的那堵墙是干什么用的？你就是不要命地死干活。嗨，现在去看看母牛，好不好？"

他们出去看了；艾萨克只穿着内衣裤，但那没有关系。他们仔细观看了牛的周身上下，头、肩、臀、腿的各个部位，记下所有

带有红白色斑纹的地方，还观看了它站立的姿势。

“你想它大概几岁哪？”艾萨克谨慎地问。

“想什么？它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四岁。是我亲自把它养大的。人家一直说它是从未见到过的最可爱的小牛。但你想这儿会有足够的饲料么？”

艾萨克开始相信一切不成问题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饲料嘛，嗯，有的是，你尽管放心。”

然后他们进到屋内吃喝叙谈，共聚了一个晚上。他们醒着睡在床上谈牛；谈这件大事。“它不是一条可爱的牛吗？它的第二代快要来了。它的名字叫做金双角。艾萨克，你睡着了吗？”

“没有。”

“你信不信，它还认识我哩；一见到我就认识，象头羊羔似地跟我到处跑。昨天夜里我们在山里睡了一会儿。”

“噢？”

“但是，这个夏天还得把它拴住，否则它会跑掉的。牛总是牛嘛。”

“它过去在什么地方？”艾萨克终于问了。

“跟养它的我们家里人在一起啊。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们都非常舍不得它走。我牵它走的时候，孩子们都哭了。”

这能是她编造出来的丝丝入扣的鬼话么？不，这是不可想象的。牛一定真的是她的。哈，有了这所房子，又有了这块田地，他们成为小康之家了；什么人有了这些也都该感到满足了。对，他们所向往的一切似乎已经全部到手了。哦，那个英格尔；他爱了她一番，她也爱还了他一番；他们是一对勤俭夫妻；过着原始式的生活，一样也不缺少。“我们睡觉吧！”他们睡着了。早晨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又得照料各种事务，又得处理各种问题；对，有劳

动有欢乐，有好景有坏运，这就是人生。

譬如说，那些大栋梁——他应该设法把它们架搭起来么？他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因此一到村里就留心观察，而且看了人家做的活，他认为自己也可以架搭成屋，为什么不？再说，这是他的当务之急；必须把它完成。他们不是有了一处绵羊饲养场，一处母牛饲养场，还有现在已经不少将来还要更多的山羊么？——单单那些牲口就使他们的小屋拥挤不开了；必须想办法。而且应该趁土豆还在开花，割草季节尚未到来之前，一下子就把它做好才行。这时英格尔还可以在各处替替手脚。

半夜里艾萨克醒来，只见英格尔因长途跋涉仍然睡得很香，便起身走进牛棚。不要认为他会用阿谀奉承的一套去和母牛谈心；没有，他只客气地在它身上拍了几下，看会不会碰巧发现有什么可以证明它是属于别人的标志或印记。没有印记，没有标志，艾萨克放下了心，悄然离去了。

木料就堆放在那里。他蹲下身，滚着木料，然后一根根竖起，靠墙搭成一副屋框；大的屋框作为客房，小的一副——就作为睡觉的卧室。那是累得喘不出气的重活，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连时间也忘记了。小屋顶的洞孔里冒出了炊烟，英格尔走出来喊他吃早饭。

“你现在又忙着干什么呀？”英格尔问。

“你倒早啊，”艾萨克只说了这么一句。

嘿，看那满肚子秘密的艾萨克多神气啊！但是，说不定，她问他问题，摸不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好奇，会使他感到高兴吧。他吃了一点东西，在屋内坐一会儿再出去。他是在等候什么呢？

“嗯，”他终于立起身来说。“这样不行。今天不能鬼混了。

有活儿要干。”

“看来你是在造房子，”英格尔说。“是造什么呢？”

这个会独力支起屋架的伟大男人，以一种赏面子的口气回答说，“我猜你大概看得出吧。”

“看得出……当然看得出。”

“造房子——当然非造不可呀。看你就带了这么一头大母牛回来——我想总该造一间牛棚吧？”

可怜的英格尔，她怎能及得上他，那个造物之主的艾萨克，那样永恒地聪明啊。而且这时候她还不大理解他，也不大理解他处理问题的方法。英格尔说：

“我看你造的肯定不是一间牛棚。”

“噢？”他说。

“你不会是那个意思吧？我——我以为你会先造一座房子的。”

“是吗？”艾萨克说着，扮了一个怪相，仿佛说他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对啊。把牲口放进小屋。”

艾萨克思索片刻。“嗯，说不定这倒是最好的办法。”

“可不是，”英格尔得意洋洋地说，“你瞧，我到底还有点用。”

“对，那是真的。你认为有两个房间的一座房子怎么样？”

“两个房间？嗨……！那简直就跟别的人家一样了。你想我们造得起么？”

他们造得起而且造了。艾萨克开始了兴建的工程，凿眼子，锯榫头，然后将一根根大木头配搭成屋架；他还用精选的石料造成一个壁炉，不过后一项工程相当费事，而且艾萨克对自己做的活也不总是很满意。收割牧草的季节到来了，他只好从房子上

爬了下来，到山腰的远近各处去割草，并把大捆大捆的干草背回家。然后，在一个阴雨天，他说非到村上去一趟不可。

“你到村里去干什么？”

“我一时也说不准……”

他出发了，在外面过了两天，然后背了一只烧饭炉子回来——他身负一个全铁火炉，就象一条粗笨木船似的在林海中破浪前进。“这可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活呀，”英格尔说。“照你这样拼法，你非丧了性命不可。”但是艾萨克拆掉了那在新屋里有碍观瞻的石头壁炉而改装了一只烧饭炉子。“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烧饭炉子的，”英格尔说。“我们家发成这样真是了不起！……”

目前仍然是晒干草的季节；艾萨克背来成捆成堆的干草，因为林区的草不同于牧场的草，数量虽多但质量差得远。现在只有乘着阴雨天他才能挤出时间造房子；这座房子的建筑工程拖时费日，甚至到了八月份，当全部干草都已妥放在岩石下面的安全处时，新房也只造好了一半。到了九月份，艾萨克说：“这可不行。你最好到村里去一趟，喊个男工来帮忙。”最近一阵英格尔的身子不十分健朗，而且不大走动，但她还是收拾就绪准备上路。

但是艾萨克又改变了主意，又摆出了那副威风相，说他一个人可以对付。他说，“没有必要麻烦别人哪，”他说，“我一个人干得了。”

“这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活。”英格尔说，“那会把你累垮的。”

“你只要帮我把这些大梁竖起来就行，”艾萨克就说了这么一句。

到了十月份，英格尔不得不停止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个严重

的打击，上梁封顶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赶在秋天雨季前完成，一天也不能耽搁。英格尔怎么啦？不会是害大病吧？她如今只偶然用山羊奶做点干奶酪，除了一天把金双角啃草的地点移动十来次以外，她什么也不干。

有一次她说，“下次你下山进村的时候，给我带一只大大的筐子，一只箱子也行。”

“你要那个干什么？”艾萨克问。

“我有用处，”英格尔说。

艾萨克用粗绳将顶梁一根根吊了起来，英格尔只用一只手在旁边托引着；仿佛她在身旁就是一种帮助。工程一点一点地进行着；从地面到屋顶原不算高，但用来建造这座小房子的木头却又大又沉。

总的说来，天气倒一直是晴朗的。在雨季真正来临之前，英格尔已独力收获了全部土豆，艾萨克也完成了屋顶工程。一天晚上，山羊全部被引进了小屋并全部睡在一起；它们倒也能友好相处，不争不吵。

艾萨克准备就绪，又要下山到村里去一趟。英格尔极其恭顺地说：

“你能给我带一只大大的筐子或者一只箱子吗？”

艾萨克威风凛凛地说，“我已经订购了几扇玻璃窗，还有一两扇油漆好的门。我得把那些东西带上来。”

“那就算了。筐子有没有，问题不大。”

“你为什么老要筐子？做什么用？”

“做什么用？……嗐，你脑袋上没长眼睛吗？”

艾萨克沉思着走了。两天之后他回到家里，带来客房间的窗和门，还有卧房的一扇门；此外他脖子上还挂了一只挺大的板

箱，里面盛满了各种食物。

“总有一天你会把自己给背死的，”英格尔说。

“噢，是吗！”艾萨克丝毫没有要死的样子；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瓶药——其实是石脑油——将它给了英格尔，吩咐她要按时服用，以便把毛病治好。此外便是值得他吹嘘一番的窗子和油漆过的门了；他马上动手把门窗装了起来。哈，这样小巧的门，虽是旧货，但油漆成红白色之后已变得整洁如新；看起来就象墙壁上悬挂着画儿一样。

现在他们已经迁入新居，旧屋成了牲口的专用场所，只有一头产仔的母羊被留下来给母牛做伴，要不它会感到孤独的。

在荒山旷野中的这些创业者实在干得不错；对，连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种奇迹。

第 三 章

霜降以前艾萨克一直在地里干活；掘除地里的石子、树根，平整明年要用的草地。土面冻硬之后，他就撇下了农活而改当了伐木工，伐下并锯成了大量木材。

英格尔会说，“你要那么多木段段干什么？”

“哦，总会有用处的，”艾萨克漫不经心地说，好象没有什么计划。其实艾萨克早有打算，那一点决没有错。这里紧靠家门就是一片浓密的原始森林，他的田地需要扩大面积，因而它也就会成为天然的屏障。再说，冬天一定得想办法将木柴运往山下村里去卖；那里乐于买木柴生火的大有人在。艾萨克毫不怀疑这一打算的正确性；他不断地在林中砍下大树，锯成木柴。

英格尔常常出来看他干活。他不瞅不睬，好似她的到来无足重轻，而且对于她的出现还有点不以为然似的；但是她心里明白她在他身边是使他感到高兴的。有时他们之间的对话也相当奇特。

“你除了到这儿来冻死之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么？”艾萨克问。

“我没事，”英格尔说。“可是我实在看不出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累死为止。”

“嗨！你把我那件外套披在身上。”

“披你的外套？亏你想得出。金双角在那儿要产仔，还有别

的事，我哪儿有空坐在这儿。”

“嗯。你说要生小牛哪？”

“就象你还不知道似的！现在你看小牛怎么办？把它养到断奶怎么样？”

“随你的便；养小牛那一类的事跟我不相干。”

“我看吃掉小牛未免太可惜。而且家里不应该只剩下一头母牛。”

“我看你也决不会那么干的，”艾萨克说。

他们的谈话方式就是这样。这对寂寞夫妻，面容难看，发育过分，但是对彼此，对牲口，对土地，都是天大的福气。

果然金双角产下了牛仔。这是旷野中充满了欢乐的重大日子。他们用面粉给它揩洗一番，尽管面粉是艾萨克亲自背回家的，但他用起面粉来却丝毫不加吝惜。躺在那里的小牛美丽可爱，身子两侧红彤彤的象它妈妈；它表情滑稽可笑，好似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就奇迹般地生到世界上来。一二年后它自己也就要养小牛了。

“它长大一定是头了不起的好奶牛，”英格尔说。“我们叫它什么好呢？我可想不出。”

英格尔有点儿稚气，头脑也不灵活。

“叫它？”艾萨克说。“当然叫她银双角喽；还有什么别的好叫？”

第一场雪下过了。路上刚能走人，艾萨克便动身到村里去了。英格尔问他去干什么，他照旧秘而不宣，讳莫如深。果然，他这次又带回了令人意想不到，大为惊奇的东西——一匹马和一具雪橇。

“真荒唐啊，”英格尔说，“我想，你不会是偷来的吧？”

“偷？”

“那么，捡来的？”

可惜他现在无法说，“这是我的马——我们家的马……”因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租来的。为了运载木柴而租用的马和雪橇。

从此艾萨克驾着马车将一捆一捆的木柴送下山，而将食物、鲱鱼和面粉带来。一天，他竟然用雪橇载来了一条小公牛。由于村子里饲料短缺，这头牛几乎等于白白得来。它瘦骨嶙峋，粗毛碜碜，一点谈不上骏字，但骨骼端正，只要饲养得法不久便会膘肥体壮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头奶牛……“你下次还有什么朝家里带的？”英格尔说。

艾萨克又带回了大批的东西。带来了厚板和用木材换来的锯子、石磨、薄饼烙铁、工具等等。英格尔简直被不断的家当撑破了肚皮，每次总是说：“啊呀，又来了新的东西！牛羊牲口我们有了，凡是人能想到的东西我们都有了！”

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绰绰有余了，可以说是一份殷实的人家。来年春天艾萨克又要开始干什么呢？那年冬天在他将大捆大捆木柴徒步运往山下的时候就已经筹划好了。他要在半山处垦出并平整出更多的土地，砍下更多的木柴并晒它一个夏天，等雪地可以滑橇的时候便两捆两捆地朝下运。这个办法妙不可言。

艾萨克还有一件想过多次的心事：那头金双角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原来的主人是谁？全世界找不出象英格尔这样的妻子。嘿！她是多么放荡，他爱拿她怎么样她就让他怎么样，而且心甘情愿。但是——万一有一天人家找上门来要牛，把牛拉走怎么办？——而且，或许还有更糟的事情随之而来，那又怎么

办？英格尔见到马的时候怎么说的？“我想你不是偷的吧，再不然是捡的吧？”那就是她的第一个想法，那就是她说的话；谁知道是不是靠得住呢——他应该怎么办？他过去已经想过了无数次。如今他自己为这头母牛——也许是偷来的母牛——带来了一个配偶！

还有他应该归还的那匹马。真舍不得啊——它是头和善的畜生，而且已经依恋着他们。

“不要紧的，”英格尔安慰他说。“你已经干出了惊人的成绩。”

“对，但眼下春天即将到来，我正需要一匹马……”

第二天清晨他默默地驾着车将最后一捆木柴运走了，两天不曾回家。第三天他步行回到家里。还未到家门，他先听到屋内传出奇怪的声响，止步一听，竟是婴儿的哭声——哎呀，老天爷！……好啊，就在那边；可是个多么怪的东西啊。英格尔一个字也没提起过。

他走进屋里，首先看到的便是那只板箱——就是他挂在脖子上带回来的那只板箱；如今箱子的两头各系一根绳子由屋顶吊了下来，成为孩子的摇篮和小床。英格尔已经起床，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地到处走动——牛奶、羊奶都已经挤好，好似这一天跟往常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两样。

孩子止住了哭声。艾萨克说，“你已经养好啦？”

“对，我现在养好了。”

“嗯。”

“你走的当天晚上就养了。”

“嗯。”

“我只要搬开一些东西将摇篮吊起来就行。当时我有点吃不

消，只好躺下。”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我就是说不准他几时会落地嘛。是个男孩呢。”

“嗬，男孩。”

“我怎么也想不出应该叫他什么，”英格尔说。

艾萨克朝小红脸张了一张；五官端正，没有兔唇，而且一头浓发。一个睡在板箱里的、身份地位与他相称的俊美小人儿，艾萨克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虚软。这位粗壮汉子的面前出现了一项奇迹；是在一阵神圣的烟雾中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今却显示出了生命，还有个象寓言画中的小脸蛋。若干年月之后，这项奇迹就会变成一个人。

“来吃饭吧，”英格尔说。

艾萨克成了砍树锯木的伐木工人。如今他有了一把锯子，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他不停地工作着，积聚了大堆大垛的木柴；他先将它们排成了一条街，而后纵横交错又列成了一座市镇。英格尔如今在家的时候多，不象过去那样出来观看他工作了；相反，艾萨克倒时不时地要找个借口溜回屋里去张一下。家里多了那么一个小东西实在离奇！艾萨克，当然罗，做梦也不会把他放在心上——无非是板箱里的一个小东西罢了。至于喜不喜欢他……但是当他哭的时候，嗯，听到那样一种哭声，那一种细小的呱呱声，不由得一个人不动心——这也就是人类独有的天性吧。

“不要碰他！”英格尔说。“你满手都是松脂什么的！”

“松脂，什么话！”艾萨克说。“自从造好房子我手上没有沾过松脂。把孩子给我抱抱——来，他真是好得没话说！”

五月初来了一个客人。一个女人翻山越岭来到这人迹罕至的荒区；她是英格尔的一门远亲；他们向她表示了欢迎。

“我早就想过来看看了，”她说，“看看金双角离开我们以后过得怎么样。”

英格尔看着孩子，用一种怜惜的声调对他说：“对呀，我们的小东西太小哪，没人来问问他过得怎样哪。”

“嘿，他吗，谁都看得出他过得怎么样。这小子长得可真棒。谁能想到啊，英格尔，你一年里头有了房子、丈夫、孩子和各式各样的家当。”

“这不是我的功劳，全亏了坐在那边的那位，当初不嫌弃我，把我收留下来。”

“结过婚了吗？——噢，还没结过，我看得出。”

“到小家伙命名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要将婚事办一办，”英格尔说。“我们早就想结婚的，就是抽不出空下山去找教堂和办那些手续。你说呢，艾萨克？”

“结婚？”艾萨克说。“怎么，那当然是要结的。”

“可是，得请你帮个忙哪，奥琳，”英格尔说。“等你空的时候到山上来住几天，我们不在家时你替我们看几天牲口。”

可以，奥琳肯那么做。

“事后我们一定补报你。”

那一层嘛，她就让他们斟酌着办了……“看来，你们还在造新房子。这会儿造的派什么用？难道造好的还不够用吗？”

英格尔见到机会便插嘴：“你还是问问他吧。我可不知道。”

“房子么？”艾萨克说。“那没什么可说的。也许造座牛棚，我们可能用得着。你刚才说金双角什么来着？你想看看它吗？”

他们一齐走到对面的牛棚那里，里面有奶牛、小牛，还有公牛。客人看着牲口和牛棚，不住点头；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且干净得不能再干净。“英格尔照料起牲口来可是没人及得上的，”奥琳说。

艾萨克插口问：“金双角过去是养在你们家的么？”

“对，它从小就养在我们家。不过，不是在我自己的家里，是在我儿子的家里。那也是一样。它的妈妈至今还养在我们家里。”

艾萨克长久以来没听到过比这更好的消息了；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金双角无可非议地属于他和英格尔了。说实话，他曾想过是否要采用一种恶心的方法来解除烦恼；秋天把牛宰掉，剥去皮，埋掉双角，使金双角今生绝迹。现在没必要那么做了。忽然之间，英格尔使他感到异常骄傲。

“对，”他说。“英格尔的确是个治家能手。象她这样的人或者跟她不差上下的人，简直天下找不到第二个。可以这么说，当初她没来做我老婆以前，我这个地方真是糟糕透顶。”

“可不，那是很自然的嘛，”奥琳说。

这位翻山过来的言语斯文、随机应变、名叫奥琳的女人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两天，睡在小房间里。她启程回家的时候，英格尔送了她一包羊毛。照理根本没有必要把羊毛藏起来，但奥琳却小心在意不让艾萨克看见。

接着艾萨克夫妻带着孩子的生活又恢复了原状；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日常工作，加上许多大大小小的乐趣。金双角的乳汁丰富，小羊断奶后山羊的乳汁也不少；英格尔已经做好一排红、白奶酪，储放起来等待成熟。她的计划是储存足够的干酪卖出去，以便将来购置一部织布机。啊，英格尔；她是会织布的。

艾萨克造好了一座棚——无疑他也有他的一番打算。他用双层门心板在小屋一侧搭建了一间新屋，开了一道门，还开了一扇嵌有四块玻璃的小巧窗户；屋顶暂时用木板凑合，准备地面开冻时再覆草根土。这一切都是有用的和必需的；不铺地板也不刮平四壁，但艾萨克将室内栏隔成为两个方块，一间作为马房，一间作为马槽。

这时已将近五月末，高原上已经解冻；艾萨克也已完成了棚顶覆土的工作。一天早晨他饱餐了一顿足够维持一天不饿的早饭，随身又携带了一些干粮后，扛上锄锹便下山到村里去了。

英格尔在他身后喊："方便的话，替我带三码印花布来。"

"你要那个干什么？"艾萨克问。

艾萨克去了好长一段时间；简直象是一去不复返了。英格尔天天观看天色，注意风向，好似她在等候一艘航船；夜间她也会出去听声息；她甚至于打算抱着孩子去追他。最后，他终于回家了，还驾来了一辆马车。艾萨克停住马，大声吆喝着"吁！"为的是要人听见。马很懂规矩，静静地站着，而且对着小屋点头，好似它认出这是它来过的地方。然而，没人出来，艾萨克不得不高叫，"嗨，你能出来把马牵住一会儿吗？"

英格尔应声走了出来。"马在哪儿？哎呀，艾萨克，你又把它租来了吗？你这几天都哪里去啦？去了整整六天。"

"你以为我会上哪儿去？为了给我的这辆马车找一条路，我不知绕过了多少地方。把马牵一会儿，行吗？"

"你的马车！你意思不是说你已经买下了一辆车吧？"

艾萨克闷声不响；艾萨克有一肚子事情没说出来。他从车上提出刚买来的一头犁、一只耙；还有钉子、食物、一台石磨、一袋小麦。

"孩子好吗？"他问。

"孩子没问题。我要知道的是你买下了那辆马车吗？因为我在家还一心盼着要买一架织布机哩，"见他回家英格尔满心高兴，不由逗笑地说。

艾萨克又闷声不响了老半天；他只顾忙自己的事，一面思量，一面观看，要找个地方来存放他带回家的各种东西和用具；实在找不到能放进全部东西的地方。但是当英格尔不再追问马车而开始跟马谈心的时候，他又终于打破了他那高不可攀的沉默。

"见过哪家农场是没有马和车，没有犁和耙，没有其他一切东西的吗？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辆马车还有马车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买的，"他说。

英格尔听后只能摇着头咕哝着："这样一个人我从来没见过！"

艾萨克不再感到低人一等了；他总算象上等人一样还清了金双角的身价。他可以说，"好哪，我也买了一匹马；我们可以说大家扯平啦。"

他站在那儿，一反常态地显得笔直而灵活；他再度将犁转动一下，随手举了起来，拿过去将它靠墙站着。啊，他真会治家立业啊！他又拿起了别的东西：耙、石磨、才买的干草叉、一切高价农具，新房里的宝物，琳琅满目的一批东西。全部必要的用具——一样不缺。

"嗯，至于织布机嘛，只要我身强体壮，我敢说，我们也要买到手的。喏，你要的印花布在这儿；店里只有一种蓝色的，所以我就买了。"

他买到家里来的东西简直没完没了。象一口无底井，涌出各

式各样的财富，象城里的百货店。

英格尔说："可惜奥琳上次在这里的时候没看到这一切东西。"

女人见识！不懂事的虚荣心作怪——好象那有什么关系似的！艾萨克鼻子里哼了一声表示轻蔑。其实，如果真让奥琳看到这一切，他自己也不会感到不高兴的。

孩子哭了起来。

"你进去照料孩子吧，"艾萨克说。"我来照管马。"

他将马领到马厩里去：对，艾萨克终于将自己的马领到马厩里去了！从此他可以为它上料，抚摸它，亲切地照料它了。为买这匹马和这辆车还欠人家多少钱呢——总算起来，这笔债务相当可观；但是等到夏天，准可以把债还清，绝对用不着担心。他有大堆大垛的木柴可以用来抵债，还有去年剥下的树皮，更不用说还有那批沉重的大木料。反正有的是时间。但后来，当骄傲感和光荣感终于冷却一点之后，又来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切要看夏天如何和收成如何而定；要看这一年是丰收还是歉收。

如今一天天的日子都消磨在田间越来越多的农活上；他垦出了几块新田，刨除了块根石子；犁了田，耙了地，施了肥，翻了土，还手脚并用地将一个个土块碾碎；他一直就是个庄稼人，一块块田给他整治得就象丝绒毯。他又等候了一两天——估计要落雨了——然后他播下了小麦。

从记不清的年代起，他的祖祖辈辈就在播种小麦了；要在灰鹅飞过不久，最好刚下过一阵暖洋洋、雾蒙蒙细雨的静寂之夜，才郑重其事地撒下种子。土豆是一种新的农作物，没有神秘虔诚的必要；妇女儿童都可以种植——无非是来自外国的象咖啡一样的地苹果而已；可以算得是营养丰富的食物，但和瑞典芜菁和

甜菜太相似了。小麦却是不折不扣的面包；有小麦或者没有小麦，意味着生与死。

光头走在田间的艾萨克，奉耶稣的圣名说，实在是个播种好手。看上去，他象多了两只手的树干，但他却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小心翼翼地以一种顺命的心情将一把把种子撒了出去。看啊！那些微小的麦粒，将取得生命，冲出土壤长成麦穗，从而结出更多麦粒；全世界所有的产麦地区都是如此。巴勒斯坦、美洲大陆、挪威本国的山谷洼地——在这广阔的世界中，艾萨克，一个播种人，也是其中渺小的一分子。麦粒象一阵阵扇形小雨从他手里飞洒出去；天公似乎有心作美，眼见就要降下一阵蒙蒙细雨。

第 四 章

是农闲季节了，但奥琳那个女人没来。

现在艾萨克用不着在地里干活；他已经买好准备割草用的两把镰刀和两把钉耙；他在马车上装上堆草用的长底板，还搞到准备冬天做雪橇用的一对滑橇和一些合适的木料。他做成许多有用的东西。甚至于架橱也没漏掉。他在室内支起一对架橱，放放年历(他终于买了一份)、长柄勺以及不用的锅碗壶罐等类的杂物，再好没有。英格尔对这对架橱大感满意。

英格尔是个易于满足的人；样样东西使她感到满意。譬如说，那头金双角，现在有小牛和公牛陪它玩，再也不怕它逃掉了；它整天都在林子里跑来跑去。山羊也个个长得膘肥体壮，它们的乳房几乎拖到了地。英格尔缝制了一件蓝花布长袍，还有一顶同样布做成的小帽子，漂亮之极——这是给孩子受洗时穿戴的。男孩本人也常常看着她缝制；这孩子可真是天赐的麟儿，既然她决意要叫他埃勒苏，艾萨克也只好随了她的意思。做好的长袍下面垂着长长的拖裾，用去将近一码半的印花布，而且每一寸布料都是花钱买来的；但那又怎么样——头胎儿子嘛。

“你的那串珠子呢？”艾萨克说，“好象你从来也没戴过。”

啊，英格尔已经想到了她的那串珠子了。信赖做妈妈的一颗心吧。英格尔嘴上没言语，心里却得意非凡。珠子不多；给儿子做项链是不够的，但要钉在帽檐上一定很好看，而且应该钉在

那里。

但是奥琳还没有来。

要不是为了牲口，他们三口早就可以下山，而且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让孩子正式受了洗回来。要不是为了补办结婚手续的那件事，英格尔自己也可以去把事情办妥。

“就将结婚手续推迟一点再办怎么样？”艾萨克说。但英格尔不同意推迟；埃勒苏至少要到十岁或十二岁才能在他们外出的时候留在家里干挤奶的活儿。

不行，艾萨克必须动脑筋另想一个办法。事态的发展颇出意外；或许结婚和受洗是同等重要的吧——但他怎会知道呢？看上去那年是个大旱之年——而且旱情严重；如果不赶快下雨，农作物都要干死。但一切都由上帝作主。艾萨克做好准备要下山到村子里叫一个人上来。又要奔波那么多英里的路程！

所有这一切麻烦只不过是为了结婚和受洗两件事！咳，远处深山老林的人就有这样大大小小的难处。

奥琳到底来了……

如今他们婚也结了洗也受了，样样按规章行事；他们特意先结婚以便孩子可以作为已婚夫妇的孩子领洗。但是旱情继续存在，那些丝绒毯一般的小块小块麦田都干枯了——那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一切都由上帝作主。艾萨克在他的小块小块的草场上刈了草；尽管那年春天他大量施过肥，但长出的草却不多。他在山坡四处刈草，越刈越远，而且将一捆又一捆的干草运回家，好象他永远不知劳累似的——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匹马，而且还有一处为数可观的畜牧场。到了七月中旬他已不得不割下小麦作为青饲料了，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现在所有的指望都寄托在土豆的收成上。

土豆的长势又如何呢？是否也象咖啡一样只不过是来自外国的一项多余奢侈品呢？啊，土豆可是天字第一号的瓜果；大旱也好，大雨也罢，它只顾一个劲儿地长，毫不在乎。它嘲笑天气，而且能承受一切；只要以常礼相待，它就会结出十五倍的果实。它不长葡萄汁，却结栗子肉，可以煮可以烘，怎么吃法都行。人们可能缺少做面包的麦子，但只要给他土豆他就不会饿死。把它们在炭烬里煨一煨，就成了晚饭；加水煮一煮就是早餐。烧肉时，有了土豆就不需要其他佐料。土豆能和你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同吃；一盆奶，一条鲱鱼，都行。富人吃土豆要涂白脱油；穷人吃土豆，只加细细一撮盐也就凑合了。每逢星期天，艾萨克只要在土豆上抹上大量来自金双角奶里的奶油就可以使它们成为美味佳肴。受人轻视的土豆竟是宝货！

可是现在——连土豆的收成，前景也显得非常暗淡。

艾萨克一天里不知要看多少回天色。天空总是一碧如洗。有好几个晚上看上去要下阵雨了。艾萨克往往会走进来说，“看来这场雨到底要下下来了。”一两小时以后，一切如常，毫无希望。

旱情已经持续到了第七个星期，干热逼人；土豆老是开着花儿立在地里；花开得反常地娇艳无比。从远处看过去，麦田好似盖了一层白雪。这一切如何得了呢？年历上没说一句话——这年头的年历跟过去不能相比了；如今的年历一点用处也没有。现在看上去又象有了雨意，艾萨克跑进去对英格尔说：“上帝保佑，今晚要下雨了。”

“有下雨的样子么？”

“有的，马身子有点发抖，这就是预兆。”

英格尔朝门外瞟了一眼说，“对，你看着，马上就会下。”

果然落了几滴雨。几小时过去了，他们已经吃过了晚饭，艾

萨克晚上再走出去看，只见天空仍是一片湛蓝。

"算啦，算啦，"英格尔说；"不管怎样，能让最后一点地衣再晒上一天也好，"她尽力安慰着他说。

艾萨克一直在尽量采集地衣，已经将最好的采到了一大批。地衣也是上好饲料，他储放地衣也和储放牧草一样当心，将它们堆在树林里，用树皮严严盖好。如今只剩下一小部分还露天放着。现在，英格尔提起了地衣，他正感到绝望，认为反正是这么一回事，故而答道，"既然是干的，我就不拿进去。"

"艾萨克，你不是当真吧！"英格尔说。

一点不错，第二天他没有收进地衣，而是象他说过的那样任其露天放着，再没去碰过它。反正不会下雨，就让它留在老地方好了，奉上帝的名，让它留在老地方！如果太阳没把它烤焦，圣诞节之前再收它进去也不迟。

艾萨克感到自己深受委屈。他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坐在家门口欣赏自己的良田美景了。地里的土豆仍然发疯似地开着花，而且正在枯萎；让地衣留在老地方好了——关他什么事？那个艾萨克啊！别看他楞头楞脑的，说不定他心里有点儿鬼主意哩，谁知道呢？看到月色有变，说不定他又试图诱惑蓝天下雨了，反正他做的事他自己明白。

那天晚上天空又有了雨意。英格尔说，"你应该将地衣收进来啦。"

"为什么？"艾萨克吃惊地问。

"你啊，简直是胡闹——说不定真要下雨了呢。"

"年内是不会下雨的，你自己也看得出。"

话是这么说，但夜间天却黑得出奇。他们看到玻璃窗外面漆黑一片——好象还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玻璃，不管是什么东

西，反正是湿的。英格尔惊醒了。“下雨啦！看窗玻璃。”

但艾萨克只是鼻孔里哼了一声。“雨？——决不会下的。不知道你乱说些什么。”

“噢，你不要装糊涂了，”英格尔说。

艾萨克是在装糊涂——对，正是。可不是下雨啦，而且是好大的一场阵雨——但是一下到艾萨克的地衣被淋湿之后就停住了。天空依然碧蓝如洗。“我怎么说的，”梗着脖子死不买帐的艾萨克说。

那一场雨对于土豆的收成丝毫不起作用，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天上依然是一片湛蓝。艾萨克无法，只好拚命干起他的雪橇活来，他心怀卑顺地刨着滑橇和车杠。嗳呀，上帝啊！嗳，日来月去，孩子长大了。英格尔搅成了不少奶酪；没有严重危险；头脑清醒而且肯干活的人不一定因为一年年荒就得死啊。再说，九个星期以后，终于下了一场及时雨，下了一天一夜，倾盆大雨下了十六个小时。假使早两星期前下这场雨，艾萨克一定会说，“可惜下得太晚罗！”如今，他却对英格尔说，“你看，还能保住一部分土豆。”

“啊，”英格尔充满希望地说，“你看着吧，这块地都会有救的。”

看来现在情况有了好转。每天都要下一场透透彻彻的阵雨。象奇迹般地到处又呈现出一片葱绿。土豆仍旧开着花，而且比以前更糟，花顶处还一反常规地出现了许多大浆果；但谁也说不上下面的根是个什么样子——艾萨克没有勇气去看。后来还是英格尔无意中发现一棵土豆藤下长出一二十个小土豆。“它们还有五个星期的时间才长大哩，”英格尔说。唉，那个英格尔，她那张有兔唇的豁嘴里总是说出许多给人安慰、令人鼓舞的话。虽然

说起话来声音“滋滋”的，象漏气阀门冒出来的蒸气一样，不大好听，但在深山老林中听起来却使人获得安慰。而且她老是那么兴高采烈。

有一天她对艾萨克说，“我真希望你想法儿再打一张床。”

“嘀！”他说。

“虽然一时还不急，不过……”

他们开始收进土豆，按习俗，在米迦勒节① 前收获完毕。这一年收成中等——算得上一个好年；又一次看得出气候对土豆的影响不大；土豆的长势始终良好，能够顶住一切不利因素。收成中等——一个好年……或许未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但这不一定是由于他们计划失误而是因为这一年他们的条件实在太差。一天，一个过路的拉普人说他们山上的土豆收成非常好；他还说山下村子里的土豆收成要差得多。

现在，艾萨克正利用霜降前几个星期进行田间管理。牛羊都放到外面来随意啃青了；尽管他需要时不时地照看它们，但他在工作中能够随时见到它们并能听到它们的挂铃声，确实是赏心乐意的快事。看那头调皮的公牛，它最爱用双角去顶撞地衣堆；至于山羊，它们更是上蹿下跳，哪里都去，甚至于上了屋顶。

大大小小的难处。

有一天艾萨克听到一声惊叫；英格尔正抱着孩子立在家门口的石板上，手指着那边的公牛和美丽的小母牛银双角——它们正在交配。艾萨克撂下锄头立刻奔了过去，但看光景已经来不及。生米已成熟饭。“哦，小坏蛋，它还太小呀——还差半年，

---

① 米迦勒节(Michaelmas)，每年的九月二十九日，为英国的四大结账日之一。

还是个娃娃！”艾萨克将它领进小屋，但为时已经太晚。

“算了，算了，”英格尔说，“从一方面说，这也未尝不是好事；否则它就要和老牛同时产仔啦。”哦，那个英格尔；也许不及某些人那么聪明伶俐，然而，那天早晨她让两头牛自由独处，很可能不是无意而是有心吧。

冬天来临了，英格尔梳毛纺线，艾萨克将成捆成捆的木柴运下山；上好的干木柴销路旺；他的所有债务已全部偿清；马和车，犁和耙，都已为他所有。他驾车将英格尔的山羊奶酪送往山下，买回了毛线、织布机、梭子、横杆等；买回了面粉和食物，又添置了木条、木板、钉子；有一天他给家里买来了一盏灯。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英格尔说。其实她心里早就想要一盏灯了。当晚灯点上之后，他们感到如同置身天堂；无疑，小埃勒苏还以为那就是太阳。“你瞧他眼睛睁得多大，看得多么出神啊，”艾萨克说。往后英格尔就可以借着灯光一晚一晚地纺纱捻线了。

他还给英格尔买来了衬衫布和新皮鞋。她要的羊毛染料，他也给买回来了。有一天，他居然带回一只钟。带回了什么？——一只钟。这一下可把英格尔乐坏了。她惊喜得一时连话也讲不出。艾萨克将钟挂在墙上，大约摸对了一个时间，上好弦，就让它滴滴嗒嗒响着。孩子听到声音，转过眼珠去看看钟，然后再去看看妈妈。“你看着奇怪，对吗？”英格尔抱起了孩子，自己也大为激动。在这荒凉偏僻的地方，再好的东西也比不上一只钟了——它可以响彻一个寒冬之夜并按时报出美妙的钟声。

当最后一捆柴运下山之后，艾萨克再度成了伐木工。他伐树砍柴，并将柴堆排成街道、列为市镇，为明年冬天做准备。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远离他的家宅田园，山坡上已出现了一大片可以

耕作的土地。他今后将不再挨着次序砍伐树木而要单单砍下那些枝头干枯的最大的树。

英格尔曾叫他再做一张床，当然他很清楚她的意思；最好是抓紧时间将床快点做好。一天晚黑他从树林返回家中时，果不其然，英格尔已经养好了——又一个男孩——正躺在床上。那个英格尔啊！就在当天早晨，她还怂恿他再到村里去一趟："这一次马儿有点事情干了，"她说。"整天光知道吃。"

"我没空管这种闲事，"艾萨克没好气地说，然后就出去了。现在他明白了；她原是要支开他呀。那又是为什么呢？有他在家不是肯定要更好些么？

"你就不能将要发生的事跟男人说说吗？"他说。

"你替你自己做张床睡在小房间里，"英格尔说。

说到做床，还不是单单做一张床的问题，还必须预备床上的铺的和盖的。他们统共只有一条羊皮毯，而且不到明年秋天宰羊的季节也无法搞到第二条——再说，即使到了那时候，两张羊皮也拼不出一床毯子。有一段时间艾萨克日子真不好过，夜里冷得难熬；他曾将自己埋在岩石下面的干草堆里，也曾企图和两头母牛同眠。艾萨克变得无家可归。幸而已经是五月；转瞬便是六月，然后七月……

他们三年内在这荒野里干出的成绩着实惊人；自己有住房，牲口有住房，还有那些垦过的和耕过的土地。艾萨克又在造房子了——现在造的又是什么呢？是一间棚子，从正房突了出来的一间披屋。当他敲进八英寸的长钉时，四下里到处都是呼呼乓乓的声音。英格尔几次三番走出来说小东西们嫌吵。

"对，小东西们——进去跟他们说说唱唱吧。给埃勒苏一只水桶盖让他自己敲钉子玩。我这儿是在承当全部重量的横梁上

才敲这么长的钉子。以后改用两英寸半钉钉木条时，那就轻得象造玩具房子一样了。”

难怪艾萨克要重敲猛击哩。马厩里现在堆放着一琵琶桶的鲱鱼，还有面粉，还有各式各样的食物；可能比露天里搁着要强些，但猪肉已经有些变味；明摆着他们非得搭间披屋不可。至于小东西嘛，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习惯闹声的。埃勒苏比较容易生病，但小的最会吸收营养，长得象个胖娃娃，他不哭的时候就是睡觉。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照艾萨克的心思，最好给他起名叫雅各，但他也不反对把他叫做赛维尔。英格尔有时候真是一敲就敲在点子上。埃勒苏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教区的牧师，这的确是个好名字；而赛维尔所纪念的却是他妈的一位舅舅，一位没有妻儿子女的鳏夫，但家境富有，而且是地区的司库。叫孩子重了他的名字，再适合也没有。

接着春天来临，新季节的工作开始；降灵节之前所有的东西都下了种。只照顾一个埃勒苏的时候，英格尔离不开头生子，从来抽不出空去相帮丈夫；如今家里有两个孩子，情况两样了；她帮着做田里的活，处处干些七零八碎的活儿，栽土豆啊、种红萝卜、胡萝卜啊，等等。找到这样的妻子确实不容易。此外她还要织布；一有闲空她就溜进小屋去织上一两梭线，织成可以做冬天内衣的羊毛半成品。接着她染了羊毛，织成红蓝双色的衣料，为自己和小东西们做衣裳；最后她又加上好几种颜色，完全靠自己动手，给艾萨克织成一幅床单。从英格尔织布机里出来的不是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坚固耐用的有用的和必需的物品。

哦，在蛮荒中定居的这一家子实在干得不错；他们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如果今年丰收，他们就一定会成为受人羡慕的人家。如今家里还缺少什么呢？或许是个储草的顶棚；一间兼有

室内打谷场的大谷仓——但这慢慢是会有的。噢，它是会来的，丝毫不用担心，只要等一些时间而已。现在美丽的银双角已经产下小牛，绵羊下了羔，山羊也有了仔，小牲口挤挤轧轧到处都是。小家庭本身又怎样呢？埃勒苏已经可以到处走动了，小赛维尔也已受了洗。英格尔呢？按各种迹象看来，她又准备分娩坐褥；她生起孩子来不是那种你会称之为小家气的女人。又是一个孩子——哦，在英格尔看来，毫不足奇！然而，真的生下来，她照样感到自豪。人人都可以看出那都是些健康活泼的小家伙。天老爷要赐给英格尔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健美的大孩子们。她还年轻，而且毫不辜负年华。她生来不是美女，在整个少女时代都为了这一个先天缺陷而苦恼，被人冷落和看不起。她虽然会跳舞也会干活，但年轻男人却从来不把她放在眼里。他们嫌她缺少魅力因而转身另寻对象。但现在她时来运转了；她成了一朵怒放的花蕾，不断地生儿养女。她的老公艾萨克本人，跟过去一样严肃呆板，但他生活得很好而且感到心满意足。英格尔没来之前他是如何度日的真是天晓得；无疑是靠土豆和羊奶为生的吧，或者是吃一些无名的具有危险性的菜肴吧；如今，他享受着一个处在他这种地位的男人所能享受的一切。

那年又发生了旱灾，又是一个歉收年。一个叫奥珊德尔的拉普人带着他的狗来到了山上，还带来消息说村里人已经割下麦子作为牲口饲料。

英格尔说，"居然到了这步田地，情况不妙啊。"

"可不是。幸亏他们还可以捕捞鲱鱼，据说产量不错。你家舅舅赛维尔还在打算建造一座乡村别墅哩。"

"不过他过去可没这么穷困过。"

"你说得对。而且，看情况，还可能跟你们一样。"

“说到那一点嘛，感谢上帝，我们衣食不成问题。我们家那些人对我们山上的情况怎么个说法？”

奥珊德尔摇晃着脑袋表示答不出；他们说的好话可多呐；他简直说不完。象所有的拉普人一样，他是个花言巧语的家伙。

“假使你现在想喝点奶，你只管说，”英格尔说。

“已经多劳大驾了。但如果你能给点什么给我的狗吃……”

给奥珊德尔捧上了奶，又给狗也喂了食。听到屋内一声叮哨，奥珊德尔忽地抬起头来问。

“那是什么？”

“只不过是我们家的钟，”英格尔说。“到了点它就那么敲。”英格尔感到一阵得意。

拉普人又摇晃着脑袋：“房子、牛羊、各式各样东西。人能想到的东西，你家没有一样没有。”

“对啊，我们确实有许多是值得感谢的。”

“我忘了说啦，奥琳要我问候你。”

“奥琳？她过得怎样？”

“她过得不能算坏。你丈夫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也许在田里什么地方干活。”

“他们说这块地还不曾付过地价哩，”拉普人随口说了一句。

“付地价？谁说的？”

“他们都在说。”

“地价应该付给谁呢？这是公地啊。”

“对，就是这么说嘛。”

“是他一锄一锹开出来的，洒满了他的汗水。”

“他们说一切土地都属于国家。”

英格尔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可能是那样吧。这些话

是奥琳说的么？”

“我记不清了，”拉普人说，他那双狡猾的眼睛四处张望着。

英格尔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她开口讨东西；奥珊德尔跟其他拉普人一样，总是要讨东西的。奥珊德尔坐在那儿，将他的粘土烟斗的烟锅擦了一擦，然后点上了火。多奇特的烟斗！他吸一口烟，喷一口烟，后来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看起来竟象是布满了巫师的魔字。

“不用问，那几个孩子都是你的吧，”他又奉承地说。“他们非常象你。跟你小时候一个样。”

当然，这完全是说瞎话；英格尔有缺陷，丑得象妖怪，但这番话仍然使她得意非凡。即使拉普人也能使一颗母亲的心感到高兴。

“如果你的麻布袋不是装得这么满，我倒想拿点什么给你装进去，”英格尔说。

“不用哪。这已经是多劳大驾啦。”

抱着孩子的英格尔走了进去。埃勒苏跟拉普人一同留在外面。两个人立刻成了好朋友；孩子看到麻袋里有个什么东西，软乎乎，毛茸茸的，觉得奇怪，便要去摸摸。那只狗非常警觉，立刻吠叫了起来。英格尔刚取了一包吃食走了出来；她一见便大叫一声，跌倒在门外的石板上面。

“你那里装的是什么？那是什么？”

“没有什么。只是一只兔子。”

“我看见了。”

“因为孩子一定要看。这兔子是今天早晨给狗咬死的，所以我就顺手把它带了出来。”

“这是给你的吃食，”英格尔说。

第 五 章

歉收年往往是接二连三的。艾萨克现在变得有耐心而且能够逆来顺受了。小麦焦了，草长得不好，看来土豆总算再次保住——总的看来，情况虽然糟糕，但还算不上最坏。艾萨克还有相当数量的木柴和木料可以卖到村里去，而且沿海一带渔业丰收，村民有大量的钱可以购买木头。说真的，小麦歉收倒象是老天故意保佑，否则，没有谷仓和打麦场，拿什么来打收下来的麦子呢？把它称为天意好了；有时候相信天意是没有害处的。

还有一些不易忘怀的事情。那年夏天某一个拉普人对英格尔说了些什么话——什么还没付过钱?付钱，他应该付什么钱?地皮本就在那儿，树林也本就在那儿；他无非是在荒野深处开发耕植了一片土地，建起了一处家园，不求任何人而只是单独苦干，为自己和老婆孩子挣口饭吃。他常常心里打算，哪天进村的时候到区长那里问个明白，但每次都拖延未问。人们都说区长不好对付，艾萨克又不擅于辞令。他去能说什么呢——他去的目的何在?

不料那年冬天区长本人驾车来到山上。随行的男人挟着装有许多文件的大皮包。不错，他正是吉斯勒区长。山坡上被砍光树木的一片广阔空地，眼下白雪皑皑，看起来简直就是绵延不断的大块田地；也许区长心里在想说不定那已经成为耕地了，他说：

“嘿，你搞的这座农场不小啊。你不见得会以为这一切你就可以白白到手吧？”

果然来了！艾萨克吓得魂飞天外，一句话也不敢说。

“你应该先到我这里来把地买下来才对，”吉斯勒说。

“是。”

于是区长谈起了估价问题、地界问题、赋税问题，必须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款，而且，经他解释之后，艾萨克也看出了他所说的一切不无道理。区长转过身跟同来的人打趣说，“你自称是测量员，你说得出这儿的耕地面积有多少？”他没等他作出回答，就大约摸记下了一个数。接着他就向艾萨克打听收成的情况，牧草能收多少，土豆能收多少蒲式耳①？再就是地界问题。眼下雪深及腰，他们无法上山测量；而到了夏天，根本就没人上得去那个地方。艾萨克自己认为林区和草地的面积各有多少？——艾萨克心中根本无数；他老以为他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区长说国家要求确定的地界。“面积越大，你要付的钱就越多。”

“是。”

“而且，他们不是你能吞下多少就给你多少；他们只肯给足够你们用的土地。”

“是。”

英格尔给客人们送来了牛奶；喝完之后，她又给客人添上。谁说区长脾气不好？他抚摸着埃勒苏的头发，还端详着孩子手里玩的东西。“玩小石子么？什么石子？让我瞧瞧。嗯，沉得很。象是什么矿石。”

---

① 蒲式耳(bushel)，计量谷物等的容量单位。

“山上这种石子多得很，”艾萨克说。

区长回到了正题。“我猜想从这里往南向西都是你最需要的地方吧。我们就将向南两弗隆①的地划给你如何？”

“两弗隆！”他的助手愕然地说。

“你呀，连二百码地也耕不了，”他的上司抢白他。

“那要值多少钱？”艾萨克问。

“说不上，要看情况。但是我在报告中将尽量报低；这个地方偏远荒僻，山路难行。”

“但是两弗隆！”助手又说。

区长如数登记了向南两弗隆，又问：“那些山陵怎么说？那一带你要多少地？”

“一直通到水边的山区我都需要。那边有一处极大的水源头，”艾萨克说。

区长记了下来。“还有向北要出去多远？”

“哦，那一边关系不大，那里只是些荒原，而且树木稀少。”

区长将朝北一弗隆的地方划为地界。“东面呢？”

“那里的关系也不大。从这里一直到瑞典边界都是光秃秃的荒地。”

区长又记了下来。他迅速地计算一下，然后说，“就这样，这块地的面积已经相当可观了。如果这块地靠近村子，当然就要大大值钱；也没人买得起。我这就打报告送上去，就说一百块钱公平合理。你以为如何？”他问助理员。

“简直等于白送，”助理员说。

“要一百块？”英格尔说。“艾萨克，你用不着买这么大一块地

① 弗隆(furlong)，英国长度单位，等于一·点八英里。

方。”

“你说得——对，”艾萨克说。

助理员赶快插嘴：“那就是我说的话嘛。这地方对你来说实在太大了。你要它干什么？”

“耕种，”区长说。

他一直坐在那儿，一边写一边心里计算，孩子们在身边不时地哭哭叫叫；他实在不愿意重新核对一遍了。就这样，他也要很晚才赶得到家，说不定还会迟到第二天清晨。于是他将文件往皮包里一塞；事情算是决定了。

“套马，”他对同伴说。接着又转身对艾萨克：“说实在的，看你劳动出来的成绩，他们不但应该将土地白白送你，还应该补贴你一笔钱才对。我打报告时就要这么说。然后我们再看国家要收你多少地契费。”

艾萨克——很难说出他的感受如何。经过他的劳动后，地皮价值大大提高，他并非感到不高兴。至于一百块钱嘛，无疑在一定的时间里，他可以设法偿清。他不再为这桩买卖操心；他能够象以往一样劳动干活，垦田种地，并从无人照管的林区里运回大捆大捆的木柴。艾萨克不是个忧心忡忡地考虑将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他是个实干家。

英格尔对区长连声道谢，还求区长在政府里为他们美言几句。

“好的，好的。但这事情我本人作不了主。我只能说出我所见到的情况和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那边最小的一个几岁啦？”

“马上六个月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区长并不专横，只是浅薄，而且做起事来欠谨慎。他的助理员贝莱德·奥森，按专业说在这方面应该是行家，但是区长无视他的身份，单凭猜测便擅自作出了决定。然而对艾萨克和他妻子来说，此事却非同小可，——对啊，对他们的后来人，可能对好几代以后的人都有莫大影响。但是区长单凭自己高兴就全部做出决定，而且当场立好了文件。他还慈祥大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币递给小赛维尔；然后他跟别人点点头便走出去上了雪橇。

忽然他问，“你这块地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对，叫什么名字？我们总得给它起个名字呀？”

以前从没有谁想到过这一点。英格尔和艾萨克面面相觑。

“叫赛兰娜好吗？”区长说。一定是他杜撰出来的；说不定根本不是名字。但他只点点头，又说声“赛兰娜！”便驱车走了。

又是凭空而定，什么名字都行。名字、价格、地界等等……

几个星期之后，艾萨克下山进村时，听到一些关于吉斯勒区长的传言，说是他有一笔钱报不出账来，有人提出了质问，并将这事报告了他的上司。嗨，天下就是有这种事，有些人总是喜欢在生活中跌跌撞撞，直到追上那些稳步行走的人们。

此后又有一天，艾萨克运柴下山又驱车回家时，与他共乘一辆雪橇的不是别人，正是区长吉斯勒。他从大路边的树后走了出来，挥挥手，只说了句：“请带我走一程，行吗？”

他们驾车行了一段路，谁也没说过一句话。有一次他从袋里掏出一瓶酒来喝了几口，又转请艾萨克喝，但被他谢绝了。区长说，“我怕这趟出门行路要叫我的胃不舒服。”

他立刻谈起艾萨克的土地交易。“我立刻就送了报告，还提

出了我个人的明确意见。赛兰娜这个名称很好听。事实上，他们应该把这块地白白送你才对。当然，我说的话不能算数。即使我说了，也只会触怒他们而地价也就会由他们自行规定。我提出来的价钱是五十块。”

“噢。你说只要五十块。不是一百块？”

区长蹙起眉头思索了片刻。“据我记得是五十块。对……”

“你现在要上哪儿去？”艾萨克问。

“上法斯特博顿我女人的娘家去。”

“这个季节到那边去不大容易啊。”

“我有办法。你能带我一程吗？”

“可以；我陪你一段路。”

他们来到农场，区长在他们家的小房间里住了一夜。到了早晨；他又掏出酒瓶，还说，“我肯定这趟出门一定会叫我的胃不舒服。”在其他方面，他仍和上次一样。慈祥、果断，但惊惊怍怍，而且毫不关心自身的事务。或许到头来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糟糕。艾萨克鼓起勇气向他指出，那块土地虽大，但并非全是耕地，只有少数几块见方的土地种过粮食。区长听他这么一说，面上现出一副奇特的表情。“当然，我上次在这儿拟报告的时候就已一清二楚了。但是跟我同来的贝莱德那个家伙没看出来，贝莱德不是好东西。但他们是坐在办公桌上作出决定的人。见到我登记的那一大块地，只生产那么少的几捆草，土豆的产量也只有那么寥寥的几个蒲式耳，他们立刻就会认为这里的土壤一定是又贫瘠又不值钱，懂吗？我用尽心机为你效劳，相信我的话，你不会吃亏的。国家需要三万二千名象你这样的人。”

区长点点头，转身问英格尔。“最小的几岁啦？”

“才九个月。”

"是个男孩，对吗？"

"是。"

"但是你必须尽快将那桩事情办妥，"他又对艾萨克说。"现在又有人要买下介于你们这里和村子中间的那块地，他要是买成了，上面的地价就要抬高。你现在买下，先把地皮弄到手，以后让地价涨上去——这样，你原先投放下去的劳动就可以捞回一部分代价。以前这里原是荒野而首先在这里开荒垦植的究竟是你啊。"

他们听了他的忠告十分感激，又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由他本人处理。他回答说他已经尽了他的全力；如今一切将由国家决定。他还坦率地告诉他们，"我现在就要到法斯特博顿去，而且我从此不再回来。"

他送给英格尔一个奥尔特，这可是太多了一点。他说，"你们下次宰牲口的时候，给村里我们家的人送些肉去。我老婆会付钱的。方便的时候给他们带块干酪，孩子们喜欢吃。"

艾萨克陪他翻过几处山头；上面的路面坚固易行，比下面好走。艾萨克得到整整一块钱的酬报。

吉斯勒区长就是这样离开了那个地方，而且没再回来。他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可疑对象，一个冒险家，因此老乡们都说他的出走不是地方上的巨大损失。他不是缺乏知识；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曾经钻研过这样那样的专业，但他的生活方式太不检点，而且乱用别人的钱。后来真相透露，原来他是由于受了上司普利姆县长的一顿严厉训斥方才一走了事的；但官方未对他的家属作出任何处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继续在那里又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不久之后，原来对不上账的那笔钱也从瑞典汇了过来，所以不能说吉斯勒的妻儿住在原地是押作人质，而只是由于

他们自己情愿。

艾萨克和英格尔认为吉斯勒和他们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丝毫没有值得埋怨的地方。他的继任是何等样人，很难说——说不定他们还得重新办理手续！

县长指派了他属下的一名书记到村里去担任新区长。这人名郝耶达尔，是一位地方法官的儿子，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他过去因为经济不宽未能升进大学，然后就业；而是被迫在一间办公室的写字台上书写，至今已达十五年之久。由于收入不丰，他至今尚未结婚。他的上司普利姆县长从他的前任县长那里沿用了他，继续付给他和以前一样的菲薄薪金；郝耶达尔接受了职务，继续伏在写字台上和以前一样地书写下去。

艾萨克鼓起勇气前去求见。

“有关赛兰娜地产一事的文件吗……？有，就在这里，刚从部里发下来。他们要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整个事态给离职的吉斯勒搞得一团糟，”这位官员说。“部里想知道是不是将相当数量的可销售的浆果计算进那宗田产里。那里是否有优质木材。毗连的山区是否有矿砂或贵重金属。还问到水域，但水域的鱼产量不曾提及。看来这位吉斯勒曾经提供了某种资料，但是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我必须将整个问题重新研究一下。我要亲自到赛兰娜来进行彻底的视察并进行估价。从这里上山共有几英里路？当然，部里还要求我们划定恰当的地界线；对，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踏定地界线。”

“这个时节去踏定地界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艾萨克说。“要划最好等到夏天。”

“无论如何，这项任务必须完成。部里急着要回音，不能等到夏天。我一有空就要亲自上山。反正那条路我是要去的，因为

还有另外一块地有人想要购买。”

“是不是就是那要买下位于我们家与村子中间那块地的人?”

“我可说不上。很可能是。其实他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助理员,吉斯勒在任时他已经在职了。听说,他早向吉斯勒提出过要求,但是碰了吉斯勒一个钉子,说他连一百码的田地也耕不好。为此他才又向县长提出申请,我奉上级指示要将这件事办妥。又是吉斯勒丢下的糊涂官司!”

郝耶达尔来到了农场,随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助理员贝莱德。他们越过荒野时已经搞得浑身透湿,而当他们踏着消融的冰雪上坡下山划定地界线时,浑身上下就更湿了。第一天,区长干得十分卖力,但第二天他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大部分时间只得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指手划脚地发号施令。有关“毗连山区”矿砂的勘探问题没有再提起过,至于有关有商品价值的草莓之类的产品——他则说要等到回去途中顺便到荒原上去查看一下。

部里要求好多方面的资料,毫无疑问,各类事情都有表格——看上去唯一合理的要求是木材问题。优质木材肯定是有一些的,而且恰巧出在艾萨克打算买下的地皮之内,但用来出售那是不够的,只能满足艾萨克这儿的需要。即使真有大量树木,谁又来把木材运到若干英里外的地方去销售呢?只有艾萨克能够在冬天象鼓轮一般在树林里滚动着,用马车将一些粗壮的木料运到村里去卖,换回他建屋用的木条和木板。

看来,那个莫明其妙的吉斯勒曾经提出一份难以驳倒的报告。尽管他的继任人前后翻阅了整个报告,想从中找岔子——但是徒劳无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个关键处都请教过助理员而且采纳了他所提的意见;这一点与吉斯勒的作风大相径庭。此

外，可以设想，那同一位助理员很可能因为自己将要成为购买国家公地的买主，因而也修改了他原来的意见。

“价格怎么说？”区长问。

“你向不管哪个买主都至多只能讨价五十块钱，”这位行家说。

郝耶达尔运用漂亮辞藻拟成了他的报告。吉斯勒原来是这样写的：“该户应承每年缴纳土地税；该处土地税金规定不得超过五十块，但因该户无力一次缴纳，兹限十年分期付清。政府可接受其报价，否则亦可收回其土地及其劳动果实。”郝耶达尔改写为：“该户谨向贵部恭请俯允：准许该户保留该处土地；该户至今为止——虽未获得所有权——已使该处土地得到极大改善；田价为50——五十——块；此项金额应分多少年付清，请贵部酌情尊裁。”

郝耶达尔区长答应艾萨克他必尽力而为。他说，“我希望能使你获得这一宗产业。”

第六章

大公牛要被送走了。它已长成一个庞然大物，太费饲料了，艾萨克养不起它，准备将它牵往山下村里，换回一头相宜的小公牛。

这是英格尔的主意。为什么挑这一天叫艾萨克离开家，英格尔无疑有她自己的理由。

“如果你打算去的话，不如今天就去，”她说。“趁公牛正在膘肥体壮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准能卖到一笔大价钱。你把它牵到村里，他们会再把它送到镇上——城里人为了吃它的肉什么价钱都肯出。”

“对，”艾萨克说。

“它下山时要是不麻烦人才好。”

艾萨克没做声。

“它上星期一直在外面自由活动，它对外面的环境应该习惯了。”

艾萨克仍然没有言语。他取出一把带鞘的大刀，将它别在腰里，然后牵出了大公牛。

这头牛果然是个庞然大物，一身皮毛光滑照人，走起路来两边屁股一颠一颠的非常难看。四条腿比较短。它跑起路来就象个火车头，沿途的蔓草野藤都会被它的胸脯压扁踏平。它的脖子粗得几乎有点畸形，但那只脖子却力大如象。

“只要它不跟你发脾气就行，”英格尔说。

艾萨克思索了片刻。“要是它真的发了犟脾气，我就只好半路宰了它把牛肉带下山。”

英格尔在门外的石板上坐了下来。她一阵阵肚皮痛，面孔火红。她强忍着痛一直到艾萨克离家出门；又一直到他和大公牛都已不见了影踪才敢大胆呻吟了出来。现在已经会说几句话的小埃勒苏问：“妈妈，痛，是吗？”——“是的，痛。”他模仿着她，双手按住腰哼叫。小赛维尔已经睡着。

英格尔将埃勒苏领进屋内，给他几样东西让他在地上玩，自己上了床。她临产的时候到了。她自己的神志始终十分清醒，一面看着埃勒苏，一面看着墙上的钟。她一声也不叫，一动也不动；一切挣扎都在腹中进行——最后累赘松动，滑出体外。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她听到床上发出奇特的、细小的呱呱声；可怜的人儿，可怜的小人儿……现在她还不能休息，不得不抬起头来朝脚头看。那是什么？她的面色刷地变成灰白，没有表情，也没有表示；随后是一声呻吟；不自然的，不可能的——一声闷抑的喘息。

她躺了下去。一分钟过去了；她不能休息，脚头的哭声越来越响，她再次抬起头来看——啊，天呀，糟糕透顶！没有救，没有盼望——是个女孩！

艾萨克肯定还没走出两英里远。他离家顶多一个小时。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英格尔已将刚养下的孩子置于死地……

到第三天艾萨克才带了一头饿得半死的小公牛回来。它连路都走不动，把它牵上山来着实费了大事。

“你的事儿办得如何？”英格尔问。其实她本人不但要呕吐而且心情十分痛苦。

艾萨克的事儿办得非常顺利。果不其然，大公牛走到最后

一两英里路的时候发起了脾气，他只好把它扣牢，自己进村去喊人来拉。但是他回来时牛已经挣脱逃走，结果费了不少时间才又寻到。他总算捉到了它并高价卖给村里的一个商人，后者又转手卖给镇上的屠宰户。“这是新买的牛，”艾萨克说。“让孩子们来看看。”

牲口进门总是一件大事。英格尔对着它左看右看，将它浑身摸遍，又问买它花了多少钱；还让小赛维尔骑在它的背上。英格尔说，“我还是想念大公牛。它的皮毛多光滑，体格多棒。我真希望他们宰它的时候不要让它受罪。”

如今正是农忙季节，田里的活儿做不完。牲口都已放了出去；空空的牲口棚内只剩下一箱一箱的土豆种。今年艾萨克种下去的小麦比去年多，而且种得十分精心。他整治了胡萝卜地和红萝卜地，由英格尔播下种子。一切都进行得和以前一样。

为了掩盖体形上的变化，英格尔在衣裳里面垫了一阵子的干草袋，然后把干草一点一点抽掉，直到最后连袋也抽除了为止。有一天，艾萨克终于注意到她体形的变化，惊讶地问：

“怎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出什么事了吗？我还以为……”

“没有。这一次没有。”

“噢。怎么，什么地方不对头？”

“我想，这是命中注定吧。艾萨克，你觉得要把我们所有的田地统统种上需要多少时间？”

“对，但……你意思是说你已经养过——但出了事故？”

“对，就是那么一回事——是的。”

“但是你本人——你产后没有伤着哪里？”

“没有。艾萨克，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买口猪。”

艾萨克无法这么快转换话题。他沉默了片刻才说：“好，买

口猪。年年春天我都那么想的。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土豆，此外还需要更多的小型地和少量玉米；我们没有足够的猪食。我们得看今年的收成如何。”

“但是养口猪有不少好处。”

“对。”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场场雨下过了，田野草原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啊，今年肯定丰收，决无问题。小事大事，交替发生：吃饭、睡觉、干活；每逢星期日，大家洗好脸，梳好头，艾萨克也穿上英格尔织布、缝纫的大红新衬衫到各处走走坐坐。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出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故：一只带了羊羔满山乱蹿的绵羊在山岗的裂缝处被卡住了。晚上别的羊一齐回到家中。英格尔一眼看出少了两头羊，艾萨克立刻就出去寻找。艾萨克首先感到庆幸的是，这天是个星期天，他不至于耽误上工，也不会耽搁时间。他脚不停步地东奔西跑——要搜寻的一片地区无边无际；而且，全家都感到惶惶不安。妈妈话语简单地吩咐孩子噤声；两头羊不见啦，他们一定要乖点。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感觉；发生的事故与整个小小团体都有切身关系。甚至于几头牛也知道事出非凡，哞哞地叫着，因为尽管天色已晚，英格尔仍然不时地跑到外面，向树林那边呼叫。这是荒野中的一件大事，一种全体的灾难。她又不时地拖长声音呼唤艾萨克，可是没有回音；他一定跑远了，所以听不见。

这两头羊在哪儿——它们会碰上什么事？山上出了老熊么？再不然是从瑞典和芬兰那边翻山下来的野狼？结果，一样也不是。艾萨克在岩石的裂缝处找到了被紧紧卡牢的母羊，一条腿已被轧断，一只乳房也被划破。它困在那儿一定有了不少时间，因为，尽管遍体鳞伤，可怜的东西还是将它近旁吃得到嘴

的草都啃得一干二净。艾萨克把羊从夹缝里抱出来放在地上，它马上就吃起草来。小羊羔也立刻挨到母羊身边吮起奶来——为涨了奶的受伤乳房大大减轻了痛苦。

艾萨克用许多石块填塞了危险的裂缝；那个惹祸的地方，不能再让它轧断羊腿了！艾萨克把身上的皮背带解下来，把母羊拦腰系住，以托住那只受伤的乳房。然后，他肩头上扛着母羊，身边跟着小羊，一同返回了家中。

此后——上夹板，绑柏油绷带，几天之后病羊开始抽动那只断腿的脚；断骨接合长肉处感到了疼痛。啊，一切情况又趋正常——直到下一次又有事故发生。

每天的例行公事；对定居户一家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小事。啊，压根儿不是小事，而是有关生死存亡，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舒适、健康或截然相反的大事。

农闲季节到了，艾萨克平整了一部分他已伐下的新树干；毫无疑问，是准备派这样那样用处的。他又挖掘了不少有用的石料搬到家里，集到一定数量时就用石块砌成一堵墙。一年多以前，英格尔一定会感到奇怪，一定会打听她男人这么干是为了什么——如今，她似乎整天只忙自己的事，不再向他提什么问题。英格尔仍和以前一样忙碌，但新近她开始唱起歌来，这可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她又在教埃勒苏背晚祷文；这又是一件新鲜事。她不来问长问短倒使艾萨克茫然若失；尽管他是个无与伦比的男人，过去却是由于她喜欢寻根究底并且对他的所作所为赞扬备至才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但如今，她从他身旁走过时，一句话也不说，顶多说一声他做活不要命而已。艾萨克不由心中暗想，“尽管她嘴上说得若无其事，但打那次以后她一直心绪不佳。”

奥琳又到他们家来作了一次客。要是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她肯定是会受到欢迎的，但如今情况变了。英格尔从一见面起心中就有了疙瘩；不知为何，有一桩事使英格尔把她当作敌人。

“我还以为我会来得恰是时候哩，”奥琳意味深长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

“怎么着，让你们第三个孩子受洗啊。你现在情况如何？”

“不啦，”英格尔说。“那件事不劳你费神啦。”

“噢。”

接着奥琳就夸奖起孩子来；长得又大又漂亮啦；看情况，艾萨克又接管了更多的土地，又打算造房子啦——他们的好事真是层出不穷啊；真是个了不起的好地方，真难得找到第二处啊。“这一次他又打算造什么呢？”

“你自己问他去，”英格尔说。“我是不知道。”

“不用问，”奥琳说。“其实与我无关。我只不过顺路来看看你们过得怎样；看到你们我就会感到快乐和高兴。用不着问起也不必说起金双角啦——谁都看得出它已经在这里过惯啦。”

他们又话了一阵家常；英格尔的火气消失了。墙上的挂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奥琳两眼含泪，抬头望着挂钟，在她卑微的一生中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声音——奥琳说，那声音简直就象教堂里弹的风琴一样。英格尔感到自己对这位穷亲戚慷慨、大方，对她说，“你到隔壁房间里来看我的织布机。”

奥琳在那里过了整整一天。她跟艾萨克谈心，将他的一切赞扬得天花乱坠。“我听说你买下了周围多少英里方圆的土地。你难道不能就将地白白拿过来吗？我看没人会从你手里把地夺去。”

艾萨克原就想得到别人称赞，这番话正中下怀。他觉得自

己又恢复了大丈夫本色。“我正向政府买下这些地皮，”他说。

“噢，向政府买。他们肯定不会在这笔交易中克扣你吧？你现在造的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啊，你真正干得不错；造房子发家。屋子装上油漆门，墙上挂着钟——我想你正在造一座考究的新房子吧。”

“你啊，就爱胡说……”艾萨克说。但是他心里对此感到高兴，并对英格尔说：“人家来做客你就不能做点好吃的奶油冻给人吃吗？”

“那可不行，”英格尔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奶都做成黄油啦。”

奥琳连忙插话，“这可不是胡说；我只不过是个爱打听的笨婆子而已。要不是一所考究的新房子，我敢说一定就是一座新谷仓吧；为什么不是呢？有这么多良田草地、到处都长得丰丰盛盛的；是嘛，还有大量的牛奶蜂蜜，跟《圣经》上说的一样。”

艾萨克问：“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收成啊什么的？”

“哎呀，还不是原先的老样子。只是老天爷今年不再放火烧庄稼——我说话罪过求老天爷饶恕。一切都操在神的万能之手嘛。我们那边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们这里的，这一点可是千真万确。”

英格尔问起了她的亲戚，特别是她舅舅赛维尔。他是族里的大人物，拥有好几处丰富的渔场；他能有办法用掉他的那么多的钱真要算是奇迹了。这女人谈起了赛维尔，艾萨克和他的所作所为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她没再问起他造房子的事，最后他只好说：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现在要盖的是一座有

打麦场的谷仓。”

“被我猜到了，”奥琳说。“真正有头脑的人一定会那么做的。他们思前想后、左思右想都不会有错。这个地方的一把壶一只罐没有一样不是你想到的。你说要造个打麦场，对么？”

艾萨克非常幼稚。奥琳的恭维话说得他忘乎所以，他极为愚蠢地用大话回答说：“说到我的新房子，那里面不能没有打麦场。我是打算造个打麦场。”

“打麦场，是吗？”奥琳摇头晃脑地说。

“如果我们没有打麦场，种麦子还有什么用？”

“对，我也这么说。你做的事哪样能不经过你的考虑呀。”

英格尔又突然不高兴了。这两人的谈话使她感到不快，因此她插嘴说：

“叫我做奶油冻！奶油从什么地方来？从河里钓上来么？”

奥琳连忙劝道，“英格尔，孩子，上帝保佑你，不要客气。再别提奶油冻的话——象我这么一个老婆子，整天没事干，只会串门子……！”

艾萨克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身来说：“大白天不能在这里闲扯啦，还要为我那堵墙搬运石头去！”

“对，那样一堵墙肯定要大量石块吧。”

“石块么？”艾萨克说，“简直就没有够用的时候。”

艾萨克走后，两个女人亲亲热热地互相聊了半天；他们坐在那里谈这谈那，谈了好几个小时。

傍晚时，奥琳一定要出去看看他们的牲口长得怎么样：两头奶牛、一头公牛、两头小牛，还有一大群绵羊和山羊。奥琳两眼望着天说，“我不知道你们家要发到什么地步。”

奥琳在那里过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她就走了。她又带走一包东西。艾萨克正在石场干活，她特地绕道而行，不让他看见。

两小时之后，奥琳又走了回来；一进屋就问："艾萨克在哪儿？"

英格尔正在洗刷锅碗。奥琳应该从艾萨克带着孩子们在干活的石场那儿经过的呀；英格尔立刻就猜到事情不妙。

"艾萨克么？你找他干什么？"

"干什么？——怎么，没事。只不过我刚才没跟他告辞。"

一阵静默。奥琳不要请就在板凳上坐下，好似她的两条腿已经撑不住似的。她的态度分明表示出了大事，她已被吓得魂不附体。

英格尔再也忍受不住了。她满面现出了愤怒和恐怖，说："我看到你叫奥珊德尔送来的东西。对啊，你做的好事！"

"怎么回事……什么……？"

"那只兔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奥琳以一种奇特的柔声问。

"噢，你还赖！"英格尔怒睁着双眼高叫。"我要用这把长柄勺打烂你的脸——等着！"

打了她吗？对，她打了她。奥琳挨到第一记时不曾倒下，只是口里大喊："婆娘，你手下当心！你和你干的事我都知道！"英格尔再打下去，将奥琳打翻在地，扑在她身上，用双膝捣她。

"你想谋害我么？"奥琳问。这个有兔唇的、可怕的高大女人，这个手拿一把重如棒槌的巨大木勺的大力女人，正跪在她的身上。已被打伤而且鲜血直流的奥琳仍然悻悻地不肯求饶。

"你打算连我也一同谋害死！"

"对，杀死你，"英格尔一面叫一面继续猛击。"我不打死你

决不住手。”她现在完全确信奥琳已经发现了她的秘密；现在什么也管不了了。“我要毁掉你这张鬼脸！”

“鬼脸？”奥琳喘嘘嘘地问。“看看你自己那张脸吧。上天留下的破相！”

奥琳强硬到底，不肯服软；英格尔耗尽了力气，不得不暂时住手。但是她继续发出恐吓——怒目盯着对方的眼睛，赌咒发誓说她还没有打够。“还要再打、再打、再打。等我拿把刀来。我要给你看看颜色！”

她站起身来并且走开去，好似要去找一把刀，一把餐刀。但如今气头已经过去，所以她又采取了咒骂的方式。奥琳挣扎起来重新坐到板凳上；她的面孔青黄红肿，血流不止；她拂拭了前额上的头发，铺平了手帕，吐了一口；她的嘴巴也红肿破裂了。她说，“你这个恶魔！”

英格尔怒叫着，“你到树林里去嗅探！那就是你干的事。你找到了那个小小坟墓。你怎么不同时也替你自己挖一座坟。”

“好，你等着，”奥琳说，她的眼里闪着报复的光芒。“我不跟你多说——但是你等着——两个房间的好屋子，叮当响的自鸣钟都不会再为你所有。”

“你呀，你没有法子拿走我的一切！”

“好，你等着。让你瞧瞧奥琳的手段。”

他们就这样舌剑唇枪地斗着。奥琳不骂人，而且难得高声大气；她的冷酷中几乎有一种温柔气质，但她可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那只包在哪里？我放在树林子里了。你可以把它取回来——我可不要你的羊毛。”

“噢，你大概以为我是偷的。”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

于是就羊毛问题又争论了一番。英格尔要她去看剪下羊毛的绵羊。奥琳冷冷地问："噢，可是谁又知道你头一条绵羊是从哪里来的呢？"

英格尔道出了收养第一头绵羊和小羊的人家和地点。"你那张嘴说话当心点，"她威胁着说，"不要胡言乱语。否则你后悔来不及。"

"哈哈哈！"奥琳温和地笑了起来。奥琳毫不慌张，也毫不辞穷。"我的嘴？你的那张嘴怎么样，亲爱的？"她手指着英格尔的兔唇，说那是天人共弃的丑相。

英格尔用恶言回答她，由于奥琳体肥，她称她为肥婆——"你就是一团肥猪油。你送兔子给我——我一定要回敬你。"

"兔子又来啦？"奥琳说。"但愿我没有比那个兔子的问题更感到亏心的事情。是个什么样子的兔子？"

"什么样子？兔子一向是个什么样子？"

"就象你。就和你一模一样。"

"你滚——替我滚出去！"英格尔锐声叫起来。"就是你叫奥珊德尔把兔子送来的。我一定要惩罚你；我要叫你为这件事坐牢。"

"坐牢——你是说坐牢？"

"哦，你看到了我的一切你就妒忌、就眼红了；我有这一切好东西你就把我恨之入骨，"英格尔又说。"自从我得到艾萨克和这里的一切，你就气得连觉也睡不成了。老天啊，婆娘，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你的儿女个个没有出息，一个个为非作歹，难道是我的错么？你看不得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生得漂亮长得结实，而且姓名比你们家的要好。他们生来比你的儿女健美是我的错么？"

最刺奥琳的心也最使她冒火的就是贬低她的儿女。她养了好几胎，一生最宝贵的就是他们，尽管他们并没什么出息；她宠他们，夸耀他们，吹嘘他们从未真正做过的好事，而且隐瞒着他们的缺点。

“你在说些什么？”奥琳答。“哎呀，你还有脸颠倒黑白！我的儿女！比起你的孩子，我的儿女是一群光明的天使。你胆敢提起我的儿女。他们从小就是上帝赐的七份恩赏，如今个个都长大成人。你胆敢提起……”

“那个坐牢的丽丝怎么说？”英格尔问。

“那是冤枉。她清白无辜得象朵鲜花，”奥琳回答。“而且她现在到了卑尔根；住在城里，而且戴着帽子——可是你呢？”

“聂尔呢——人家怎么说他的？”

“哦，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是现在你就有一个埋在那边的树林子里——你是怎么弄死它的，呃？”

“现在……！一二三——滚你的吧！”英格尔又锐叫着向奥琳冲去。

但奥琳纹丝不动，甚至连站都没站起来。她的镇定自若倒使英格尔没了主意，她只好后退一步，口里咕哝着：“你等着，我去拿刀来。”

“不必多此一举了，”奥琳说。“我这就走。至于你，喊一二三，轰亲戚出门……算了，我也不必多说了。”

“滚出去，只要你从这里滚出去就行！”

但是奥琳还没有走。两个人又重新舌剑唇枪地斗了好半天，直到钟敲半点时，奥琳含讥带讽地笑了起来，英格尔更是怒不可遏。最后两人的火气都消失了一点，奥琳也准备动身上路了。她说，“我还有一段老长的路要走，现在动身已经太晚。给我路

上带点东西吃不为过吧?”

英格尔没有回答。她现在已经恢复理智，于是她倒了一盆水来叫奥琳揩洗。“喏——你弄弄舒齐,”她说。奥琳也觉得需要收拾得象个样子,但她看不到有血的地方,只乱揩了一阵。英格尔看了一会儿,然后给她指点:

“喏——洗洗那儿嘛,眼睛上边。不对,不是那里,另外一只眼睛;你看不出我指的地方吗?”

“我怎么看得出你是指的哪一只眼睛呢?”奥琳答。

“你嘴上还有好多血。你难道怕水吗——它不会咬着你。”

最后还是英格尔自己替伤员揩洗了一番，又扔了一条毛巾给她。

奥琳现在平静多了,她一面揩脸一面说,“我要说的是,艾萨克和孩子们怎么受得了呢?”

“他知道么?”英格尔说。

“怎么不知道? 他亲眼看到的。”

“他说了些什么?”

“他能说些什么? 他跟我一样目瞪口呆。”

一阵静默。

“都怪你不好,”英格尔哀叫着,哭了起来。

“怪我不好? 求求你千万别再怪到我身上来了!”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从奥珊德尔嘴里问个一清二楚。”

“你尽管问好了。”

现在两人平心静气地谈着话，奥琳的仇恨似乎稍为减淡了一些。这个最擅于随机应变的奥琳，很快见风使舵；她现在言语中好似充满了同情——事情暴露之后，对艾萨克和孩子们将会是多么严重的打击啊。

"是啊，"英格尔又哭了起来。"那件事我日日夜夜不知想过多少次了。"奥琳表示她或许可以助一臂之力，在他们患难中做做他们的救命恩人。英格尔坐牢的时候她可以上山来照管照管家务。

英格尔止住了哭泣；她突然停止哭泣，象要倾听并加以思考。

"不行，你不爱孩子们。"

"我不爱孩子吗？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我知道……"

"怎么，天底下我最喜爱也最关心的就是孩子。"

"对，那是你自己的孩子，"英格尔说。"你会同样对待我的孩子么？我一想到你为了毁掉我的一生而送那只兔子来——啊，你简直是蛇蝎心肠！"

"是我？"奥琳说。"你说的是我吗？"

"是的，我说的就是你，"英格尔哭着说；"你是个良心黑透的狠婆娘，我不会相信你的。要是你真的来，你一定会偷掉所有的羊毛。还有所有的奶酪也都会从我们的家跑到你们的家去。"

"啊，你这恶妇居然会想出这种事情！"奥琳答。

英格尔哭一阵，数说一两句，揩一阵眼睛。奥琳不想强迫她。如果英格尔不喜欢这个主意，她是无所谓的。她可以和以往一样跟她儿子聂尔去过。不过现在，英格尔要去坐牢，艾萨克和无辜的孩子们可要受苦了；奥琳是可以住在这里照料照料的。"你再考虑考虑，"奥琳说。

英格尔认输了。她痛哭、摇头、两眼望着地面。她象梦游似地走了出去，装了一包给奥琳路上吃的食物。奥琳说，"这可是多劳你的大驾了。"

“你不能走那样远的路而不带干粮嘛，”英格尔说。

奥琳走后，英格尔悄悄出去，四面望了一周，听听动静。没有，石场那边没有声响。她走近一点，听到孩子们在玩石子。艾萨克坐在那里，用双膝夹住铁橇，将它当作支柱，靠在那上面休息。他就那样坐着。

英格尔蹑足潜踪地走到树林边她曾经竖起一个小十字架的地方；如今十字架已经倒下，泥土已经松泛，地面也被翻过。她蹲下身用手拍平了泥土，然后她就坐在那里。

她到这里来是为了要看个究竟，要看那座小坟被奥琳乱刨成个什么样子；现在她呆在那里是因为牛羊还未夜归。她坐在那儿，哭泣、摇头、两眼望着地面。

第 七 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

出太阳，下阵雨，对土地来说真是黄金季节，庄稼长势喜人。他们已将近完成割草工作；他们收获的草料数量惊人；几乎没地方放了。一部分草存在远处悬岩的下面；一部分堆在马厩里，还有一部分放在屋内的地板下面；屋侧棚子里的一切杂物也撤除一空，准备存放更多的干草。英格尔本人日夜辛劳，是个忠心耿耿的助手和支柱。艾萨克利用每次下雨的机会抢建了新谷仓的屋顶，并且至少砌好了全部南墙。这项工程一旦完成，那不管堆多少干草就全无问题了。一切进行顺利；他们准能对付得了，决没有问题！

还有的便是那巨大的悲痛和灾难——对，仍在那里，灭婴之罪已经犯下，后果必然要到来。积德的事往往不留痕迹，但作恶的事总有后报。艾萨克从一开头就对此事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不曾为此事浪费唇舌，只简单地问他妻子："你怎么把它弄死的？"英格尔没有回答。过了片刻，他又说："把它掐死的——对不对？"

"是的，"英格尔说。

"你不应该那么做的。"

"是不应该，"她承认。

"我简直不能想象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因为她跟我一模一样，”英格尔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嘴巴。”

艾萨克听后思索了好一会才说，“唉，算了。”

此后这件事不曾再提起过；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象往常一样平安无事；有那么多的干草要储藏起来，还有罕见的粮食大丰收，因此这桩事就逐渐地淡忘了。但是它的阴影却仍然笼罩在他们家庭的上空。他们不敢希望奥琳会为他们保密；那是非份之想。即使奥琳只字不提，别人也难免议论；一切哑证如房中的四壁和小坟周围的树木也会泄密，拉普人奥珊德尔会抛出暗示；英格尔本人也可能在睡梦中或清醒时泄露真情。他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艾萨克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除此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现在他才知道为什么英格尔每次总是设法独自分娩；独自为孩子的长相担心，独自面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同样的局面她已应付了三次。艾萨克摇摇头，为她的苦命生出了怜悯——可怜的英格尔。他听到拉普人带兔子来过的事后，他宽恕了她。这反使他们夫妻之间产生了深厚感情，一种放荡的缱绻；使他们在患难中相依为命。英格尔对他充满了万种柔情，而这个善于负千斤担的结实壮汉也觉得爱恋她的欲情无休无止。尽管英格尔穿上皮鞋很象个拉普人，她却不象一般拉普女人那般萎缩瘦小，而是一个高大健美的女性。如今正是夏天，她光着脚到处行动，膝以下的小腿全部裸露——艾萨克的眼睛简直离不开那两条光腿。

整个夏天她不断地唱着赞美诗，又教埃勒苏背主祷文；但是她对所有的拉普人都产生了一种非基督徒式的仇恨，而且直言

不讳地告诉每一个过路的拉普人。也许又有人要送兔子来啦；没定又象上次一样袋里装着一只兔子啦；让他们走他们的路，不要罗嗦。

“一只兔子？什么兔子？”

“哟，也许你没听说过奥珊德尔上回干的那件事吧？”

“没听说过。”

“好吧，告诉你，我也不怕什么人知道——那次我怀喜的时候他将一只兔子送上山来。”

“哎呀，那真是岂有此理！后来怎么啦？”

“你别管后来怎么样，走你的路吧。这里有点吃食给你，走吧。”

“你家有没有一块牛皮给我补补鞋？”

“没有！你再不走我给你一棒头！”

一般说来，拉普人求乞时总是卑躬屈节的，但你一旦拒绝了他，他就会恼羞成怒并向你施加威胁。一次，一对拉普夫妇带着两个孩子路过那里；他们先派两个孩子上山乞讨，孩子回去说山上没人。四个人站在那儿用家乡话谈了一阵，然后男人上来察看动静。他进屋站着。接着妻子跟了上来，最后孩子们也上来了；他们一齐站在门内用拉普语讲话。男人还从门内探头向内屋张望；里面也没人。自鸣钟当当报起时来，一家四人看傻了眼。

英格尔一定察觉到半山来了陌生人；她迅速奔下山来，一看果然有拉普人，而且还是陌生的拉普人，便上前质问他们来此何干。“你们上屋里来干什么？你们没看见家里没人么？”

“嗯……”男人说。

“出去，”英格尔又说，“走你们的路。”

拉普人不情愿地慢慢朝外挪着步。“我们刚在听你家的自鸣

钟，"男人说；"真好听，不假。"

"你家有多余的面包么？"妻子问。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英格尔问。

"从远处有河的地方来。我们在路上整整走了一夜。"

"现在要往哪儿去？"

"翻到岭子那边去。"

英格尔给他们拾掇了一些吃食；她拿出来的时候，乞婆便又开始向她讨东西：一点做帽子的布啦，一把羊毛啦，一块奶酪啦——随便什么都行。英格尔不敢多耽搁，艾萨克和孩子们还在草场上，因此她说，"你们快走吧。"

那女人开口奉承她。"我们在山下就看到你们上面的地方了，牛羊成群，远看就象是天上的星星。"

"对呀，真正好到极点，"男人也帮腔。"你没有一双旧鞋舍给穷人穿穿么？"

英格尔关上门便向半山处做活的地方走去。男人在她身后叫唤她——她假装不听见，自顾朝前走。但是她分明听清了这句话："你大概不想买只兔子吧？"

他说话的含义极为清楚。拉普人本身可能言出无心；也许有人跟他说过。也可能他是恶意伤人。不管如何，英格尔将这句话当作是一种警告——祸事将临的一种信息。

日子照样过着。这是身强体壮的一户人家；要来的祸事是一定要来的；所以他们照常工作，听候事态发展。他们象林中野兽一般地紧紧搂在一起；他们照常睡觉，照常吃饭；眼见一年已经过去大半，他们翻开新土豆田，发现土豆不但个儿大而且富于粉质。大祸还未临头——为什么还不来呢？如今已是八月下旬，转眼就是九月，是否还能挨过冬天？他们生活在不断的提心

吊胆之中；每天夜里他们蹑手蹑脚地进入卧房，感谢上帝一天又平安度过了。这样过到十月里的某一天，区长和一位挟着公文包的男人上门了。法律踏进了他们家的门槛。

调查工作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英格尔被秘密提审了好几次；她一样也不抵赖。林中小墓掘开了，墓内的东西取走了，婴尸也送去检验了。小尸体穿的是埃勒苏受洗时穿过的长袍，还戴了缀着珠子的小帽。

艾萨克似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说，"对，我们现在是倒霉倒定了。我以前就说过——你不应那么做的。"

"是不应该，"英格尔说。

"你是怎么干的？"

英格尔没有回答。

"你怎么忍心……"

"她看上去跟我一个样。所以我就把她的脸朝旁边一扭。"

艾萨克慢慢摇着头。

"然后她就死了，"英格尔说着，失声哭泣起来。

艾萨克半天没吭声，最后才说，"算啦，算啦，现在哭也没用啦。"

"她的后脑勺上，"英格尔呜咽着说，"长着赤褐色的头发。"

事情再度不提了。

时间照旧一天天过去。法律慈悲，英格尔未被关押。郝耶达尔区长问她话时，也好似跟平常人说话一样，只说了声，"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太遗憾了。"英格尔问是什么人向官方告的密，但区长回答说指不出具体的人；许多人都说起这件事，他是从好多方面得到的情报。她自己是不是也跟某些拉普人说过？

英格尔——对，她是跟拉普人说到过奥珊德尔，说那年夏天

他曾带了一只兔子来到山上，害得她生下豁嘴的孩子。那叫人送兔子的是不是奥琳——区长说这一点他不清楚。无论如何，他认为如此荒唐的迷信他是不能写在他的报告上的。

“但是我妈就是在产前看到一只兔子才生下我的，”英格尔说。

一座巨大的谷仓造好了；两边堆放草垛，当中是打麦场。如今遮棚和临时场所都已撤空，牧草全部进了谷仓；小麦也全部收割，晒干的麦秆一车一车地送进了谷仓。英格尔收获了胡萝卜和红萝卜。他们所有的农作物全部进了仓。他们具备了一切所需——他们完全可以过得称心如意。艾萨克在霜降前又为了多种麦而开垦一片新地；艾萨克真不愧是个好庄稼人。但在十一月的一天，英格尔说，“她活着该有六个月了，该认识我们大家了。”

“现在谈那个还有什么用，”艾萨克说。

冬季到了，艾萨克在新的打麦场上打好麦子，英格尔经常用她那和他一样迅速的手臂助他一臂之力，孩子们也在一旁的草堆里玩耍。麦粒颗颗都是饱满的。新年伊始，道路畅通，艾萨克驾车将一捆一捆的木柴运往山下村里出售；他现在已有了不少的老主顾，晒了一个夏天的干木柴很能卖到好价钱。有一天他和英格尔一致同意将金双角养的漂亮小公牛的肉用车送往吉斯勒太太家去，另外还赠送了一块奶酪。吉斯勒太太喜出望外，问该付多少钱。

“用不着付钱，”艾萨克说。“区长早付过了。”

“是吗，老天保佑他，”吉斯勒太太不无感动地说。她也给埃勒苏和赛维尔回送了蛋糕、图画书、玩具等礼物。艾萨克回家时，英格尔一看到东西又转身哭了起来。

“怎么啦？”艾萨克问。

"没什么，"英格尔答。"只不过，要是她活着，现在已是一周岁，什么都会看了。"

艾萨克安慰她说."对——但你也知道有了她会怎么样。而且再说，没准我们这一关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难过。我已经打听到吉斯勒的下落了。"

英格尔抬起头来。"那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

艾萨克将小麦送进磨坊，磨成粉，然后运回家。接着他又成了伐木工，劈下木柴，准备明年冬天出售。他的生命是按照不同的季节消磨在不同的工作之中的，一会儿在地里，一会儿在树林里，一会儿又回到地里。他在这块地方已经干了六年整，英格尔也已干了五年；如果他们不受外力阻挠，一切都会蒸蒸日上。无奈事与愿违。英格尔照样织布，照样看管牲口；也照常能听到她唱赞美诗，但是她的歌声听来凄婉；她就象一口没有舌心的钟。

道路一通行之后，她就应召进村候审。艾萨克只好守在家里。他一人独处的时候，很想越境到瑞典去访查吉斯勒的下落；前任区长过去对他们不错，或许这次会对赛兰娜一家人再伸援助之手。不过英格尔回家时，该问的事情她自己都问了，并且知道了大约会判几年刑。严格说来，按照刑法第一段，该判她终身监禁。但……，毕竟她是站在法庭之上当堂承认所犯罪行的呀。来自村里的两名证人满怀怜悯地看着她，法官的问话也相当和蔼；但尽管如此，她怎能敌得过高明的法律专家呢？在凡人的心目中，律师是伟大的人物；他们会援引法典的这一段或那一节；他们熟读一切法典，随时可以引经据典。哦，他们的确是伟大的人物。除了这一切外，他们也并非总是不通情理；有时也并非全

无心肝。英格尔认为法庭无可指责；她不曾提起兔子一节，但是当她涕泪纵横地解释她不忍心让那畸形儿活着受罪时，法官沉静而严肃地点着头，他说：

"但是，你想想看，你也有豁嘴，但你的缺陷并没有毁掉你的一生啊。"

"谢谢上帝，没有，"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她无法说明她小时候、做姑娘时所受到的一切难为外人道的痛苦。

法官一定对她的感受有所了解；因为他也有一只使他不能跳舞的畸形足。他说："说到判刑，我也为难。按理应该判终身监禁，但……。我没法说，或许我们可以减刑，改为二级或三级，十五年到十二年，或者十二年到九年。政府已设置了一个刑法改革委员会，要使法律更加人道一些，但一时还不能作出最后决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朝最好的方面想。"

英格尔回家时满怀认罪服法的心情；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将她立即收监。又过了两个月，一个傍晚，区长和新助理员刚从赛兰娜走出，艾萨克就从外面钓鱼回家了。英格尔兴致勃勃，温和地欢迎丈夫归来，尽管他钓鱼不多，她却盛赞他的收获不小。

"我要说的是——有人来过吗？"他问。

"有人来过？怎么，谁会来？"

"外面有新鲜的脚印。两个穿靴子的男人。"

"噢，没有别人，就是区长跟另外一个人呀。"

"他们来干什么？"

"这你还要问吗？"

"是来带你走吗？"

"带我走？不是，只是关于判刑的消息。上帝慈悲，不象我所害怕的那么糟。"

“是吗，”艾萨克激动地问。“也许时间不太长吧？”

“不太长。只有几年。”

“几年呢？”

“你可能认为长。但是我还是感谢上帝。”

英格尔没有说出刑期。到了夜晚，艾萨克又问他们什么时候来押她去，但这一点她不是说不出就是不肯说。她一直在默默想着心事，还谈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她想不出她走后家里怎么过——不过，她想他们可以请奥琳来帮忙。艾萨克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

奥琳现在怎么样？怎么今年她不象往常一样上山来呢？她闹翻了他们的家打算永不上门啦？农忙季节过去了，但是奥琳没有来——难道她是等他们去请她不成？这块肥油，这个妖婆，毫无疑问，慢慢她自己准会上来的。

果然有一天她翩然而到。真是个绝无仅有的人物——她居然好似与这一家人之间毫无芥蒂；她甚至于说她正为埃勒苏织一双毛袜。

“顺路来看看你们过得怎样，”她说。后来才知道她已带来了一麻布袋的衣物，留在附近的树林里，准备随时住下。

那天晚上英格尔将艾萨克叫到一边对他说：“你不是说过要访查吉斯勒的下落吗？现在正是农闲。”

“对，”艾萨克说。“既然奥琳来了，我明天一早就去，这是头等大事。”

英格尔十分感激，再三道谢，说：“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去。”

“那为什么？你不能把钱收在家里么？”

“不要，”她说。

英格尔立刻就给他备办了一大包食物，而且天还未亮艾萨克就醒了，随即准备上路。英格尔在门外石板上和他告别；她没有哭泣也不诉苦，只说：

"他们不定哪天就要来带我去了。"

"你不知道是哪一天么？"

"不知道，我说不上。我想一时还不会，但无论如何……只要你能找到吉斯勒，说不定他还能说上几句话。"

现在吉斯勒能帮他们什么忙呢？什么忙也帮不了。但是艾萨克还是出发了。

英格尔——嗳，无疑她是知道的，只是她不肯说而已。说不定奥琳也是她请来的。当艾萨克从瑞典回来时，英格尔已经走了，只剩下奥琳和两个孩子在家里。

对返回家门的人来说，这可是闷头一棍。艾萨克禁不住以高出往常的声音问："她去了吗？"

"去了，"奥琳说。

"是哪一天去的？"

"就在你走后的第二天。"艾萨克立刻明白英格尔是故意使了调虎离山计——怪不得她劝他将钱全部带走。嗳，要走那么远的路，她为何不留一部分自己用用。

孩子们却什么也不管，只一心想玩艾萨克给他们带回来的小猪。他这次外出，除小猪外，一无所得；他讨来的地址早已过时，吉斯勒已经从瑞典返回挪威，现在特隆金居住。这头小猪是艾萨克一路抱回家的，沿途用奶瓶喂它，夜里怀抱着它在山中过宿。他买小猪原指望取悦英格尔，如今却成了埃勒苏和赛维尔的玩物，而且为他们带来了欢乐。看着他们，艾萨克总算暂时忘记了忧愁。此外，区长又叫奥琳带来口信；政府到底把赛兰娜地

产一事定下来了。只要艾萨克下山到办事处去办一办付款的手续。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否则他难免要跌进绝望的深渊。尽管他身心疲乏不堪，他仍然包装了一些干粮便匆匆赶往村里。他可能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在英格尔被解走以前能再和她见一面。

但是他失望了。英格尔已被解走——刑期是八年。艾萨克感到如同陷进了黑暗空虚的迷雾中；区长的讲话他只断断续续地听到这么几句：可惜竟发生了这样的事……希望她从中吸取教训……改造成为一个较好的女人，不要再杀害自己的孩子！

郝耶达尔区长已在一年前结了婚。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做母亲的意图……她不要孩子，谢谢你！她没有生过孩子。

区长说，"现在，来谈谈赛兰娜的地产问题。我本人终于能够作出具体决定了。部里很客气，多少按照了我的建议批准了你购地的申请。"

"噢，"艾萨克说。

"手续办得太慢，但是现在得悉我以往的努力不是徒劳。我感到很为满意。我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照办了。"

"全部照办啦，"艾萨克点着头说。

"这是地契。你可以在第一次开庭期间来登记转让手续。"

"好，"艾萨克说。"那么要付多少钱？"

"十块银元一年。部里作了小小的调整——把每年五块改为每年十块。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只要我付得起，没问题……"艾萨克说。他抬起头来略含恐惧地说，"就怕十年太……"

"那是部里坚持的条件。真个的，用这个价钱买到那么一大块地——而且都是开垦种植得好好的——太合算了。"

艾萨克身上带有足够付当年地价的款项——那是他卖劈柴和英格尔留存的奶酪所得的货价；他付了地价之外还有小小一笔剩余。

区长还说，“幸而部里现在还没听到你妻子的罪行，否则，他们没准会把田卖给别人咧。”

“是的，”艾萨克说。他又问起英格尔的事。“听说她要关押八年，是真的吗？”

“是真的。而且不能更改——法律必须永久有效。事实上，这一案的刑期判得轻极啦。如今你有一件必须马上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你的田地和国家的土地之间划清一条界线。按照我当时划出并登记在簿的标记划出一条直线。今后界线以内的木材全部归你所有。几时我会上来视察你的工作成绩。”

艾萨克又长途跋涉回了家。

第 八 章

光阴似箭吗？是的，当一个男人上了年纪的时候。艾萨克还不算老，他依然精力充沛；对他来说，岁月还仿佛过得不是太快。他继续种他的地；而且留着他的一脸大胡子。

偶尔有一个拉普人路过这里，或者家里的牲畜出点什么事故，才打破荒野中生活的单调，但事后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有一次，家里却同时来了一帮子人；他们在赛兰娜打尖、吃饭、喝奶；他们向艾萨克和奥琳打听过岗子的山径；他们说，他们正在选定电报线的线路。还有一次吉斯勒也来了——没错，就是吉斯勒本人。他跟过去同样洒脱不拘地从村里走上山来，还带着两个男人，携带着鹤嘴锄、铁锹之类的采矿工具。

啊，那个吉斯勒！一点没变，跟过去一模一样；见面、问好，就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跟孩子们谈话，走进屋内，又走出来，到处看了一个遍，打开牛棚和草棚的门，朝里面张望。“好极，好极！”他说。“艾萨克，你那些小石头块儿还在吗？”

莫明其妙的艾萨克问：“什么小石头？”

“上次我在你们家看着孩子玩的挺沉的小石头块儿。”

石块早被放进伙食房用作镇压捕鼠机的重物了，艾萨克将它们取了进来。吉斯勒和同来的两个人对石块进行了详细检查，互相谈论，将它们这里拍拍那里敲敲，又放在手里掂掂分量。最后他们说，“是黄铜。”

吉斯勒问艾萨克："你能带我们进山把你找到这些石头的地方指给我们看么？"

他们一齐去了；艾萨克发现这些石块的地方并不太远，但是他们在山上逗留了两天，寻找矿脉的所在，又用炸药爆破了几处地方。他们下山回到赛兰娜时装满了两大包沉重的石块。

艾萨克觑空跟吉斯勒谈了一谈，将自己的情况跟他说个明白：他已经买下了地皮，但地价却从五十块钱改成了一百块。

"那算得了啥，"吉斯勒轻松地说。"在你这一边的山里，你有成千上万的钱咧。"

"是吗！"艾萨克说。

"但是你最好赶快把你那些地契登上记。"

"好的。"

"那么，以后政府就不会找你的麻烦了，懂吗？"

艾萨克说他懂得。接着他又说，"最伤脑筋的还是英格尔。"

"对，"吉斯勒说，还在沉思；搁在平时，他可不会思考这么长时间。"有可能把案子重审一下，将整个案情好好复查一下。很有可能缩短一段刑期。再不然我们可以恳求特赦，说不定到最后结果也是一样。

"啊，真要能那么做的话……"

"但不宜于立刻就恳请特赦。须得等候一段时间。我想说的……你们给我妻子送过牛肉、奶酪什么的——该多少？"

"至于那，区长老早已经赏过钱了。"

"是这样吗？"

"而且在许多方面善意地帮助过我们。"

"没有的事，"吉斯勒打断他，"给——拿去。"他取出好几张一块头的票子。

显而易见，吉斯勒不是白领人情的那种人。看那鼓鼓囊囊的衣袋，仿佛他身上的钱不在少数。究竟他是有钱还是无钱，只有天晓得。

艾萨克又想起了唯一的心事，说："不过她来信说她在那里过得很不错。"

"什么？——噢，你的妻子！"

"是的。自从生了小女儿以后——她在那里又生了个女儿。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好极了！"

"是的，她说现在他们那里都待她好得不得了，在各样事情上都帮她的忙。"

吉斯勒说："你听着。我要把这些石块送往采矿专家那里去检验，看里面含有什么金属；如果里面含有百分比很大的铜质，你就要发大财了。"

"噢，"艾萨克说。"你认为我们要隔多久才能申请特赦啊？"

"大约不会要太长的时间。这件事我会替你写信。过些时候我再来。刚才你说什么——你妻子离开这里之后养了个孩子？"

"是的。"

"那么他们解走的是个孕妇。他们没有权力那么做。"

"是吗？"

"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必须提前释放她的理由。"

"好，真能够这么着……"艾萨克无比感激地说。

此后就解走孕妇一事在各不同部门之间往来大量公文一事，艾萨克是一无所知的。地方当局当时不曾立即关押犯妇，有两个理由：第一，当时村里没有关押她的拘留所；第二，当局愿意

表示最宽容的姿态。后果却是他们原先万万没想到的。后来，解差来解她的时候，既无人问起她是否怀有身孕，她本人也只字未提。很可能她是特意隐瞒真相，以便她在服刑期间有个孩子守在身边；只要她表现良好，无疑她会获准经常和孩子见面的。也有可能由于她过于心灰意冷，不顾一切地径自一走了事……

艾萨克不辞辛劳地干着活，挖沟渠，开荒地，在他的田地与国家的疆土之间划清界线，还积累了供另一个季度用的木材。可惜现在没有英格尔在旁对他的所作所为称奇道好了，因此他干活也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且由于他心绪欠佳，接连错过两次开庭期，未曾办妥地契的登记手续；直到秋天他才振作起来把事办成。现在，一切对艾萨克来说，都反常了。不错，他仍跟过去一样的安详和耐心——但那是因为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了。只因为没有法子他才理出一张张兽皮——山羊皮、小牛皮等——将它们浸在水里，放在鞣树皮上，最后晒成制鞋的黑皮。到了冬天——在开打小麦以前，先留下明春要用的麦种，为的是了却一桩心事；最好是样样事情做完了事；他做事一向是井井有条的。但他过的却是一种心灰意懒、孤独寂寞的生活，唉，老天！再度成为没有老婆的汉子，别的一切……

每逢星期天，洗得干干净净，穿一件整整齐齐的红衬衫，坐在家里有什么乐趣可言？为谁干净又为谁漂亮呢？星期天的日子最最难熬，这一天不得不消磨在无所事事和胡思乱想之中；整天无事可做只好到处荡来荡去，算算有多少桩应该做而尚未做的事。他总是带着孩子一道出去，而且总是有一个抱在手里。听孩子们喋喋不休地讲话并为他们解答各种问题，总算排解了他的部分愁闷。

他留下奥琳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别人。奥琳毕竟还有点用

处。梳毛纺线，编结手套袜子，制作奶酪等——这些事她都会做，但她为人没有英格尔那么爽朗乐天，做起工作来兴头不高；因为她所做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活。艾萨克曾在村里的百货店买到一把小瓷壶，壶盖是一只狗头。那实在是个烟叶盒，放在一只架子上。她拿下壶盖将它扔在了地上。英格尔走前曾剪下几株花枝养在玻璃板下面。奥琳先拿走玻璃板，等到拿回来时又狠命地将板往花上压去；第二天，所有的花儿全部枯死。如此行径叫艾萨克实在难以忍受：他面有愠色，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艾萨克本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人，因而他那不高兴的神色相当明显。奥琳才不在乎他的脸色如何咧，她依然轻言慢语地说："那，我能管得了吗？"

"管得了管不了，我不知道，"艾萨克说。"但至少你用不着碰那些东西。"

"我下次再也不碰她的花了，"奥琳说。但是花儿已经死了。

再有，最近怎么老有拉普人朝赛兰娜跑呢？比如说吧，奥珊德尔根本没有上山来的必要，他应该走他自己的路。一个夏天他就越岭来过两次，应该记得，奥珊德尔并不牧放驯鹿，而是个寄人篱下靠乞讨为生的拉普人。他一进门，奥琳便放下手中的活和他闲扯村里人的长短，离去时，他的麻袋里总是沉甸甸的装得扑扑满满。艾萨克对此隐忍了两年，没吭气。

接着奥琳又索取新皮鞋，这一次他可再也忍不住了。这时正是秋天，奥琳出出进进净穿皮鞋而不肯穿木鞋和粗皮鞋。

艾萨克是这样开的头，他说，"嗯，看来今天是个晴天。"

"对，"奥琳说。

"埃勒苏，"艾萨克接着说。"那些个奶酪，你今天早晨数过的，不是十块么？"

“是十块啊。”

“可现在只剩下九块啦？”

埃勒苏又数了一遍，在小脑子里想了一想；然后说道：“对呀，后来奥珊德尔拿走一块；一共是十块。”

好半晌无人做声。然后小赛维尔也想显显自己数数的本领，学他哥的样说：“一共是十块。”

又是一阵静默。后来奥琳不得不开口说：“不错，是我给了他一块小的。我本想那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两个孩子啊，话还说不周全就已经会搬弄是非了。他们传了谁的代我真想不出猜不着。因为我知道你的天性不是这样的。”

这话的言外之意太明显了，不能把它白白放过。艾萨克打断她，“我的两个孩子没啥不好。我倒要问问奥珊德尔对我和我的家里人有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

“对，我问他给我们什么好处。”

“奥珊德尔给我们好处……？”

“是啊，否则我为什么要孝敬他奶酪？”

奥琳早就想到这一层了，所以答案是现成的。

“唷，艾萨克，我可不会认为你要给他奶酪，不会认为。请问，首先跟奥珊德尔搭讪打交道的，难道是我吗？要是我从前曾经说起过他的名字，叫我站在这里不得好死。”

奥琳占了优势。跟过去的多少次一样，艾萨克只好甘拜下风。

但是奥琳的话还不肯就此打住。“如果你认为，到了冬天我仍然应该光着脚而没有一双象样的皮鞋，那就请你说明嘛。三四个星期前，我就说过我需要一双皮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连皮鞋的影子也没见到过一只。”

艾萨克说："你的木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能穿？"

这一问，完全出于奥琳的意外，她重复说，"有什么不好？"

"对，那就是我想知道的。"

"你说我的木鞋么？"

"对。"

"噢……我为你们家梳毛纺线，看管牛羊，照料孩子——你就不说了吗？我倒想知道，你那犯罪坐牢的老婆，你也是让她光着脚在雪地里走吗？"

艾萨克说，"她是天天穿木鞋的。遇到上教堂走亲戚什么的，她穿的也不过是粗皮鞋。"

"对，无疑，更加好看些。"

"是这样。而且夏天她穿皮鞋时，只是在鞋肚里塞点儿草，如此而已。但你呢，一年到头总是穿长统袜穿皮鞋。"

奥琳说："说到那层，我的木鞋肯定有一天要穿坏的吧。我可不打算一下子就把一双好木鞋穿坏咧。"她说话低声下气，眼睛半开半闭，跟过去一样的老奸巨猾。接着又说："至于英格尔，我们过去总是叫她'两面三刀'，多少年来她跟我孩子混在一起，学到这样那样本领。结果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报应。就因为我有个女儿住在卑尔根，还戴着一顶帽子，我猜想这一定就是她离开南方的理由吧；到特隆金去买一顶帽子，嘻嘻！"

艾萨克起身离开房间。但奥琳这时已经打开了心房，把内心的邪恶暴露无遗；对，奥琳的确射出了邪恶的黑光。谢谢老天爷，她的儿女没有一个生着喷火龙似的裂口面孔；他们谁也不因此比别人差；对，她的儿女没有一个会那么快那么便当地干掉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眨眼就能将它掐死。……

艾萨克怒叫着，"你说话当心；"为了更加明显地表达他的意

思，他加了一句，“你这该死的丑老婆子！”

但是奥琳才不当心她所说的话咧；一点也不，嘻嘻！她双目朝天意有所指地说，人家生兔唇也可能会这样会那样，但没见过有些人会做得这么绝，嘻嘻。

艾萨克到底平安地走出了屋子，他完全应该觉得高兴。除了去替奥琳弄一双皮鞋之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荒山野地里的一个庄稼人；如今连向仆人发号施令说声“滚”的威风也没有了。没有奥琳他就过不下去；她知道她不论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都可以有恃无恐。

眼下正是月圆的时候，夜里非常寒冷，沼泽地冻得结结实实，几乎可以站得住人，但太阳一出就又融成一片泥泞，难以行走。一个凛冽的寒夜，艾萨克步行到村里去为奥琳定制皮鞋。他随身带了几块干酪，准备送给吉斯勒太太。

离村还有一半路的半山上出现了一家新住户。无疑这人是个阔佬，因为他的房子是从村里雇来的人为他盖的，而他准备种土豆的一块荒原沙土地也是雇工来为他开垦的；他自己几乎是什么事儿也没干。这位新住户就是区长的助理员贝莱德·奥森，是个逢到要请医生或杀猪就必须向他请教的人。他年纪不到三十岁，但已经得养活四个儿女，还有一个跟孩子相差不多的妻子。嗯，或许贝莱德的条件不是真的那么优越吧；他为人家跑腿当差并向那些不愿纳税的人们去催税讨税，收入不会很多。现在他正在动脑筋要利用土地发一笔财。他向银行弄到一笔贷款在旷野造起一座房子。郝耶达尔区长的太太替这个地方起了个漂亮名字，叫做布里达布立克。

艾萨克匆匆从宅前经过，不愿浪费时间朝里面看，但尽管天时还早，他通过窗子可以看到孩子们都已起身。艾萨克不敢耽

搁，因为他想在明天夜里趁道路冻结的时候往回赶，争取也在这个时辰到家。一个在荒野中生活的人有许多事情需要尽可能地考虑，预料，适应。现在不是他最最忙的时候，但孩子们全交给了奥琳一人，他十分不放心。

他一面走一面回想他第一次走在这条路上的情景。一过多少年了，最近两年相当长；赛兰娜出了许多好事情；也有些不好的事——唉，上帝啊！如今又有一个人在荒野中垦出了一片地。艾萨克很熟悉这块地；这是他在首次勘探中就已发现的一处较为可人意的所在，不过他自己选择了更远处的地方。当然，这块地离村较近，但木材的质量不高；地面虽没有那么坎坷不平，但土壤贫瘠；表层的泥土好翻，地下的土层却难弄。那个叫贝莱德的家伙将会发现并不是只要把土翻一翻就可以使地里长出庄稼来的，他为什么不在草棚尽头再添盖一座棚用来放车辆和农具呢？艾萨克注意到院子里停放了一辆无遮无盖的二轮马车。

他在鞋铺定制了皮鞋，由于吉斯勒太太已经迁居别处，他只得将奶酪卖给了店里人。黄昏时他启程回家。如今路面冻得结结实实，非常便于行路，然而艾萨克却一步步走得异常吃力。现在吉斯勒的老婆既已离开，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回来；没定她一辈子不回来了呢？英格尔远在天边，而岁月如流……

他在归途中不愿再看到贝莱德的家；相反，他绕了一大段路，特意避开了他的家。他不愿意止步和任何人交谈，只是踽踽独行。贝莱德的二轮马车仍然露天停放着——难道他就打算将车摆在那里么？好吧，那是他自己的事。现在艾萨克自己也有一辆二轮马车，而且有停车房，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幸福。他的家只剩下一半了，过去它是完整的，而今却是只剩下一半了。

当他见到半山腰自己家门的时候，已是大天亮了。尽管他

在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八个小时，浑身累得筋疲力竭，但见到自己的家门，他便兴奋起来。前面屹立着他的家宅，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炊烟，正在外面的孩子一见到他都奔下山来迎接。他走进屋，见到那里正坐着两个拉普人。奥琳不胜惊讶地立起身来："怎么，你已经回来啦！"她正在炉子上煮着咖啡。咖啡吗？对，咖啡！

这种情况艾萨克已经屡见不鲜了。每当奥珊德尔或其他拉普人来过，奥琳总有一个长时期用英格尔的小壶煮咖啡吃。她煮咖啡总是趁艾萨克在外面林子里或在田野里的时候，而当他无意中撞到时，她也总是一声不吭。但是他明知他每一次都要缺少一块奶酪或一包羊毛。他真是好样的，居然没有为了她的卑鄙无耻而用手指捏起她来将她掼个粉碎。艾萨克竭力修福积德，不断行善，是基于什么动机呢？可能是为了求得家中的安宁，也可能是希望上帝早一点将英格尔赐还给他。他变得迷信了，而且对事情爱冥思苦索；即使他质朴的谨慎也是无害的。那年初秋，他发现马厩顶上的草泥开始往厩内滑落。他咬着胡子思索了片刻，然后象听懂一个笑话的人似地微笑了。他没有一句怨言，而只是用几根长竿横撑起来，解决了问题。另外一件事：他的伙食棚是因陋就简挨墙角造在高高的石壁上的，没有用泥灰填满刮平。过了不久，小鸟开始由墙壁缝里飞了进来，在棚内往来飞扑，无法出去。奥琳抱怨鸟儿啄食了粮食，弄糟了牛羊肉，还拉了满地的鸟粪。艾萨克说："唉，这些小鸟居然进得来，出不去，也怪可怜的。"他竟在大忙的日子里，当起泥工来，将墙上的一切罅隙全部补满填平。

天知道他这样做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以为上帝见到他具有如此的好生之德，可能会早点让英格尔回到他身边来呢。

第 九 章

一晃几年过去了。

赛兰娜再次来了客人；一位工程师，一位领班，还有几名工人，再次翻山越岭来选定电报线路。他们目前所选用的这条线路要通到比他们的家还要高一些的地方，要开出一条笔直穿过森林的公路。那没有害处。这么一来将使这块地方不再象以前那样冷落了，而见一眼外界的世面也可使这儿活跃起来。

"这块地方，"工程师说，"恰恰在穿过两边峡谷的两条线路的正中处。他们很可能请你担任两条线路的线路员。"

"噢！"艾萨克说。

"一年的报酬将是二十五块钱。"

"嗯，"艾萨克说。"要我干些什么呢？"

"线路坏了修一修，必要时电线补一补，沿线的荆棘野草除一除。他们要在你家墙上安上一个小小的机器装置，一需要你就会发出声音。听到呼唤你就必须放下手上的活赶往现场。"

艾萨克思索了一番，说："我冬天可以这么做。"

"那没有用。必须全年负责，冬夏一样。"

"那不行，"艾萨克说。"春夏秋这三季，我必须在地里干活，没空做别的事。"

工程师盯了他好大一会，然后问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那样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么？"

“赚更多的钱？”艾萨克说。

“你在地里工作一天所赚到的钱能比为我们工作一天所赚到的钱更多么？”

“噢，那我说不上，”艾萨克答。“您瞧，是这么回事——我在这里为的就是种地长庄稼。我要养家活口，还有大群的牲畜——我们是靠地吃饭的。我们靠地才能活命。”

“如果你不肯，我可以另请别人，”工程师说。

但是这一威胁只使艾萨克好似松了一口气。他实在不愿得罪这位大人物，因而他解释：“是这样的；我有一匹马，五条奶牛，一条公牛。我还有二十头绵羊，十六头山羊。这些牲畜为我们提供副食品、羊毛、皮革；我们必须养活它们。”

工程师打断他，“得啦，得啦，那当然。”

“是啊，所以我才说要是我大忙季节整天在外当线路工，我怎能养得活它们呢？”

“别说了，”工程师说。“我就叫住在你下边的贝莱德·奥森做；他会欣然接受的。”他转身对手下人发出一道简短命令：“好，小子们，开步走。”

奥琳从艾萨克的谈话中听出他内心仍然是倔强的、不讲理的，她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机。

“你刚才怎么乱说一气，艾萨克？明明是十五头山羊，你怎么说成是十六头呢？”

艾萨克看着她，奥琳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不是十六头山羊？”他说。

“不是，”她一面说，一面瞟着客人们，好象说你们瞧这人多不讲理。

“噢！”艾萨克轻声说。他站在那儿拈起几根胡子放在嘴里

咬嚼着。

工程师带着手下人扬长而去。

这时，如果艾萨克要对奥琳发脾气或揍她一顿——这真是天赐良机。屋内就是他们两人；孩子们已经跟那帮子人走了。艾萨克站在房中央，奥琳坐在火炉旁边。艾萨克清了两次嗓子，表明他马上就要开口发作。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是他的涵养功夫深。难道他不是象知道自己有几根手指头一样地知道自己有几头羊吗——这女人是疯了不成？他熟悉他的每一头羊，天天都跟它们说话谈心——总共十六只，怎会少了一头？前天从布里达布立克来的女人上山来看过房子，奥琳一定是卖了一头给她了。“哼，”他说。这次话已到了嘴边。奥琳究竟是怎样把它搞掉的呢？虽然不一定是屠杀，想必和屠杀也差不多。他可以断定那第十六头山羊的下落。

但是他不能永远站在屋子中间一句话不说啊。

他说，“好！你说现在只有十五头山羊？”

“我数的就是这些，”奥琳文诌诌地说。“最好你自己再去数数看。”

如今正是时机——他可以下手了。伸出双手抓住她，死劲一捏，就可以把奥琳捏扁。他可以下手。但是他没下手，而是向门口走去，朗声说：“我现在不跟你多说。”然后他走了出去，好象是在表明，下次再这样，决不客气。

他高叫，“埃勒苏！”

埃勒苏在哪儿，两孩子上哪儿去啦？他们的爸爸有事要问他们；他们已经长大，可以替代替代耳目了。他终于在谷仓的地板底下找到了他们；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拼命爬到地板深处，但他们的急切耳语暴露了他们。他们象两个小罪人似的爬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工程师遗落了一段双色铅笔头。埃勒苏一拾到便追去归还，但是那帮人步子跨得很大，早已到了山上树林中，埃勒苏只好止步不再追赶。他转念一想，他可以留下这支笔呀——能留下该有多好啊！他寻到了小赛维尔，这样，如果这是件亏心事的话，至少有两个人来承担了。于是这一对带着拾物钻进了地板下面。啊，那段铅笔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一支神笔！他们找到不少刨花，在上面画满了玩意儿。他们发现铅笔一头是蓝一头是红，于是他们来回颠倒使用着。一听到爸爸的不停呼唤，埃勒苏便和弟弟咬耳朵说："准是追讨铅笔来了！"他们的高兴劲儿顿时一扫而光，两颗小小的心儿开始怦怦乱跳。弟兄俩爬了出来。埃勒苏立即伸出手递上铅笔；给，在这儿，没弄坏；真懊悔看到了这支笔。

四周一看，不见工程师。他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摆脱掉这样紧张的心情，太快活了。

"昨天有个女人来过，对不对？"他们的爸爸问。

"对。"

"从下面那家上来的女人。你们看见她走的么？"

"看见的。"

"她有没有带一只山羊？"

"没有，"孩子们说。"一只山羊么？"

"她走的时候没带着一头羊么？"

"没有。什么羊？"

艾萨克给搞得莫明其妙。傍晚牲畜归圈时，他又将山羊数了一数——是十六头呀。他再数一遍，再数一遍，连数了五遍。是十六头羊。一头不少。

艾萨克舒了一口气。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奥琳这可恶的

女人，难道连十六也数不清么？他怒狠狠地问她："你搞的什么鬼名堂？这不明明是十六头羊吗？"

"是有十六头吗？"她天真无邪地问。

"是的。"

"那就好啦。"

"你真会数数。"

奥琳好似受了委屈似的轻声说，"既然羊儿都在，谢谢老天爷，你总不能赖奥琳吃掉一只羊吧。总算没事了，算我倒霉。"

奥琳的诡计得逞，艾萨克还被蒙在鼓里，以为一切太平呢。譬如说，他就没想到把绵羊也去数一数。他根本不再费心去数他家的牲口总数。说到底，奥琳也算不得太坏；她多少替他管好了家，看好了牛羊；她只不过是个蠢妇，那是她的最大缺点。让她留下，让她过吧——值不得跟她计较。但是，处于目前的境况，艾萨克真是惨淡凄凉，郁郁寡欢。

又过了几年。屋顶上已长满了青草，甚至于迟盖几年的谷仓顶上也成了绿茵茵的一片。原籍树林的野田鼠早已寻到并迁进了仓房。山雀和其他各种小鸟成群结队地到处飞来飞去；半山坡处的鸟儿更多；连乌鸦也有。更奇怪的是，去年夏天还出现了海鸥——是从老远的沿海一带飞到这荒原的田野里安家落户的。好似远近的一切野生动物都投奔了艾萨克的农场。埃勒苏和小赛维尔初见海鸥时是怎样的呢？啊，这些从遥远处来到这里的鸟儿多么奇怪啊；数目不多，只有六只，都是白的，长得一模一样，在田野里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有时还要啄啄青草。

孩子们问："爸爸，它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因为海上出现了暴风雨，"爸爸说。啊，这些海鸥是多么神秘又多么好看啊！

艾萨克还向儿子们传授了许多其他有益和有用的知识。他们本已到了入学年龄，只因学校远在数英里之外的村里，去不成。每逢星期日艾萨克就给儿子们上启蒙课，但更进一步的教育就不是他这个天生的庄稼汉所能胜任的了；《教理问答》和《圣经》就只好和奶酪一起，置之高阁。从他对待儿子的态度看来，艾萨克显然认为男子汉最好不要书本知识。两个孩子是他的欢乐也是他的福气；他常常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的那些日子，他们的妈妈因为他手上粘着松脂不肯让他碰他们一下。怎知道，松脂是天底下最最干净的东西！固然柏油、山羊奶和骨髓都是上好物品，但松脂，无比干净的松胶却——别提啦！

于是两弟兄便在肮脏邋遢和愚昧无知的乐园中逐渐成长；但他们也有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每逢换洗一新他们也就成了漂漂亮亮的小家伙；小赛维尔健美可爱，埃勒苏则更加文雅懂事。

"天气变化，海鸥是怎么知道的呢？"他问。

"恶劣天气会使它们恶心难受，"他的爸爸说。"但是它们的症状并不比苍蝇更严重。苍蝇有什么症状我不太清楚，可能它们会发痛风或头昏眼花或什么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千万别伸手扑打苍蝇，那会使它的病情更加恶化——记住，孩子们！另一种叫做虻的蝇就不同了，它会自己死去的。到了夏天，忽然一天它出现了；但忽然一天它又不见了，那就是它的末日已到。"

"它是怎样死法呢？"埃勒苏问。

"它体内的脂肪一变硬，它就躺下死去了。"

他们每天都学习到新的知识。譬如说，从高处的一块岩石上往下跳，要保持好口里的舌头位置，不能让牙齿咬住舌头。当他们长大了，想在上教堂时让身上散发出清香时，知道用长在半

山坡的艾菊把满身擦遍就行。爸爸简直是个富有聪明智慧的人。他给孩子讲解有关各种石头的知识，如燧石之类，为什么白的石头要比灰的石头硬；每逢找到一块燧石，他一定要将它做成打火器并用它打火。他又给他们讲有关月亮的知识，为什么当你能用左手在月的空缺处捏成拳头就是上弦月，而能用右手在月的空缺处捏成拳头时便是下弦月。记住，孩子们。有时，艾萨克也会讲得离题太远，而且越讲越玄妙。有一天他宣布，骆驼进天堂要比一个人穿针眼更艰难。另一次，讲到天使的荣耀时，他解释说，星星是嵌在天使的脚后跟而不是在他们的平钉靴上的。良好而朴实的教育对于住在深山老林的人来说非常适合；村里的教员们听了可能笑断肚肠，但艾萨克的儿子们认为这对于他们的精神生活很有好处。他们受教育受训练就是为了适应他们自身的小小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呢？秋天是宰牲口的季节，孩子们既想看个究竟又感到心里害怕，又为将死的牲畜伤心。艾萨克一手执着牲口，一手准备砍下去；奥琳在一旁搅动兽血。长着胡须又很懂人事的老山羊被领出来了；孩子们躲在犄角上偷望。"可恶的冷风又吹痛了我的眼睛，"埃勒苏转过脸去揩眼泪。小赛维尔更是公开地哭了出来，忍不住叫着："唷，可怜的老山羊！"山羊被宰了以后，艾萨克走到他们面前，这样教导他们说："牲口被宰杀的时候，千万别站在旁边说'可怜，可怜'。你的怜恤会使它们更倔强更难宰杀。记住！"

岁月如流，几年过去了，现在又快到春天。

英格尔写来家书，说她一切安好，在那里学到不少技艺。她的小女儿也已长大，因为她生在十一月十五号，所以起名为丽俄波尔婷。她精通各种手艺，抽丝刺绣和钩针编织都是能手，而做亚麻布和帆布衣物更是技艺超群。

尤其出奇的是这封信完全出于英格尔本人的手笔，拼字书写都是她亲自动手。艾萨克的文化有限，看不懂信，只好拿到村里请一位店员念给他听。他却一听就牢牢记住；回到家里时，信的全部内容已熟记在心。

现在他极为严肃认真地坐在桌首，展开信纸，高声念给两个儿子听。他很想让奥琳也看看他念起信来是何等流畅，但是他对她连一句话也没直说。他读完之后说："你们瞧瞧，埃勒苏和赛维尔，这就是你们妈妈亲笔写来的信，看她学到了多少本领。就是在那里的你们的小妹妹也比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要懂事得多。记住！"两个男孩听得出神，静静坐着不动。

"真了不起，"奥琳说。

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以为英格尔是在讲假话？还是她认为艾萨克没念准确？奥琳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说些不明不白的怪话，真猜不透她的心思。艾萨克决定不睬她。

"孩子们，等你们妈妈回家以后，你们也要学写字，"他对孩子们说。

奥琳移了移吊在壁炉旁烘干的几件衣服，移了移一只水壶，又移了移衣服，总之是忙个不停。同时她一直在动着脑筋。

"家里样样都好到这个程度，"她终于说。"我看也该买包咖啡了。"

"咖啡？"艾萨克脱口问了一句。

奥琳心平气和地说："到目前为止，我时常用自己的钱买一点，但……"

对艾萨克说来，咖啡是幻梦中和童话中的东西，是一道彩虹。当然，奥琳是在胡言乱语。他没生她的气，没有；但是，尽管他思想迟钝，却终于忆起她和拉普人交换东西的往事，他恨恨地说：

“对，我给你买咖啡，一定买。只买一包咖啡吗？怎么不要一磅呢？既然要买，干脆就买一磅。”

“艾萨克，用不着这样对我说话。我兄弟聂尔也买得到咖啡；下面布里达布立克他们家也有咖啡。”

“对，他们就是没有牛奶。他们家一滴牛奶也没有。”

“那有可能。但是你既然这样知书识字，读起信来又是那样不费吹灰之力，你总该知道咖啡是家家必备的东西吧。”

“你这混帐女人！”艾萨克说。

奥琳气得往下一坐，但不肯住口，又说：“说到英格尔，如果你允许我大胆说一句……”

“爱说什么你就说吧，反正对我都是一回事。”

“她不定哪天就要回家了，学会了各式各样的本事。说不定还挂珠链戴插羽毛的帽子？”

“不错，可能。”

“不错，”奥琳说，“她变得这样讲究，这样时髦，应该谢我才对。”

“谢你？”艾萨克又是脱口而出。

奥琳谦逊地答道：“对，是我用了小小的计谋，她才出了门的呀。”

艾萨克气得哑口无言；他张口结舌、目瞪眼呆地坐着。他没听错吗？奥琳坐在那里的神态就仿佛她什么话也没说过。没办法，艾萨克和奥琳斗嘴皮子，总是一败涂地。

他满怀恶念地一甩膀子走出屋子。奥琳，这个靠着邪恶发福的畜生——他为什么不在第一年里就扭断她的脖子？他一面想着一面力图使自己振作起来。他能做到这点——他？但他不能做！没有更好的人了。

接着就发生了一件荒唐事。艾萨克走进牲口棚将山羊数了一数。老羊小羊全部都在，数目正好。他接着又数了奶牛，一头猪，十四只雌鸡，两头小牛。“啊，我怎么忘了数绵羊啦，”他自语着；他又去数绵羊，还装作十分着急惟恐又少掉一只羊的样子。其实他早就知道他少了一头绵羊；他为什么至今不露声色呢？是这么一回事。上次奥琳骗他说不见了一头山羊，害得他大闹一场，但结果并无其事。在他和奥琳之间的冲突中，每一次总是以他的失败告终。后来，到了宰牲口的秋季，他立刻看出少掉的是一头母绵羊，但是他当时没有勇气跟她算账，而且，一直不曾有过勇气。

但是今天，他，艾萨克，要翻脸了。这一次他可被奥琳气坏了。他把绵羊复数了一遍，扳着指头大声数了一遍——如果奥琳碰巧在外面，让她听见正好。他还大声数说了奥琳不少坏话——她养羊肯定用的是新方法，怎么羊给她一养就会养得无影无踪啦——眼下就有一只母羊完全无影无踪啦。她是个十足的贼女人；她也许有数！啊，他真的希望奥琳就站在外面听到这些话，让她惊惶一下。

他大踏步走出牲口棚，走进马厩数过了马；从那里他就要走进——走进屋里去跟她发作一场。他走得飞快，身上的衬衫向外鼓出，很象一件怒不可遏的衬衣紧跟在他的身后。但是，正从窗玻璃里向外望的奥琳却象没事人一样；然后，她从从容容、泰然自若地手拎两桶水从门内出来，要向牛棚走去。

“那头扁耳朵母绵羊给你弄到哪儿去啦？”他问。

“什么母绵羊？”她问。

“要是它在这里两头羊羔也该产下来了。你把它们弄到哪儿去啦？它一向是一胎下两羔的。你一搞就搞掉了我的三头

羊，你懂吗？”

奥琳被这个指控吓得魂不附体；她摇晃着脑袋，双腿象要融掉似的——差一点就要摔倒跌伤。她不停地转着念头；她的急智一向是为她消灾除难的；这回也不应该失灵呀。

“唷，”她安详地说，“我既会偷山羊又会偷绵羊，是吗？请问，我偷那么多羊有什么用？我想我总不至于一个人把它们全部吃掉吧？”

“你偷它们有什么用，你自己最清楚。”

“哼！就好象我在你们家肉、饭吃不饱还要偷嘴似的。不过我把话说在这里，这些年来我还没馋到这种地步。”

“那么，你把我的羊搞到哪里去啦？给奥珊德尔拿去了吗？”

“奥珊德尔？”奥琳气得放下水桶一抱双手说：“但愿我不要承担更多的罪责！你在讲些什么呀，老绵羊小羔子什么的？你是说那头扁耳朵山羊吗？”

“你这混帐女人！”艾萨克转身要走。

“你呀，艾萨克，我说你也真是天下少有……你看你家里什么没有，成群结队的绵羊、山羊，统统养在自己的家畜棚里，你还不知足。我怎能知道你现在所追问的什么老绵羊小羊羔？你应该感谢那世世代代大施怜悯的上帝，真该谢谢他。现在是夏季，过不了多久就是冬天，又是产羔季节，那时又会加出三倍。”

啊，奥琳那个女人！

艾萨克象老熊似地哼哼不绝地走开了。他一头想，一头自己痛骂自己。“我没在第一天就弄死她，真是笨蛋，真是蠢货，臭狗屎！不过，为时还不太晚；姑且等等，她要去牛棚，让她去好了。今天夜里不方便，等到明天早晨，明天早晨才是时候。一下子损失了三头羊！她还有脸提什么咖啡！

第　十　章

第二天是注定时来运转的大好日子。农场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吉斯勒。荒原上的夏季尚未开始，但尽管道路难行，吉斯勒仍然徒步走上山来；他脚上登着亮灼灼的高价方头高统靴，手上戴着黄手套，看上去仪表堂堂；还有一个村夫替他提着东西。

其实，他上山来的目的是要向艾萨克收买高山里的一块地皮——一个铜矿。要讨价多少呢？另外，他还顺便带来了英格尔的口信——英格尔，好样儿的姑娘，人人喜欢她；他到特隆金去过一趟，看到了她。“艾萨克，你这里又新盖了房子。”

“对，可以这么说。你见到英格尔啦？”

“你那边盖的是个什么？自己造了磨坊，对吗？自己的麦子自己磨？好极，好极。从我那回来过以后你又开垦了不少地。”

“她好吗？”

“呃？哦，你说你老婆！——好，好，她身体很不错。我们到隔壁房间去。我将原原本本和你谈谈。”

“房间还没整理好，”奥琳抢着说。奥琳不愿意他们进房说话，自有她的小心眼儿。

他们还是进了小房间而且关上了门。奥琳立在厨房里一句话也听不见。

吉斯勒坐了下来，用有力的大手往膝盖上一拍——这就是他——艾萨克命运的主宰。

“你那块有铜矿的山林还没卖给人吧？”他问。

“没有。”

“很好。我本人要买它。是的，我见到了英格尔，还见到了另外一些人。我敢说她很快就可以回家——她的案子已经上奏了国王。”

“国王？”

“正是国王。我到监牢去跟你妻子谈过一次话——当然是通过人情安排的约会，那没有多大难处——结果我们谈了一段老长的时间。‘好啊，英格尔，你过得怎样？还好吧？’‘哦，我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想回家吗？’‘想的，我不能说我不想。’‘你不久就可以回家了。’让我告诉你这一点，艾萨克，英格尔是个好姑娘。她没有哭哭啼啼，连一滴眼泪也没淌过，总是笑嘻嘻乐呵呵的……顺便告诉你，他们将她的豁嘴也动过手术给缝好了。我说，‘那么，再会啦。你在这里不会等太久的。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接着我就去拜会狱长——当然他接见了我，那一点毫无困难。我说，‘你们这里关了一名女犯，她家住赛兰娜，名叫英格尔。她应该获释回家。’他说，‘英格尔么？对，有的。她为人可好啦——可惜我们无法关她二十年。’我说，‘嗯，你别想关她啦。她关在这里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他说，‘太久了么？你知道她是为了什么案子关进来的？’我说，‘我是她那里的区长，她的案情我全部了解。’他说，‘哦，那么请坐。’当然，他这样措辞是十分恰当的。然后狱长说，‘我们这里对于她以及她的小女儿都是竭力照顾的。原来她是贵区的人。我们已经帮助她买上了一架缝纫机；这里，从下到上的工艺车间她都走遍了；我们教会了她不少本事——织布、家务、染色、裁剪等等。你说她在这里已经关得

太久了么？’嗯，关于这一点的答案我是早有成竹在胸的，但我暂时不说，等以后再讲，我只告诉他案情复杂混乱，需要复查；如今，刑事法刚改革过，她说不定已经释放出来了。我又将兔子的事讲给他听。狱长说，‘什么兔子？’我说，‘就是一只兔子。为了这只兔子，她生下的孩子是个豁嘴。’他笑着说，‘噢，是这样。你是不是认为他们应该为此对她表示更多的宽容？’我说，‘他们一点都没有宽容，因为这一情况根本提也没提过。’‘嗯，总算还不是太糟糕。’‘对她来说，已经是够糟的了。’他说，‘你相信兔子就会有那么大神通么？’‘有关那一点，兔子是不是有那么大神通，我现在暂时不谈。问题是，一只兔子出现在一个怀有身孕的有兔唇的女人面前会引起什么样的恶果。’嗯，他把我的话考虑了一会儿，最后他说，‘嗯，有可能，有可能。但那和我们无关呀。我们的职责是收管所送来的犯人，而不是更动犯人的刑期。按照对英格尔的判决，她的刑期还没满。’

“这时，我就向他提出我早就准备好的观点了。我说，‘首先，在把她解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有严重的疏忽。’‘严重疏忽么？’‘是的，第一点，她有孕在身，根本不应该跨州过府将她押解到此。’他紧张地看着我说，‘对，那是十分正确的。但你要知道这与我们无干呀。’我说，‘第二点，她断然不应该在牢监里关了两个月而当局尚未注意到她的妊娠情况。’我看得出，这一点戳中了他的要害；他好半天一言不发，最后才说，‘你是奉命来了解情况的么？’我说，‘是的，我是奉命来的。’哈，这一说，他就转口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如何喜欢她，又把他们教会她的本事以及照顾她的情况，重新对我讲了一遍——他说他们还教会了她写字。小女儿也寄养在狱外一户规矩人家等等。然后，我就将英格尔走后家里的苦况对他讲了。家里留下了两个孩子，只有一个保姆

照顾，等等。我说，'她丈夫交给我一份申诉书，让我呈示有关方面，看是否可以彻底翻案或提出特赦申请。'狱长说，'让我看看那份申诉书。'我说，'行，我明天探监的时候带来。'"

艾萨克坐在那里简直听呆了——就象是听来自外国的一篇动人的神奇故事。他双目牢牢盯住吉斯勒的嘴。

吉斯勒接下去说："我立即回到旅馆写好一份申诉书；你要明白，全是我写的，只不过签上你的名字'艾萨克·赛兰娜'而已。你别以为我说了他们监狱管理不善的什么坏话。一个字也没提。第二天我将文件带了去。我一进门，狱长就说，'请坐，请坐。'他将我写的东西通读了一遍，不时地点点头，最后说：'好极，好极。要将案子全部翻过来是难以办到的，但……'我说，'等一等。我还有另一份补救的文件。'你知道，我这下抓住了他的要害。他连忙说，'嗯，从昨天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申请特赦还是很有理由的。'我问，'申请特赦会得到狱长的支持么？''当然，当然；是的，我一定竭力推荐。'然后我就向他鞠躬致谢；我说，'果然如此，那特赦就当然毫无问题了。我代表一名受害妇人和一个遭难家庭向你道谢。'接着他说：'有关她的这一案子，我看区里也不必再作进一步的申诉了。你认识这个妇人——那就行了。'当然我十分明白他为什么想悄悄了结此案，因而我也就顺水推舟说如果再要继续收集材料只会耽搁司法的过程……

"好了，艾萨克，这就是前前后后的经过。"吉斯勒看看手表。"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你能和我再到山上铜矿那儿去一下吗？"

艾萨克是个石头人，木头人；要他立即改变话题谈别的事简直是办不到的；他满脑子仍然想着刚才的谈话，还有许多不明白的事，于是他开始提出这个那个问题。他得悉要求特赦的申请

书已经上呈国王，可能在第一轮国务会议中的某次会议上就做出决定，他说："这真是奇迹！"

接着吉斯勒带着随从和艾萨克一同进山了，并且在山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吉斯勒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沿着铜矿脉的地势踏遍了一片广阔的土地，并且划出他所要买的一块地的范围。他一会儿走在这里，一会儿走在那里，处处都有他的足迹。尽管行动匆促，但他可不笨；尽管鉴定迅速，却很正确。

他们收集了满满一麻袋的矿砂样品，重新返回农场。他一到家就取出纸笔坐下书写。然而他并不专心埋头书写，而是边写边谈。"嗯，艾萨克，我现在给你的地价数目不会太大，不过二百块钱是有的，而且当场付讫。"他接着写下去，又说，"提醒我一声，我临走前要看看你的磨坊。"他偶一抬头看到了织布机上的红蓝画迹，便问："那是谁画的？"原来是埃勒苏画的一匹马和一头山羊；由于没有画纸他就用那支双色铅笔在织布机和其他有木头的地方乱画一气。"不坏么，"吉斯勒说着，送给埃勒苏一枚角币。

吉斯勒写了一会又抬起头来说，"不久之后还要有人上来买附近的土地。"

他的随从接口说，"已经开始有人买了。"

"噢！那会是谁呢？"

"嗯，第一家是贝莱德家，他买了下面叫作布里达布立克的一块地。"

"他——啵！"吉斯勒不屑地哼了一声。

"除他之外买地的还有一两家。"

"那些人是否有本事值得怀疑，"吉斯勒说。一抬眼他看到屋内有两个男孩，他一把抓住小赛维尔的手也给了他一枚角币。

吉斯勒真是个了不起的人。顺便说起，他这时眼睛开始露出倦意，眼圈也微微发红了。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睡眠；有时饮过烈酒也会发生同样现象。但看来他的豪兴丝毫未减；而且尽管他写一会谈一会，无疑他始终是在想着他的文件，因为他霍地拈起了笔又写下一张。

最后他看上去已经全部写好。

他转身对艾萨克说："嗯，象我说过的，这一笔交易不会马上让你成为富翁。但以后还可能有好处给你。我们得谈妥，这样你以后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不管怎样，我现在可以先付你二百块。"

艾萨克对于这桩买卖根本莫明其妙，但二百块大洋无论如何是件奇迹，而且是一笔难以相信的大数目。当然，他现在能得到的只是一张纸而不会是现金，但那也随它去吧。艾萨克的脑子里现在正转着别的念头。他问：

"你认为她可以得到特赦么？"

"呃？哦，你的老婆！嗯，如果村子里有电报局，我就会打个电报到特隆金去问问她是否已经获得释放。"

艾萨克听人说起过电报这玩意儿，神奇的东西，就在平凡的大地之上竖起一根根高高的杆子，拉上一根根线。一提到它好似动摇了他对吉斯勒一番天花乱坠的话所产生的信心。他惶惶不安地问："万一国王不答应怎么办？"

吉斯勒说："若然如此，我就向国王呈上我的补充材料，全部事件的原原本本的经过。那样他们就必须释放她了。那是毫无疑问的事。"

然后他就将写好的购地合同读了一遍。先付现钞二百元，以后矿山出产品时，或者，最后再将铜矿进一步转卖时，都可享

受极高的分成。"请在这里签名。"吉斯勒说。

艾萨克心里很愿意立刻就将名签上，但他可不是一个读书人；他一辈子最多只在树皮上刻过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而已。但是那个可恶的奥琳正在旁边侧目而视；他拿起了钢笔——该死的，这么轻；真难使——好不容易转准了笔尖，终于写——写下了他的名字。接着吉斯勒又添了几笔，大概是一条注解，最后他的随从也以证人的身份签了字。

成交。

但是奥琳还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她现在的确是呆若木鸡了。要出什么事了呢？

艾萨克在字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自觉得意，不免带着几分庄严的口吻说："奥琳，摆桌子开饭。"又对吉斯勒说："没有什么好的招待。"

吉斯勒说："饭菜好香。上等酒肉。给，艾萨克，这是你的钱！"吉斯勒掏出皮夹子——厚鼓鼓的——从里面抽出两叠钞票，搁在桌上。"你点一点数。"

没有一个人动，也没有一个人吭声。

"是，好的，"艾萨克惊喜得神魂出窍，咕哝着说："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真是——我又没向你讨，也不会向你讨的。"

"那一叠应该是十张十块的，这一叠是二十张五块的，"吉斯勒打断他。"我希望不久之后你还可以分到比那多得多的利益。"

直到此刻奥琳才从一阵迷惘中清醒过来。令人惊叹的事到底发生了。她把饭菜摆到桌上。

翌日清晨吉斯勒到河边看了磨坊。地方很小，而且建筑简陋；对，是给矮人、侏儒用的小磨坊，但出自一个男人之手，也算得上结实、顶用了。艾萨克领着客人又溯河而上，看了准备加

以利用的另一处瀑布；如果上天保佑他身强力壮，他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利用水力运转的锯木坊。“唯一伤脑筋的是离开学校太远，”他说，“我不得不在村子里找地方让他们寄宿。”但一向主意多的吉斯勒认为那一层用不着担忧。“这一带买地皮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他说。“不用多久就会开办学校了。”

“对，那可能，但到那时候我的儿子都已经长大了。”

“嗯，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到下面村子里的一个农场上去呢？你可以驾车将孩子和一些食物送下山去，隔三个星期再接他们上山——然后就隔六个星期再接回来；这一点你肯定办得到吧？”

“对，或许这也是一个办法，”艾萨克说。

咳，要是英格尔回了家，那就一切都好办了。他有房子有地有粮食有各式各样高贵物品，还有大笔钱；他还有充沛的精力，简直和铁钉一样坚硬。健康和体力——对，一个男人的健康和体力，在各方面都是旺盛的、未损的、未亏的。

吉斯勒走后，艾萨克开始想入非非。对呀，他们一家的大恩人吉斯勒临别时不是说过他要尽快地打一份电报来报信吗？他说过：“两星期后你可以到邮局去一趟。”单这件事儿就非同小可。艾萨克立即动手在马车上加了一个座位。当然，是个活动座位，用车拉肥时可以取下，而有人要乘车时再装上。座位做好之后，看起来太白太新，必须油漆得稍为暗淡点。这么一来，事情就多起来啦！首先，整个房舍必须粉刷一新。其次，他多年来一直想盖一座兼带桥楼用来堆放谷物的谷仓。他还思谋着要完成架立锯木坊的工作，要把自己的耕地全部圈围起来，还要造一条泛行于山中湖上的木船。他想要做的事情许许多多。但尽管他大干苦干、难以相信地蛮干——但时间不饶人怎么办？时间——

时间过于短促了。不知不觉就到了星期天，然后眼一眨又到了星期天！

无论如何，粉刷必须要做；那是已经决定而且断然要做的。一座座灰遢遢、光溜溜的房子立在那儿——就象一些只穿着汗背心的房子。农忙之前还有一部分时间；春季尚未到来；嫩芽虽已吐出，但地面上仍有霜冻。

艾萨克带了几十只鸡蛋下山，到村里卖掉，买回了涂料。这批涂料只能刷一座房子，于是谷仓就被刷成了大红色。第二次他买黄褐色涂料，用来粉了正屋。奥琳每一天都口里咕着："对嘛，我早就说过的，这里一定会漂亮华丽起来的。"对，奥琳肯定猜到她在赛兰娜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尽管她个性倔犟坚强顶得住，但心里总难免有辛酸之感。艾萨克也不再设法跟她算往日旧账了，即使到后来家中的东西被她连偷带拿搞去不少。他送给她一头小羊，她毕竟在他家服务多年，而且报酬不多。奥琳待孩子们不能算坏；她不是严厉和过分古板的那么一种人；而是有带好孩子的一套本领；听孩子的话，并多少随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孩子们在她做奶酪的时候来到身旁，她会给他们尝上一小块，如果他们某个星期天要求不洗脸，她就放过他们。

当艾萨克将所有的墙壁都粉过了第一遍之后，他又到村里买回他所能携带的大量涂料。他前后一共粉刷了三道，所有的窗框和角角落落都刷成了白色。如今他回家时向他半山腰的房屋看去，就仿佛是看到了一座神仙的宫殿。有了人烟的荒野简直辨认不出了，这地方受到了上天的祝福，生命从长时期的梦想中出现了，大人在那里生活，儿童在屋前屋后嬉耍。高大而亲切的树林舒展延伸，高耸入云。

但艾萨克最后一次下村购买涂料时店老板交给他一个印有

纹饰的蓝信封,还要他付五斯凯林。这是邮局送来的一份电报,是吉斯勒区长打来的。上帝祝福吉斯勒,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用短短几个字报告了英格尔获得释放的喜讯:"归期在即。吉斯勒。"他一见到电报,仿佛整个店堂天旋地转了起来,而店里的人们也忽然远远离开了他。艾萨克不是听到而是感到自己说了声:"老天爷! 赞美上帝,感谢上帝。"

店老板说:"如果她及时离开特隆金,那么她至迟明天就可以到达这里。艾萨克说,"喔!"他等到了第二天。邮差从汽船停泊的浮码头取回了邮件,但未见英格尔到来。店老板说,"她今天不到,那就要等到下星期才能到了。"

这样也好,说到底,等候几天的时间是有的——艾萨克要做的事情反正很多。他应该完全忘其所以把田地荒着不管么?他转回家中,开始用马车运肥。很快将肥运完。他用铁棒捣土,发现冰冻正在一天天消失。眼下太阳硕大、炽热,冰雪融化了,到处发出了嫩芽,牛羊也出来啃青了。有一天艾萨克犁好地,过了几天,他播下了麦种,又种下了土豆。嗨,孩子们也象天使般在种土豆了,他们都有一双多福的小手,他们的爸爸除了观赏之外还能做什么?

然后艾萨克将马车拉到河边洗刷得一干二净,装上了座位。他跟儿子们讲了他要出门去的事情,说他必须下山到村子里去一趟。

"但你不是走路去么?"

"今天不走路。我今天心血来潮要乘马车下山。"

"我们不能也跟着去吗?"

"这一次你们得乖乖地呆在家里。你们的亲妈妈就快要回家了,她会教给你们很多本领的。"

埃勒苏一心一意要学本领；他问："爸爸，你在那张字据上签名时——有些什么感觉？"

"唔，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就好象手里是空的一样。"

"它不会象在冰上一样从你手中滑掉吗？"

"什么东西滑掉？"

"你写字的那支笔啊。"

"对，那支钢笔。你慢慢会知道，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握得住它哩。"

但是小赛维尔所想的却是另一码事；他不参加钢笔的谈论，只想乘一趟马车；马还未套上，他已在座位上坐定，然后便在一辆无马的马车上，以最快的速度驾驶起来。爸爸见状，只好让他们弟兄两人坐上车，而且驱车在大路上跑了好长的一段路。

第十一章

艾萨克驱车一直到荒原上的一个小湖边方才勒马停住。荒原上的一汪湖水，黑洞洞的深不可测，小小的湖面平静如镜；艾萨克知道它的用处；他一生中从未照过别的镜子，要照就是荒原上的湖面。瞧今天身穿大红衬衫的他多么漂亮整洁；现在他掏出一把剪刀来剪胡须。好一个爱虚荣的粗汉；他是不是打算剪掉他已蓄了五年的硬须而立刻将自己弄得漂亮起来？他对着水上明镜不断地剪去。当然，他原可以在家里剪好胡子，但是他觉得当着奥琳的面太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穿上大红衬衫已经是够难为情的了。他不断地修剪着，大量的胡碴儿落进了他的专用镜里。那匹马儿终于等得不耐烦了，朝前走动起来；艾萨克不得不将就了事，站起身来。果不其然，他觉得年轻多了——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也觉得轻巧多了。艾萨克继续驱车，赶到了村里。

第二天邮船靠岸。艾萨克爬上店老板码头附近的一块岩石巅上向外眺望，但仍然未见到英格尔。旅客中有大人有儿童——上帝啊——就是不见英格尔。他本来是坐在岩石上躲在背后观看的，但如今已用不着躲躲藏藏了；他下了岩石走到轮船那里，只见一桶桶一箱箱的货物正在陆续滚动上岸，人们和邮件袋也陆续下船，但仍然不见艾萨克专程来接的人。啊，那边有人——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已经高站在浮码头的入口处，但这个

妇人要比英格尔好看——尽管英格尔也不难看。什么——怎么着——那正是英格尔！艾萨克一面“哼”了一声，一面三脚两步地奔上前去迎接他们。招呼：“你好啊，”英格尔伸出手来说；手有点冷，由于旅途劳顿面色有点苍白，而且半路上还生了一场病。艾萨克愣愣地站在那儿；最后他才说：

“嗯，今天天气真不错。”

“我早就看到你了，”英格尔说。“但是我不想跟大伙儿一道拥挤上岸。你是今天才到村里来的么？”

“对，是的。嗯。”

“家里人都好吗？一切都平安吗？”

“好的，谢谢你。”

“这是丽俄波尔婷；她一路上倒比我更能顶得住。这是你爸爸，丽俄波尔婷，来，好好握握手吧。”

“嗯，”艾萨克感到怪不自然——嗐，忽然之间他好象成了她们的陌生人。

英格尔说：“你到船上去看看，如果有架缝纫机，那就是我的。另外还有一只箱子。”

艾萨克如释重负，二话没说就上船找箱子去了；船员们将箱子指给他看了，缝纫机却遍寻不着；英格尔不得不亲自上船来找。这是一个形状奇特的漂亮箱子，上面罩着圆盖；还有一个可以提拎的手柄——这便是那些地区的缝纫机！艾萨克将箱子和缝纫机扛在肩上，转身对妻子女儿说：

“我把这两样东西搬上去，马上再来接她。”

“来接谁？”英格尔带笑问。“你以为象她那么大一个小姑娘还不会自己走路么？”

他们一齐走到艾萨克停放马车的地方。

"你又买了匹新马啦？"英格尔说。"你还买了个带座位的马车？"

"这是很自然的嘛，"艾萨克说，"我要说的是：你们不想吃点儿什么吗？我已经带了些现成的干粮。"

"我们走一段路再说吧，"她说。"丽俄波尔婷，你一个人坐能行吗？"

但是她爸爸怎么说也不放心她独坐，怕她摔下来跌到车轮下面去。

"你跟她坐在一起吧，你自己赶马。"

于是马车起动了，艾萨克跟在马车的后面。

他一面走一面打量着车上的母女俩。那便是英格尔，服装奇特，但又漂亮动人；现在没有裂唇了，只有在上唇处留下一个小小疤痕。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她开口时不再发出嘶嘶的声音；她说起话来口齿清清楚楚。她的乌发上还包着一块灰红二色带穗的头巾，简直漂亮极了，她在马车座位上转过身来，对他说：

"可惜你忘了带条皮毯来；天气寒冷，到晚上孩子怕吃不消。"

"她可以披上我的茄克衫，"艾萨克说。"我们进了树林之后，那里就有我留在那里的一条毯子。"

"噢，你在树林里放了一条毯子么？"

"对。我没带下来，惟恐今天又接不到你。"

"嗯。你刚才怎么说的——两个儿子都很好。"

"好，多谢你。"

"我想他们都大了吧？"

"对，那是真的。他们已经会帮着种土豆了。"

"噢！"妈妈摇头笑着说，"他们已经会种土豆啦？"

“怎么不会，埃勒苏帮着做这样，小赛维尔帮着做那样，”艾萨克得意地说。

小丽俄波尔婷嚷着要吃东西。嘿，漂亮的小妞儿，高坐在马车上的一个小不点儿！她说起话来声音是那样好听，从特隆金那里学来的口音又是那样特别。有时候还得英格尔从中当翻译。她的容貌和哥哥们的一样，都有象妈妈一样的褐色眼睛和鹅蛋脸。是的，他们都象妈妈，而且幸亏如此！艾萨克见到他的小女儿，见到她的小小皮鞋，长统的细毛线袜和短外套，感到一阵腼腆；她迎见她那素未谋面的爸爸时行了屈膝礼还向他伸出小手。

他们进入树林后，停下车来休息吃饭，也给马喂了料。丽俄波尔婷一面吃，一面在石楠丛中到处走动。

英格尔看着丈夫说，“你没有多大改变。”

艾萨克眼睛瞟着别处说，“你是这么想么？但是你变得这么神气时髦了。”

“哈哈！不，我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她打趣说。

现在谁也看得出艾萨克是完全慌了神了，他无法镇定自若了，而只是冷淡、腼腆，仿佛是自惭形秽。他妻子现在该有几岁啦？她不可能小于三十岁——那就是说，她当然也不会大于三十岁。艾萨克尽管已经在吃着东西，却忍不住又拔了一根草棒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为什么——你要吃草啊？”英格尔笑着问。

艾萨克甩掉了草棒，吃了一大口食物，走到大路上，拎起马的两只前蹄，高高举起，让它用后蹄直立了起来，使英格尔大为惊愕。

“你那是干什么？”她问。

“哦，因为它很调皮捣蛋，”艾萨克说着，将马放了下来。

他那么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许是为了掩盖他的尴尬心情。

他们继续前进，三个人都挨次在路上走了一段路，然后他们抵达了一处新的农场。

“那边是什么？”英格尔问。

“那是贝莱德买的农场。”

“贝莱德吗？”

“他这地方叫做布里达布立克。这里有宽广的荒原，但林木稀少。”

他们一面谈着一面驾着马车驶过了农场。艾萨克注意到贝莱德的马车仍然停放在露天里。

现在孩子困倦欲睡了，艾萨克轻轻地抱起她来走着。他们走啊走啊，丽俄波尔婷不久就沉沉入了睡乡。英格尔说：

“我们用毯子将她包起来放在马车里吧，让她爱睡多久睡多久。”

“车子颠簸得太厉害，她吃不消。”艾萨克不听，继续抱着她走。他们越过了荒原，重新进了树林。

英格尔“吁”了一声将马停住。她从艾萨克手中接过孩子，叫他搬动箱子和缝纫机，在马车底板上腾出一块地方将丽俄波尔婷安置在那里。“颠吗？一点也不颠！”

艾萨克把东西摆摆舒齐，用毯子把女儿盖好，将自己的茄克衫折叠好枕在她的头下，然后再驱车前进。

夫妻俩一路上谈谈说说。太阳要很晚才落山，天气相当暖和。

英格尔问：“奥琳她睡在什么地方？”

“小房间里。”

“喔！孩子们呢？”

“他们在大房间里有一张大床。那儿一共两张床，就跟你走以前一个样。”

“看看你，”英格尔说，“我看得出你跟过去完全一个样。这两个肩膀，在这条路上又不知扛过了多少重东西，看来仍不比当年差劲。”

“嗯，可能是吧。我要说的是：你这么多年在那里过得怎么样？还受得住吗？”嗳，艾萨克现在正是柔情一片的时候；他口里问她，心里却在犯疑。

英格尔说：“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更加情意绵绵地谈着心，艾萨克问她是否走累了，要不要上车来坐一会。“不要了，谢谢你，”她说。“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一回事，自从船上得病之后，我时时刻刻觉得肚皮饿。”

“怎么不早说，你现在想吃点什么吗？”

“想，能将车稍停一会儿吗？”

嗳，那个英格尔，也许她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艾萨克。她要他再吃点东西；上一餐他嚼草棒，根本没把饭吃好。

傍晚，天色光亮，气候温暖，他们距离家门只剩下几英里的路程；他们再一次坐下吃东西。

英格尔从她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包，说：

“这是我给孩子买的几样东西。我们到树林里去看，那里暖和些。”

他们越过一片地走进了矮树林，她在这里将带来的东西一样样指点给他看。给孩子们用的带扣背带，在每页上端印着供

临摹的字样的临摹本，每人一支铅笔，每人一把小折刀。她自己还有一本头等好书，"瞧，书上还有我的名字。是本祈祷书。"这是狱长赠给她的纪念品。

艾萨克默默欣赏着每一样东西。她取出一包小硬领圈——都是丽俄波尔婷的。最后拿出一条闪光的黑围巾送给了艾萨克。

"这是给我的？"他说。

"对，送给你的。"

他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摸着。

"你说好看吗？"

"好看——那还用说，我戴了这种围巾全世界都可以去得。"

但艾萨克的指头太糙，括住了这奇特的绸子。

英格尔的一些东西都看遍了。但是当她将东西又全都包好之后，她仍然坐着不动；他从她坐的姿势中可以看到她的大腿，可以看到她的大红边长统袜。

"嗯，"他说。"我猜，这是城里的时髦袜子吧？"

"毛线是从城里买的，但织是我自己织的。织得太长了——一直过了膝盖——你瞧……"

过了片刻之后她听见她自己在窃窃耳语："哦，你呀……你还是老样子——跟过去一式一样！"

这次停顿之后他们继续驱车上路，由英格尔执鞭。她说，"我还买了一包咖啡。但今儿晚上吃不到嘴了，因为咖啡还没有烘过。"

"今儿晚上根本没有吃咖啡的必要，"他说。

一小时后太阳西沉，天气转冷。英格尔下车步行。他们一齐将丽俄波尔婷的毯子盖盖严，见她睡得正沉，相视而笑。夫妻

俩在路上谈谈说说。听到英格尔的声音令人喜悦；如今谁说话也不能比英格尔更清晰了。

“我们过去不是四条牛吗？”她问。

“现在不止了，”他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有八条牛。”

“八条牛！”

“那就是说连公牛在内。”

“你有没有出卖过白脱油？”

“卖过，还卖过鸡蛋。”

“什么，我们现在养鸡了吗？”

“当然养啦。还养了一头猪。”

英格尔听到这些消息，惊喜得忘乎所以，不由“吁”的一声停住了马。得意非凡的艾萨克，决心让她索性大喜一下，又接着讲了下去：

“那个吉斯勒，你还记得他么？不久之前他上山来过一次。”

“噢？”

“我卖给他一座铜矿。”

“喔！什么——一个铜矿？”

“对，产铜的矿。在河北面的山里头。”

“你——你是说他付钱给你啦？”

“对；他付了。吉斯勒是那种买了东西就一定要付钱的人。”

“那么，你得了多少钱？”

“嗯，说了你不会相信——共收了二百块。”

“你得了二百块！”英格尔大叫着，又“吁”的一声停了车。

“对，我得了二百块。而且我的地价也早就付清了，”艾萨克说。

“啊——你真是个天下少有的奇人，不假！”

的确，看到英格尔惊喜交加，而且使她成为一个富人的妻子，着实叫艾萨克感到万分高兴。他也没忘记补充说明他既不欠商店的钱也没有任何其他债务。而且不但吉斯勒的二百块钱他分文未动，另外——他还有为数一百六十块的一笔存款。对，他们应该感谢上帝！

他们再度谈到了吉斯勒，英格尔详谈了他出力帮助她获得释放的经过。看来，他办这件事并不容易；他多次走访狱长，费了很长时间才将关节打通。吉斯勒曾分头写信给国会议员或其他高级官员；但这一切都是瞒着狱长做的，后来狱长得悉大为恼火，那是难怪的。但吉斯勒不是吓得倒的人；他要求翻案、重审、复查等等。之后，国王只好签字批准。

前区长吉斯勒一向是他们二人的好朋友，他们常常不明白个中原因何在；除了口头上的几句空感谢之外，他从他们那里一无所得——他们真是想不通其中道理。英格尔曾在特隆金跟他谈过话，也猜不透他的为人。她解释说，"村里的人他好象一个也不关心，只关心我们。"

"他亲口这样说过吗？"

"说过。他恼恨村子里的人。他说过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喔！"

"他还说过，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失掉他这么一个人会使他们悔恨无及的。"

他们抵达了树林的边缘，自己的家宅已经在望。房子比过去多了，而且通通是粉刷一新。英格尔几乎认不出老地方了，她停在那里动也不能动。最后她惊叫道：

"你——你是说那——那一切都是我们家的么？"

小丽俄波尔婷终于睡醒，坐起身来，她完全休息够了。他们将她从车内抱起来，让她在地上走。

“我们到家了么？”她问。

“到啦。这个地方不是美极了吗？”

远处屋子附近有小小的人影在走动；那是在了望的埃勒苏和赛维尔。现在他们跑步过来了。英格尔忽地打了一个寒噤——头脑一阵发冷，忍不住又是嗅鼻子又咳嗽——甚至于她的眼睛也变得红通通和泪汪汪的。坐船最容易叫人感冒——叫人眼睛里出水什么的！

但当孩子们跑到跟前时他们忽然停住脚目瞪口呆地站住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妈妈以前的模样，而小妹妹则从未见到过。但是爸爸——在他走近以前他们简直不认识他了。他已经剪掉了那满面的浓胡子。

第十二章

现在是万事如意。

艾萨克撒下燕麦种，耙松了土，并用磙子将种子滚进地里去。小丽俄波尔婷走过来要求坐在磙子上。坐在磙子上？——不行，她还太小，还不懂得那些事哩。哥哥们懂多了。爸爸的磙子是不能坐人的。

但爸爸认为小丽俄波尔婷居然毫不认生地跑到他身边来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跟她谈心，教她怎么走田埂时不使皮鞋里灌满泥土。

“那是什么，让爸爸瞧瞧，今儿穿蓝上衣没有——过来，对啦，是蓝上衣。腰上还系了腰带。还记得乘大船来家的事么？那些引擎你见到了么？说得对——现在你回家找哥哥去，他们会找东西给你玩的。”

奥琳已经离去，英格尔再次承担起室内和庭院内外的一切老家务活。或许她在清洁和整齐方面做得过头一些，这无非是要显示出她治家另有一番作风。的确，出现的变化是令人惊叹的；甚至于旧草房的玻璃窗也揩拭一新，所有的箱子盒子都清除一空。

但这种劲头只表现在头几天，头一个星期；过后她对这些活儿就不再那么热心了。她心想为牛棚之类的东西操心实在没有必要；如今她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了。英格尔从城里人

那里学到不少知识，不乘机发挥一番未免太可惜。果然，她又操起了手纺车和织机，她甚至于比过去还要迅速利落——简直太快了些——啃！——特别是艾萨克在旁观看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理解一个人的手指头怎能训练得那般灵巧——她那双大手上长着纤长的十指。但英格尔有时在一刹那间放下一项活儿而同时干起另一项。罢了，罢了，如今需要照料的事比过去多得多了，可能她不及以前那样耐心了；她渐渐露出心神不定的状态。

首先，她带家来的那些花儿——有球茎也有剪枝，这些微小生命非照料不可。玻璃窗实在太小，窗盘也太狭搁不下花盆；再说，她也没有花盆。艾萨克不得不做成几只小箱子来种秋海棠、紫龙胆和玫瑰。还有，一个窗户实在不够——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窗，简直不象话！

"哦，顺便提一下，"英格尔又说，"你知道，我还需要一只熨斗，家里一只熨斗也没有。我缝制衣服什么的用一块烙铁也就凑合了，但是没有一只象样的熨斗，我是无法做出精致活来的。"

艾萨克答应下山进村请铁匠给她打一块头等烫衣服的烙铁。啊，不管她要什么，艾萨克总是甘于从命；因为他可以清楚看出，英格尔不但学得不少本领，而且变得聪明无比。她出言吐语两样了，措辞更优美也更高雅了。她现在不象过去那样对他高喊："来家吃饭啦！"而是说"饭菜上桌了，请用餐吧"。现在什么事情都变样了。过去他会简单地答应一声"好的"，或者一声也不响，继续干一会活才回到屋里去。现在，他会说"谢谢"，而且立刻就进屋去。爱情真会叫聪明人变成傻子；有时候艾萨克还会说"多谢，多谢"。对，现在什么都变了样——变得有些地方简直高雅得出格了。当艾萨克象农民那样用粗话说到大粪时，英格尔便要把它称之为肥料，"你要知道这是为了孩子。"

她对孩子们非常关心，教他们各种知识，对他们进行培养。她让小丽俄波尔婷尽快地学会钩针活，让两个男孩学习读书写字，以便进村立小学时不至于跟不上课。埃勒苏变得特别聪明，但小赛维尔，如果必须说出实话——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皮猴。他甚至于大胆去转妈妈缝纫机上的螺丝，而且用新折刀削过桌子和椅子。英格尔已经威胁过要收回他的刀。

当然，孩子们还有到处皆是的牲畜，埃勒苏还保持着他的有色铅笔。他使用时极为当心，难得借给弟弟用，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墙壁还是全都画满了红蓝色的画儿，而铅笔也变得越来越短。到后来，埃勒苏只好对赛维尔实行配给，只在星期天借给他，而且只许画一幅画。赛维尔对此大为不满，但埃勒苏是不容许弟弟与他胡闹的。倒不是说他比弟弟强壮，但他的手臂长得多，所以争吵起来总是他占上风。

但是那个赛维尔呀！他动不动就会在树林里找到一个鸟窝；有一次他大谈他所发现的一个老鼠洞，讲得天花乱坠；另外一次，他还说他在河里看到一条象人一般大的大鱼。他分明是在胡诌；他天性就是喜欢将黑的说成白的，但他赛维尔却是个好样的。老猫生小猫时，是小赛维尔来喂奶，因为猫一见到埃勒苏就要生气怒嘘。赛维尔最爱站在箱子旁观看里面那些骨冗骨冗乱动的小猫，那些挤轧成一团的毛茸茸的小爪子。

他每天还要看鸡；昂首阔步、羽毛美丽的大公鸡，轻盈碎步，咕咕低叫的老母鸡——在沙土里啄食，或者下蛋后便象受了重创似的大叫不止。

此外还有那只大阉羊。小赛维尔除了以前所知道的之外，又看过不少书，但天呀，他怎么也不能说阉羊有只漂亮的罗马型鼻子！他无论如何不能说。但他能做到的却比那个更有意义。自

从大阉羊出生的那天起他就认识它了，他了解它而且成了它的亲人和它的伙伴。有一次，他的心头曾掠过一种奇特的纯朴感想：那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刹那。大阉羊正在地里静静地吃青草；忽然间，它停止咀嚼，将头往上一仰，就那么站在那里向外观望。赛维尔不由自主地也顺着同一方向望去。没有啊——没有引人注目的东西。赛维尔本人的内心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想："它简直就象是在仰望天上的伊甸园。"

还有奶牛——孩子们每人各有两头——那庞然大物，那样亲切，那样驯良，任何时候都肯乖乖地让人抓住；让人类的儿童抚摸它们。还有那只大白猪，只要照顾得周到就很自爱；什么声音都要留神听，那可笑的家伙，总是吃不够，而且象少女一般的碰不得和难缠。另外还有那头大山羊，赛兰娜总是有一头大山羊的，因为刚死去一头就立刻有另一头来顶替。天下还有比它更值得一看的冷面滑稽吗？一会儿它可以照管着一大群山羊，但有时候，它一阵心烦，便就地一躺——那个满嘴长着大胡子、心事重重的家伙简直就和阿伯拉罕老祖先一模一样。而且，顷刻之间，它又会霍地站起去追赶大队的羊群去了，沿途留下一股腥骚臭气。

田间的日常农活照常进行。偶然也有上山的旅客路过这里，并问："你这儿搞得怎么样啦？"

艾萨克会回答："好的，谢谢你们。"

艾萨克不断地干着这样那样的农活，每干一样都要先查看日历、注意月亮的变化、留心气象的预兆而后才做。通到村下的山路已被他践踏得相当宽阔了，所以他现在能够驾着马车上下，但是他多半还是亲自背运；背成捆成担的皮革或奶酪，树皮和树

脂，白脱和鸡蛋；一切他能销售的东西，然后换回其他商品。不，他夏天不常驱车下山——原因之一是因为从布里达布立克起往下的最后一段路因失修严重而难以行走。他要求过贝莱德·奥森，请他出一份力量，负起维修马路的任务。贝莱德·奥森口头应承，实际上却不曾实践诺言。艾萨克不情愿再向他开口，而宁可自己把东西背上背下。英格尔会说："我简直不懂你怎样能做到这一步的。"哦，但他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到的。他的那双皮靴，既重且厚，令人难以想象，靴底上还打着大块的铁掌，甚至于鞋带也是用铜钉来搭扣的——一个人能穿这样一种皮靴走路真是奇迹。

有一次他下山时碰到了好几组在荒原上干活的工人；打石眼，竖电杆。有些工人是从村里来的，贝莱德·奥森也在其中。按说他已自己置了地，应该在家干农活才对。艾萨克不明白他怎么会抽出时间来搞这个。

领班问艾萨克是否可以卖给他们一些电线杆。艾萨克说不行。给他优惠价钱也不行么？——不行——哦，如今艾萨克做起买卖来比前机灵多了，他可以回绝对方。如果他卖给他们几根电线杆，固然他袋里可以增加若干银洋；但他的木料就不会有剩余了，这对他来说毫无好处。负责工程师亲自来跟他商量，但艾萨克不答应。

"电线杆我们有的是，"工程师说，"只不过为了免去运输的麻烦，在你山上就地取材要便当得多。"

"我自己也没有多余的木料，"艾萨克说。"我打算安装一个锯床，锯锯木头；因为我还有几间房子需要很快造好才行。"

这时贝莱德·奥森插了一句嘴，说："要是我，我就会卖几根电线杆给他们。"

尽管艾萨克很有耐性，但也忍不住对贝莱德·奥森瞅了一眼，然后说："对，我敢说你是会的。"

"那——怎么样？"贝莱德问。

"只不过我不是你，"艾萨克说。

有几个工人禁不住抿着嘴笑了。

对，当时艾萨克使他邻居难堪是很有道理的；就在当天他在布里达布立克的田野里看到了三头绵羊——其中之一他认识——就是奥琳跟人家换东西的扁耳朵绵羊。艾萨克一路走一路想，让他养着去吧；贝莱德和他的老婆可以买下他们所要的一切羊，代我养着！

做锯床一直是他的一桩心事；他曾经这么说过。去年冬天道路坚硬时，他就已经用马车将他委托村商店向特隆金定购的巨大圆锯和配件运上山来。为了防锈而涂着油的各种零件如今都堆放在一个棚子里。他还运来了准备做框架的大木梁。他随时可以动工兴建，但是他一直拖延。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他开始松劲还是体力正在减退？他自己也搞不明白。或许别人不觉得意外，但艾萨克自己简直无法相信。他的头脑出毛病了吗？他以前不论做哪一种活从来不曾有过顾虑；从他在一条河上造好同样大小的磨坊以后，他一定有点变了吧。他虽可以从村里找到帮工，但是他还想再单独试一次；他打算一两天内动工——英格尔也可以帮他一把。

有一天他跟英格尔谈起了这件事。

"嗯。不知道你哪天能抽个空帮我搞一搞那个锯木坊？"

英格尔沉思片刻。"可——以，如果我抽得出时间的话。你要安装锯床啦？"

"对，我是这样打算。我头脑里已经有了底。"

“那比磨坊还要难么?”

“难多了,要难十倍。因为,一定要弄得非常周密精确——不得有一线之差,锯条本身必须安在最最当中。”

“你能做得好吗,”英格尔不假思索地说。

艾萨克发火了,回答说,“那就等着瞧嘛。”

“你不能喊一个内行的人来帮帮你么?”

“不必。”

“那么,你就一定做不好,”她又说。

艾萨克举起手来抓头发——好似老熊举起了熊掌。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他说,“我怕自己做不好,所以我才请教你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么。”

那是熊的赌气话。但毕竟还是一无所得。英格尔只将头一仰,不客气地一转身,表示不愿帮他建造锯木坊。

“这么着——”艾萨克说。

“难道你要我站在河水里,浑身湿透,然后病倒在床上吗?那么谁来做针线活,照料牲口、管理家务,谁来做那些七零八碎的事呢?”

“对,那倒也是,”艾萨克说。

其实,他需要帮忙的地方只不过是四个角上的四根立桩和长度里中间的几根柱子而已。英格尔——她当真是因为在城里住过一阵子便变成这样了吗?

事实是英格尔大大的变了;现在她关心自己多而关心他们共同的利益少了。她虽然重操纺车和织机,但是缝纫机才更配她的胃口;而当铁匠打成的熨衣烙铁送上山之后,她已经一心准备当专业裁缝了。她如今有了一项职业。她首先为丽俄波尔婷做成几件小上衣。艾萨克认为衣服做得漂亮,也许夸赞得过了头;

英格尔暗示，她要是真干起来，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这些衣裳太短了。”艾萨克说。

“城里人时兴这样短，”英格尔说，“你什么也不懂。”

艾萨克自悔失言，为了表示歉意，他说起要买些料子，给英格尔做衣服，或做些别的什么。

“做一件斗篷怎么样？”英格尔说。

“好，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英格尔同意要一块缝制斗篷的料子，并且详细说明了她所需要的一种料子。

可是斗篷做好之后，她觉得必得在人前炫耀一下才行，为此，当孩子们下山进村立小学时，她亲自伴送他们一同下山。那一次旅行看来是小事，但却给人留下了印象。

他们最先来到布里达布立克农场，布里达布立克的主妇和孩子们都跑出来观看是什么人经过这里。只见马车上坐着英格尔和两个孩子，正趾高气扬地下山去，孩子们显然是上学去，英格尔披着一件斗篷。布里达布立克的女人见状好似被刺了一针；她披不披斗篷完全无所谓——谢谢老天爷；她可不要摆这种无聊的阔气！——但是……她自己也有一群儿女——已长成了大姑娘的巴布罗，老二海基和老三凯瑟林，都正在上学读书的年龄。两个大的以前在村里居住时曾经读过书，但自从搬到荒原住进这偏僻荒凉的布里达布立克以来，她们也就不得不辍学在家，不得不再变成了异教徒了。

“或许你要让孩子吃点什么吧？”女人说。

“吃食么？你看到这里的一只箱子吗？这是我带回家的一只旅行箱——里面装的尽是吃食。”

“那里面装了几种什么食物呢？”

"你问有哪儿种么？有大量的牛羊肉和猪肉，还有面包白脱和奶酪。"

"可不是，你们赛兰娜是什么也不缺少的呀，"另一个女人说；她那几个面黄肌瘦的可怜孩子，耳目并用地静听着有关丰美食品的谈话。"他们打算寄住在哪里呢？"那个母亲问。

"住在铁匠家里，"英格尔说。

"噢！"另一个说。"我们家孩子也快要进学校了。他们准备住在区长家里。"

"喔！"英格尔说。

"对，也可能住在医生的家里，再不然住到牧师家中去。当然罗，贝莱德在那里交往的都是大人物。"

英格尔摸着自己的斗篷，并且故意翻过来，以便显露出一点黑绸子花边。

"你这件斗篷是从哪儿买来的？"女人问。"也是你从外地带回来的吧？"

"我自己做的。"

"是啊，是啊，正象我说过的：你们家财富充裕，都漫出来了……"

英格尔继续驱车赶路时，感到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到达村子时，很可能有点儿得意忘形了。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见到那件斗篷就感到一阵不快；赛兰娜的那个女人简直太忘乎所以了——也不想想过去的五年她是在哪里度过的。但英格尔至少有机会在店老板老婆、铁匠女人和校长妻子面前炫耀过她的斗篷了，而且几个女人都打算买一件同样的斗篷——但那可以等等再说。

此后不久，外客便开始登门拜访英格尔了。还有一两位妇

女特地从前山或后山那边过来看个究竟。奥琳可能无意中跟这个或那个人说了些她本心不愿说的话。如今英格尔用咖啡招待那些给她带来故乡消息的客人，并让他们看了缝纫机，岂不是非常自然的事么？沿海一带和村里的年轻姑娘们成双结队跑上山来向英格尔求教；因为这时正逢秋季，他们手中都稍有积蓄，想置办新衣，故而请她帮忙。当然罗，在外见过世面的英格尔熟悉所有最新的时装，有时她也替人裁上几件。

英格尔本人也因这些外客的来访而感到精神振奋和愉快；她对人既客气而又乐意帮助人，加上手工灵巧；她不用样子就能裁好一块料子。有时她甚至于还免费用自己的机器替人家踏上长长一条缝，然后将衣料还给姑娘们，还开着令人高兴的玩笑说："拿去——现在自己总能把纽子缝缝好吧！"

那一年较晚时候，村里的几户大人家邀请英格尔去做衣服。英格尔无法脱身；她要操持家务，照管牲口，还要干内内外外的活，而她没有佣人。

没有什么？佣人！

有一天她在艾萨克面前说起。

"可惜我没有一个助手，否则我就可以有多点的时间踏缝纫机了。"

艾萨克没听明白。"要助手？"

"对，帮忙做家务的——一个年轻女仆。"

艾萨克听了后肯定是吃了一惊；那硬胡须里面传出了轻微的一声笑，他把那当成了玩笑："对，我们应该雇一个年轻女仆。"

"城里的主妇们都有女仆的。"英格尔说。

"喔！"艾萨克说。

老实说，艾萨克此刻正碰上不是太高兴的时候，既不怎么温

柔也不非常满足，不，因为他已动手建起那座锯床，而工程却进行得既缓慢又吃力，他无法一手抓大木，一手握水准仪，同时再进行杆端的固定工作。不过到孩子们又从学校回家之后工作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孩子们确是有用的帮手，上帝祝福他们！赛维尔敲钉特别富有天才，而埃勒苏使用铅垂线更是另有一功。一星期后，艾萨克和男孩子们居然将基础桩柱打好，而且牢固地和粗如梁木的横条装接起来了。

工程符合设计要求——每个部分似乎都符合设计要求。但不知为什么缘故艾萨克现在每到夜晚就感觉疲倦了。因为不单单是造一个锯床而且将它造好的问题——同时还有其他各项农活。饲料草已经割毕，但麦子还在田野里，不久就得开割并将其堆好；此外还有土豆，也必须尽快收进。不过孩子们确是了不起的帮手。他不曾向他们道谢；他们这一类人是不讲这一套的，但是儿子们确然使父亲感到了大大的高兴，有时他们会在工作的中途坐下来谈谈，父亲几乎是向儿子请教，问他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这便是孩子们最感骄傲的时刻，他们也学会三思之后才发言，免得说错了话。

"万一秋天雨季之前还不能盖好锯木坊上面的顶就太可惜了，"他们的爸爸说。

要是英格尔仍然一如既往，那该有多好！但看起来，英格尔不及过去健壮了，但她毕竟度过了长时期的监禁生活，因此那也是难怪其然的事。但她的心情似乎也变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真奇怪，她如今仿佛一点不思想也一点不关心——这个浅薄而又满不在乎的女人是英格尔么？

有一天她说起她害死的女婴。

"我那么做真傻，"她说。"早知道她的豁嘴可以缝合，我又

何必掐死她呢?”如今她再不潜往林中去上那座小坟了;过去她曾在那里用双手拍平过坟上的土并竖起过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但英格尔还不曾到达全无心肝的地步,她喜爱她的其他儿女;把他们弄得干干净净,为他们缝制新的衣裳;她有时熬夜为他们缝补旧衣破衫。她的雄心壮志便是看到他们在世界上有所作为。

麦子堆积好了,土豆也已掘出。然后冬季来临。没有,那年秋天锯木坊的屋顶还没有盖好;但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毕竟这还不是生与死的大问题。明年夏天一定有时间有办法将它完成的。

第 十 三 章

冬天的一连串农活照旧进行；车木料，修工具、农具等。英格尔管理家务，闲时做针线活。两个男孩又下山进村到学校去读长期班了。过去好几年的冬季里，两弟兄一直合用一双滑雪屐；只要他们双双在家，他们就能很合理地使用这双滑雪屐，一个用的时候，另一个等着，或者一个站在另一个的后面。是啊，虽然只有一双滑雪屐，但他们却使用得很合理，他们认为那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他们都是天真而又快乐的孩子。但山下村里的情况就两样了。学校到处都是滑雪屐；甚至于布里达布立克的孩子们，看来也备有一双。到后来，艾萨克只好给埃勒苏再做一双新的，那双旧的就完全归了赛维尔。

艾萨克所做的还不止此；他给孩子们穿考究的衣服和耐用的皮靴。做到这些之后，艾萨克又到店老板那里买戒指。

“买一只戒指？”老板问。

“一只戴在指头上的戒指。对，我现在有钱有势了，必得送一枚戒指给我的妻子。”

“你想要银戒指还是金戒指，还是镀金的铜戒指呢？”

“我说就买只银戒指吧。”

老板沉思片刻。

“你听我说，艾萨克，”他说。“如果你打算按规矩办事，给你妻子一只她戴出去不嫌寒碜的戒指，那你就该送给她一只金戒

指。”

“什么！”艾萨克叫起来。其实他的心底深处说不定一直想的就是一只金戒指。

他们就这件事认真磋商了半天，最后决定先将指头一圈的尺寸量来。艾萨克考虑再三，摇摇头，认为这项花销太大，但店老板除了金戒指，任何其他戒指都不准订购。艾萨克一路回家时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而暗自高兴，但一想到自己如此挥霍无度又感到有些着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对妻子缱绻情深而已。

那年冬天的平均降雪量相当高，到来年年初道路一通行之后，村里工人就将电线杆一车一车越过荒原运上了山，将它们挨着一定距离一堆一堆卸了下来。他们驾着双马并拉的大车从山脚上来，经过布里达布立克农场，经过赛兰娜农场，再向上去，和从山那一边运木杆上来的车队会合一处——两条线路终于互相接通了。

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没有发生大事故。又可能发生什么大事故呢？春季来临，竖立电线杆的工作开始了。贝莱德虽说在这个季节里应该在自己的田里干活，却也跟着大批工人来到这里。艾萨克心中暗想，“奇怪，他哪来的这么多时间。”

艾萨克本人忙得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挤不出，他要耕种的田地那么多，好不容易才抢在季节里把活干完。

接着他抓紧农闲时间将锯木坊的屋顶盖好，然后动手安装机械部件。大家瞧呀，他造的这座锯木坊的木建部分虽无惊人的漂亮之处，却牢固结实，屹立在群山之中，象个巨人一般发挥着极大作用。锯子可以操作，可以象锯木厂一样地锯解木头。艾萨克早就在村里随时留心观察过了，而且观察得很周密。他造的这个锯木坊小巧结实，但他很喜欢；他在门楣上刻上了日期，

还画上了他的名字。

那年夏天，一件异乎寻常的事终于在赛兰娜发生了。

电线工人们已经远远越过荒原而上了高山，因而一天夜晚他们的先行小队前来农场求宿。艾萨克将大谷仓拨给他们居住。其后，其他的工作队陆续到来，也全在赛兰娜落脚。尽管工程已经越过农场而向前推进，但工人们仍然返回谷仓过夜。一个星期六夜晚，负责工程师也来了，来给工人们发放工资。

一见到工程师，埃勒苏觉得心里怦怦乱跳；惟恐被问起有色铅笔的事，他连忙溜出屋外。哎呀，祸事临头——赛维尔不见了；他不得不单独应付了。象淡淡的鬼影似的，埃勒苏溜到屋角，找到了妈妈，央求她叫赛维尔快来。现在别无其他办法了。

赛维尔却没有他那样惊惧——反正他不是主犯。两弟兄走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坐下，埃勒苏说："现在你就说是你干的，怎么样？"

"我？"赛维尔说。

"你年纪小，他不会怎么样你的。"

赛维尔考虑片刻；看到他哥哥确实犯愁，而且有人向自己求助也觉得很有面子，故而用大人的口吻说：

"好，或许我就帮你一次吧。"

"啊，那就太好啦！"埃勒苏一喜，将最后一段铅笔送给了弟弟，说，"永远给你啦。"

他们再向屋内走去，但埃勒苏忽然忆起一件要做的事，需要到锯木坊去一趟或者还要到磨坊去一趟；这件事必须他亲自过问，而且一时三刻还完不了。赛维尔便只好单独进去。

工程师正坐在屋里发放钞票和银元。待他发完，英格尔捧来牛奶罐和玻璃杯来请他喝奶。他向她道谢。接着他跟小丽俄

波尔婷说了几句话，然后一眼瞧到四壁的绘画，立刻便问是谁画的。"是你画的么?"他转身问赛维尔。说不定他觉得受了英格尔的殷勤招待，需要说几句夸奖孩子的话来博主人的欢心。英格尔如实向客人说明情况：这些画都是他们两弟兄画的。当初她还没回来，家中无人照管，孩子买不上纸，就在墙上胡乱画了。但是她至今还舍不得揩掉那些画。

"留着挺好嘛，"工程师说。"你说他们需要纸么?"他取出一大叠纸张。"喏，拿去画吧，我下次来再给你们带来。你们还需要笔么?"

赛维尔握着铅笔头上前一步，给他看铅笔头多么短。嘿，瞧，这位先生竟给了他一支削都没削过的彩色铅笔。"现在，你们又可以从头大干啦。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将马画成红的，将山羊画成蓝的。没有人看到过蓝色的马，对吗?"

工程师告别上路了。

当天晚上，村里上来了一个挎篮子的男人——他将篮中的几瓶酒交给了工人便离去了。他一走，赛兰娜就不再安静了；有人拉起了手风琴，有人高声谈笑，有人唱歌，甚至于还有人跳舞。有一个人请英格尔出来跳舞——而英格尔——谁能料得到呢——她格格笑了几声后居然跳了几圈舞。之后，又有人请她跳，结果她跳得个不亦乐乎。

什么人说得出英格尔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她这样快乐地跳着舞，说不定是破天荒第一遭哩，在嬉笑吵嚷声中被三十个男人追求和纠缠着，而她只有一人，没有其他女人和她争芳斗妍。那些粗壮的电线工人——给了她多大的鼓舞啊！为什么不跳呢?埃勒苏和赛维尔已在小房间里沉沉入睡，外面的吵闹声吵不醒他们，只有小丽俄波尔婷还没睡，还在出神地望着妈妈跳舞。

艾萨克一吃罢晚饭就下地干活了，直到现在才回家就寝。一到家就有人敬了他一瓶酒。他喝了几口便抱着小丽俄波尔婷坐着观看跳舞。

他亲切地对英格尔说，"你过得很开心哪——今天夜里你这两只脚才算有了用武之地！"

过了一会，乐声停止，舞会结束。工人们纷纷做好离去的准备——他们打算下山进村度过余宵，第二日在村里过一天，星期一再回来上班。不久，赛兰娜再度静寂下来；一两个留下未走的老工人也回到谷仓去安息。

半夜里，艾萨克一觉醒来——英格尔不在床上。她会不会是去看奶牛去啦？他起身走到牛棚那边，叫道："英格尔！"没有回答。奶牛转过头来朝他看看；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不假思索地按着老习惯数了牛的头数，接着又数了绵羊的头数；过去有一头母羊专门爱在外面过夜——现在这头羊又不在家。他再喊，"英格尔！"仍然没有回答。她肯定不会跟着他们一道下山进村吧？

夏夜明亮而且温暖。艾萨克先在门外石板上坐了一会，然后走进树林去找母羊。他在树林中发现了英格尔。英格尔，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坐在石楠丛中，正在谈话，她的手指迅速地转悠着他的尖顶帽——看来，又是他们在追逐她啦。

艾萨克旋转身子向他们慢慢走过去。英格尔一转身看到了他，不由从坐处向前低下了头；她变得生气全无，软瘫在那儿象块破布。

"嗯，你知道母羊又没归家吗？"艾萨克说。"不，你不会知道。"他又说。

年轻的电线工抓起帽子边退边说："我得追赶我的同伴去

了。跟你们道晚安。"没有一个人回答。

"看样子你坐在这儿，是想在外面多呆一会儿吧？"艾萨克说罢，转身往家走去。英格尔跪了起来，然后又站起来，跟在后面，于是丈夫在前，妻子随后，象两匹一先一后的马，走回家中。

英格尔必然是乘机思索了对策。啊，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她说："我是出去找母羊的，我发现它又没回家。后来有个工人帮着我去找。我们才坐下你就来了。你现在要上哪里去？"

"我么？看来我最好还是亲自去找那头畜生。"

"别，别去啦，你去躺下吧。一定要找的话，还是让我去。你去躺着，你需要休息。再说，那头母羊在外头呆一夜也没啥——这又不是第一次。"

"难道让它被野兽吃掉么？"艾萨克说后，走了出去。

英格尔追上了他，对他说："不要去，不要去，犯不着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去好了。"

艾萨克拗不过她，答应了。但他也不让英格尔单独去寻，所以他们又双双回到屋里。

英格尔立刻去找孩子，走进小房间看儿子们，好似她刚才完全是为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出去的。真的，看来她几乎是尽力要和艾萨克言归于好——在她做了那一番入情入理的解释后，她好象期待着他那天夜里会对她比过去更加恩爱。但是，没有，艾萨克不是那么易于回心转意的；他倒情愿看到她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对，那一定会好一些。他在树林里撞见她时，她干吗一下子瘫倒；那一时间的羞愧——如果这一切这么快就过去了，她干吗要那样呢？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仍然是冷若冰霜。自己一人或带着孩子们去视察锯木坊，去视察磨坊，去视察田野。有一次英格尔

打算跟他同去，但艾萨克转身便走，说："我要到河上去。那儿有些事情……"显然，他心里不痛快，但他强忍着不响，没有发作。啊，艾萨克确有伟大之处，好似以色列人一样，蒙应许又受到欺骗，却依然坚信不移。

到了星期一，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又过了几天，星期六夜间的不愉快印象，才较趋淡薄。时间可以弥补很多事物，吐一口唾沫，抖动一下身子，吃一餐饭，睡一夜好觉都可以治愈最苦痛的创伤。艾萨克的烦恼本也没有那么严重，说到底，他又不能肯定自己已经戴上了绿帽子。而且，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心事：马上就是收割季节。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线路工程已到收尾阶段，不要多久他们就可以重过清净日子。在暗黑的树林中已经开出了一条宽广轻便的大路，一条国王的公路；越岗过岭的沿途全部竖起了电线杆。

最后一次发放工资是在下一个星期六，艾萨克这一天特意不待在家里。他带一批奶酪和白脱油下山，进村去卖，到星期日夜里方才返回。谷仓里的工人已经全部走光；其实是差不多全部走光；因为一个肩头上扛着包裹的男人刚踉踉跄跄地走出天井——那是最后一个吧。艾萨克一看还不是安全的时候，因为谷仓的地板上还剩下一个包裹。包裹的主人在什么地方，他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包裹上面放着的一顶尖顶帽却使他怒不可遏。

艾萨克举起包裹朝天井里一扔，继而将帽子也甩出去，然后将门关上。接着他走进马厩，从窗子里往外观看。他心里可能这么想："这包裹和帽子准是属于最后那个人的，就让包裹和帽子扔在那里好了。这个臭家伙，不值得我跟他计较。"——他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可是等那家伙来取包裹的时候，艾萨克肯定

会出来扭住他并将他的胳膊扭青。至于将他踢出门外使他永远不敢再上门——那还用说，艾萨克也一定会做得到的！

于是艾萨克离开马厩的窗户而返回牛棚并从那里向外观望，心头感到无法平静。那个包裹原是用细绳缚牢的；但那个倒霉鬼的包上没上锁，如今绳子已全部松散——艾萨克也不知道自己如此对待那只包是否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他不敢确信自己的行为完全正确。他刚才还在村子里，见到他订购的一具新耙，崭新的耙——啊，神奇的机械，值得崇拜的偶像；刚刚运到。那样一种东西肯定是要带来福气的，那引导世人脚步的天上大神，说不定此时此刻正在观察他，看他是否配享受这样的福气吧。艾萨克经常想到天上大神；对呀，在一个收割季节的夜晚，他曾在树林中亲眼见到过上帝；那的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景象。

艾萨克走出室外到天井里的包裹前一站。他仍然犹疑不决；他将帽子向脑后一掀，抓抓头皮，立刻显示出一种准备拼命的神气；一种西班牙式的倨傲和豪迈的神色。但是他心里肯定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可，我是何等人，远非杰出优越之辈，只不过是乡愚村农而已。"于是他又将包裹重新扎好，从地上捡起帽子，并将它们重新送回谷仓。那件事就此结束。

他走出谷仓，向磨坊走去，离开了院子，离开了一切，窗子里不见英格尔的身影。不，算了，她爱在哪里就让她在哪里吧——无疑她是在床上吧——她还可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呢？但在过去，在最初那清白无辜的年代里，每逢他下山进村时，英格尔总要整夜守候，不等到他回家是决不肯休息的。如今情况两样了，一切都两样了。就如他送她金戒指那一回。能有比那更令人寒心的事么？艾萨克原可以算得上虚怀若谷了，根本不敢提那是一只

金戒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你不妨套在指头上试一试。”

“是金的吗？”她问。

“是的，但是不太粗，”他说。

照理她应该回答：“喔，够粗的啦。”但她反而说：“对，是不大粗，不过……”

“别说啦，不值一文钱的东西，”他终于说了这么一句，感到灰心透了。

实际上英格尔非常喜欢这只戒指，将它戴在右手上，一到做针线活时便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村里的姑娘们上山来向她求教，她也会让她们坐在那里将戒指戴上一会儿。傻瓜艾萨克——他一点不明白这只戒指使她得意非凡咧。

要独自在磨坊里坐通宵听瀑布声可太没有意思了。艾萨克又没干过丢人的事；他没有必要躲藏起来。他离开了磨坊，上坡翻过田埂，最后回家——进了屋子。

说实话，觉得羞愧的倒是艾萨克，既羞愧，又高兴。因为坐在屋内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邻人贝莱德·奥森；正坐在那里喝咖啡。对，英格尔还没睡，他们两个坦然地坐在那里，静静地说着话，喝着咖啡。

“艾萨克回来了，”英格尔不胜高兴地说，立起身来为他倒了一杯咖啡。贝莱德也同样愉快地招呼着，“晚上好。”

艾萨克可以看得出，贝莱德是在工程队临别前夕刚和工人们欢度过一个良宵；或许他显得有点疲倦，但态度仍然亲切而且兴致很高。他又施展吹牛的故技：其实哪有时间搞电线工作呀，一天到晚忙农活都来不及——但是工程师一定要请他帮忙，他又不好意思推托。就是为了这种关系，贝莱德才不得不接受了

线路检查员的任务。当然不是看在钱的份上，他在山下村里可以赚到多好几倍的钱咧，实在是当时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还在他家墙上装了一个类似电报的神乎其神的小玩意儿哩。

不错，贝莱德是个饭桶和牛皮大王，但尽管如此，艾萨克对他并无怀恨之念；那天晚上他发现在他家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他的邻居，倒使他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艾萨克具有农民的冷静头脑，他喜怒不形于色，稳重、固执；他和贝莱德聊着天并对他的浅薄点头称是。他说，"给贝莱德再来一杯。"于是英格尔又倒上了一杯。

英格尔谈起了工程师；他真是个无比的好人；他看到了孩子们画的画和写的字，甚至于说要提拔埃勒苏到他手下去做事咧。

"跟他做事？"艾萨克说。

"对，到城里去。在事务所里当个书记，写写弄弄什么的——就因为他看中了孩子写的字画的画。"

"喔！"艾萨克说。

"那么，你怎么说？他还打算给他行坚信礼。我心想，那可是件大事。"

"是啊，的确是件大事，"贝莱德说。"再说，工程师说过要做一件什么事，他就一定要做到。我知道他的为人，你信我的话没错。"

"据我知道，这个农场离不开埃勒苏，"艾萨克说。

此后便是一阵令人难受的静默。艾萨克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最后英格尔说：

"但假使孩子自己想去呢？而且他有这份天才。"又是一阵静默。

然后贝莱德哈哈一笑说："可惜他不曾讨我家的孩子。我孩子有的是，可以送人。不过，最大的巴布罗是个女孩。"

"是个极好的姑娘，"为了表示客气英格尔这么说。

"对，我并不否认，"贝莱德说。"巴布罗不错，做这样那样都手巧心灵——而今她要上区长家去帮工了。"

"上区长家去么？"

"嗯，我不得不让她去——区长夫人一心要她，我推辞不了啊。"

眼下已经快要天亮，贝莱德起身告辞。

"我还有一个包和一顶帽子搁在你们谷仓里呐，"他说，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那就是说，如果没被那些工人顺手牵跑的话。"

第十四章

岁月如流。

是的，由英格尔作主，埃勒苏毕竟被送到城市里去了。他在那里住了一年，然后受了坚信礼，再后便在工程师的事务所里有了个固定位置，而且越来越擅长于书写等方面的工作。你看他写回来的家书——有时用红黑墨水写，简直和图画差不多。再看他信中的内容和所用的辞汇。他时不时地向家里要点钱，以付他的某些开支。比如说，为了不睡过头而误了上班，他必须买一只表和一根表链；为了向城里其他的青年职员看齐，他必须置买烟斗和烟草。他还讨零用钱花，讨钱进专修画画和体育的夜校，还讨钱支付各种适合他身份地位的开销。总而言之，要让埃勒苏在城里干下去，那担子可不轻呐。

“口袋钱①？”艾萨克问。“是藏在口袋里的钱吗？”

“肯定就是那样吧，”英格尔说。“也就是不让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数目不大；不时有块把钱就行了。”

“就是这么说，”艾萨克厉声说。“今天一块，明天一块……”但他之所以严厉无非是因为他自己十分想念埃勒苏并且要他回家而已。“日久天长，一块一块的就太多了，”他说。“象这样用法我供给不起；你必须写信告诉他今后不会再给他钱。”

“喔，好极了！”英格尔以见怪的口吻说。

“拿赛维尔说——他有什么零用钱花？”

英格尔回答说："你从来没在城里住过，所以不知道城里人的派头。赛维尔不需要零用钱。而且说到钱，等他舅公赛维尔过世赛维尔根本不愁没钱花。"

"你又不知道。"

"但我偏偏知道。"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赛维尔舅公过去曾经说过要赛维尔当他的继承人。赛维尔舅公风闻埃勒苏在城里的种种得意并不感到高兴；他点点头、咬咬嘴唇，喃喃自语说一个跟他同名——跟赛维尔舅公同名的外甥——决不会过上穷日子。但是赛维尔舅公的这一笔传说中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呢？难道除了那座缺人管理的农场和渔业之外真的还有一般人所信以为真的一笔钱财吗？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除此而外，赛维尔舅公自己又是个十分固执的人；他一定要小赛维尔来和他同住。他认为这是与他荣誉有关的一点；他要象工程师待埃勒苏那样，将小赛维尔带在身边照顾他的一切。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叫小赛维尔离开家庭么？——这是办不到的。如今他是艾萨克剩下的唯一帮手。再说，孩子本人也不十分愿意去和那位有名的舅公同住；他过去曾经去过一次，但是没住多久就回来了。他已经领受了坚信礼，体格高大；两颊已经长出了茸茸细毛，两只大手就如同一对顺命的奴隶。他干起活来不下于一个成年人。

要不是有赛维尔在旁帮忙，艾萨克根本无法造成家里的新谷仓——如今谷仓已巍然屹立在那里，有桥楼和气窗，而且和牧师住宅的那座谷仓一样大。虽说这间房子有一半用的是木料，

① pocket-money，即"零用钱"，而照字面解释当为"口袋钱"。

而且房顶上也是覆盖着木板，但造得特别坚固结实，四角都有弯钉钉牢，铺上艾萨克自己锯木坊里锯成的一英寸厚的木板。赛维尔在建筑过程中不知敲进过多少钉子，他奋力举起屋架的横梁时几乎累得昏厥过去。赛维尔作为他父亲的左右手非常适合，在他身边沉静稳定地工作着；他与父亲属于同类。尽管他如此朴素老实，却未能忘俗，为了在教堂里清香袭人，不惜上山攀摘艾菊来擦拭全身。丽俄波尔婷因为是女孩，又是独养女儿，故而理所当然地成了娇气十足的人。就如那年夏天，对不起，她发现没有糖浆就吃不下薄粥——简直食不下咽。而且她对于家中大小事务都帮不了忙。

英格尔想雇一名女仆的念头不曾打消过，每到春天她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每次都被艾萨克顽强地顶了回去。所有的裁剪、缝纫、精心纺织的活儿她都能做，而且还能做绣花拖鞋，只要她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最近一阵子，艾萨克尽管仍然牢骚多，但拒绝的口气稍为软了一些。啊，这还是第一次！他过去曾经发表过一长篇的讲话；倒不是出于正义和理智，也不是出于骄傲，而不过是，咳！出于懦弱和对这一作法的愤怒。可现在，他仿佛是自觉惭愧而作出了让步。

“现在正是我需要佣人帮做家务的时候，”英格尔说。“再过几年丽俄波尔婷就可以替替我的手脚了。”

“佣人？”艾萨克说。“你要个佣人究竟是干什么？”

“干什么；你是怎么讲话？你自己不是也有帮手么？你不是经常有个赛维尔在帮你的忙么？”

象这样的胡搅蛮缠艾萨克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只得回答说：“噢，好吧；等你的女佣上门，大约你们就能够将耕田种地收庄稼的全部农活包办下来，我和赛维尔也可以改行干别的去了。”

“可能是那样，”英格尔说。“但我可以这么说：我马上就可以喊巴布罗来；她已经给家里写信说过这件事。”

“哪个巴布罗？”艾萨克说。“你是说贝莱德的女儿么？”

“是的。现在她在卑尔根。”

“我可不要贝莱德的女儿上我家来，”他说。“你要什么人都行，我就是不要她。”

那总比不准用任何人要好一点；艾萨克不准巴布罗来；但他没说什么人也不许雇用。

布里达布立克的巴布罗不是艾萨克看得上眼的那种女孩子；她浅薄而轻浮象她父亲——可能也象她母亲———一贯粗心大意，丝毫谈不上稳重。她在区长家没有呆多久；仅仅一年。她领了坚信礼后又到商店老板家去工作了一年。在这里她虔心信仰起宗教来，当救世军来到村里时便参加了救世军组织，臂上缠着红袖章，手上捧着吉他到处走。她也就是这么一身打扮，乘着店老板的小船来到了卑尔根——那是去年的事。不久前她曾将自己的一张像片寄到布里达布立克的家里。艾萨克见到过这张像片；一个头盘高髻、胸前挂着长长表链的怪模怪样的少女。她的父母认为小巴布罗学到了城市派头而且见到过大世面感到得意非凡，逢人便出示女儿的像片。至于红袖章和吉他，似乎她已放弃不用了。

“我将像片送去给区长夫人看，”贝莱德说。“她简直不认识她了。”

“她打算在卑尔根住下去吗？”艾萨克疑疑惑惑地问。

“嗯，除非她转到克里斯蒂尼亚去，”贝莱德说。“她在这里能干什么呢？现在她又找到了一份新差事，为两个年轻的书记管家务。他们没有妻子，家里也没有女眷，但他们给的待遇很优

厚。”

“多少钱?”艾萨克问。

“她信上没有说明确切数字。但她所得的报酬一定超过一般工资,那是明摆着的。告诉你,她除了正薪之外还收到许多圣诞节礼物,还有其他日子的各种礼物。”

“喔!”艾萨克说。

“你不要她上你家来么?”贝莱德问。

“我家?”艾萨克大吃一惊地说。

“当然你不要,嘻嘻!随便说说而已。巴布罗现在的人家很不错嘛。我刚要说什么来着?你下山的一路上没见到电报线路有些什么故障么?”

“电报线路?没有啊。”

“没有,不会有……自从我接任以来,线路没有出过大毛病。万一出了事故,我家自己也有报警器。这些日子我得抽空沿着线路上山来看看了。我要管理要照料的事情太多了,一个人忙不过来。但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视察员,当一天公职人员,我当然就不能忽略我的职责。如果我不担任线路员工作,当然……可能当不了多久……”

“你什么意思?”艾萨克说。“难道你不想当了吗?”

“嗯,我也说不准,”贝莱德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他们要我再回到山下的村子里去。”

“是谁要你?”艾萨克问。

“哦,他们全都要我。区长要我再去当他的助理员,医生要我去为他赶车,牧师太太也不止一次说她盼着我去助她一臂之力,就可惜两地相距太远。艾萨克,你上次卖出的一块山地怎么样啦?人家都说你卖到一笔大价钱,是这么回事么?”

“是的，不是假话，”艾萨克回答。

“但吉斯勒究竟为什么要买这块地呢？至今它还荒在那里一无动静——真是怪事！年复一年，什么也没干。”

的确是件怪事；艾萨克自己也常常想不出一个所以然；他曾跟区长说起过，还向他讨过吉斯勒的地址，打算给他写封信……唉，这真是个谜。

“我说不上来，”艾萨克说。

贝莱德并不隐瞒他为什么对这桩买卖发生兴趣。“他们说山里除了你那块地之外还有许多同样的矿藏，”他说。“说不定山里的宝藏要比我们所知道的更要多。可惜我们居然都和哑巴畜生一样，对那些事一无所知，未免太糟了。我心里思忖哪天亲自进山去探察一番。”

“但有关金属一类的事你懂吗？”艾萨克问。

“跟你说吧，我略知一二。而且我也曾请教过别人。不管如何，我非得找出些东西来不可；否则我们全家靠这小块田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了。简直是办不到的。你那山下既有木材还有肥沃的土地，那当然是不成问题，可我这里只有一片荒原。”

“荒原上的土地也很好嘛，”艾萨克打断他。“我自己的地也是一样。”

“但是没有排水设备，”贝莱德说，“没法儿搞得好。”

但那是可以搞得好的。那天艾萨克从大路走过时注意到几处新开垦的土地；两处在离村较近的山下，一处却在布里达布立克与赛兰娜之间的山上——如今人们都开始来开荒了；当初艾萨克第一次上山来时，这里还全是一片荒芜。到此垦荒的三家新农户是从外县来的；外表看来都是些有头脑的人。他们不曾一开头就借钱造房子；不，他们第一年先上来锄地开荒，然后离

开；销声匿迹，就跟死了似的。那才是正规的做法；先开沟渠，然后才耕地播种。艾克萨尔·斯特隆现在成了离艾萨克的地最近的紧邻。他是赫吉兰人，是个精明人，还没结过婚。他破土开地时曾借用过艾萨克的新耙。一直到第二年他才为自己和一两头牲口搭起一间草棚并造好一间茅屋。他把这个地方叫做曼尼兰，因为它在月光之下的景色优美动人。他家中没有女眷，而且在夏天由于路太远很不易找到帮工，但毫无疑问，他各事都安排得有条有理。不象贝莱德·奥森，还没有养家活口的土地和牲口便首先造上房子，还拖来连同小孩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如何在荒原地上排水以及如何破土开荒，贝莱德知道多少？

这个贝莱德只知道如何荒废光阴。有一天他路过赛兰娜，准备上山——专门为了去寻找贵重金属。当日傍晚他回来了；他说，他还没有具体的发现，但他又点头晃脑地说，发现了某种迹象。不久之后他还要再上山来，将通到瑞典边界的一带山林彻底探察一遍。

果然，贝莱德二度来到山上。无疑，他是迷上了他的这项工作了；但这一次他却说是为了电报线路的公事——必须上山视察全条线路。田地已交与他的妻子和儿女管理了，或者毋宁说听其自管自理了。贝莱德屡次登门使艾萨克感到讨厌；见到他来便走出屋外；然后英格尔和贝莱德便兴高采烈地坐谈起来。他们能谈一些什么呢？贝莱德常常下山进村，所以总有不少有关那边大人物的消息；另一方面，英格尔数说不完的是她那出名的特隆金之行以及在那里居留的情况。她离家在外几年变得健谈了，见到任何人都可以拉呱闲扯。对，她不再是往昔坦率而天真的英格尔了。

姑娘大嫂们不断地来到赛兰娜，请英格尔裁一件衣裳啊，或

者立时在缝纫机上踏一条长缝啊，英格尔对她们一概给予热情的招待。大概是情不自禁吧，奥琳也回来过；春天秋季各来过一次；言谈美妙，温柔如棉，而且一片虚情假意。每次她都说，“就来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实在想看看孩子，我太喜欢他们了，象小天使一样。他们如今都长成大人了，但奇怪……我至今不能忘记当初他们还小还由我照顾的时候。你们家又添盖了这么多房子，简直变成小镇了。是不是打算也要跟牧师住宅的仓库一样在你们仓库屋顶上装一只发出响声的钟？”

有一次奥琳还带另外一个女人同来，她们两人和英格尔共同欢聚了一天。围坐在英格尔旁边的人越多，她的缝纫和裁剪活儿便做得越起劲，挥舞剪刀，摆动熨斗，充分表演了她的一手技艺。这使她回忆起她当初学艺的地方——那些工场间里经常有许多人。英格尔毫不隐瞒她学到知识和技艺的地方；是在特隆金。听起来她好象根本不是蹲监狱，倒象是进了一所学校，一所学习缝制、纺织、书写、装饰等科目的专门学院——她的一切本事都是在特隆金学到的。她把那个地方说成是个家；她在那里认识了许多人，如主任、女领班、服务员等，回家后跟过去所习惯的环境和人物全部隔绝，使她感到空虚无聊。她甚至于要让人看出她是受了感冒——山上的清新空气她受不住；回家后因身体虚弱已有多年无法全年在户外工作了。也就是为了户外工作问题她才真正需要雇请女佣的。

“是啊，老天保佑，”奥琳说，“你为什么不应该有个佣人；你既有钱又有学问，还有这么多的好房子什么的！”

英格尔毫不隐瞒她受到同情后所感到的高兴。她拼命踏着缝纫机，连房子也震动起来，手上的金戒指更是闪闪发光。

奥琳对同来的女人说，“喏，你自己瞧，我说的不是假话吧，

英格尔的手指上戴的是金戒指。”

“你们要看看吗?”英格尔一面说一面褪下戒指。

奥琳似乎还有点将信将疑;她将戒指放在手里盘弄,仔细看商标店号,好似猴子盘弄干果一样。“瞧,是不是象我说的;英格尔有的是家当和财富。”

另外一个女人崇敬地接过戒指并且卑顺地微笑着。“你高兴就戴一会儿吧,”英格尔说。“不用怕,它断不了的。”

英格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她对她们讲到特隆金的大教堂,开始是这么说的:“你们大约没见过特隆金的大教堂吧?肯定没见过,你们从没到过那个地方!”从她盛赞和吹嘘的口气听来,仿佛那就是她自己的大教堂,那么高耸那么宽敞;简直令人叫绝!七个神父可以同时站在堂里讲道,而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我想你们也从没见过大教堂里的圣奥勒夫井吧?就在大教堂的正中央,靠边一点,它是个无底井啦。我们去的时候各人带了一块小石子,投了进去,但那是永远沉不到底的。”

“永远沉不到底么?”两个女人摇着头窃窃耳语。

“那座大教堂里还有上千种的古迹咧,”英格尔乐不可支地大声说。“首先,他们那里有只银箱。那是圣奥勒夫生前用过的银箱。还有大理石小礼拜堂——那是全部用纯大理石造成的小礼拜堂——在战争年代曾被丹麦人占领过的……”

该是两个女人回去的时候了。奥琳把英格尔领到一旁,将她带进食物房里——她知道所有的干酪都藏在这里——还将门关上。“什么事啊?”英格尔问。

奥琳对她附耳低语说:“奥珊德尔,他现在再不敢上这里来了。是我告诉他的。”

“噢!”英格尔说。

“我对他说过，他干下这样对不起你的事，看他还敢再来。”

“是吗，”英格尔说。“但是自那回事以后他已经来过好多次啦。而且他要来让他来好了，我又不害怕。”

“对，你不害怕，”奥琳说。“不过我知道他的底，如果你愿意，我就告他一状。”

“喔！”英格尔说。“不必啦，你用不着告他。不值得的。”

但是有奥琳站在她的一边倒也使英格尔感到高兴；结果，当然罗，她赔上了一块干酪，但奥琳对她千恩万谢地说：“正象我所说的，正象我一向所说的：英格尔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从不记恨，也从来不小器的！对，也许你是不怕奥珊德尔的，我却仍然不许他上你的门。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起码的事。”

然后英格尔问：“就是他上门又能对我有什么害处呢？他再也伤害不了我了。”

奥琳竖起了耳朵：“哦，你大概是学到了什么办法吧？”

“我从今不会再养孩子了，”英格尔说。

现在她们分手了，各自手里都有一张王牌，势均力敌，因为站在那儿的奥琳分明知道那个拉普人奥珊德尔已在前天死去了……

为什么英格尔会说起她不再养孩子的事呢？并不是说她和丈夫的关系不好，他们并非是动辄反目的夫妻——远远不是这样。他们虽性格各有不同，但他们难得争吵，偶尔吵上一架也总是要不了多久就会言归于好。有许多次英格尔忽然故态复萌，在牛棚里或地里拼命干活，好似恢复了旧时的健康。遇到这种情况，艾萨克便会对妻子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如果他是个善于表白的人，可能他就会这么说，“嗯，这是什么意思啊，呃？”或诸如此类

的话，表示他的感激心情。可惜他等的时间太长，他的称赞也来得太晚，因此，英格尔无疑觉得这一切是犯不着的，因此也就不高兴再继续卖力了。

她的生育年龄说不定可以持续到五十岁以后；目前她或许还不到四十。她在监狱里学到各式各样的知识——她是否也学会了耍花招呢？由于和其他杀人女犯长期接触，她回家时已是个饱受训练和教育的人；而且有些男人——如监狱看守和医生等可能也教了她一些东西吧。有一天她将一个年轻医生就她所犯的微不足道的罪行所说的话说给艾萨克听："为什么杀死婴儿——对，哪怕是健全的婴儿——就算是一种触犯刑律的罪行呢？它们无非是些肉团子而已。"

艾萨克问："那么，他本人是不是残忍成性呢？"

"他呀！"英格尔惊叫一声，然后她告诉他那个医生待她是如何如何和气；也就是他和另一个医生一同为她的嘴做了手术，才使她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现在她的嘴上只能见到一个疤痕。

是的，只有一个疤。而且她别有一番动人之处，颀长而不偏肥，肤色黧黑，一头浓发；她在夏天多半时间赤足行走，而且穿着打裥的苏格兰式短裙；英格尔是不怕露出她的小腿的。艾萨克看到过她的小腿——又有谁没看到！

不，他们不曾吵过架。艾萨克根本没有吵架的本领，而且他女人回起嘴来比过去更加伶牙俐齿了。艾萨克是个庄重老实人，要经过极长时间才能惹他发火吵架；她三言两语就会搞得他晕头转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再说，他又爱她——爱她爱得要命。更何况他也并非常常需要回答。英格尔从无怨言；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个理想的丈夫，她也就听其自便了。她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艾萨克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人物；她本可能嫁给一个还不

如他的人。他累垮了，是吗？不错，现在，他时常露出倦意，但问题并不严重。他跟她自己一样仍然保持着旧有的健康和未经虚耗的精力，在他们已到中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仍能至少和她一样情深地完成他的使命。

但他身上有特别华美的东西么？没有。在这里就显出她的优越性来了。说不定有时候英格尔会想到她所见过的上等人；那些提手杖、用手帕、戴浆领的英俊绅士们——啊，那些城里的绅士们！因而她就让艾萨克保持他的本色，不给予他以越级的待遇。他无非是一个农民，是荒野中的一个大老粗而已；如果她的嘴巴从一开头就象现在这样，她永远也不会要他；那是肯定的。对，她原本可以嫁给比他更好的人！他给她住的房子和提供的生活方式都是极其艰苦的；她至少可以和一个同村人结婚，住在邻里之间，有一圈互相往来的朋友，不象现在住在深山老林中过着流放的生活。这里不是她现在该住的地方；她已经学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人生。

奇怪，一个人怎么会调一种眼光来看待事物！如今英格尔不再乐滋滋地赞赏一头新牛犊了；艾萨克拿着一筐鱼从深山走下来，她也不再惊喜得拍手击掌了；对，她已在比较优越的条件下生活了六年。最近她甚至于喊他进屋吃晚饭也不再那么甜蜜动人了。现在她只说，"你的饭好啦，你还不进来吗？"而且说话的声音难听。起先艾萨克还有点莫明其妙；怎么说话的腔调这么怪；是一种恶意、不关心、死活不管的口吻。他还回答："哎呀，我不知道饭已经好了。"但当英格尔驳他，说他看日影儿也该知道、该猜得出呀，他只好哑口无言算数。

但有一次他利用了抓到她的一个把柄——那便是她试图偷他钱的时候。倒不是说艾萨克在钱的方面吝啬，但这明明是他

的钱。那一次偷钱险些造成了她的毁灭和灾祸！但即使在那一次，英格尔也说不上是犯了弥天大罪；她之所以要钱是为了埃勒苏——为了那又来信讨钱的心爱儿子，在城里生活的埃勒苏。难道让他一文莫名地周旋于体面人物之中么？她究竟有一颗慈母的心啊。她先向孩子的父亲要钱，后来发现这样不妥，便自己动手拿了。是艾萨克事先就起了疑心呢，还是偶然撞上的呢——总之，她行窃时当场被捉住了。猛然间英格尔觉得自己的两支胳膊都被紧紧地钳住，觉得自己被朝上一拎，随即咕咚一声被掼倒在地。来势凶猛奇特——仿佛是一场雪崩。艾萨克的双手现在一点也不疲软衰弱。英格尔呻吟了一声，头向后一仰，浑身颤了几下，放松了偷到的钱。

即使在这当口艾萨克也无多话可说，尽管英格尔并没有阻止他发言的意思。他只喘着大气说了这么一句："啐！你——你不配住在这里！"

她差一点认不出他来了。唉，一定是日积月累的怨气再也不可压抑地发泄出来了吧！

苦恼的一天，漫长的一夜，接着又来了新的一天。艾萨克已经离开屋子睡到外面去了，尽管这样，干草总还必须收进来呀；赛维尔又跟父亲在一起。英格尔虽有小丽俄波尔婷和牲口为伴，但她觉得寂寞孤单，几乎时时刻刻在哭泣，而且不断对自己摇头。她一生中只有一次激动得这样厉害；她忆起了这一天；这便是躺在床上掐死一个婴儿的时候。

艾萨克和儿子到哪儿去了呢？他们没闲着；不，他们撂下割晒干草的工作，偷了一天一夜左右的空闲，造成了一艘泛行湖上的木船。哦，木船是够难看的，但做工却和往常一样牢固而结实；如今他们有了船，从此可以下网捞鱼了。

他们回家一看，干草仍然干燥如旧。他们本来打算听天由命，结果不但未受损失，反蒙其利。接着赛维尔挥臂高叫："嗨！妈妈在家晒过干草啦！"艾萨克朝下面地里望了一眼，说了声"嗯"。艾萨克已经注意到有些干草被动过了；英格尔现在该在家里吃午饭。他前天才骂过英格尔还啐了她，可她照样收晒牧草，这确实难能可贵。而且搬草的工作可不轻松；她一定是拼了命干的，而且还得挤牛羊奶……"进去吃点东西吧，"他对赛维尔说。

"你自己不进来吗？"

"不。"

不久之后，英格尔从屋内出来，恭顺地站在门外石板上说：

"你也稍微为自己想想，进来吃一口东西。"

听她这么说，艾萨克不由咕哝了一声"嗯"。最近一阵子居然能见到英格尔如此温顺确属异常，以致他也难以固执到底了。

"如果你能在我耙上装上一两只牙齿，我就可以再干一些收晒干草的活了，"她说。是的，她来到她的丈夫、一家之主面前，恳请他做一件事，而且由于他不曾拂袖而去而流露出感激之情。

"你干得够多了，"他说，"又耙草又车草什么的。"

"不，干得还不够。"

"再说，我现在也没有时间修耙。你看天马上就要下雨。"

说着艾萨克便走开干自己的活去了。

无疑，他这么说是要打消她继续干活的意图；因为他修耙费不了一两分钟，而英格尔却会连续干上不止十倍的时间。然而英格尔还是拖着缺齿耙出来，并且以一股倔劲干起了晒草活；恰巧赛维尔牵着马和运草车过来了，于是大家通力合作，挥汗大干，终于将干草全部收进仓房。这活儿干得真痛快，艾萨克再次想到了那引导世人道路——从偷窃一块钱到收进一季干草——的

神灵。此外，还有那条船；那条梦想了一二十年的船终于造成了；如今正泊在山中的湖上。

"唉呀，上帝！"艾萨克说。

第十五章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一个转折点。英格尔误入歧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幸而从地上一拎才使她迷途知返。谁也没提过已经发生的事。事后艾萨克感到羞愧——只不过是区区块把钱的小事，他毕竟也是会给她的，因为他自己也乐于给儿子一块钱嘛。再说——他的钱不也就是英格尔的钱么？因而后来艾萨克也感到了无限内疚。

他们家经历了一段段不同时期。看来，英格尔一定又一次改变了她的心情。她再次变得两样了，不讲排场而又变得认真起来，又成了跟过去一样的认真而有头脑的移民的妻子。难以想象，一个男人的紧紧一捏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奇迹！但捏得对；她原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强壮而健康的女人，只因为在人为的气氛中遭受了长期的监禁，才变坏走上邪道的——幸而碰上了一个脚跟稳定的男人。这个男人片刻不曾离开过他在大地、泥土上的天然位置。任何东西也动摇不了他。

各种各样的时期。第二年又逢干旱，庄稼慢慢枯死，人类的勇气渐渐消沉。长出的麦苗枯萎了，土豆——那些神奇的土豆——它们不曾萎缩，但不断地开花，开花。牧草地已经转为灰白一片，但土豆仍然继续开着花。虽说天上的万能之神指引着万事万物，但牧草地却不断在转为灰白。

然后有一天吉斯勒来了——前任区长吉斯勒终于又来

了。他不曾死去而且再度出现，确实令人高兴。这一次他又是为何而来呢？

从外表看，这一次吉斯勒不曾带来什么重大的意外消息；既不购买采矿权，也没有签署文件之类的公事。吉斯勒的衣着相当蹩脚，须发更花白，眼圈也比过去红得更加厉害。他没有随从为他拎包，文件是装在衣袋里的，连一个包也没有。

"日安，"吉斯勒说。

"日安，"艾萨克和英格尔答。"这才是我们盼望见到的客人呐！"

吉斯勒点点头。

"那一次在特隆金多蒙照拂，感谢不尽。"英格尔主动开口说。

艾萨克听后也点头说："是啊，我们俩都承情之至。"

但吉斯勒——他可不是那种多情人，他说："是的，我正打算出国到瑞典去一趟。"

尽管赛兰娜的一家人都为着旱情严重而心烦意乱，但他们仍然为着重见吉斯勒而兴高采烈；他们拿出家中最好的一切来招待他，并且热情地为他做一切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报答他往日的恩情。

吉斯勒本人却不曾流露出他有什么心事，他一下子变得健谈起来，还望着外面的田地连连点头。他走起路来仍和以往一样地背直胸挺，而且神气活现，好似他袋里还装有好几百块银元。他一进门家里立即就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倒不是因为他开了些什么喧闹的玩笑，而只是由于他天生是个逸趣横生的健谈家。

"赛兰娜是个好地方，第一流的地方。"他说。"艾萨克，继你之后，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好几户人家了。我数一数就有五家。还

有别家么？”

“总共有七户。还有两户你在大路上是看不到的。”

“七家务农户；算它五十口人吧。这么一来，用不着多长时间这附近一带就要人烟稠密起来了。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办起了学校？”

“是办起来了。”

“可不——我过去怎么说的？完全归你们用的一所学校；在下面贝莱德家附近，上下适中的地方。没想到贝莱德居然在荒原上当上了农场主！”想到这一点吉斯勒不由哈哈大笑。“对，你的一切情况我都听说过，艾萨克。你在这里搞得最好，我很高兴。还造了锯木坊，对吗？”

“对，胡乱凑合凑合。不过还算顶用。我还常常为山下人家锯点儿东西。”

“要得！是个好办法！”

“区长，如果你有兴趣看看那边的锯木坊，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吉斯勒摆出一副专家似的神情点点头；好的，他要去看一看，还要彻底检查一下。接着他问：“你原有两个儿子，对不——另一个上哪儿去啦？在城里，在办公室里当书记？嗯，”吉斯勒说。“但这一个看起来身强力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赛维尔。”

“还有一个呢？”

“埃勒苏。”

“他在工程师的事务所——打算在那儿学什么呢？一个饿肚皮的职业。跟着我还要好得多，”吉斯勒说。

“对啊，”艾萨克出于礼貌这么说。这会儿他觉得有点可怜

吉斯勒。啊，那个好人不象是用得起书记的人；怕他自己还得拼命干活才行。那件茄克衫——袖口都已经磨破了。

英格尔取出自己的一双袜子，还是她最考究时穿的一双又细又薄还带着边的袜子，对吉斯勒说，"你不要换一双干袜子么？"

尽管他的鞋袜一定已经湿透，他还是拦阻她："不要，谢谢。"他接着再说起埃勒苏。"跟着我可要好多了。而且我非常需要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烟盒，坐在那里用手指拨弄着。或许这是他身上唯一剩下的值钱东西吧。

但吉斯勒心神不定，一会做做这样，一会又做做那样。他将烟盒放还衣袋又开始一个新话题。"但——那是什么呀？怎么搞的，牧草地一片灰白。我还当是影子，地面全都焦干了。赛维尔，跟我走一走。"

他霍地从桌旁立起身来，撂下饭食掉头就走，到门口才回转身对英格尔道了一声"谢谢赐饭"，就消失不见了，跟随在他身后的是赛维尔。

他们一路走到河边，吉斯勒神情紧张地不住东张西望。忽然他停住大叫一声："有啦！"然后他解释说："你们有什么理由要让你们的田地旱成焦土，而你那边却有一条可以立刻把它淹没的大河呢？我们一定得想办法叫那块草地明天就发绿变青。"

惊愕万分的赛维尔说："那好啊。"

"从这里起斜着往下挖，懂吗——在一个斜坡上。地面是平的，所以不得不挖一条水沟。你们那边有个锯木坊——我想你可以从什么地方找一些长长的厚木板吧？好极！你奔回去取一把鹤嘴镐和铁锹来，先从这里开挖，我也回去画一张正式的线路图。"

他又跑回屋里，湿漉漉的靴子一路踏得咯吱咯吱响。他吩咐艾萨克要做好许多水管，以便埋在无法开沟的地底下。艾萨克原先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河水可能不会流得那么远；只怕水还没流到旱田就会全部被干燥的土地吸收一空。吉斯勒解释说那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必须让泥土先吸进一点水，但水会逐步朝前流去——“明天这个时候，包你田地、草地都会一片青绿。”

“喔！”艾萨克高兴地说，然后拼命把长木板装进箱里。

吉斯勒又一次赶到赛维尔那里。“挖得对——接着挖——我没说过你是个壮汉吗？你必须顺着我划好的这些标志挖下去。万一你碰到了大石块，你就从旁边绕过去，但必须保持住水平线——保持同样深度；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然后他再回到艾萨克那里：“那一根已经做好了——好极！但是还不够用——或许还得再做五六根。艾萨克，你接着做；你等着，我们明天就会见到全部土地发绿变青——我们已经保住了你的收成啦！”吉斯勒乐不可支地往地上一坐，双手拍着膝盖，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他的思想就象电光一般闪来闪去。“这一带有沥青、填絮之类的东西么？那太好了——样样都有。你知道，一开始这些东西的边边会有点漏水，但过些时候木头一膨胀，它们会紧绷绷的象只瓶子。没想到——你们连填絮和沥青也都有！——什么？你说造好了一条船？船在什么地方？在湖上？好极！我一定也要看一看。”

哦，吉斯勒满嘴答应做这做那。来如闪，去如电——他这次似乎比往常更加惊惊咋咋。他干起活来忽冷忽热，但真正干的时候，却是速度惊人，他毕竟有过人之处。对，他说话有些夸张——当然，要说全部土地明天就会回青发绿，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不管怎样，吉斯勒是个观察敏锐、勇于决断的精明人，对，吉

斯勒是个奇人。那一年赛兰娜的收成得以保全，完全是吉斯勒而不是其他人的功劳。

“你做好多少根啦？还不够。你埋下的木头越多，水流得就越快。你做得到的话，就将水管做到二十英尺或者二十五英尺长。家里有那么长的木板吗？好极；把它们统统搬过来——到了收割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值得的了。”

又不安定了——再赶到赛维尔那里。“干得对，赛维尔老弟；干得好极了。你爸爸正象做诗一样地做成一行行水管，还必须做成比我预计多得多的管子。你奔过去扛几根来，我们这就动手。”

整个下午就是紧张地奔过来，跑过去；赛维尔从来没见到过如此紧张的工程；他简直不习惯那样高速的工作法。他们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但水已经开始流动了！他们虽然必须在这里那里挖深些，水管抬高或降低些，但水确实是在流动了。三个男人干到深夜，一直到做好扫尾工作，还细心检查有无漏洞之后，方才住手。当水开始涓涓流进最干燥的地区时，赛兰娜的全家大小无不感到欢欣雀跃。吉斯勒说：“我忘了带表，不知道现在有几点钟啦？对，明天这个时候田地肯定会一片青了。”

半夜里赛维尔起床去看水情，发现他父亲早已先一步出去执行同样的任务。啊，那真是扣人心弦的时刻——发生大事的一天！

但第二天，吉斯勒的干活热情已过；他累得筋疲力竭，一直高卧到将近正午。他没有费神费力地爬山去参观湖上的小船。要不是昨天有言在先，他也决不会去参观那座锯木坊。即使对灌溉工程，他的兴趣也不及原先那么浓厚了——当他在一夜之后，看到田地尚未变青发绿，他大失所望，根本没想过水是怎么流

的，而且时时刻刻流个不息，流经的地面越来越广。他现在不得不改了改口，说："说不定要多过一些时候——可能你们明天还见不到什么变化。但迟早会见效的——决没问题。"

这一天较晚的时候贝莱德·奥森晃了进来；他带来了一些石头样品要请吉斯勒过目。

"这次啊，我想我肯定找到了不同寻常的矿石。"贝莱德说。

吉斯勒不愿意看他的石块。他责问他："你务农就是这样务法的？整天在山里荡来荡去找财富？"

显然贝莱德不愿忍受前任区长的责骂，他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将前任区长看成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你以为我还理你那一套……"

吉斯勒说："你还是到处浪费光阴，你还是照样地不明事理。"

"你自己又怎么样？"贝莱德说。"我倒要问问你，你自己怎么样？你山上有座铜矿，你做出了什么成绩？哼！把个矿搁在那儿，丝毫没有动静。对呀，你这种人才配有一座矿，对不对？嘻，嘻！"

"给我滚出去！"吉斯勒说。

没等多久，贝莱德只好扛着他的一袋石头样品，连再见也没说一声，就下山，回家去了。

吉斯勒坐下，开始用思索的神情翻阅文件。似乎他本人也感染上采矿的热情，现在要来检查一下铜矿的业务，看合同，看分析结果。原来竟是优质矿砂，几乎是纯铜；他必须进行开发，不能听其自然。

他对艾萨克说："我这次上山来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这件事整个儿落实下来。"他对艾萨克说。"我考虑要在不久的将来，在这里开始动工。叫来大批工人让工程正式上马。你以为怎么样？"

艾萨克正为这个人感到难受，所以不愿表示反对。

“你知道，这个工程也与你有关。当然罗，麻烦是不少的；附近会上来许多人，有时难免吵吵闹闹。山上还要进行爆破——不知道你受得了受不了。反过来说，我们动工的这一带就会驻扎更多的人口，你的农副产品就可以在近处找到市场。而且，价钱由你自己决定。”

“是的，”艾萨克说。

“此外，你在矿里还有股份——你知道，矿里赚了钱，你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成。是大钱咧，艾萨克。”

艾萨克说：“你付给我的报酬已经够多，简直太多了……”

第二天早晨吉斯勒告别启程，匆匆东去，向瑞典那边进发。艾萨克要送他一程，但被他拉住：“谢谢你，不用啦。”看到他那样穷困不堪地独自步行上路，简直使人心痛。英格尔早为他打点好一包精心预备的食物，还装进一些特制的薄脆饼。这还不够，她还要送他一铁罐奶油和大量的鸡蛋，但他不肯带着上路，使英格尔非常扫兴。

吉斯勒临行前未能象以往一样付出食宿费，他一定觉得面子难下，心中不安；因此他假装他已经付过了钱，假装他已经放下了一张大面额钞票作为报酬，还对小丽俄波尔婷这么说：“喏，孩子，也给你一样东西。”说着他将自己的银烟盒送给了她。“你用水把它刷刷干净，留着放个针头线脑的吧。”他说：“实在谈不上是个礼物。如果我在家里倒可以给她找点别的东西；我的东西多得是……”

吉斯勒虽然走了，他的水利工程却继续发挥作用，在那里日以继夜，一周又一周地产生奇妙的作用。田野返青，土豆停止开花，麦苗也嗤嗤长了上去。……

山下的新农户开始一个个往山上跑，追切地要来看一看这个奇迹。那个没有老婆，没有女帮工，家住曼尼兰，独挡一面的邻人，艾克萨尔·斯特隆也来了。那一天他兴致很高，告诉大家一位年轻姑娘刚答应要来帮一个夏天的工——这下子去了他一大心事。他没说明姑娘是谁，艾萨克也没问他，但要来的姑娘就是贝莱德的女儿巴布罗。将她从卑尔根叫来，还得拍出一份电报；尽管艾克萨尔出手不够大方而且相当吝啬，但他还是照付了这笔钱。

今天将他吸引上山的也是水利工程；他从工程的这一头看到那一头，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地里没有大河，但有条小溪；他也没有做水管的木板，但是他可以在地里挖出一条条的水沟，那是办得到的。迄今为止，他的田园地处较低的山腰之下，旱情还不是过分严重；但如果旱情继续下去，他也就不得不引水灌溉了。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一切之后便告辞回家。不，他不进屋坐了，他没有时间；他当天晚上就要开始挖沟。于是他告别而去。

这便是他有别于贝莱德的作风。

哦，现在贝莱德可以奔走于荒原各个农场之间，传播“赛兰娜出了神奇的水利工程！”的重大新闻了。他曾说过：“你们拼命在土地上下功夫是没什么用的。瞧瞧山上面的艾萨克；人家不断地挖啊挖啊，将来整个田地都由他来灌溉了。”

虽然艾萨克是个好性子，但他却多次希望摆脱掉这个大言不惭经常上门罗嗦的贝莱德。贝莱德总说他是为了执行电报线路的公务而来。只要他还是个公务人员，他就得保证线路正常。但电报公司却已多次因他失职而申斥过他，而且再次敦请艾萨克接任这份工作。不对，如今时刻挂在贝莱德心上的不是电报工

作，而是山里的矿苗；这才是他追求得入了迷的唯一理想。

如今他经常路过赛兰娜，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宝藏；他会摇头摆脑地说："我现在还不能奉告全部情况，但我不妨告诉你们，我这一次已经有了重大发现。"浪费光阴和精力，枉费心机。他晚上回到自己小屋时，会将一小袋石子样品朝地上一掼，仿佛为了养家活口再没有人干得比他更辛苦似的，然后便在一日劳累之余，坐享吞云吐雾之乐。他在酸性的泥炭地上种了少量土豆，并将屋前屋后的乱生蓬草割下来——这便是贝莱德经营农场的方法。他从来就不是务农的材料，其结局也只能有一个。他的草皮屋顶已经坠落下来，摔成了碎片。而通向厨房的台阶也因潮湿而腐烂不堪。一台磨石搁置在地上，马车仍然无遮无盖地露天停着。

幸而这些区区小事并不使贝莱德感到难过。当孩子们滚着磨石玩耍时，他甚至于还慈祥纵容到会帮着他们一道滚。这么一个闲散懒惰，从不严肃，但也从不灰心，软弱而又不负责任的家伙，居然也能一天又一天地为自己和家人找到糊口的食粮，好歹养活了他们。但总不能期望商店老板会一辈子把他们一家人养活下去吧；老板过去已对贝莱德说过多次，这次又向他郑重说明。贝莱德承认他的话说得对，并且保证一定要重新做人——他要把地皮卖掉；而且很可能卖到一笔好价钱——然后就用地皮售价来偿付他所欠商店的一笔债务！

啊！即使蚀本贝莱德也不能不卖地了；一个农场对他有什么用呢？他又向往那种胡扯闲聊，以及附近有商店的村镇生活了——那要比长住这里苦干并企图忘却尘世的生活更适合他的个性。他能忘记圣诞树和圣诞晚会么？能忘记立宪纪念日的宴会么？能忘记在会议室举行的各种义卖么？他最爱和相知谈天说

地，交换新闻和观点，但这里有什么可以交谈的人呢？有一向，上面赛兰娜的英格尔似乎和他意气相投，但是后来她变了——现在从她那里一句话也掏不出来。再说，她坐过监牢；以他本人的身份而论——不行，绝对行不通。

对，他离开村子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等于自暴自弃。看到区长已经另聘了助理员，医生也已换了新车夫，他感到妒羡交加；是他从原来需要他的众人中出走的，如今他人既已不在那里，别人也就另想办法了。但那些取代他职位的人——当然，顶不了屁用。照理说，贝莱德他应该凯旋式地被请回村里才对！

除此还有一个巴布罗——他为什么会竭力赞成把她送到赛兰娜去帮佣呢？嗯，那是跟他妻子商量下来的结果。如果一切顺利，不但女儿前途似锦，或许全家都可托福沾光。在卑尔根为两名年轻书记当家固属不错，但谁能说她做长下去会有什么出息？巴布罗是个漂亮姑娘，而且生性爱美；说不定，还是这里有着更好的机会。因为在赛兰娜那里有两个儿子。

但是当贝莱德看到他的计划不会实现时，他又另打了一个主意。毕竟，将女儿嫁到那曾经坐过监牢的英格尔这样一份人家去算不上什么高攀。除了赛兰娜的两个男孩之外，还有可供考虑的其他青年——如艾克萨尔·斯特隆。他有一处农场，还有自己盖的草房，他善于勤俭持家，积下的钱已经置备了牲口之类的家当。但他还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帮佣的女工。所以贝莱德对他说："嗯，我不妨告诉你，你要是用上巴布罗，她一定会成为你的理想助手。看，这是她的像片，你好好看一看。"

果然，过了一星期左右，巴布罗来到了。当时艾克萨尔正独自一人在紧张地晒制干草，白天刈草，夜间收藏——正巧这时来了巴布罗！简直是天降的援兵。不要多久巴布罗就显出了她

是可以吃苦耐劳的。她洗衣服，打扫卫生，烧饭挤奶，还在草场上帮忙——帮忙搬运干草，样样都做。艾克萨尔决定给她优厚报酬，而且不因待遇而失去她。

巴布罗在这里不仅仅是一张像片上的漂亮姑娘而已。她身板儿毕挺，消瘦，说起话来带点嘶哑，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懂事故和有经验——她不是个孩子。艾克萨尔不懂她的脸庞何以会那么瘦削和那么憔悴。“我看到你的脸可以认得出是你，”他说。“但是你和照片不一样。”

“那只是因为旅途上太累了呀，”她说，“而且一直生活在城市的空气里。”

一点不错，不久之后她就长得既丰满而又漂亮起来。

“我说得不错吧，”巴布罗说，“走那么一趟路一个人不能不大伤元气，再加一向过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她还隐约透露住在卑尔根时所遇到的一些诱惑——在那种地方做人不得不当心。但是当他们闲谈时，她竟恳求他订一份报纸——卑尔根的报纸——让她能够读到并见到一点外界的新闻。她已经养成了读书，看戏和听音乐的习惯，在这种地方生活简直太枯燥了。

艾克萨尔对她一夏天的帮工成绩感到满意，所以二话没说给她订了一份报纸。贝莱德一家人经常光临他家，扰吃扰喝，他也隐忍不言。他满心想表现出他对这位女佣姑娘的一片感激之情。而且有什么事能比巴布罗在星期天的夜晚拨弄着吉他琴弦并用她的低哑声唱上一曲来得更美好更亲切的呢？那些动听的新奇小调，而且居然真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歌唱他那可怜的干焦的农场，使艾克萨尔感动得无可言喻。

不错，他在一个夏天里也了解到巴布罗个性的其他方面，但整个说来，他是心满意足的。她有她的爱好，而且回话太快，简

直有些善于顶嘴。就以星期六夜晚为例，艾克萨尔下山进村买点东西，巴布罗居然掼下草房和牲口不管径自跑开了。他们为此争吵了几句。问她到哪儿去了，她说只不过到布里达布立克她的家里去了一趟。但……，那天夜里艾克萨尔回到草房时，巴布罗不在那里。他只得照顾好牲口，自己搞点吃的，然后就寝。到第二天快天亮时巴布罗才回来，她还带点责怪的口气说："我只不过要尝尝走木头地板的味道呀。"艾克萨尔对此无言可对，因为他自己仍然住的是草房，踏的是踩平的烂泥地。然而他却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到住地板房子吆，到了时候他无疑也会买上几条木板，造上有地板的房子的！巴布罗听他这么一说似乎非常懊悔，她可不是那种不通人情的人。尽管是个星期天，她仍然立刻走进树林，采集了不少新鲜的松柏枝来铺在泥土地上。

一看她的心肠这么好，行为又这么令人起敬，艾克萨尔还有什么话好说，只好取出他头天晚上为她买来的头巾——其实他原想多留几天，要等她做出更值得人敬重的事情来时再送给她的。哈！她一见到礼物就喜出望外，立刻就将头包了起来——对，她还转过身来问，她包上头巾漂亮不漂亮。漂亮，的确漂亮。她要是高兴戴上他的旧皮帽子，一定也会非常好看的！巴布罗听他这么说喜得格格笑，她也故意说几句好听的话作为回敬："我要去教堂做圣餐礼拜啊，我就情愿包头巾，而不情愿戴帽子。当然，我们在卑尔根总是戴帽子的——只有乡下的普通女仆才不戴。"

两人又言归于好，而且感情更深了。

当艾克萨尔掏出他从邮局带回的报纸时，巴布罗便坐下阅读起世界新闻来：卑尔根某条街发生了珠宝店抢劫案，另条街两个吉卜赛人大吵架；骇人听闻的港口发现——一个新婴尸体缝

在一件剪掉袖管的旧衬衫里。“这凶手会是谁呢？”巴布罗说。接着她按照平日的老规矩阅读了市场价格表。

夏天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

第十六章

赛兰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跟早先相比，这个地方简直变得令人难以辨认了。锯木坊，磨坊，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原来的荒野现已成了有人居住的农村。而且还将有更多的人来居住。但或许变得最最厉害的还是英格尔；她大变特变，再度变得那么聪明能干。

或许去年造成破裂的那件大事本身还不足以改变她那些自由散漫的作风吧；她有时还会走回头路，还会再度谈起"学院"和特隆金的大教堂。哦，无伤大雅的事情，她已经退下了金戒指，她那件超短裙也放长了几英寸。她常常想心事，屋内外比以前安静得多了，不速之客来得少了；如今村里的姑娘大嫂们也难得上门了，因为英格尔不高兴见她们。没有人能生活在深山老林中而仍有时间去干那一套荒唐事的。幸福和胡闹是两码事。

在深山密林中，每一个季节都各有其神奇动人之处，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里总有一种惊天动地的深沉的响声，一种团团被围的窒息感。漆黑的森林，亲切的大树，一切都是使人感到既阴沉又柔和。在那里，什么念头都可以产生。赛兰娜北边山上有个小湖，只有一洼子水，不比一个水族池更大些。湖里长着极小极小永远不会长大的小鱼，它们活在那里，死在那里，而且毫无用处——上帝啊！在世界上毫无用处。一天傍晚，英格尔立在那里，倾听着晚归的牛铃声；四周是一片死寂，什么也听不

见；接着湖里传来了低吟，一种极细极细几乎听不出的低吟声，那是小鱼的歌声。

住在赛兰娜的人有这么一种好福气：每年春秋二季他们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灰鹅飞越荒野上空，还可以听到它们在空中的咕咕叫声——是那么兴奋激动的谈话。似乎在它们大队经过的时候，天地都暂时停止不动了。下面人类的心灵里，不是会掠过一阵弱小之感么？他们重新去干活，但首先不得不紧吸一口气；因为有些东西，有些来自天外的东西，跟他们谈过了话。

他们那里的奇异风光终年不断：冬天有繁星；冬天还常常有北极光；一个带翼翅的天空，一片发自天府的火光。有时候，不是经常，也不是很平常，而是有时候，他们还听得到雷鸣。打雷大多数在秋天，人和兽都把雷当作是一种不祥而又神圣的现象；在家门附近啃青吃草的牲畜会不由自主地紧紧靠拢，停立等候。低垂着头——为了什么？等候末日来临么？人也是一样，那些在打雷时低头停立荒郊等候的人是怎么一回事？等待什么？

春天——对，带来了紧迫、喜悦和狂欢！但秋天啊！它只引起人们对黑暗的恐惧，只迫使人们去做晚祷；四处有异象，空中有警告。人们可能在秋季的某一天里出去寻找东西——男人可能找工作上需要的木材；女人可能寻找因觅食新蘑菇而走失的牛羊，但他们归家时就可能带回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经历。他们有没有无意中踏中一只蚂蚁，将它的后半身压碎，粘在小路边，以致它的前半身再也动不了呢？或者过于走近一个白松鸡的鸡窝，以致受惊嘘叫的鸡妈妈纵身来赶他们啦？即使那些为牛爱吃的大蘑菇也不是全无意义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白白的空泡而已；大蘑菇不会开花也不动弹，但它给人一种颠覆的感觉；

它古怪可怕，象个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肺立在那里——一个脱离了身体的肺。

英格尔终于变得忧忧郁郁；蛮荒压得她喘不过气，她只好虔信宗教。怎能怪得了她？住在荒野中的人莫不如此；那里的生活并不全年是胼手胝足和汲汲于名利的；那里有的是虔诚的信仰，畏死的心理和荒唐的迷信。可能英格尔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有理由害怕天神的审判，而且她是逃不过审判的；她知道每到夜晚，睁着巨大眼睛的上帝便要驾临荒野，到处巡逻；是的，他一定会查到她。她在日常生活中修身行善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她固然可以将金戒指深埋在箱底，也可以写信给埃勒苏，叫他也皈依宗教；但在那以后，她除了干好活，不让自己闲着以外，也就无所作为了。对，还有一件事，她可以穿粗衣布衫，只在礼拜天才在颈脖上系一条蓝色缎带。不必要的装穷——但那是一种看破红尘、自卑和禁欲的表现。这条蓝缎带不是新的，是从小丽俄波尔婷已嫌太小的帽子上剪下来的。有几处已经褪了色，而且，说实话吧，还有点儿脏——而今英格尔却在主的圣日将它作为一件端庄的饰品系在身上。对，她可能是做得过火了：假扮穷人，竭力模仿那些住在窑洞里的苦人。但即便如此——如果她把那件破饰品当作最好的饰品，她的功德就会更大一些吗？让她安宁吧，她是有权利享受一点宁静的。

她非常出色地多做了许多活，干得格外卖力。农场上有两个男子汉，但英格尔却趁他们双双外出的时机，抢着去干了锯木的工作。如此折磨并屈辱自己的血肉之躯有啥好处呢？她认为自己人微言轻，价值不大，才能又平庸无奇，她的生或死，在本国、本乡都不足一道，只在这个荒野中才会引起注意。在这里，她几乎是伟大的——无论如何，是最伟大的。她很可能认为经受她

为自己规定的这一些磨练是很值得的。她丈夫说：

“我跟赛维尔谈起了这件事，我们不准备再让你锯木头而将身体累垮。”

“我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良心平安。”她回答。

良心！这两个字再度引起艾萨克的深思。他年事已高，思路迟钝了，但每逢得出结论时却是极有分量的。他想，良心一定是个极有分量的东西，居然能给英格尔带来这般脱胎换骨的变化。不管是怎么回事，英格尔的转变也导致了他本人的改变；他是从她那里感染上的，人变得温顺了，而且喜欢想心事了。那年冬天的日子过得阴沉、寡欢；他寻求孤独，寻求没人见到的地方。为了保留自己的树木，他在近瑞典附近买下了一片产优质木材的国家树林，而且现在伐起树来总是单人匹马，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命令赛维尔留在家中照看母亲，不许她过分劳动。

为此，在那些冬日苦短的日子里，艾萨克早上摸黑出去，晚上摸黑回来；月亮和星星并不经常出现，而有时候他早晨走过的路径，晚上就被白雪盖没了，因此找路回家相当费事。有一天晚上出事了。

他已经快要到家了；他在明月的清辉下已经可以看到山坡上的赛兰娜。一座和丛林截然分开的精美的住宅，但由于四周围墙堆满积雪，故而显得异常矮小。他如今已经积聚下大批木料，如果英格尔和孩子们听说他要利用这批木料盖起他心目中的一座华美住房时该会多么惊喜啊。他在雪地里坐了下来，准备休息片刻；这样他回到家里不至于显得十分疲累。

他的周围是一片静寂，愿上帝祝福这一片静寂和情思吧，因为它太美好了！艾萨克是个在山林中从事开荒垦地的人，此时他看着四周土地时不由默默思忖着下一次应该破哪一块土，

在脑子里想象着把巨大的石块扔到一边——艾萨克在这项工作上具有真正的天才。如今他知道在他的土地上有这么一块深陷、光秃的土地；里面满是矿藏；那一带的每一个水洼里都浮有一层金属薄膜——现在他一定要将它挖出来。他用眼睛划定了一个个方块，为所有的方块地制定了计划，并进行了推算；这一块块土地都将要治理为绿油油的、果实累累的良田。哦，只有一块耕耘过的土地才是贵重美好的东西；他心里认为这样才是天经地义，而且是一种无上的喜乐……

他站起来，忽然觉得一怔。嗯，现在发生什么事啦？什么事也没有啊，他只不过坐了一会儿，可是现在他眼面前却出现了一样东西，一个神，一个鬼；灰色绸衣——不，没有东西。他觉得一阵头昏眼花——晃晃悠悠地迈出一小步，谁知却撞上一副面容，一副巨大的面容，一双眼睛。就在此时，近边的白杨树飒飒响了一阵。任何人都知道白杨有时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无论如何，艾萨克一辈子不曾听到过这样令人恐怖的萧瑟声，他吓得浑身哆嗦了起来。他的手向前一伸，这大约是这只手所做出的最无用的动作吧。

但挡在他面前的是个什么东西呢？是阴灵作祟，还是实有其人？艾萨克随时都准备赌咒他所见到的是一位更高的神灵，而且他过去的确见到过一次神灵，不过他刚见到的东西却不象上帝。有可能是圣灵么？如果是，那它又为什么要站在虚无缥缈之中；除了两只眼睛和面容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呢？如果它是为他而来，是要勾去他的魂魄，那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反正那迟早是要发生的；到了那一天，他就要上天堂和蒙福的人永远在一起了。

艾萨克急于要看下文；他仍然觳觫不已；他面前的形象里似

乎喷射出一股冷气——它一定是魔鬼！至此艾萨克不免有点丧魂落魄。有可能是魔鬼，但它到这里来要干什么？他艾萨克刚刚做过什么来着？什么也没有做过，只不过在这里静静坐了一会，在想象中耕了一会儿地——肯定那不可能有什么害处吧？这当口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罪孽；他只不过才在森林里做工完毕回家，一个回到赛兰娜家里的又倦又饥的伐木人——他并无害人之意……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只是很小的一步，而且，说实话，他立刻又缩了回来，那个异象不肯消失。艾萨克皱起了眉头，好似顿然产生了怀疑。如果真是魔鬼，那就随它去好了；魔鬼又不是全能的——过去那个路德不是差一点就把魔鬼杀死；还有许多人也曾用十字架的标志和耶稣的圣名赶跑了魔鬼？倒不是说艾萨克要跟面前的魔鬼进行对抗，他心里没有坐下来将他大大嘲笑一番的意思，但他已肯定放弃了原先要拼一死进入极乐世界的主意。他前进两步，一面自己在胸前划着十字，一面径直向异象冲去，大叫："奉耶稣圣名！"

嗯。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似乎神志清醒了，又一次看到了座落在山坡上的赛兰娜。空中的两只眼睛消失不见了。

他乘机匆匆赶路回家，不再采取和幽灵作进一步较量的步骤。但当他发现自己又一次安全抵达家门，心头感到踏实和有力气之后，才咳嗽了一声。他昂然走进内屋，象个男子汉——对，象一个见过世面的男子汉。

一见到他，英格尔大吃一惊，连忙问他的面色何以那样苍白。

听她一问，他毫不隐瞒地讲述了遇到魔鬼的经过。

"在哪儿遇到的？"

“就在那边。靠我们家不远的上山路上。”

英格尔不曾显露出猜疑的神情。她固然不曾因此夸奖他，但她的态度里也不曾流露责怪或轻视他的意思。读者要知道，最近以来，不知为何英格尔变得心情愉快，态度温和了；她只问：

“碰到魔鬼本人啦？”

艾萨克点点头，他个人认为他看到的就是魔鬼本人。

“你后来是怎样将它摆脱的？”

“我奉耶稣之名向他冲了过去。”艾萨克说。

英格尔吓得魂飞魄散，不住摇头，过了好半天才将他的晚饭端上桌子。

“不管如何，”她终于说，“今后再也不许你单独进树林了。”

她为他担惊受怕——他知道后深受感动。他力图证明自己仍然是勇如当年，不管是单身去还是有人陪伴去，都无所谓；但他这么说只是为了让英格尔安心，不要让自己遇鬼的经历过分吓坏了她。他是男子汉，是一家之主，保护全家人是他的职责。

英格尔也看穿了他的用意，说：

“哦，我知道你是不愿意吓坏了我。不过，你今后非得带赛维尔同去不可。”

艾萨克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说不定你忽然会发生意外，在林中病倒——你近来身体又不是太好。”

艾萨克鼻子里又哼了一声。病倒？吃力，或者有之，顶多感到疲倦而已，但病倒，谈不上。不需要英格尔为他担心，把他当作傻子看待；他身强力壮，能吃，能睡，能干活；他的身体棒极了！有一次伐树，树倒在他头上，碰坏了耳朵；但他没将它当回事。他将耳朵按在原位，日夜戴着一顶帽子压住，后来居然就那么愈合

了。要是内科病症呢，他就用滚牛奶冲一种糖浆服用，使自己发汗——这种甘草糖浆原是古代偏方，在铺子里可以买到。万一他割破了手，他就用家里随时都有的含盐液体洗涤伤口，几天之内就可愈合。赛兰娜是从来不请医生上门的。

不，艾萨克没有生病。最健康的人也可能和魔鬼相遇。他遇险之后一点没有不良的感觉；正相反，鬼倒似乎增强了他的力量。冬天来临了，从现在起直到春天，这其间的一段日子倒也不十分难过，大丈夫兼家主的他简直觉得自己是位英雄了；他懂得鬼神的那些名堂；只要信赖他什么都不成问题。如有必要，他自己就有办法驱逐魔鬼。

总的说来，如今天日是更加长也更加亮了；复活节已经过去了，艾萨克也已拖完了他的一切木料，万物都显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挨过了又一个冬天的人类，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第一个活跃起来的又是英格尔；她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什么事能叫她这么高兴呢？喔，原因极为简单。原来英格尔又怀孕；又要养孩子了。她的生活中样样事情得心应手，一帆风顺。但在犯过那样的罪行之后，居然再生儿养女，老天是多么仁慈啊！按理，她无权再生再养的。对，她真幸运，幸运啊！有一天还是艾萨克自己看出了形迹，他直截了当地问："我看你的肚子又大了，你自己怎么说？"

"是的，谢谢上帝，一定是这样的，"她回答。

他们夫妻对此是同样地感到惊奇。当然不是说英格尔已到了绝育年龄；艾萨克认为她在任何方面都还不是太老。然而，又要添一个孩子……罢了，罢……小丽俄波尔婷一年里好几次要到下面布里达布立克去上学——他们现在身边没有小的——再说，丽俄波尔婷也一天天大了起来。

过了几天，艾萨克毅然决然放弃了整个周末——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动身下山到村里去了。行前他不肯透露下山的目的，但回来时却带来一个姑娘。

“这是简杏，”他说。“来做帮工的。”

“简直是胡闹，”英格尔说。“我根本用不着什么帮工。”

艾萨克回答说现在正是她需要帮工的时候。需要与否——这总是他体贴和大方的表现；英格尔感到既惭愧又感激。新来的女工是铁匠的一个女儿，讲定现在跟他们同住；无论如何，过完整个夏天再说，以后看情况再作决定。

艾萨克说：“我还给埃勒苏拍了一份电报。”

这个消息使做母亲的英格尔吃惊地跳了起来。一份电报？他是打算用他无微不至的体贴使她的心神完全乱套吗？就因为埃勒苏离家在外——住在人心险恶的城市里，她近来才大感悲伤；她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到了上帝，也详细告诉了他，父亲因为工作繁重，体力渐渐不支，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在扩展。小赛维尔单独一人应付不过来，而且他迟早有一天还要去承继舅公的财产——她不单写了信还将回家旅费一道寄了去。

但现在已成为公子哥儿的埃勒苏，已不再留恋农村生活；他回信质问，他回到家里有何事可做？抛弃他所学到的知识和本领来务农么？用他的话说，“说实话，我现在不想回来。如果你能替我寄些做衬衣裤的布料来，倒可以省去我一笔买布的现金。”这是他的回信。果然，他母亲为他寄去了布料——不断为他寄去大量做内衣的布料。但当她皈依了宗教之后，她的眼睛明亮了，她才明白埃勒苏是在售出布料，而将布钱花在其他的用途上。

他的父亲也看出了真相。他从来不言语；他知道埃勒苏是

他妈妈最心爱的儿子，也看到过她如何为他痛哭摇头；但是一块块家织的精致布料仍然照寄不误，他也知道任何活人也穿不完那么多的衬衣裤。总之，事情闹得太不象话，他艾萨克觉得身为一家之主，不得不以家长身份出面干涉。确实，他花了一大笔钱才叫商店老板替他发出一份电报；但是第一点，一份电报肯定要给儿子留下深刻印象，其次——这也是艾萨克可以回家告诉英格尔的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尽管他得背着女佣人的箱子一路步行回家，但他感到骄傲，而且和那次买回金戒指一样心里满怀着重大的秘密……

自此以后情况大为好转。为了使丈夫看出她是如何贤惠和有用，英格尔长时期地勤奋不息地工作。她又会和过去一样地对他说："你就是不要命地干！"或者："这样做法，什么人也受不了啊。"或者："现在你替我住手；进来吃晚饭——我特为给你做了薄脆饼！"为了讨他欢喜，她故意说："现在我倒想请问，你搞了那么一大批的木料想干什么，下一步你又打算造什么房子？"

"噢，眼前还说不上，"艾萨克故意卖关子。

对，就跟过去一样。及至孩子出生之后——一个小姑娘，一个健康、结实、漂亮的大胖娃娃——在那以后，并非铁石心肠的艾萨克怎能不深深感谢上天赐福呢？但他究竟打算造什么呢？那又是值得奥琳去奔走相告的新闻——在赛兰娜准备再造一所新住宅，作为正屋的一座边房。赛兰娜现在增加了这么多人口——他们有个女佣人；即将回家的埃勒苏；还有刚出世的他们亲生的女孩——如今老屋只能作为多余的房间临时用用，如此而已。

当然，终于有一天他不得不将实话告诉英格尔；她是那样急于想知道究竟；尽管说不定她早已从赛维尔处得悉内情了——

他们母子经常在一处窃窃私语——她还是惊讶万状，将双臂垂下，说："你这完全是在胡说——你不见得当真吧？"内心感到无限自豪的艾萨克答道："哎呀，你今后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还要养上多少个儿女。看来这是我起码应该做的事吧。"

如今两个男人天天出去收集准备造新房子的石块。他们各自尽最大的努力一道干着活：一个年纪轻，身体结实，行动敏捷，很快就选定了一些适用的石块。另一个上了岁数——粗壮有力，一双长手臂使起铁棍来力大无穷。当他们完成一项特别艰难的任务后，他们就会偷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他们奇特的、含蓄不露的方式交谈。

"贝莱德，他谈起要卖地，"父亲说。

"是，"儿子说。"不知他那块地会讨价多少？"

"是，我也不知道。"

"你听到过什么没有？"

"没有。"

"我听说讨价二百块。"

父亲思索片刻，然后说："你认为怎么样，这会是一块好石头么？"

"全要看我们是不是能敲掉它的外壳为定，"说着赛维尔就站了起来，将定位锤交给父亲，自己抡起了大锤。他挺直身体站着，一上一下地抡锤击石，连击二十下，雷鸣似的二十下，直击得他面红耳赤，汗流浃背。他不惜用坏工具也不惜用尽力气；好重的活儿啊；他拉出塞在裤腰里的衬衫，将它高高卷上去，露出了胸膛；为了更加有效地挥舞大锤，他每一次都要将脚踮起来。

敲了二十下。

“好！我来看看！”他父亲喊道。

儿子停锤问：“有裂印了吗？”

他们一齐卧倒检查大石；检查这野兽，这魔鬼一般的大石；没有，还没有裂印。

“我想单独用大锤来锤它几下，”父亲说着站了起来。这是更费劲的活儿，全凭一股气力；结果大锤发热，钢铁砸碎，锤头也钝了。

“锤头可能要脱落，”说着他住了手。“我抡大锤的本领今不如昔了。”他说。

哦，这决不是他的意思，他决不可能有今不如昔的念头！

这个魁伟的父亲，为人坦率、耐心而又善良，他故意让儿子锤最后的几锤，将大石劈开。如今，大石已被一劈为二。

“啊，到底你有窍门，”父亲说。“嗯，对……布里达布立克……说不定能在那里搞出个名堂。”

“是，应该可以，”儿子说。

“只是那里开沟翻土都干得差不多了。”

“屋子必须得翻修呀。”

“那当然。要整个翻修嘛——那起先就必得大费人工，不过……我要说的是，你知道你妈礼拜天要去做礼拜吗？”

“好象这么说过的。”

“喔！……嗯。随时留心，给新房子觅一块门外的大石板。看到过合适的没有？”

“没有，”赛维尔说。

他们又干起活来。

一两天之后他们一致认为砌墙的石块已经够用。这是个星期五的傍晚；他们一面歇歇一面谈了起来。

“嗯——你觉得怎样？”父亲说。“关于布里达布立克——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

“你是什么意思？”儿子问。“是说怎样利用它？”

“嗯，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座学校，就在这条下山路的半当中。”

“那又怎么样呢？”儿子问。“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它；好象不太值得。”

“你就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除非埃勒苏肯接办下去。”

“埃勒苏么？嗯，不，我不知道——”

两个人专心思索着，半天没做声。父亲收拾起工具，装装好，准备回家了。

“是啊，除非……”赛维尔说。“你可以问问他，看他怎么说。”

父亲这样了结了这事：“嗯，改天再说吧，何况我们还没找到门前的大石板呢。”

第二天是星期六，他们为了要带着孩子翻山头，不得不一早就动身。女佣人简杏要跟他们一同去，因为要她当一名教母，其他教母还得从山那边英格尔的娘家去找。

英格尔打扮得漂亮动人，穿了一件精致的棉布衣裙，衣领和袖口都镶了白边。娃娃也穿了一身下摆处镶了一圈蓝色缎带的白衣；这娃娃也的确是神童，已经会哭，会呀呀学语了；还会躺着倾听墙上的时钟报时。她的名字是她父亲起的。起名是他的权利嘛！他决心要自己作主——相信他好了，决没有错！他先决不定要用雅克滨还是丽贝卡，因为这两个名字都多少和艾萨克有点关系；最后他到英格尔那里，温顺地问：“你觉得丽贝卡如何？”

"好啊,"英格尔回答。

听到这句话后,艾萨克突然变成了自作主张的一家之主。他厉声说:"她不起名则已,要起名就是丽贝卡! 我说了算。"

当然他要陪着家人同到教堂去,一部分是为了抱孩子,一部分是为了礼不可缺。丽贝卡上教堂受洗礼没有大批人跟随在后是绝对不行的! 艾萨克修了胡须,又象年轻时一样穿上了红衬衫;那天炎热逼人,他却将一套很合身的冬季新装穿在身上。尽管如此,艾萨克并不是专门考究衣着借以炫耀于人的那种人;譬如说,他现在脚下穿的竟是一双沉重不堪的大皮靴。

留在家里看门的是赛维尔和丽俄波尔婷。

接着他们摇船过湖,这比以前便当多了,因为以前他们得绕许多路。划到中途,英格尔解开衣服喂孩子奶,艾萨克注意到英格尔的脖子上挂了串亮晶晶的东西。后来他在礼拜堂又注意到她的手上戴有金戒指。哦,英格尔——到底忍受不了啦!

第十七章

埃勒苏回家了。

他离家多年，如今已长得比父亲还高。一双手长而且白，上唇也出现了淡淡的黑毛。他不曾摆架子，倒急于显得自然而亲切；他母亲见状是惊喜交加。他和赛维尔合住小房间；两弟兄相处得极好；而且经常互相捉弄以为乐。理所当然地，埃勒苏不得不分担起造房的责任；但由于毫不习惯于任何体力劳动，他感到疲倦而苦恼。尤其糟糕的是，赛维尔因事需要外出，一切事务全部落在另外两人身上；这时候埃勒苏不但帮不了忙，倒几乎成了累赘。

赛维尔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原来有一天奥琳特地爬山越岭过来传赛维尔舅公的话，说他命在垂危；于是年轻的赛维尔就只好前去侍候。忽然间出了这么一个岔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掉赛维尔可是再倒霉也没有的事。但这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奥琳说："其实，我哪有工夫跑腿送信；不过尽管这样……我喜欢这儿的孩子——统统喜欢，再说，如果我能帮助小赛维尔弄到这笔遗产……"

"那么赛维尔舅公的病很重啦？"

"病重？上天保佑，他是一天一天的不行了。"

"他是不是病倒在床上？"

"在床上？你怎么能在上帝的审判宝座前将死亡说得这么轻

松？不行啦，你舅公赛维尔从此再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跑跑跳跳啦。”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赛维尔舅公将不久于人世，故而英格尔力劝小赛维尔立刻启程。

但赛维尔舅公，那个无可救药的老混蛋，根本没有病危，压根就不在床上。赛维尔进门一看，只见那个小小的地方是七零八落，乱成一团糟；春季农活他们还没有按时完成——连冬天的粪肥还没有全部装运出去；至于将死之人，他却连影子也看不到。赛维尔舅公原是个年逾古稀的老病号，整天衣衫不整地在屋内荡来荡去，常常在床上一躺几天。他家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帮助，就如那些挂在棚里的鱼网吧，已经霉烂得不成样子。哦，尽管如此他却一点不象要断气的样子；他仍然能够吃臭鱼和抽板烟。

赛维尔看到这些情况，进门不到半小时便提出回家的要求。

“回家？”老汉说。

“我们家正在造房子，爸爸没有得力的帮手。”

“喔！”他舅公说。“埃勒苏不是来家了么？”

“来是来了，但他干这个活不大习惯。”

“那你干吗要来呢？”

赛维尔将奥琳带信的经过告诉他，是她说赛维尔舅公即将命终的。

“即将命终？”老汉大叫起来。“她竟说我是即将命终吗？该死的蠢老婆子！”

“哈哈哈！”赛维尔说。

老汉对他狠狠看了一眼。“呃，你是重了我名字的人，竟敢笑一个将死的人！”

但赛维尔实在太年轻，装不出悲戚的面容；他又从来不曾怎么喜欢过这个舅公。如今他又一心一意只想回家。

"噢，原来你也是这样想的？"老汉又说。"以为我快要断气了你才来的，是吗？"

"奥琳是这么说的，"赛维尔回答。

他舅公默不做声，过了好一会才说：

"你听着。如果你把我那张网补好，整理好，我会给你看一样东西。"

"嗯，"赛维尔说。"看什么东西？"

"那你就别管啦，"老汉没好气地说了这么一句便又上床了。

显然这将是一件拖延时日的麻烦事。赛维尔直急得抓耳挠腮。他出去四周兜了一转；处处显出荒芜败落的景象；在这里工作简直无从下手。过了一会他进来，只见他舅公已在床上坐起，就着炉火取暖。"

"看见那只箱子了吗？"他指指脚前地板上放着的一只栎木箱。那是他的钱箱。其实这是一只带夹层的专门盛空瓶子的箱子，就象旧时那些出巡的大法官以及其他大人物旅行时所携带的那种箱子一样，只不过箱子里现在没有瓶子；老汉当区司库时是用来盛文件和证件的；现在箱子里面装的是他的账簿和钱钞。外面传说这只箱子里放有数不清的财富；村里人往往会摇头晃脑地说："好家伙！要是我能有老赛维尔箱子里那么多家私就知足了！"

赛维尔舅公从箱子里取出一份文件，郑重其事地说："我想你文件念得懂吧？"

固然小赛维尔对阅读一道并不十分高明，但他从文件中至少读出了这一点：他舅公死后，全部遗产将由他继承。"

“喏，”老汉说。“你现在爱怎么干怎么干吧。”他将文件又放进了箱子。

赛维尔并不感到特别动心；毕竟，文件所说也就是他早已知道的事；他从幼年时代起就一直听大人说将来有一天他会继承舅公的遗产。不过，看一看那笔财富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猜箱子里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吧，”他说。

老汉打断他，“比你想象的要多。”

他对于这个外甥感到生气和失望；他锁上箱子又上了床，在那里一阵阵地数说着。“我在这个村子里当区司库，管公家银钱已经三十年；我用不着求什么人来帮我的忙！我倒想知道，是什么人告诉奥琳说我即将命终的？如果我高兴，我可以吩咐三个人派一辆马车去请一位医生来。年轻人，别在我面前要花招！好象连等我伸直了腿都来不及似的。我已经让你看了文件，你也看过了，现在文件就在箱子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但如果你一定要离开我跑回家的话，那就麻烦你带个信给埃勒苏，叫他来一趟。他没有重我现世的名字——但是让他来。”

尽管他的话里带有威胁性，赛维尔只稍为想了一下便说：

“好的，我叫埃勒苏来。”

赛维尔回到赛兰娜时奥琳还没有离开。她已抽空下山到艾克萨尔·斯特隆和巴布罗所在的农场去了一趟，回来之后便是说不完的秘密事和悄悄话。“那个女孩子巴布罗最近胖多了——天晓得那是怎么回事。但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怎么赛维尔这就回来啦？我想不必问有什么新闻了吧？你舅公过世了，对不对？是嘛，人老了，年纪大了，进棺材的人了。什么——没有死？罢，罢，那是大大值得感谢的，这可是一本正经的话！你说我乱说一气？哦，真真是冤枉了我！我怎么知道你舅公躺在那里是在上帝面前

冒牌装死的呢？活不长了，这句话是我说的。等有机会站在国王面前我也会坚持我是这么说的。你在说什么？嗯，不是他自己躺在床上双手抱胸说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么？”

跟奥琳磨嘴皮子一点也磨不过她，她三言两语就会把对手搞得七荤八素，把他们问得哑口无言。一听说赛维尔舅公带信要埃勒苏去，她立刻抓住机会乘虚而入：“你们瞧瞧，我是不是乱说一气。老赛维尔让我来叫他的亲戚，他极想见见他的亲骨肉；唉，他快完了！不要推辞，埃勒苏；趁他还有口气的时候立刻就动身赶去。我也走那一条路，我们一同走。”

奥琳临走前又将英格尔拉到一旁再一次跟她私簇簇地谈到巴布罗。“千万别说是我说的——但我看得出苗头！我现在想想她一定会在那边农场当妻子了。有些人生来就是干大事的，尽管一开始他们微小得象海边的细沙。谁能想到巴布罗那个女孩子也是这样的人呢！是啊，早就料到会吃苦耐劳的艾克萨尔一定会步步高升，买田地置家当，跟你们家一个样——比山那边我们家不知要好出多少，你是那边土生土长的，应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巴布罗，她箱子里有点羊毛；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冬羊的羊毛，我既未跟她讨，她也没说要送给我。我们只说了‘日安’和‘再会’，尽管还从她刚会走路时起我就认识她了，那时你不在家，还在‘学院’里学本事，那些年我一直住在赛兰娜……”

“哎呀，丽贝卡哭了，”英格尔打断了奥琳的话。但是她送了她一把羊毛。

接着奥琳发表了一长篇的谢辞：对呀，她不是跟巴布罗说过，象英格尔这样的大方人天下少有吗；她样样东西舍得送人，送到光了脊梁也不抱怨一句。对，进去看看那可爱的天使吧，象丽贝卡这样象妈妈的小孩天下能有几个啊——简直没有。英格

尔还记得有一天说过不会再养孩子的话么?啊,现在她可以看到了吧! 对,应该听听上了年记而且自己养过儿女的人的话,因为谁能探测得到天主的奥妙呢?

说完之后这个瘦老干瘪、灰白可怜、永远探人隐私的奥琳就一溜小跑上山进入丛林去追赶埃勒苏去了。她正准备赶到老赛维尔那里去报功,要让他知道埃勒苏之肯前来他家完全是由于她,奥琳,劝说的功劳。

事实上埃勒苏并不需要劝说,叫他去毫无困难。原来,埃勒苏毕竟比一开始好得多了;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很规矩、有礼貌、随和;就是体力稍为差些。他这次不愿意回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母亲因灭婴坐牢一事非常清楚;关于这事他在城里从没听到过一个字,但在本乡村子里却是人人都会记得的。他跟另一种伴侣共同生活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敏感,感情也更加细腻了。他认识到叉子实际上跟刀子具有同等重要性。作为一个生意场中人,他用新币名,而荒原上则至今仍用古银元作为计算单位。对,他并非不情愿到山岗的另一边去走一趟;在这边的家里他经常要强压下自己的优越感。他竭尽全力迎合别人,而且成绩不错;但他一直需要加意防范。举个例说,两星期前他才到赛兰娜时,尽管那已是仲夏季节,他却带回一件薄薄的春大衣;当他将大衣挂在钉上时,他原可以将它翻过来以露出里面有他姓名缩写的一块银牌的,但是他不曾这么做。还有他的手杖——他的行路手杖——也是一样。不错,这实际上仅仅是一根伞柄,是他去掉伞面和伞骨做成的;但在这里他用起手杖来也和在城里不一样:在城里,他可以提着手杖挥舞前进,而在这里他只将手杖紧紧贴住大腿,不让人看见。

对,埃勒苏攀山越岭而去并不出人意外。他没有造房子的本

事；他只擅长于书写信件；这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但是在这个家里，或许除了母亲外，谁也不重视这一项艺术。他轻快地穿林而过，将奥琳远远撇在后面；他准备在前面等她。他象初生牛犊似的向前直奔；他心急慌忙。也可以说埃勒苏是从农场溜了出来的；他不愿意被人看见。因为，实际情况是，他这次出门既带上了春天大衣又带上了行路手杖。在山的那一边，他说不定有碰上人也有被人碰上的机会；他说不定还有机会上教堂。因而他背着一件不必要的春大衣，在毒日下面乐滋滋地跑得个汗流浃背。

他们在建筑方面丝毫不感到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赛维尔又回到了艾萨克的身边，他干起那种活来，一个就能抵得上十个哥哥；而且他能够从清晨干到深夜。他们没花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房屋的结构工程；由于是从正屋搭了出去的，所以只需要三面墙。他们可以在锯木坊里锯解木板和屋顶上的外层木块，所以在木建方面的困难也相应减少。于是某一天，一座屋顶、地板、窗户一应俱全的房子便展现在他们的眼前了；他们的房子在农闲季节只能暂时建到这个程度为止；其余配大木板和油漆的工程只好等以后再说。

现在吉斯勒带了大批人马从瑞典那边翻山过来了。同来的男人都骑着皮毛光滑配有黄色鞍辔的高头骏马；无疑，都一定是些阔气的游客；是些矮胖结实的男人；沉重的身躯压得坐马都低了头。在这些大人物之间却夹着一个徒步行来的吉斯勒。这一支队伍是由四位绅士和吉斯勒组成的，另外还有两三名仆人，各自牵了一匹驮马。

骑士们在农场外面下了马，吉斯勒说，“艾萨克在这里——

这就是农场的主人。你好，艾萨克！你瞧，我说过要来，现在果然来了。”

吉斯勒跟过去还是一样。尽管他步行而来，他的态度却显不出有自卑于其他人的感觉；对，挂在他弯缩背上的一件旧大衣显得太长而又寒酸相，但他仍然流露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他甚至于说：“我和这几位先生们要到山里去走走——对他们有好处，可以帮他们减减肥。”

几位先生们平易近人；他们听了吉斯勒的话都露出了微笑，还向艾萨克打招呼，说来农场惊吵了，务请原谅。他们自备了伙食干粮，不准备把他的家里吃个一干二净，只求夜间有个下榻之处。或许他可以将新房子借他们一用吧？

他们休息了一会，吉斯勒也进去见过英格尔和孩子们之后，全队人便一同进山，直到黄昏时才回来。在下午的一段时间里，赛兰娜的一家人不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巨响，接着大队人携回了一袋袋新的矿石样品。他们望着矿石点头说：“是青铜。”他们长时间谈着大有学问的话，还查对他们所画的一种地图；他们当中有一位工程师和一位采矿专家；有个人象是一位大地主或者大工厂的经理。他们谈到架空铁道和缆车牵引。吉斯勒不时也插话发言，而且每次都似乎在提出意见；他们对于他的话都极为重视。

“湖南面的土地是属于谁的？”其中一个人向艾萨克请教。

“国家，”吉斯勒迅速回答。他机警精明，手里握着艾萨克曾经签过名的那份文件。“我以前就跟你们说过——是属于国家的，”他说。“没有必要再问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再进行调查。”

夜间较晚的时候，吉斯勒将艾萨克拉到一旁说：“你说，我们

要不要卖掉那座铜矿？”

艾萨克说，“说到那层，区长不是已经从我的手里买过去而且已经付过了地价吗？”

“不错，”吉斯勒说。“我是买下了那块地。但合同里有一项规定，说明你从这座矿的出息或售价中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分成；你是不是情愿也卖掉你的那一股？”

艾萨克对此完全是莫测高深，吉斯勒不得不细加解释。艾萨克是开荒垦地的农民，不能经营开矿事业；吉斯勒自己也无法从事开矿。钱，资金么？喔，那一点绝对用不着担心，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没有时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总是在国内到处奔波，要照料他在南方的财产，又要过问北方的财产。现在吉斯勒正在考虑将矿权出让给这些瑞典的绅士们，他们统统是他妻子娘家的亲戚，都是阔人。“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我一定照着你的意思办，”艾萨克说。

怪得很，这种彻底的信任似乎大大安慰了衣衫褴褛的吉斯勒。他思索了一会才说：“嗯，我不敢说你这样做是否最合算。”然后，忽然间他拿定了主意，接着说：“但如果你肯放手让我酌情办理一切，我能为你做到的，无论如何要比你自己所能做到的强得多。”

“嗯，”艾萨克说，“你一向是我们家的恩人……”

但吉斯勒皱了皱眉头，打断他：“好，就这么一言为定。”

第二天早晨绅士们坐下来写字据。这是一项正经大事；首先要写一份以四万克朗出售矿权的合同，然后还要拟一份吉斯勒将全部金钱转让予妻子与儿女的文件。艾萨克和赛维尔双双被请来做签字时的证人。事后，绅士们表示要收买艾萨克的那一股，还出了一个荒唐的价钱——五百克朗。然而吉斯勒却打

断他们说，“别开玩笑。”

艾萨克本人对于这桩买卖的实情全然不知；他只知道那块地已经出卖过一次而且已经收过了地价。不过，他不大信任克朗——它跟银元不一样，它不是真货币。赛维尔对这一项生意倒还能摸出一些门道。他心里想，这些谈判的口吻有点儿怪；看来好象是由各方成员参加的一个家庭会议。一个客人会说：“我的好吉斯勒，你要知道，你眼睛不该红得这么厉害。”吉斯勒却含糊其辞地厉声道：“对，我知道我不应该。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都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看起来很象是这么一回事：吉斯勒夫人的兄弟和亲戚们，为了摆脱她的丈夫并保证他今后不再上门罗嗦，故而设法用一笔钱买通他。说到铜矿，固然它本身颇有价值，而且无人否认这一点；但矿区偏僻遥远，这些买主自己也说他们买过来无非是想转手再售与其他更合适的业主。那一层也是无可非议的。他们还坦率说明，按现况将矿卖出，他们究竟能得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有人将矿买去并开发起来，那么四万克朗很可能就会只占矿值的一个极小部分；如果听其弃置不管，那么这笔钱就等于付诸东流。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要的是一份毫无瓜葛的所有权，因此他们准备出五百克朗来买下艾萨克名下的一股。

“我是他的代理人，”吉斯勒说，“他的那一股代价如果少于买价的十分之一，我是不卖的。”

“要四千！”别的人说。

“是四千，”吉斯勒说。“地是他的，他的一股该分到四千。地不是我的，而我拿到四万。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是啊，但——四千克朗！”

吉斯勒站起身来，说：“要就要，不要拉倒。”

他们想了想，窃窃耳语了一会儿，又走到天井去谈了半天，然后大声喊仆人，“把马套好。”一位绅士走进里屋送给英格尔一大笔钱作为咖啡、几只鸡蛋和寄宿的代价。吉斯勒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踱来踱去，但他的心里始终非常机警。

“去年搞的那个水利工程见效了吗？”他问赛维尔。

“它保住了全部收成。”

“我上次在这里看到的土墩已经被你们削平了，对不对？”

“是的。”

“你们农场上必须再购买一匹马，”吉斯勒说。他什么事都看在眼里。

一个客人走上前来。“好吧，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算数，”他说。

大伙齐齐走进新房子，客人将四千克朗如数交给艾萨克。他们将一份文件交给吉斯勒；他接过后随意往口袋里一塞，好象那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你把它保存好，”他们告诉他，“几天之后银行存折就会送到你妻子的手里。”

吉斯勒蹙起了前额打断他：“很好。”

但是他们和吉斯勒之间的交道还没算完。不是他开口讨些什么；他就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也分明看出他站在那里是有所等待：可能他事先已提出要求，要他们给自己一点好处吧。为头的客人给了他一大把钞票，吉斯勒也只点点头，说声：“很好。”

“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跟吉斯勒干一杯，”另一个人说。

他们干了杯完成了交易。他们一齐向吉斯勒告辞。

正在这时候贝莱德·奥森走了进来。他来又是干什么呢？不用说，前天山上的爆炸声响被他听见，他立刻料到铜矿方面定有

新的情况。他现在来也是准备出卖一些什么货色。他径直穿过吉斯勒身旁而和绅士们交谈；他在附近山里找到一些非凡的石头样品，极不寻常；有的红如血，有的白如银；山里的每一个角角落落他都熟悉，不管哪一处地方他都可以笔直走到；他还知道一些长长的矿脉，里面蕴藏着某种重金属——是什么金属记不上。

“你采有样品吗？”采矿专家说。

有的，贝莱德采有样品。但他们不能立刻进山到现场去看一下吗？路不太远。样品么？哦，他有一袋袋的样品，而且满满的有好几箱。没有，他没有带来，全部都在家里——他可以跑回去取。但只要他们肯稍等片刻，他可以到山上再取些石头样品来，那样更快。

那些男人摇摇头，启程上路了。

贝莱德看着他们的后影露出了悻悻的神态。如果他刚才还抱有一线希望的话，现在是全部落空了；命运总是跟他作对，从没有一件顺心事。幸而贝莱德不是那种动辄气馁的人；看着客人们纵马而去，他最后说：“祝你们旅途愉快！”空欢喜了一场。

现在他对他的前任上级吉斯勒复又低声下气起来，不敢再把他当作平辈而是敬礼有加。吉斯勒找一个因头故意掏出钱包，什么人都可以看得出包里塞得鼓鼓囊囊的都是钞票。

“如果区长肯帮个忙就好了，”贝莱德说。

“你还是回家去将田种种好吧，”吉斯勒说，一点忙也不肯帮。

“其实叫我推一车的样品来也非常容易，但当时叫那些就在这里的人到山里去亲自看一看现场不是更省事吗？”

吉斯勒不睬他，转身问艾萨克：“你看见我刚才那份文件搁到哪儿去了吗？那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关系到好几千克朗的一张纸头。噢，有了，就夹在这卷钞票里面。”

“那几个人是谁?”贝莱德问。“单单是骑马出游的么?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事?”

不用说,吉斯勒刚才一阵非常紧张,现在才冷静下来。但他还有点儿精力和热情,足以再干点儿活;他带了一大张纸头跟赛维尔一同进山,将湖以南的一带地方画成一幅地图——天晓得他动的是什么脑筋。几小时后他下山回到农场时,贝莱德还在那里未走,但是对于他的询问,吉斯勒一概不理不睬;吉斯勒疲倦了,挥挥手叫他退去。

他一夜沉睡如泥,第二天清晨又和太阳同时起身,元气又已全部恢复。他站在屋外,浏览着前后左右,说:“赛兰娜好地方。”

艾萨克说:“你是说所有那些钱都归我吗?”

“所有?”吉斯勒说。“天哪,老兄,你看不出你应该得到的钱要比这个还要多好多吗?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规定,我真正还该好好补还你一笔钱才对;但一切经过你已看到了——也只好这么办啦。你弄到了多少?按照老币计算,只不过一千块银元。我在想,你们这里需要再来一匹马。”

“是的。”

“嗯,我知道哪里有一匹马。郝耶达尔那个家伙的助手,他的那座农场简直被他糟踏得零落不堪,他整天只想走家串户兜售货色。他已经卖掉大部分牲口,他一定也愿意将马卖掉。”

“我几时去问问他,”艾萨克说。

吉斯勒举起手团团挥了一个圈,说:“地主,一家之主——那就是你啦!有房子有牲口有耕地——他们想饿死你也办不到了。”

“对,”艾萨克说,“天主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是应有尽有了。”

吉斯勒把农场盛赞了一番之后,忽然溜进屋内找到英格尔,

问她："你能搞点吃食让我带在路上吃么？只要几块薄脆饼就行——不要白脱油和奶酪；饼里的营养已经够高了。不，照我说的办；我路上不能多带。"

他又走了出来。吉斯勒心神不安，他走进新房子坐下，提笔作书。他事先早已胸有成竹，所以不花多长时间已经写毕。他高傲地告诉艾萨克，"告诉你，这是向国家内务部提出的一份申请。是的，我需要同时加以照管的事情多得没完。"

当他取到一包食物并向主人告别之后，他好似忽然记起了一件事："噢，顺便提一下，恐怕上次我在这里还欠了你们一笔账——我当时特意取出一张票子，朝马甲袋里一塞——后来我又在那里发现了票子才知道忘了给你们。同时要想的事太多了……"他在英格尔手里塞了一叠钱然后走了。

对，看来很神气的吉斯勒上路了。没有垂头丧气或穷途末路的样子；后来他又到赛兰娜来过一次，过了多少年之后他才逝世。每一次他离开了赛兰娜，全家人都把他当作好朋友似的想念着。艾萨克原打算向他打听一下布里达布立克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没来得及问。说不定吉斯勒会劝阻他，会认为买一块耕地交给一个当书记的埃勒苏是太冒险吧。

第十八章

赛维尔舅公终于逝世了。老人是在埃勒苏侍候他三个星期之后才死去的。殡葬事宜由埃勒苏经办而且办得井井有条；从附近村舍人家弄到一束倒挂金钟花，将一面借来的旗升起半截，还从村商店买来黑纱遮住下放的百叶窗。艾萨克和英格尔都应邀来参加了丧礼。埃勒苏以主人身份用茶点招待了来宾；对，尸体出门时，他们还唱了哀歌，埃勒苏在棺材前还发表了得体的讲话，他母亲骄傲感动得不住用手绢擦泪。总之，一切都进行得令人满意。

当埃勒苏与父亲一同回家时，他不得不公开带着他的春大衣，但他设法将手杖藏在了大衣的袖子里。一路未出问题，然而在他们乘船过湖的途中，艾萨克却无意中一屁股坐在了大衣上，只听"咔嚓"一声。"这是什么东西？"艾萨克问。

"哦，没有什么，"埃勒苏说。

但他不曾抛弃那根折断的手杖；他们一到家，他就到处寻找一截软管或之类的东西来修补手杖。那个本性难移的赛维尔说，"我有办法把它接好。你听着，去搞两块结结实实的粗木片包住手杖的两边，然后用蜡线紧紧绑起来……"

"我要用蜡线把你绑起来，"埃勒苏说。

"哈哈哈！那么，或许你情愿用一条大红吊袜带绑得整整齐齐的吧？"

“哈哈哈，”埃勒苏也笑了起来；但他走进屋内跟母亲讨了一只旧顶针，磨穿顶，做成了一个相当好的金属套子。哦，别看埃勒苏的手又白又长，他做起事来毕竟还不是那么毫无办法。

两弟兄仍然和过去一样，经常互相取笑逗乐。

“赛维尔舅公的遗产都归我吗？”埃勒苏问。

“你已经拿到手啦？是多少？”赛维尔问。

“哈哈哈，你先不先要知道是多少，你这个老财迷！”

“嗯，反正归你嘛，”赛维尔说。

“五千到一万吧。”

“银元吗？”赛维尔叫了起来；他是情不自禁。

其实埃勒苏这个人是从不用银元计数的，但他当时也不愿意否认，所以只点了点头，未置可否。

到第二天他才又旧事重提，说：“昨天你把一切全都给了我，你不感到后悔么？”

“傻瓜！当然不，”赛维尔说。说尽管如此说，但——嗯，五千块钱究竟是五千块钱，而且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他哥哥不是个小器的印第安野人的话就应该分一半给他。

“嗯，实话告诉你吧，”埃勒苏解释说，“我认为，这笔遗产毕竟不能使我发财。”

赛维尔满面惊异地说，“喔，是吗？”

“是啊，也就是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根本就不是你可以称之为发横财的。”

当然，埃勒苏对于会计一科是稍知一二的，而当他在赛维尔舅公家的时候，那只著名的钱箱，也就是那只装过瓶子的箱子被打开并被检查过了；他不得不把所有的账目彻底清算过并做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赛维尔舅公不曾吩咐外甥下地或补网；却安

排他清理了一堆前所未见的最混乱的数字和最离奇的簿记法。譬如说，一个人已于若干年前用实物，如一头山羊或一捆干鳕鱼，付过了税，而今已见不到肉或鱼的踪迹；但老赛维尔于苦思冥想之后说，“他已经付过了！”

“好，那么我们就将他划掉，”赛维尔说。

埃勒苏是干这种工作的合适人选；他天资聪明，思想敏捷，总是安慰病人，说一切没问题；结果两人合作得很好，有时甚至于还会说说笑话。或许埃勒苏在某些方面有些傻头傻脑，而他的舅公也是一样；这两个人坐在那里草成了不少内容详尽的遗嘱，受惠者不但有小赛维尔还有他曾经为之服务三十年的村社团。哦，那些日子真有意思！赛维尔舅公说，“做这一类事简直找不到比你更理想的人了，埃勒苏孩子。”在仲夏季节，他叫人去买回羊肉；从海上捕捞鲜鱼，还吩咐埃勒苏从箱里取出钱来付现。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美。他们还请来奥琳——他们不可能请到比奥琳更好的吃客和更能传播赛维尔舅公临终前如何慷慨大方的人了。而且这种满意是双方的。赛维尔舅公说，“我们也必须给奥琳留点纪念，她是个半边人，家境又不大好。反正留给小赛维尔的已经够多了。”埃勒苏只用笔划了几划，在最后的遗嘱上加个附录就成了，瞧，奥琳也成了遗产的受惠者。

“我一定会照顾你的，”赛维尔舅公对她说。“如果这一次我好不了，不能再起床走动的话，我一定会留意不把你漏掉的。”奥琳宣称，她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但她不是真的说不出话来；她痛哭流涕，由衷地感动，而且感恩不尽；谁也比不上奥琳会立刻将世俗财礼和“来世必得千百倍好报”的两桩事连接在一起。不，她不是说不出话来。

埃勒苏呢？起先，他对于舅公的经济情况也许还挺乐观，但

稍后他就有了想法而且也说了出来。起先他只是试探性地稍微暗示了一下："这账目好象不太对头。"

"嗯，那没关系，"老汉说。"我去世之后肯定够用而且还有得多。"

"你是说此外还有别的钱么?"埃勒苏说。"或许有银行存款?"因为外面有过这样的传说。

"嗯，"老汉说。"或许有那么一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捕鱼业啊、农场啊、牲口啊、红牛啊、白牛啊的合在一起——埃勒苏，我的孩子，那一份心你就别担了。"

捕鱼业能值多少钱，埃勒苏一无所知，那活牲口他却是见到过的，统共一条牛，一部分是红色，另一部分是白色。赛维尔舅公一定是胡言乱语吧。还有一部分账简直算不清楚，特别是在币制改革之后，那些账目都是乱成一团的数字；这位区司库经常将小克朗当作整块银元。怪不得他以为自己是阔老咧！而当账目一一搞清楚之后，埃勒苏认为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或许做到出入平衡都不够。

对，赛维尔可以轻易答应将来自舅公的一切全部奉送哥哥！

两弟兄为此常开玩笑。赛维尔为了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到心烦意乱，如果他真的是掼掉了五千块钱，他倒说不定会感到懊恼。他明知过去重他舅公的名字也不过是投机取巧；他其实是无权染指那里的任何遗产的。现在他力劝埃勒苏接受遗产，他说："当然应该你拿。来，来，我们写份东西作为凭据。我愿意你成为一个阔人。不要高傲得不屑一顾。"

是的，他们为这桩事大笑过多次。的确，要不是亏了赛维尔，埃勒苏还不会留在家里哩；如果没有赛维尔，他的日子肯定要加倍难过。

事实是，埃勒苏的骄纵脾气又发作了；在山那边闲散了三星期对于他毫无好处。他在那边去过教堂而且在人前炫耀过了；对，他甚至于还碰上了几位姑娘。在赛兰娜这一边这类事儿是谈也不用谈的；女仆简杏根本不能算，只不过是个女佣人而已，配赛维尔倒还差不多。

埃勒苏有一天说，“我倒想去看看那个布里达布立克农场的女孩巴布罗，不知长成个什么样子了。”

“嗯，你就下山到艾克萨尔·斯特隆农场去看她一次嘛，”赛维尔说。

一个星期天埃勒苏果然下了山。对，他出过一趟门，信心和豪兴已经恢复；他在艾克萨尔的小屋里精神振奋、谈笑风生。巴布罗是个不容轻视的人物；不管怎么说，她是附近一带的惟一女性。她会弹吉他，谈起话来又是应对如流；再说，她身上发出的不是艾菊香而是店里可以买到的真正的香水香。埃勒苏让对方知道他目前不过是回家度假，不久他就会接到通知返回城里的事务所。话要说回来，住在家里，住在老地方毕竟也不坏，当然他有一间睡觉的小房间。不过，到底和住在城里不一样！

“对，那倒是真话，”巴布罗说。“城市和乡下太两样了。”

艾克萨尔跟这两个城里人简直格格不入；他和他们在一起感到无聊，情愿出去巡看他的田地，剩下这一对人在家里可以为所欲为，埃勒苏周旋得恰到好处。他讲了他如何到前山去料理舅公的丧事，也没忘记提起他在棺材旁所发表的讲话。

他告辞回家时请求巴布罗陪他走一段路。但巴布罗，对不起，却不高兴那么干。她问：

“你们家乡的规矩是叫姑娘们陪送小伙子们回家的么？”

这句话对埃勒苏不啻是当心一拳；他刷地面红了，知道自己

得罪了她。

然而，他下个星期又到曼尼兰去了，这次还携了手杖。他们象上次一样地谈着心，艾克萨尔也跟上次一样跟他们合不拢。“你父亲的一块地大极了，”他说。“看来，现在又在造新房子。”

“是的，他搞的确实不错，”巴不得卖弄一下的埃勒苏说。“反正他有的是资金。对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你是什么意思？”

“哦，你没听说吗？前几天瑞士来的几位百万富翁向他买了一座矿，一座铜矿。”

“是吗？那他一定要有成堆的钱了吧？”

“多极啦。嗯，我不高兴吹牛，但无论如何，好几千是不成问题的。刚才我要说什么来着？造房子？你这儿堆的木料也不少。你打算什么时候动工？”

巴布罗插了一句嘴：“永远也动不了工！”

这可是一句言过其实、不符合事实的话。去年秋天艾克萨尔即已准备好石料，冬天就已全部用车运到家里；如今，他利用农闲已砌好几堵地基墙、地窖子和其它一切——唯一剩下来的便是上面的木建部分。他希望能在今年秋天造好一部分屋顶，还打算请赛维尔来帮个几天忙——埃勒苏认为这个主意要得吗？

埃勒苏想了一想，好似不以为然，然后他笑眯眯地说：“可你为什么不请我来呢？”

“你？”一听到这句话，艾克萨尔立刻肃然起敬地说：“我认为你别有大才，哪可小用啊。”

哦，在这片荒原上受到别人重视确实令人感到愉快！埃勒苏自谦地说：“就怕我的手做那种工作不太管用哩。”

“让我来看看，”巴布罗握住了他的手。

艾克萨尔再度无话可谈了，跑了出去，撇下他们两个在一起。他们二人同年，过去同过学，在一起玩过吻过还到处奔跑过；如今他们以一种洒脱不拘的态度谈到过去——交换回忆起来的往事——或许，巴布罗还想在同伴面前显露一下。诚然，这个埃勒苏比不上城里事务所那班戴眼镜和挂金表的时髦少年，但是他在这荒野中也算得是佼佼人才，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她拿出自己的照片给他看——当初她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现在全变了。”巴布罗叹了一口气。

“我不懂，你现在怎么啦？”他问。

“你不以为从那以后我已经丑多了么？”

“丑多了，什么话！嗯，我不妨告诉你，你现在比从前漂亮多了，”他说。“浑身胖乎乎的。变丑了？喔！亏你说得出！”

“你看这件衣裳不是很漂亮吗？前胸后背都露出一小块。你瞧我戴的那根银链条，值好多好多钱咧；是当时我帮工的两位年轻书记中的一位送的礼物。可惜已经丢了。你知道，不是真的丢了而是我没有回家的路费卖了。”

埃勒苏问：“这张照片能送给我做纪念吗？”

“送给你？嗯。你拿什么送给我呢？”

哦，埃勒苏太知道他想说什么话了，无奈他不敢说。他只好说：“我回城以后照一张像送给你。”

巴布罗将照片收起来。“不行，我只剩这么一张了。”

他的年轻心灵顿时觉得一黑，不由伸出手去抢照片。

“嗯，现在就先给我一点儿什么嘛，”她大笑着说。于是他趁势正正式式地吻了她。

自此以后，形势就舒畅多了；埃勒苏变得神采飞扬、兴致勃勃。他们打情骂俏，笑声不绝，成了极要好的朋友。“你刚才拉

我手的时候就象天鹅毛似的柔软——我是说，你的手。”

“哦，你是要回到城里去的人，我敢说你一走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巴布罗说。

“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埃勒苏说。

“噢，我敢说你在城里一定有个心上人。”

“没有。跟你说实话，我根本没有订过婚。”

“哦，有的，你一定订了婚；我知道。”

“没有，老天作证，我没有。”

他们就这样来回逗了好半天；埃勒苏显然是堕入情网了。“我要给你写信，”他说。“可以吗？”

“可以，”她说。

“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你对我有情，我是不敢冒昧的。”忽然之间他妒意发作，问道：“人家说你已许配了这儿的艾克萨尔；可是真的？”

“艾克萨尔？”她语音中的轻蔑之意又使他高兴起来。他说：“我以后还要进一步看好他！”但这时她又现出后悔的样子说：“不过，我看艾克萨尔够不错的……我喜欢看报纸他就特意替我订了一份，还常常送我东西——好多好多东西。这一点不能不说明。”

“哦，当然，”埃勒苏表示同意。“他本人可能非常之好，但最最重要的还……”

但是一想到艾克萨尔好似叫巴布罗紧张了起来；她立起身来对埃勒苏说：“你现在该走了；我要去照料牲口。”

下个星期天埃勒苏下山的时间比通常推迟了很多，并且随身带了一封信。是一封信！为这封信，他激动了整整一星期，而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终于写成功了；他居然写成了这封信：

"致巴布罗·贝莱德森小姐。数次幸睹芳容，喜悦之情，难以言喻……"

他现在去得这样晚，巴布罗无论如何应该已经关好了牲口，或许已经上了床吧。那没关系——真的，只有更妙。

但巴布罗还没上床，仍在草房里坐着。而且她的表情好似一点没有要和他亲热和幽会的意思——埃勒苏心想会不会是艾克萨尔捏住了她的什么把柄并向她提出了警告。

"这是我说过要写给你的信，"他说。

"谢谢你，"说着她将信拆开读了一遍，看来触动不大，只说了句："可惜我没有这样好的文笔。"

埃勒苏感到失望了。他干错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搞的？艾克萨尔又到什么地方去啦？他不在家。说不定开始讨厌这些星期日的拜访而故意回避了吧；再不然他前天下山进村被什么事绊住脚啦？总之，他不在家里。

"这么可爱的夜晚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闷死人的地方！"埃勒苏问。"出去散散步吧？"

"我在等艾克萨尔，"她回答。

"艾克萨尔？难道你离开艾克萨尔就活不成了吗？"

"不。可他回家之后总要吃点东西吧。"

时间慢慢地、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们并没有更加靠近些；巴布罗仍然是那么冷淡别扭。他又对她讲起他到山那一边去的经过，也没忘记重述他所发表过的讲话："我其实不要说多少话，照样的有人流了眼泪。"

"是吗？"她说。

"有个礼拜天我还去了教堂。"

"那儿有什么新闻？"

“新闻？哦，没有。只不过四处看了一看。按我所知道的看，那个神父简直不行；没有气派。”

时间不断过去。

巴布罗忽然说：“要是艾克萨尔看见你今儿晚上又来了，他会怎么说？”

这说的是什么话！他好象是挨了她的一记窝心拳。他们上次见面的情形，她难道全部忘了吗？他们不是约好今晚相会的吗？埃勒苏感到伤心极了，咕哝说：“你要我走，我可以走。我干了什么事啦？”他问话时的嘴唇颤抖着。显然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和烦恼。

“干了什么？哦，你什么也没干。”

“嗯，今儿晚上你究竟是怎么啦？”

“我怎么啦？哈哈哈！——不过细想起来，也难怪艾克萨尔要生气。”

“那么，我就走，”埃勒苏又说。但她依然无动于衷，一点不担心，看他怨恨交加地坐在那里也毫不在乎。女骗子！

他现在真生气了；起先他只微妙地表示了他的不悦；大意是说她可真是个好样的，是个能为女性增光的人，嘀！但这些话不曾产生效果——哦，他本该隐忍一下不说为妙。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最后说：“早知道你会这样待我，今儿晚上我死也不会来。”

“嗯，你不来又会怎么样？”她说。“你只会失去一个卖弄你心爱手杖的机会。”

啊，在卑尔根住过的巴布罗是知道如何挖苦一个男人的；她见到过真正的行路手杖，所以她现在能够问他出去时挥舞着那根补过的破伞柄有什么意思。但他让她讲下去。

“我想你现在要向我讨还你送给我的那张像片了吧，”他说，

心想这一下再触动不了她的心，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触动她的了，因为向人讨还礼物被荒野中的人们看为是最最卑鄙的行为。

“那要看情况，”她不肯正面回答。

“哦，还给你没有问题，”他盛气地说。“我会马上送过来，别担心。那就请你也将信还给我吧。”埃勒苏说着就立起身来。

还就还；她把信还了他。但这时她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这个女佣姑娘伤心了；她的朋友遗弃她了——永远不能再相会了！

“你用不着走呀，”她说。“我不会把艾克萨尔说的话放在心上的。”

但此时已占了上风的艾勒苏不甘示弱了；他向她道谢并说了再会，还说：“当一位女士那样发作的时候，男人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

他从容不迫地离开屋子向高处的家里走去，一路吹着口哨，挥舞着手杖，俨然是一位大丈夫气概。嘀！没过多久巴布罗从后面追上来了；她还呼唤了他一两声。好吧，他停了步，但停在那里的是一头受了伤的雄狮。满面愧悔的她在石楠丛中坐了下来，手里拨弄着一根小树枝；再过一小会他也动了柔情，要求再和她接最后一次吻，作为话别。不，她不愿意。他央求她：“象上次一样跟我亲热亲热嘛，”又踏着快步跟着她的身子团团转了半日，以求得一吻的机会。可是她就是不肯亲热；反而站了起来，而且立在那儿动也不动。见到这个情况，他只得点点头走开了。

他一走出了视线，艾克萨尔就忽然从矮树丛中走了出来。倒使巴布罗吓了一大跳，问：“怎么回事——你上哪儿去的？到那上边去？”

“不；我是从那条路下去的，”他回答。“我可看到你们两个人上去的。”

“喔，是吗？我敢说这对你大有好处，对不对？”她忽然勃然大怒，叫了起来。这时她肯定不会那么好对付的。“我倒要知道你鬼鬼祟祟地在这里搞什么鬼？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艾克萨尔也正满腹生烟。“嗯，原来他今天又来啦？”

“他来了又怎么样？你想拿他怎么样？”

“我拿他怎么样？我想问的是，你要拿他怎么样。你应感到羞耻。”

“感到羞耻？嗬！我要说你还是免开尊口为妙，”巴布罗说。“我就该整天象个偶像似的坐在家里不成？我倒有什么事应该感到羞耻啊？只要你愿意另请高明来管你的家，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如果要求不是太过分的话，我可要请你闭上你那鸟嘴。现在我回去为你预备晚饭和咖啡，做好之后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一路吵到了家，越吵越厉害。

不，艾萨克尔和巴布罗的关系一向不是最好；时常要发生矛盾。她跟他至今已有两年，过去也曾发生口角；大多数都是因为她说要另寻人家。他一心一意想留她久住，在那里落户，分享他的房子和生活；他知道再失去帮工之后他的日子将要多么艰难。是的，她在比较热情的时刻曾多次保证她一点没有离去的打算。但一逢到为什么事争吵之际她就以出走为威胁。哪怕没有其他别的事，她也会借口看牙进城走走。老是走，走开……艾克萨尔觉得非设法将她留住不可。

留住她？如果巴布罗要走，那不管他如何努力也是留她不住的。

“噢，这么说，你又想走啦？”他问。

“想又怎么样？”

“你想你能走得了吗？”

“为什么不能？你以为冬季将临我就会害怕啦？……告诉你，我在卑尔根随时都可以找到工作。”

然后艾克萨尔相当镇定地说，“反正你得过好一阵子才能走呢。至少在你怀孕的时候走不了。”

“怀孕？你在说些什么呀？”

艾克萨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这姑娘疯了不成？

对啊，他自己原该沉得住气才对。如今他已经有了留住她的条件；他过去太富于自信，是个错误；原没有跟她严厉而使她发火的必要；那年春天他无必要那么多话吩咐她种土豆——他本可以自己去种嘛。等到结婚之后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行使夫权么；在那以前他应该有足够的头脑多让让她。

但是——这个第三者埃勒苏真是太讨厌了，这个乱挥手杖而且大言不惭的书记。怎能让一个已经许身与人而且已有身孕的姑娘跟他瞎搞下去！真是莫明其妙。迄今为止，艾克萨尔没有碰上与之竞争的第三者——如今，事情两样了。

“这是给你订的一份新报纸，”他说。“这儿还有送给你的一样东西。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巴布罗很冷淡。他们虽一同坐在那里喝着碗里的滚烫的咖啡，她的回答却是冷若冰霜：“我猜就是你已答应了一年多要打给我的金戒指吧。”

然而，这句话说得稍为偏了些。戒指是戒指，却不是金戒指，而且他从来也没有答应过要给她金戒指——那完全是她打的如意算盘；这是一枚纯银戒指，有交叉起来的一对镀金搭手，还有店号商标等。但是，啊，倒霉的是，她到过卑尔根！巴布罗见过真正的订婚戒指——跟她说也没有用！

“这种戒指！嗬！你自己留着吧。”

“那么，这有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她说着便立起身来收拾桌子。

“嗳，你现在先暂且戴着再说嘛，”他说。“或许以后我再给你调个好的。”

巴布罗没有回答。

今儿晚上的巴布罗怎么如此不识好歹。送她一只崭新的银戒指——她至少得客客气气地谢上一声呀。一定是那个有城市派头的书记缠昏了她的头吧。艾克萨尔忍不住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埃勒苏那个家伙老朝这里跑。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

“是的。难道他这么一点世面也没见过，连你现在的处境也看不出来么？他的额头上没长着眼睛么？”

巴布罗冲着他一转身。“噢，你以为在这点上抓到了我的把柄么？告诉你吧，别认错了人。”

“喔！”艾克萨尔说。

“是的，我也决不会待在这里。”

艾克萨尔只冲着她微微一笑；不是大声笑她，不是；因为他不打算引她生气。接着他象哄孩子一样地安慰她：“好啦，巴布罗，别生气啦，看我们平日的情份嘛。”

当然到末了巴布罗让步了，不生气了，甚至于手指上戴着银戒指入了睡乡。

到了时候一定会言归于好，没问题。

草房的两个人和好了，对。埃勒苏又如何呢？他的日子更加难过；他无法忘怀巴布罗的薄情寡义。他对于女人的歇斯底

里病症，一无所知，因而只认为这一切完全出于她的残酷；布里达布立克的那个女孩子，尽管她在卑尔根住过，也未免自视太高……

他去还照片也是采用了他的独特方式——一天夜里亲自去，将信塞进她睡觉的草料棚的门缝里。他不是粗暴无礼地一塞算数，绝对不是，而是在门缝处拨弄了很长时间，终于将她弄醒了。她支起肘子问道，"你是怎么搞的啦；今儿晚上就找不到进门的路了吗？"他立刻明白这是对另一个人说的话，这句话象一根长针，象一把利刃似的直刺进了他的心田。

他步行回家——没甩手杖，没吹口哨。他不想再充大丈夫的角色了。剜心的一刀可不好受啊。

这事就这么完了吗？

某一个星期天，单单为了观情况、探虚实，他又下山。以一种阴沉反常的耐心潜伏在灌木丛中，窥伺着草房。最后草房里终于有了动静，但他所见到的却几乎断了他的命：艾克萨尔和巴布罗一同走了出来，并向牛棚走去。他们现在是既恩爱又亲密，对，他们才度过了一段幸福辰光；他们走路时互相搂着腰，他还要帮她去料理牲口。喔，是的！

看到了这一对人，埃勒苏显出了满盘皆输的狼狈相。他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她这会儿和艾克萨尔·斯特隆搂搂抱抱。真想不出她是怎样做得出的；前不久她才搂抱过我！看着看着他们俩已经进了牛棚不见了。

嗯，随他们去吧！嗬！难道他就趴在灌木丛里不做人啦？平平地趴在那里不想做人，象个什么话。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究竟是个男子汉呀。嗬！起来。

他脚一跳站了起来，掸去衣服上的枝叶灰尘，又昂然站得笔

直。他这时发泄愤怒和绝望的方式也很离奇；他将一切愁苦抛向九霄云外，唱起了一曲内容异常轻薄的民歌。而且他满面严肃地故意用最高的声音唱出歌里最最不堪入耳的部分。

第十九章

艾萨克从村里带了一匹马回来。

对，正是那样；他买了区长助理员的马；果然应了吉斯勒的话，马是公开出售的，但它的售价是二百四十克朗——合到六十块银元。马肉价格已经涨得出了格：艾萨克小时候只用五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匹头等好马。

可他自己为什么从来不曾养过一匹马呢？他曾有过这样的打算，想望过一匹漂亮的小马——过去两年来一直等待着机会。但要养马必须能够从农活里抽得出时间，能够让一块块小荒地荒着不管，而后才能将马养到可以驮粮食回家的时候。区长的助理员说："我不高兴为了养一匹马多花钱；我出门值勤的时候，家中的妇女根本弄不到足够的草料。"

买新马是艾萨克思谋了好几年的老主意，不是出于吉斯勒的怂恿。他事先已做好他力所能及的各种准备；新隔了一处马厩，买了夏天拴马的新缰绳；货车已经做好几辆，还得再做几辆留着秋天使用。当然，他也不曾忘记最最重要的饲料；否则他为什么去年拼死拼活地垦出最后的一块荒地，还不是为了能长出足够的饲料以保住一条奶牛并加养一匹新马吗？这块地现已播下青饲料的种子；准备为下犊的奶牛提供饲料。

对，他的计划面面俱到。为的是，让英格尔再象往昔一样地喜出望外和大拍其手。

艾萨克从村里带来了新闻；教堂外面贴出了公开出售布里达布立克农场的布告。少量农产品——干草和土豆，——也一道去。可能牲畜也要卖；只有几头小畜类，没有大牲口。

“他是打算全部卖光扫地出门么？”英格尔大声问。“他打算住在哪儿呢？”

“住在村子里。”

一点不错。贝莱德打算重返村里去住。起先他还想说服艾克萨尔，准他和巴布罗同住他家，但没有成功。尽管对贝莱德说来，这是继毁业之后的又一严重挫折，但由于他决不愿破坏女儿和艾克萨尔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也不敢过分纠缠。那年秋天艾克萨尔的新居就可落成；嗯；那么，等他和巴布罗迁入新居之后，贝莱德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搬进草房居住呢？不行！贝莱德就是这样，他看问题和在一片新土地上落户种地的人不一样；他不懂得艾克萨尔之所以要搬出是因为他越来越多的牲畜需要那间草房；那间草房是要改为牛舍的。即使对他讲过了这一番道理，他仍然弄不清人家的观点；他说人类肯定应该放在畜类的前面吧。不，一个定居户的观点是两样的；牲畜要放在首位；因为人在冬天总可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但巴布罗现在插嘴了：“喔，原来你把畜生放在我们人的前面么？我现在才知道！”这样，由于艾克萨尔无法收容他们一大家子，他把一大家子人都得罪了。可他坚决不肯让步。艾克萨尔并不是个好说话的笨蛋，相反，他是越来越当心；他深知搬进那么一群人来肯定要张口吃他的饭的。贝莱德吩咐女儿住嘴，故意说他是在深山老林里住厌了，才情愿搬回村里去住的——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才卖掉农场的。

哦，不过说实话，并不是贝莱德在卖农场，而是银行和商店老板在卖布里达布立克，只是为了面子才用贝莱德的名义出售。

他认为这样可以免得他出乖露丑。贝莱德和艾萨克相遇的时候也丝毫不觉得志短；他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自己仍然是电报线路视察员，无论如何，还有一笔固定收入；将来还能逐步升到区长助理的老位置或其他的位置。当然这一变化使他略感伤心；跟一个已经居住过并惨淡经营过多年而且已经喜欢上的地方告别不是一件容易事。幸好那个好人贝莱德泄气也是暂时的。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魅力所在。他平生只有一次心血来潮要当大地上的耕农，那是一阵灵感。不错，他不曾取得成功，但是他凭着那同样的空想作风又开始了几种其他计划，而且进展得很顺利；谁能说定——没准他收集的石样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财富呢！再看看巴布罗，他已经将她安置在曼尼兰农场，他可以起誓，她现在是不会离开艾克萨尔·斯特隆的了——真的，那是明摆着的事，谁都看得出来。

贝莱德说过，只要他身强力壮，能为自己和仰赖自己的人工作，他就无所畏惧。他说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可以到社会上自食其力去了。海尔吉已经参加了鲱鱼的捕捞工作，凯撒林将要到医生家去做帮工。家中只有最小的两个——嗯，不错，下面又要再养一个，但不管怎么说……

艾萨克从村里还带来一个消息：区长夫人养了个孩子。英格尔忽然发生了兴趣；"是男孩还是女孩？"

"哎呀，这倒没听说，"艾萨克说。

区长夫人过去一直在妇女俱乐部夸夸其谈地说什么穷人中的人口生长率增加啦，最好给妇女选举权让她们对切身的问题有某种发言权啦，而今自己竟也生了孩子。现在她的嘴被封住了。是的，牧师太太说，"过去她很多事情都要管一管——而今自己的事却没管好，哈哈哈！"这是一句传遍全村的妙语，许多

人都懂得话中的含义，不用说英格尔也懂；不懂其中奥妙的只有艾萨克一人。

艾萨克懂得他的工作，他的行业。他现在有钱，有一座大农场，但不曾动用那笔意外之财而是将它另行存放起来。多亏土地保全了他。如果他住在下面村里，即使是他也难免会受到繁华世界的影响；那么多的宴游生活，那么多的华美气派；他一定会买那些无用的无聊东西，在平时穿上应在星期日穿的大红衬衫。这个荒野庇护了他，使他不曾染上漫无节制的习气。他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礼拜天早晨盥洗，到山上的湖里沐浴。那一千块银元——嗯，那是天赐之财，必须保存完整。别的他还应该做什么呢？地里的粮食和牛羊的乳产品支付他的日常开销足够有余。

当然，埃勒苏懂得多点；他劝父亲将钱存入银行。嗯，或许这个办法最好，但眼下艾萨克一直拖着没去办——或许以后也永远不会去办。并不是说艾萨克不屑于接受儿子的意见；如后来事实所证明，埃勒苏不是个笨人。在目前晒制干草的季节里，他也手把镰刀去割草——但他在这一方面不是行家，不是。他紧紧挨着赛维尔，每次都得请他为他磨刀。但埃勒苏的手臂特长，掘起草来，利索之极。如今他和赛维尔、丽俄波尔婷还有女佣简杏都在地里忙着收晒当年的第一批干草。埃勒苏也不吝惜精力，不断地耙草，耙得双手起了泡，不得已用破布包扎起来。上星期他胃口不开，如今干起活来却不差劲。这孩子不知经历了一番什么不顺心的事；看来象是失恋之类的伤心事，一缕终生难忘的哀愁倒使他奋发振作了起来。还有，你们瞧，他已抽完了他从城里带回的烟叶；按常理，这就足以叫一位书记到处撞门并在多少事情上强烈表示不满了；但是不，埃勒苏反而变得更加稳重、

坚定和挺直；不愧是一个男子汉。甚至于爱开玩笑的赛维尔也难不倒他。今天他们俩正探身趴在河中的巨石上喝水，赛维尔挖苦他，说要替他搞点特优地衣，晒干了给他当烟抽——"再不然你就抽抽生地衣如何？"他说。

"你来尝尝我的烟，"埃勒苏说着伸出手去将赛维尔的头和双肩猛一下按进水中。嘿，这一下子够呛！赛维尔到家时头发还是水淋淋的。

埃勒苏的工作表现使冷眼旁观的艾萨克心里暗想，"看来埃勒苏这孩子倒往好里变了。"他对英格尔说："嗯——不知埃勒苏这次会在家里待长吗？"

可她又出奇地慎重起来："我可说不准。不，我怕他不会。"

"喔！你在他面前提起过啦？"

"没有——嗯，对，可能我跟他说过几句。不过我是那么想的。"

"现在想摸一摸底——如果说给他一小块地让他自己搞……"

"你是怎么个意思？"

"他会不会在他自己的地上干活呢？"

"不会。"

"那么，你说过些什么话啦？"

"说什么话？你自己还看不出吗？不成，我看埃勒苏不是那种材料。"

"别坐在那儿讲他的坏话，"艾萨克公正地说。"我看到他在那下面就苦苦干了一天活。"

"倒也是，"英格尔柔顺地说。

"而且我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孩子身上找岔子，"显然不

悦的艾萨克高叫起来。"他的活做得一天比一天好，你还要他怎么样？"

英格尔低语道："对，但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信你跟他谈谈背心的问题看。"

"谈背心的问题。你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住在城里的时候，一到夏天就要穿上白背心。"

艾萨克沉吟片刻；他觉得这一点无法理解。"那他就不能买件白背心么？"他说。这一点艾萨克想不通；当然这只是妇人的胡涂想法；他认为，只要儿子高兴，他完全有权利穿上白背心；无论如何，他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而准备撇开这一节而继续往下谈。

"嗯，如果将贝莱德的那块地给他自己搞，你看怎么样？"

"给谁？"英格尔说。

"给埃勒苏。"

"给他布里达布立克农场？不行，值不得你去操那份心。"

事实是，她早从不会保密的赛维尔口中知道了这项计划并已跟埃勒苏谈论过了。再说，赛维尔有什么必要要保密呢；他父亲告诉他的目的不就是要他探听虚实的吗？他利用赛维尔做中间人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么，埃勒苏又是怎样答复的呢？就和他过去在家信中所说过的一样，不行，他不愿意抛却所学到的一切而重当无名小卒。他妈妈也曾摆出一番大道理，但被埃勒苏逐条否决了；他已经为生活另作了安排。青年人的心深不可测；自出了那件事之后，很可能他不愿意住在与巴布罗为邻的地方。谁能道出究竟呢？但他和母亲谈话的调子却相当高；他在城里可以谋到比原先更好的位置；可以为一位高级官员当书记。他必须上进，必须显身扬名。或许要不了几年，他就可能当上区

长，或者灯塔管理员，或者在海关谋到差事。一个有学问的人道路宽广着咧。

不管怎样，他妈妈好歹想通了，转而赞同了他的观点。咳，她本人至今仍然是心有余悸；外界对她的成见至今还没有彻底消除。去年冬天，她偶然还要读读一本从特隆金，从那座学院带回家的祈祷书；但如今，埃勒苏居然可能有一天会当上区长！

“怎么当不上？”埃勒苏说。“现区长郝耶达尔不就是以前同一个科里的书记吗？”

灿烂的前程。他母亲自己也劝他不要放弃职业而耽误一生。他那样人才在荒野中会有什么出息？

但是埃勒苏为什么又要象今天那样在父亲的地里拼命干活呢？天晓得，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或许他仍有那股不甘落后的天生傲气；再说，在他临走时得到父亲的好感不会没有好处的。说实话，他在城里欠下几笔零星债务，最好能立刻还清——否则会影响他的信誉。而且还不是区区百把个克朗的小事而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埃勒苏决非一个蠢才，正相反，是个机灵的家伙。他远远看到父亲回家，知道那时他必然会坐在窗前向外观望。那么不妨再干点儿活，干得再卖力点——那对谁也无害，对他自己倒可能有好处。

埃勒苏有点变了；不管为了什么，他的内心有一处弯曲了，无形中损坏了；他不是坏，而是有一部分沾上了污点。他在过去的几年里是不是缺少了大人的指引？现在他母亲又能给他什么帮助呢？无非是支持他，和他一条心而已。她可以为儿子的远大前程而乐得晕头转向，可以充当他们父子之间的和事老，为儿子说话——那一点她可以做到。

由于她屡次作梗艾萨克变得不耐烦了；在他想来，有关布里达布立克农场的这一主张大可一试。就在那天上山时，他还不由自主地勒住马，用一种不以为然的眼光，将那块管理无方的田地巡视了一番；对，只要好好经营一下，它可以变成一个上好农场。

“为什么值不得呢？”他现在问英格尔。“总之，我很爱埃勒苏，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那你就千万别再提布里达布立克的话，”她回答。

“喔！”

“对，因为他的脑子里装着不是我们这般人所能理解的远大理想。”

艾萨克在这一方面也觉得信心不大，因而他的态度软了下来；但他感到不高兴，因为他已经表了态，他的计划已经说出了口。如今他可不甘心收回成命。

“他必须照着我的话办，”艾萨克忽然宣布。惟恐英格尔的耳朵不灵似的，还吓人地提高了声音。“你自己可以看；我也不多说了。地点上下适中，附近有学校，样样齐全；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远大的理想，我倒想知道知道？有他那样的一个儿子，我说不定饿死有份——你是不是以为那样更加好些？还有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亲儿子应该反对——我这个亲老子吗？”

艾萨克住了嘴；他意识到他的话愈多，事情会搞得愈糟。他原准备换衣服，而且已经取出了他一向穿着进村的最好服装；但是不换了，他改变了主意，他说他就穿身上这套衣服——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你最好向埃勒苏透个信，”他说。

英格尔回答：“最好还是你自己去说。他不会照着我的话做

的。”

那么，好极，要知道艾萨克是一家之主，看埃勒苏敢道个不字！但不知道是否因为怕碰钉子，艾萨克又松口说：“对，说不定应该由我亲自去跟他说一声，但由于我的事情太多，这个那个忙不过来，眼前我还有另一件事要考虑。”

“嗯……？”英格尔吃惊地说。

艾萨克走开了——走得不远，就在前面的田野里，尽管如此，反正他是走开了。他怀着一肚子的秘密，必须躲藏起来。是这么一回事：他今天从村子里还带回了第三则新闻，是比前两则要重大得多的新闻；他预先已将它藏在树林的边缘处了。喏，竖在那里的，一件用粗麻袋和厚纸包起来的东西；他打开包，嘿，是一台巨型机器。看呀！红蓝双色，有无数的锯齿和无数的刀片，还有关节、曲柄、螺旋和轮盘，好看极了——原来是一台割草机。不，要不是为了这部机器，艾萨克今天还不会下山牵新马回来咧。

他立在那里，露出不可思议的敏锐表情，心里正在默默记诵商店老板念给他听的机器使用说明书；他推推这里的弹簧，动动那儿的螺栓，在每个洞眼和缝隙里滴上油，最后又将整个机器检查了一遍。艾萨克一辈子从未体验过这样的一个小时。提起一支钢笔在一张纸，一份文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无疑是件险乎乎的大事。同样，在那次他从山下带来一只新耙的时候——也是有那么多弯弯扭扭的怪形零件，需要他动脑筋。更不要说在安装那一台巨大圆型锯时，更必须纤微不差，绝对不可东摇西晃，否则便会四分五裂。但这一架——他的这一架割草机——简直就是爬满了钢丝弹簧、钩子、器械和上百成千螺丝的巢穴——英格尔的缝纫机比起它来简单得就象一张书签！

艾萨克将柄轴套在自己身上，开动了机器。真是扣人心弦的时刻啊。怪不得他要避开他人耳目而将自己当马使哩。

因为——万一机器装得不对头，开不动，而且哄一下全撒开怎么办？幸而，这一类灾难不曾发生；这部机器可以割草。当然应该可以割草，艾萨克事先不是站在那儿仔细研究了好几小时吗？太阳已经西沉了。他再次套起柄轴试了起来；是的，这部机器可以割草。当然它应该可以割！

当炎日已过露水初降，两个儿子各持一把镰刀去割草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时，艾萨克在家门附近出现了，并说：

"今儿晚上把镰刀收起来。把新马牵出来，你们能的，把它牵到树林边上。"

说罢，他没有进屋吃晚饭——别人都已吃过了——。却从原地转身，又顺着来路回去了。

"那么，你要车吗？"赛维尔追着他问。

"不要，"父亲说着继续走去。

怀着一肚皮神秘和骄傲而又神气十足的他向前走着，每迈一步，小腿便跟着轻轻一甩。这倒象一位手中不持武器的勇士，正向死亡和毁灭走去。

牵着马来的两个儿子，一见到机器，都呆住了。那是出现在荒野中的第一部割草机，也是村里的第一部——红蓝二色，光彩夺目。他们的父亲，一家之主，好象认为这并非稀罕物似的，以一种平淡无奇的口吻喊道："来，把马套在这部机器上。"

先是他们赶马；然后是父亲赶。在机器的啵啵声中，一行行的草被割下来了。空着手而且不用动手的儿子们笑眯眯地跟在机后走着。父亲停住，向后看。嗯，割得不够利落。他在这里那里旋紧一枚螺丝，使刀具更加接近地面，再试了一遍。不，还不

行，全是七高八低的；刀具架好似有点跳动。父亲和儿子共同研究，看毛病出在哪里。已经找到了说明书的埃勒苏正在阅读。读完他说："这儿说的，坐在座位上赶马，机器才可以跑得稳。"

"喔！"父亲说。"对，是这样的，我懂。我已经全部研究过了。"他爬上座位，再开动；果然机器平稳了。忽然间，机器又不动了——刀具也不割草了。"吁！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父亲下了座位，不再那么得意忘形而是低下了焦急疑问的面孔来检查机器。父亲和儿子都紧张地盯着它看；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埃勒苏站在那儿看手里的说明书。

赛维尔从草里检起一样东西，说，"这大概是个螺栓。"

"喔，那就对了，"他父亲说，仿佛一有了这个全部问题就可解决。"我正在找这只螺栓哩。"可他们现在又找不到插螺栓的洞眼——天晓得这个洞眼会在什么地方呢？

此时埃勒苏感到自己的地位重要了；他是唯一可以弄懂一张说明书的人。要是没有他，他们该怎么办啊？他故意对那个洞眼指了半天，解释说："按照图解，那只螺栓应该插在这里。"

"对，这正是插螺栓的地方，"他父亲说。"它本来就在这里的。"为了重振他失去的威信，他吩咐赛维尔再找找草里，看还有没有其他螺栓。他说，"应该还有一个。"那股自以为是的神气好似那一部机器的构造图全部存在他的脑海里。"你找不到另外一只么？算了，算了，那就一定还在它的洞眼里。"

父亲又将机器开动起来。

"等一等——这不对，"埃勒苏喊着。嘿，埃勒苏站在那里，手中拿着图解，也就是手中拿着法律；简直没法儿离开他！"那只弹簧应该朝外，"他对父亲说。

“对，怎么样？”

“可你上错啦，你上到里面去了。这是钢丝弹簧，应该朝外装，否则螺栓又要震出来刮住刀具了。不信你看看这张图。”

他父亲相当客气地说，“我眼镜忘在家里了，我不大看得清。你眼神好——就照着图该怎么装就怎么装吧。我这会儿不想回屋去取眼镜了。”

现在一切情况正常，艾萨克重复登上机器。埃勒苏在他身后喊着：“你必须将马赶得快，那样割起来更好——这里说的。”

艾萨克不住地赶着马，一切进行顺利，机器发出啵啵的声音。他所过之处的一路上留下宽广整齐的轧草，随时可以取用。如今家里人可以看到他了，女人统统从屋里跑了出来；尽管小丽贝卡早已学会走路，英格尔仍将她抱在手里。四个大大小小的女人都来了——都拥挤过来，争看这一奇迹。啊，现在是艾萨克扬眉吐气之时了。如今他穿着节日盛装，穿着精美的茄克衫，戴着帽子，高高坐在机器上面，尽管他热得满身是汗，却感到真正的自豪，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四周的大转角上打弯，割下一大片草，再打弯，再开行，割草，还从妇女站立的地方经过；他们都张口结舌地呆立不动，这简直是神乎其神的东西，机器则发出啵啵的声音。

然后艾萨克刹住机器，走了下来。不用说，是想听听地面上这些人的意见；听听他们有些什么话好说。他听到压抑的惊叫声；地面上这些人不敢惊动他的崇高工作，只好相互问些敬畏有加的问题，他听到了他们的交谈。如今他可以作为他们一切人的仁慈家主和统治者而鼓励他们了，他说：“好啦，我就将这一块割完，你们明天可以摊开来晒。”

“你没有空进来吃一口饭吗？”喜得不知所措的英格尔说。

“不啦，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他回答。

接着他又在机器的各个部位加油；让大家知道他正在干着科学性的工作。机器又开了出去，又割了不少草。过了好半天，女眷们终于都回家去了。

艾萨克满心快乐——赛兰娜农场的全家人也满心快乐！

不久之后山下的邻人就要纷纷上山来参观了。关心各种事物的艾克萨尔·斯特隆可能明天会来，但布里达布立克的贝莱德说不定当晚就会光临。将机器给他们看，向他们解释机器的用法等等，不会使艾萨克感到厌烦。他可以向人们指出，不用镰刀也照样可以割下齐整的草来。但价钱，当然是贵的——哦，象那样一部红蓝双色机的价钱简直贵得吓坏人！

快乐的艾萨克！

但是当他第三次停机上油时，嗬！眼镜从他口袋里跌落出来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被两个儿子看见了。在这件小小事情的背后是否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对过分的骄傲发出了警告呢？那天他曾多次取出眼镜来研究那份说明书，但一个字也没弄懂；结果全亏埃勒苏为他解决了问题。咳，天老爷，毫无疑问还是有学问的好啊。为了表示服输，艾萨克心中决定，不再逼埃勒苏在荒野中务农了；他决不再跟他提一个字。

两个儿子倒没将眼镜的事当作一件大事；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当然，那个爱开玩笑的赛维尔却忍不住要说几句；他拉拉埃勒苏的袖子说：“呃，走吧，我们回家把镰刀扔到火炉里烧掉算了。今后的割草活都会被爸爸用机器包办去的！”这倒的确是句逗笑的话。

第　二　部

第一章

地处旷野的赛兰娜不再荒凉冷落了；这里连大带小一共住了七个人。单在短短的割草季节里，就上来过一两个要参观割草机的陌生人。当然，最先来的是贝莱德·奥森，其次是艾克萨尔·斯特隆，还有从下面上来的乡亲们——对，从顶顶底下村里来的人。还有奥琳，那个死不掉的奥琳，也翻岗过岭地来了。

这一次她又带来了本村的新闻；不带点儿流言蜚语来，那可不是奥琳的习惯。老赛维尔的业务调查过啦，他的账目清算过啦，谁知他遗下的产业竟不值一个大。不值一个大！说到这里奥琳抿紧了双唇从这个人望到那个人。嗯，怎么连一声叹息也没有——房顶不会坍下来吧？埃勒苏第一个笑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你是重舅公名字的人，对不对？”

小赛维尔也轻声答：

“是的，但是我已答应将他可能传给我的那份遗产全部奉送给你。”

“值多少钱？”

“五千到一万之间。”

“是银元吗？”埃勒苏忽然模仿着弟弟的声音叫了起来。

不用说，奥琳认为现在开这种玩笑实在不是时候。咳，尽管她自己曾在老赛维尔的坟头上拼命挤出几滴象真的似的眼泪，但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埃勒苏应该清楚自己写过的东西呀——

什么为了使她的余年有所慰藉和依托，给予奥琳如此如此数目的一笔钱。这依托在哪儿呐？哦，一场空欢喜！

可怜的奥琳，他们说不定会给她一份遗产——作为照亮她残年的一线金色余辉吧。奥琳命穷了一辈子。一直靠谣言惑众为生——对，靠着诡谲卑劣的伎俩挨过一天又一天；口齿锋利可怕以及惯于传播丑闻是她的唯一长处。没有一件事，尤其是来自死者的一笔小小赠款，能进一步恶化她的现状了。她辛苦一世，生儿养女，将自己的几项技艺传授给他们，为他们乞讨，也许还为他们偷窃，但一直勉为其难地养活着他们——尽到了一个穷妈妈应尽的责任。她的才能简直不下于那些个政治家；为了她本人和属于她的子女，她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以达到每一次都能赚进一块干酪或一把羊毛的目的；她也能够一辈子都靠着这平凡的虚情假意和随机应变过日子。也许老赛维尔曾有一度以为她是年轻、貌美、双颊红润的吧，但如今她已到了体弱身残、年老色衰、生不如死的地步了；她将来会葬身何地呢？她家没有祖坟；她只好被葬进一座普通墓穴，和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尸骨同埋一处；对，生下来又死去的奥琳——终于落到如此下场。她曾一度年轻过。如今，在生命的最后关口要来一份小小赠款么？对，一缕金色余辉会使这个一生过牛马生活的妇人合掌称谢的。公道正义一定会将一份迟到的奖金赶来送给她的；为了这个她曾经为儿女们乞讨过，说不定也偷窃过，但总是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搞到了手。一时间——黑暗会象过去一样笼罩着她的内心；她会圆睁双眼，贪婪地伸出手指，问：有多少？还会说，怎么，就这些？然后她又会依然故我。一个多次生养，多次创造生命的母亲——是配得上一份巨额赏金的。

但一切都是事与愿违的。老赛维尔的账目经埃勒苏清理之

后总算有了一定头绪；但田产、奶牛、渔业和鱼网的总值仅够填补亏空而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亏了奥琳，情况才没至于更坏；由于她满心想从遗产中捞到一小份，因此她大力揭露了不少早被遗忘的但因为她多年来爱说闲话爱管闲事而仍然记住的，或者为了怕有伤别人体面而被人故意忽略的一些陈年旧账。哦，那个奥琳啊！现在她再不说老赛维尔一句坏话了；他是一片好心做下了遗嘱的，他身后应该留有不少财物，但是部里派来的两个办事人员欺瞒了她。奥琳威胁地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传到万能上帝的耳朵里。

奇怪，她一点不认为她名列遗嘱的事实是荒谬可笑的；毕竟，这是一种荣誉嘛；象她那种身份的人，遗嘱中没有第二个！

赛兰娜一家人对这一打击倒处之泰然；他们并不是全无准备的。确实，英格尔一时搞不懂——赛维尔舅舅一向那么富有……

“如果他的钱不曾遭到抢劫的话，他仍然会象一个正直和富有的人那样站在耶稣和君王的面前，”奥琳说。

艾萨克已经站起身来准备下田，奥琳对他说，“艾萨克，可惜你现在要走，我到底看不到你的新机器了。大家都说你买了一架新的机器啦。”

“是的。”

“是啊，外面纷纷谈论，说它割起草来要胜过一百把镰刀哩。艾萨克，你福大财多，哪一样东西是你没有的呀！我们那里的牧师买了一把双柄犁；可他怎能和你相比啊，我就要当面这么对他说。”

“叫赛维尔给你看机器吧；他现在开起机器来比爸爸更在行了，”艾萨克说罢走了出去。

艾萨克走了出去。他要去参加那天中午在布里达布立克举行的一次拍卖。现在赶去也不过正好。不是说艾萨克还打算购下那个农场，但这次拍卖——这是旷野中所举行的首次拍卖，不去参加似乎说不过去。

他走到曼尼兰时看到了巴布罗；他原想打声招呼就往前走的，不料巴布罗叫住了他并问他是否到山下去。"是的，"艾萨克回答了一声，又要往前走。因为下面出卖的是她的家宅，所以他答得极为简略。

"你去看拍卖吗？"她问。

"看拍卖？嗯，我只不过下去走走。你跟艾克萨尔过得怎么样？"

"艾克萨尔吗？不，我不知道。他去看拍卖去了。不知道他能不能也跟别人一样去捞点便宜。"

如今巴布罗已是腹大身重了——是的，而且言语锋利刻薄！

拍卖已经开始；艾萨克听到了区长的叫卖声，还看到了一群人。走到跟前一看，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认识；有些人是从外村来的，但华服盛装的贝莱德却到处在忙乎着，和往常一样的谈笑自如。"你好，艾萨克。承你赏光也来参加我的拍卖来了。多谢，多谢。对，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老朋友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一句恶言。"贝莱德变得伤感起来。"对，离开你曾经居住过、惨淡经营过而且喜爱上了的地方确实叫人难受。但命中注定如此叫人有什么办法？"

"说不定以后倒对你有好处，"艾萨克安慰他说。

"你说得对，"贝莱德顺着说，"跟你实说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点也不懊悔。我不能说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发了财，但说不定那笔财慢慢会来的；而且孩子们都大了，要飞出窝了——

对，虽说我老婆又要养一个；但尽管……”忽然间贝莱德道破了心中事：“检线员的工作我已经不干了。”

“什么？”艾萨克问。

“电报线路的工作不干啦。”

“不干电报线路工作了吗？”

“对，从新年开始。这工作究竟有什么干头呢？假如我出去干事，或者为区长或医生赶车，我还要首先去照看电报线路——那丝毫没有意义。叫那些抽得出空的人干还有可说。但是为了区区微薪而要贝莱德翻山越谷地奔波不息，那可办不到。而且再说，我跟电报局的来人有过口舌——他们又在故意找岔儿。”

区长不断重复着农场售价；已经喊到几百克朗，据估价，这地方是值这几百克朗的，眼下每次只是五克朗十克朗地慢慢往上加。

“怎么——那不是艾克萨尔在出价吗？”贝莱德突然叫了起来，兴冲冲地奔了过去。“什么，你也想买下我的农场吗？你需要照顾的田地还不够多吗？”

“我是替另外一个人出价的，”艾克萨尔支支吾吾地说。

“好吧，好吧，这对我没有害处，我不是那个意思。”

区长将小木槌举起，又有人出了新价，一下子加了整整一百克朗；再没有人抬价了，区长将数字重喊了一遍又一遍，举着木槌等待了片刻，然后一槌敲下去，拍板成交。

是谁出的价？

是代表另一个人的艾克萨尔·斯特隆。

区长在簿子上记下：作为代理人的艾克萨尔·斯特隆。

“你是代什么人买的？”贝莱德问。“当然，这跟我不相干，不过……”

但现在坐在区长桌上的一些人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这里一位是银行代表，另一位是商店老板派来的店员；事情有些纠葛；债权人感到不满意。他们将贝莱德叫去，但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贝莱德只点点头，表示同意，说，"是啊，谁能料到竟卖不到更多的钱呢？"他突然提高嗓门向在场的人喊：

"既然我们已经举行了拍卖，而且还麻烦区长从老远跑来为我主持拍卖，现在我情愿出卖本农场的一切所有：马车、牲畜、一把干草叉、一盘石磨。这些东西我都用不着了；我把它们统统卖掉算数！"

接着是拍卖小件东西。贝莱德的妻子跟他一样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尽管她大腹便便，她却在另外一张桌上开始出售咖啡。她觉得当营业员很有趣，故而满面春风；贝莱德跑来讨咖啡时，她居然逗趣地叫他也跟别人一样付钞票。贝莱德也居然从他的瘪皮包里掏出钱来付账，还对别人说，"这才是好老婆，你们看多会把家？"

马车值不了多少钱——在露天地里搁的时间太久了；但是艾克萨尔终于多付了整整五个克朗才将马车买到手。买完以后艾克萨尔就不再买其他东西，但是见到这一向谨小慎微的人一下子买进这么多东西，大家都感到惊异。

再下去是拍卖牲畜。今天所有牲口都关在棚里，为的是随时可以牵出来。既然贝莱德没了养活牲口的田地，他还要牲口干什么用？他原来就没有奶牛；他最初务农的时候只有两头山羊，现在已增到四头。此外他还有六头绵羊。没有马。

艾萨克买了一只扁耳朵的绵羊。羊一被贝莱德的孩子们牵出，他就开始出价，人们都看着他。赛兰娜农场的主人艾萨克是个富户，地位又高，没有必要增购绵羊。卖咖啡的贝莱德老婆也

不由停下生意说："对，艾萨克，你可以将它买去；它虽说是头老羊，但它每一年都要产下两三头羊羔来呐，那可是实在话。"

"我知道的，"两眼直盯着她望的艾萨克说，"我以前见到过那头绵羊。"

他手牵拴着绳子的绵羊和艾克萨尔·斯特隆一同上山朝回走。不知为什么缘故，艾克萨尔一路上默不做声，好象在为什么事担心，不管什么事。艾萨克心中暗想，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什么应该烦心的事啊；他的庄稼长势很好，他的牲口饲料大部已经进仓入库；而且他已经开始了房子的木建工程。艾克萨尔的一切农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思想虽说迟钝些，到头来却是极有把握的，而现在他又买到了一匹马。

"贝莱德的农场到底被你买下来啦？"艾萨克说。"打算自己搞？"

"不是我自己要搞。我是替另一个人买的。"

"嗬！"

"你认为怎么样；我出的价是否太高了一些？"

"怎么，不高。只要搞得得法，那可是块好地方。"

"我是替我海吉兰的一个兄弟买的。"

"嗬！"

"然后我心想或许能跟他对调一下。"

"跟他调——你肯么？"

"调一调说不定会叫巴布罗感到高兴。"

"对，说不定，"艾萨克说。

他们默默走了一大段路；艾克萨尔又说：

"他们还缠着我接替电报线路的工作。"

"电报线路么？嗯。我是听说贝莱德已经辞职不干了。"

“嗯，”艾克萨尔微笑着说。“倒不是贝莱德辞职不干而是他被撤职不用了。”

“是这样吗，”艾萨克说，还想替贝莱德辩解。“毫无疑问，干那一行要花不少时间。”

“上面通知他，再不干得好一点，新年就停他的职。”

“噢。”

“你想我接替他的工作上算吗？”

艾萨克思量了半天才回答：“对，待遇是优厚的，但……”

“他们答应给我更高的待遇。”

“多少？”

“加倍。”

“加倍？那样，我想你应该接替。”

“可是现在的线路比过去更长了。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最上算——我这里没有你那么多木料可出售，而我眼下造房子又需要买许多东西。买东西需要现款，我地里和牲口的出产却没有多少是可以卖到钞票的。看情况我似乎先得在电报线路上干上一年再说……”

他们两个谁也没想到贝莱德本人也许会“干得好一点”，从而保住这份工作。

他们抵达曼尼兰时，只见下山回家的奥琳也已到了这里。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怪物奥琳又胖又圆象条爬行的蛆，仍然各处乱串着。她正坐在草房里喝着咖啡，看到两个男人进门知道躲不开了，只好走了出来。

“日安，艾克萨尔，欢迎你从拍卖场回来。我顺便来探望探望你和巴布罗过得怎样，你不至于见怪吧？你们家过得真不赖呀，看，又造了一所新房子，简直越来越有钱啦。艾萨克，你买了

一只绵羊么?”

“对,”艾萨克说。“或许,你认识它吧?”

“认识它?不……”

“你看嘛,这两只扁耳朵。”

“扁耳朵?你是什么意思?那又怎么样?我要说的是:贝莱德的农场究竟给谁买去啦?我刚才在这里跟巴布罗说,今后你们在那条路上要跟谁做邻居啦?巴布罗,可怜的人儿,坐在那里哭鼻子了,这是很自然的;但全能上帝为她在曼尼兰安排了一个新家……扁耳朵吗?我一辈子见过的扁耳朵羊多啦。艾萨克,我跟你说,你那台机器简直不是我这副老眼睛看得见和看得懂的了。我也不必问你买这台机器要花你多少钱,因为这个数儿我怕我数也数不过来了。艾克萨尔,如果你见过的话,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简直就和《圣经》上所说的赛亚和他发火的双轮马拉战车一个样,上天饶恕我这样说……”

干草全部收完之后,埃勒苏便开始做回城的准备。事先他已书面报告工程师他即将回去的消息,但却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答复,说目前景况萧条,需要紧缩;事务所不得不暂停原由埃勒苏经手的职务而由主任亲自料理。

倒楣透顶!不过说到底,一位区测量员要雇一办公室的职员干什么呢?当初他聘用小青年埃勒苏,无非是向旷野中的这份人家显示他是个大人物而已,如果说他供埃勒苏穿衣吃饭一直养他到受坚信礼的一天,那么埃勒苏也确然用书写工作报答了他的一部分恩情。如今孩子长成了大人,情况也就全然不同了。

“但,”工程师信中说,“如果你真的回来,我一定尽力为你在其他地方另谋一个职位,可这也并非易事,因为求职的青年太多,而职位的空缺太少。请代问候……”

当然，埃勒苏一定要回到城里去，那是毫无疑问的。他能自暴自弃吗？他要在世界上显身扬名。因而关于事态的变化他对家里一字不提；因为提了毫无用处，而且，说实在的，整个事态使他稍感不快。

总之，他一声不吭。赛兰娜的生活方式再度在他身上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平淡的生活，但它是宁静的，使人感觉麻木的，一种梦寐般的生活；这里没有他可以炫耀的东西，在这里穿衣镜也是个无用之物。过去的城市生活已使他从别人中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比别人更加杰出也更加懦弱的人；他已确实感觉到自己一定无家可归。他又爱上艾菊的清香——不提那个吧。但这是压根儿没有意义的：一个乡村少年，清晨伫立聆听少女们挤牛奶，而且心中这样想：听呀，她们正在挤奶；听起来简直妙不可言，不是从其他东西而是从涓涓乳流中发出的，有别于城市救世军军乐队以及轮船汽笛的音乐之声。是流进奶桶的音乐之声……

赛兰娜这一家子是不愿过分流露感情的，埃勒苏对于向家人辞别的那一刹那感到担心害怕。他这次的行装非常齐备，母亲又给了他一大批缝制里衣用的羊毛织品，临出门时又有人受父亲委托交给了他一笔钱。钱——艾萨克当真舍得拿出钱来吗？没错，正是钱。英格尔委婉地向他点明毫无疑问这是最后一次给他钱了；因为埃勒苏不是要单独到外边去闯天下吗？

“哼，”艾萨克说。

家里弥漫着一种肃穆静寂的气氛；在最后一餐中每人都吃到一只白煮鸡蛋，赛维尔早在门外站好，准备为哥哥提携行李下山。现在是埃勒苏向大家辞行的时候了。

他首先和丽俄波尔婷告别。很好，她也跟他说了再会，应酬

得极为得体。再就是女佣简杏，她一面坐在那里梳理羊毛一面也回答了一声再会——但是两个姑娘都直瞪瞪地盯着他看，讨厌！只不过因为他的眼圈可能稍为红了一下罢了。他和母亲握手，当然她就当众哭了起来，她从来不肯记住他是最怕别人哭哭啼啼的。她哽咽着说，“再——再见，天——天保佑你！”最难的一关还是和父亲告别；跟他分手最最难堪。哦，多少使人伤感的往事，他是那样辛劳而又绝对可靠；他曾抱大了孩子们，跟他们讲过海鸥、其他的飞禽走兽，还有田野中的种种奇事；这都是不久以前，不多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父亲靠着玻璃窗站着，突然他一转身，抓住儿子的手，别别扭扭地说了声，“好吧，再见。有一匹新马脱了缰，”说完他就冲出门外匆匆走了。哦，其实那匹新马是他在一会儿以前有意放松的，而那个淘气鬼赛维尔偏偏也知道，他站在外面一边看着他父亲一边暗自好笑。再说，那匹马只不过是在留茬田里。

埃勒苏和家人告别仪式终于结束。

然后他母亲又必须再次来到门外的石板上，一路打嗝一路说，“上帝保佑你！”并给他一样东西。“拿着——不要谢他，他说不让你谢。别忘了给家里写信；常常写信来。”

二百个克朗。

埃勒苏往下面的田里望去：他父亲正拼命地把一根拴马桩打进地里去；尽管土地相当柔软，他看上去却很是费劲。

弟兄俩沿着大路向山下走去；他们一到曼尼兰便看到巴布罗立在门口，并招呼他们进家去坐。

“埃勒苏，你又要出门啦？不，那么，你们一定要进来坐坐，至少喝杯咖啡再走。”

他们进了草房，这时的埃勒苏已不再为失恋而感到痛苦，也

没有跳出窗外服毒的愿望；不，他将春大衣往膝盖上一摊，故意翻转银牌让人看得见；然后他用手帕揩一揩头发，文雅地说："天气好极了，可不是吗——简直妙不可言！"

巴布罗也很镇定自若；她转弄着一只手上的银戒指和另一只手上的金戒指——对，一点不假，她还有一只金戒指——而且她系着一条从头颈直拖到脚踝的长围裙，仿佛向不管什么过路的人表示，她的美妙身段一点未受损害。当咖啡烧好而客人也在品尝的时候，她先拿一块白布做了一会儿针线活，继而又在一副领圈上做了一些钩针活，同时还做了不少姑娘们做的活计。巴布罗并没有因他们的来访感到尴尬，而是落落大方；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互相交谈，埃勒苏也能随意显示出自己的倜傥风流。

"你把艾克萨尔搞到哪儿去啦？"赛维尔问。"哦，他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她说完打住；接着问埃勒苏："我想此后不会再在这一带看见你了罗？"

"是不大可能，"他说。

"是呀，这儿不是住惯城里的人待的地方。我真巴不得能跟你一道去。"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不是真心话？哦，我知道住城市的甜头，也知道住这里的滋味，而且再说，我住过的城市比你住过的城市还要大——你说我能不想么？"

"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埃勒苏急忙解释。"你是连大城市卑尔根也居住过的人。"奇怪，她怎么还会这样烦躁！

"我只知道如果不是我天天能看到报纸，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她说。

"但是艾克萨尔还有其他一切怎么办呢？——那倒是我在

考虑的事。”

“艾克萨尔吗，他跟我不相干。你自己怎么样——我想城里有人在等你吧？”

听这么一说埃勒苏不免要卖一卖关子，他眼睛一闭，舌尖上舔着一口食物，说不定城里真有一个人在等他。如果不是赛维尔在座，他真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惩治她一番！眼下他只好说：“你不要胡说八道！”

“嗷，”她今天确然表现了不顾羞耻的恶劣情绪——“你敢说我胡说八道！哼，你以为曼尼兰人会有什么出息？我们怎能及得了你那样神气漂亮呀——差远了。”

哦，让她见鬼去吧，关他埃勒苏什么闲事；她的面孔现出明显的污垢，而且她的身孕，连他这双清白的眼睛也看得出来。

“你不能弹弹吉他么？”他问。

“不能，”巴布罗简慢地说。“我要说的是：赛维尔，你能不能来个一两天，帮艾克萨尔造造新房子？明天你从村上回家来时就开始做，行不行？”

赛维尔想了片刻。“行，大概可以。可惜我没有衣服。”

“今天傍晚我就上山取你的工作服，让你回来的时候有衣服穿。”

“行，”赛维尔说，“只要你肯跑这一趟。”

巴布罗如今表现出了出格的殷勤：“啊，只要你肯来就好了！夏天眼见就要过去，而我们的房子则非在秋雨前盖好屋顶不行。艾克萨尔几次三番想请你帮忙，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嗳呀，你来就是帮我的大忙了！”

“我一定尽力帮你的忙，”赛维尔说。

这件事就这样说定。

但眼下轮着埃勒苏动气了。他看得出巴布罗精明能干，为她自己也为艾克萨尔讨便宜谋利益，找人帮忙造新房，保旧屋，但整个姿态太明显了，说到底，她还不是这个家里的正式女主人，而且不久之前他本人还吻过她——这烂货！难道她一点儿羞耻心也没有吗？

"对，"埃勒苏忽然说，"我一定准时回来，充当你孩子的教父。"

她向他瞥了一眼，气恨恨地答道："教父，亏你说得出！我倒要知道，现在是谁在胡说八道啦？你等我带信要找教父的当儿再回来也不迟。"埃勒苏听她如此说，除了尴尬地一笑并急于想离开那里还能有什么办法！

"多谢啦！"赛维尔一面说一面起身要走。

"多谢啦！"埃勒苏也说，但是他不象一个喝了咖啡表示谢意的男人那样，站起来鞠个躬——他才不肯那么干咧，这么一个利嘴的丑八怪，让她见鬼去吧。

"让我瞧瞧，"巴布罗说。"哦，对啦；我在城里服侍过的两位年轻人，他们的大衣上也挂着这样的银牌子，但比这个大多了。"又说，"好吧，赛维尔，你回家来时就到这里来过夜。我准把你的衣服取来。"

和巴布罗告别到此为止。

弟兄二人继续往前走去。埃勒苏丝毫不因为巴布罗事件而感到苦恼；让她见鬼去吧——再说，他口袋里还有两张大票面的钞票！两弟兄都留心不提任何伤心的事情，如父亲道别时神态异常，或者母亲如何失声痛哭等。为了避免在布里达布立克停留，他们特意绕远道而行，而且还为这个小小花招而互相开了玩笑。但是当他们走到村落已经在望，赛维尔该转身回家的时候，两个

人都做出了英雄气短的行径。譬如说，离愁别恨竟使赛维尔说出这样的伤感话："你走之后，家里一定要冷清了。"

埃勒苏听了也不由得吹起了口哨，低头去看自己的鞋子，去寻找手指上的一根刺，又乱掏口袋；一些纸头，他说，弄不明白……唉，要不是亏了赛维尔最后使了一个花招，这个场面还不知要如何了结。他忽然高叫了一声，"碰！"在他哥哥肩头上碰了一下便飞奔而去。此后情况好转了；在一段距离之外高叫了几声再会后，便各走各的路了。

说它是命运也好机会也行。埃勒苏终于回到了城市，去就一个已不再聘用他的职业，但同样的时机却使艾克萨尔·斯特隆找到了一名工作助手。他们在八月二十一日开始了建房工作，十天以后覆顶工程就已告成。哦，这座房子不怎么好看，而且相当低矮；它的最大优点只能说它是一座木建房子，而不是草屋。不过，这至少意味着到了冬天，牲畜就可以迁进华美的棚圈了；这个棚圈迄今一直是被用来当作住人的房子的。

第 二 章

九月三日巴布罗不见了。不是说她全然失踪，而是说她人不在屋里。

艾克萨尔正在勉为其难地干木匠活；他力图为新屋装上一扇玻璃窗和一扇门，故而片刻不闲。正午已过多时，还没人来喊他吃饭，他只好自己走进草屋。屋里没人。他自己搞了一点吃的，一面吃一面到处张望。巴布罗所有的衣服都挂在屋里；她一定在外面什么地方，一定是。他回到新房继续干活，过了会儿，又进到草屋去瞧——没有，还是没人。她一定在什么地方躺着吧。他出去寻她。

他叫着，“巴布罗！”没人应。他找遍了屋前屋后，还走到田边附近的矮丛林那里，寻找了好长一会儿，大概有一个小时，一面找一面叫——但是没人。直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才发现她躺在为一丛矮林所遮蔽的地上；溪水在她的脚边流过，她光头赤脚，背部完全湿透。

“你怎么躺在这儿？”他说。“你刚才怎么不答应我呢？”

“我答应不出，”她回答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怎么——你掉进水里去过啦？”

“是的。滑下去的——嗳呀！”

“还疼吗？”

“啊——疼过了。”

“疼过了？”他说。

“是的。扶我回家吧。”

“那……在哪里？”

“什么在哪里？”

“不是生了个孩子吗？”

“不。已经死了。”

“已经死啦？”

“是的。”

艾克萨尔思想迟钝，行动缓慢。他呆立不动。“那么，它在什么地方？”他问。

“这用不着你知道，”她说。“扶我回家去。那已经死掉了。只要你稍为扶着我的胳膊我就能走。”

艾克萨尔将水淋淋的她扶携到家，并让她在一张椅子上坐定，又问：“它已经死了么？”

“我告诉过你它死啦，”她答。

“那么你把它弄哪儿去啦？”

“你难道想闻闻它还是怎么的？我没在家的那会儿你搞到什么吃的没有？”

“可你跑到水边那儿干什么去呀？”

“到水边？我是去找一些嫩松枝。”

“找嫩松枝？干什么？”

“擦水桶。”

“那一路没有嫩松枝，”他说。

“你去干你的活吧，”她烦躁起来，哑着声音说。“你问我在水边做什么？我要嫩枝条扎扫帚。我问你吃没吃过什么东西，你听见没有？”

“吃东西?”他说。“你现在感觉如何?”

“很好。”

“我想还是请个医生来看看。”

“你试试看吧!”她边说边站起来。找换身的干衣服。“好象你的钱多得没处花似的!”

艾克萨尔回去干活,但没能干多少,只是故意弄出点刨刨锤锤的声音,好让她听见。最后他装好窗框,四周用草根土糊好。

那天晚上巴布罗似乎无心饮食,但依旧四处走动,忙这忙那——按时进牛棚挤奶,只在跨门槛时比平时更加谨慎。她照旧在堆干草的棚里过夜。艾克萨尔两次进去张望,她都沉睡如泥。她彻夜安眠。

第二日清晨她已差不多恢复正常,只是声音仍旧嘶哑到几乎说不出话,而且她咽喉处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们无法交谈。几天后,事过境迁,其他事务纷至沓来,这件事便被置之度外了。按道理新房造好之后应该保养一个短时期,让木料紧固牢靠才对,但眼下时间来不及,他们必须立刻住进以便腾出新的牛棚。他们搬进之后忙着收土豆,接着收麦子。生活又完全恢复了正常。

然而,曼尼兰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征象,表明情况并不正常。如今巴布罗感到自己跟任何别的女佣人一样,在这儿并不怎么自在,她没有非呆在这里的必要。艾克萨尔看得出孩子死后,他对她的约束力已经消失。他过去曾经信心十足地想:等着孩子一来,就会万事大吉!如今孩子来了却又去了。后来,巴布罗连戒指也除下不戴了,一只也不戴。

“那是什么意思?”他问。

“什么意思?”她一摆头说。

这意思非常明显,无非是她变了心要离弃他。

这时他已在溪边附近找到了弃婴的尸体。并不是他蓄谋去侦查，他几乎完全知道尸体一定是在哪里，但他一直懒于过问。如今命运却注定他不该全然忘记这事；因为飞鸟开始在那块地的上空盘旋，起先是喳喳乱叫的松鸡和乌鸦，其后在令人眩晕的高空还出现了一对老鹰。起先只有一只鸟发现那里埋着什么东西，由于象个藏不住话的人一样，它向外喧报了消息。接着艾克萨尔也从漠不关心变为兴趣盎然，他候到一个机会到埋尸处去了一趟。他在用扁平石块压住的一堆泥土和细枝下找到了裹着破衣的婴儿尸体。他怀着好奇和战栗的心情将包布打开一角观看——一个双目紧闭、满头乌发、双腿交叉的男孩——他见到的就是这些。衣服原是湿的，而今已干了；整个尸体看来就象一堆绞得半干的湿衣服。

他不忍心让它大白天留在那里，或许他心中害怕这样会给他本人或者农场带来不幸。他奔回家取来一把铁锹，将小墓挖深；但与小溪相隔太近，溪水渗了进来，他又不得不将墓地移到离岸稍远的高处。他在工作时，原来怕被巴布罗撞见的恐惧心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对抗和怨恨的心情。让她来好了，他一定要勒逼她将尸体同她一样整齐体面地包裹起来，管它是不是死胎。他清楚地认识到孩子的死给他带来的一切损失。他将要面对家中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的前景——而且他现在要照管的牲口要比一开头增加三倍。让她来好了——他不怕！但是巴布罗——可能她已多少猜到他在干什么吧，反正，她没来，因而艾克萨尔不得不亲自将尸体尽可能地包扎好并将它移进新的墓穴。他仍然照原先那样在墓顶覆了草根土，将它掩盖起来。盖好之后，矮林中除了一个小小的青色土馒头之外什么也看不出。

他回到家里，只见巴布罗正在屋外。

“你上哪儿去啦？”她问。

愤恨想必已从他心里消失，因为他只说：“没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啦？”

哦，他脸上的那副表情一定引起了她的戒心；她不再说话，径直走进屋里。

他也跟了进去。

“你说吧，”他单刀直入地问她，“你除下两只戒指是什么意思？”

或许巴布罗认为此时最好让他一步，她笑呵呵地答道：“嗯，今天你好正经啊——我简直忍不住要笑你了！但如果你要我平常也戴着戒指出去，那还不是一句话！”说着她取出两只戒指戴上。

但是一看到他满脸的傻样和满足，她胆子大了。“我还干过甚么其他的事，请说吧。”

“我不是抱怨你。”他回答。“只要你能象往常一样，象当初你刚来时一样待我，我就无话可说了。”

要做到长期厮守一处，总是情投意合可不大容易。

艾克萨尔接着说：“我买下你爸爸的农场是想着说不定你会喜欢住在那里，那样，我们就可以调一调地方。你觉得怎么样？”

啊，他这一句话露了馅了；他是怕失去她剩下自己孤单一人，再没人帮着照顾农场和牲畜——她知道了！她冷冷地回答，“对，这话你以前说过。”

“是的，我说过，但我没有得到过你的答复。”

“答复？”她说。“哦，我听都听腻了。”

艾克萨尔完全可以认为自己是宽宏大量的；他准许贝莱德一家继续住在布里达布立克，而且他买下农场时还连带买进了

一熟的丰收粮；而他运回家的只有数量不多的几担干草，土豆全部留给了他们。巴布罗如今这样跟他作对真是蛮不讲理；但是她把他的话全当耳边风，反而理直气壮地责问："原来你打算把我们家搬到布里达布立克而叫我的一家人无家可归？"

他话听清了没有？他张口结舌地坐了一会儿，清了清嗓子，好象要讲出一番道理，而结果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他只问道："难道他们不回到村里去住么？"

"不要问我，"巴布罗说。"再不然，你也许在村子里有一座房子可以给他们住？"

艾克萨尔仍然不愿意和她吵架，但他不由得要让她看出，她说的这番话使他感到惊讶，稍微有点儿惊讶。他说，"你变得越来越无情了，尽管看起来你并无伤人之意。"

"我每句话都是说了算数的，"她回答。"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家里人上来住？——你回答我！那样我妈也可以帮帮我嘛。但是说不定你以为我的活儿不重，根本不需要帮手，是吗？"

当然她的话也有一点道理，但大部分是不通情理的。如果贝莱德一家来，他们势必要住草屋，而艾克萨尔就依然要跟过去一样为无处让自己的牲畜安身而感到为难。这女人到底想怎样——难道她的头脑里辨别不出是非好歹么？

"你听着，"他说，"你最好还是找个女佣来帮帮你。"

"现在——冬天将临农活最闲的时候？不必，你应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想到才是。"

她这话又多少说得在理；过去她身重心烦的时候——那才是应该谈起雇佣人的时候。但那时候巴布罗却一直是一个人完成她的各项工作，好象什么都无所谓似的；她照常既敏捷而又灵巧地干完她应该干的一切农活，从没有提过要助手的话。

“嗯，我无论怎样也弄不明白了，”他无可奈何地说。

沉默。

巴布罗问：“说你要接替爸爸的电报线路工作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谁提过这件事？”

“嗯，人家都这么说。”

“有这种说法，”艾克萨尔说，“说不定会成为事实；我不否认。”

“噢！”

“可你为什么要问？”

“不为什么，”巴布罗说，“无非是说，你不但将我父亲撵出家门，还要夺取他的饭碗。”

沉默。

哦，这可使艾克萨尔忍无可忍了。他高声嚷道，“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完全配不上我待你和你一家的好处！”

“嗬！”巴布罗说。

“配不上！”他一拳头砸在桌子上，然后他站了起来。

“你吓不倒我，你也别想吓倒我，”巴布罗边呜咽着边往墙边退。

“吓倒你？”他重复她的话，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我现在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那孩子怎么死的。是你淹死的吧？”

“淹死？”

“对，它在水里浸过。”

“嗬，原来给你看到啦？你到底去——”她原想说，“闻过啦？”但一见艾克萨尔的面色不对，不敢乱开玩笑。“你已经到那里去找到它啦？”

“我看到它是浸过水的。”

“是的，”她说，“它非浸不行呀。因为我滑进水里爬不起来，它就在水里养出来的。”

“你是滑下去的吗？”

“是的，我还来不及从水里爬出来就养了。”

“嗯，”他说。“但是你还没出门身上就带着包裹布——是准备要跌下水的罗？”

“什么包裹布？”她说。

“一块旧白布——是用我的衬衫一撕两半的布。”

“是的，”巴布罗说，“那是我带去准备捆松枝带回来的。”

“松枝？”

“是啊。我没告诉你我就是为了拾松枝才出去的吗？”

“对，你说过。你还说拾松枝是为了扎扫帚。”

“好啦，你就别管是为了什么……”

这回两人已正式对吵。但过了一会儿争吵也就平息，一切恢复正常。那就是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仅仅是过得去而已。巴布罗知道目前有风险，所以她说话比较谨慎，态度也比较恭顺。但这样一来，曼尼兰的气氛就更加紧张得难以忍受。——两人之间不是肝胆相照，欢天喜地而是经常互相提防。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但只要它持续一天，艾克萨尔也就只好苟安一天。他把这个少女找到这儿来，看中她而且占有了她，将自己的生活跟她结合在一起；要一下子改变现状并非易事。巴布罗熟悉这儿的一切；杯碗壶罐搁在哪里，牛羊何时产仔下羔，冬天的饲料是充裕还是欠缺，制做奶酪、食物需要多少牛奶——一个陌生人是决不会知道的，更何况要找一个陌生人，或许压根儿还找不到。

哦，艾克萨尔也曾多次想辞退巴布罗而另找一名年轻女佣；她有时凶恶无比，艾克萨尔简直怕她。即使他倒楣碰到能和她

亲密相处的时候，他有时也要因为她的狠毒残忍而畏缩退避。但她容貌秀丽，有时也会娇媚多情，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但那是过去——如今一切都完了。不，对不起，巴布罗可不要再干那种吃苦受罪的事了。可是要改变这一切谈何容易……艾克萨尔央求她，“那么，我们就立刻结婚吧。”

“立刻结婚？”她说。“不行；我必须先进城去看牙齿，牙都快掉光了。”

于是除了照常过日之外别无他法。巴布罗虽没有固定薪水，但她的收入远远超过她应得的工资；而且每次她开口要钱他总是有求必应，她也是作为收到一份礼物而向他道谢。艾克萨尔始终弄不明白这些钱跑到哪里去了——她在深山旷野中要钱干什么？她是为自己积攒私房吗？但一年到头究竟有什么可积攒，又为何而积攒呢？

艾克萨尔有许多事情弄不明白。他不是送给她一只戒指——对，一只足赤金戒指吗？送过这份礼之后他们的关系好了一阵子；但是不能一直好到底，远远不能；他总不能不断地给她买金戒指吧。一句话——她是准备抛弃他吗？女人真是怪物！是别处一个拥有良田牛羊的人在等着她吗？有时艾克萨尔能为这个女人的蛮不讲理而气得用拳头猛砸台子。

真怪，巴布罗的脑海里似乎除了想回卑尔根重过大城市生活外，并没有其他念头。那也好嘛。既是这样，当初她又何必要回来呢，该死的女人！她父亲的一份电报肯定是叫不动她的；她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如今她是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左不称心右不满意。只有木桶而没有铁皮桶呀；只有深口锅而没有长柄的平锅呀；只能永远不停地挤奶而不能散一会儿步走到奶房去呀；只好穿厚靴子，用黄肥皂，枕干草芯的枕头呀；没有军乐队，

没有来来往往的人呀。这样的生活……

大吵之后他们又多次发生口角。嗨，真是动不动就要斗嘴！“你要是个识时务的，你就少说话，”巴布罗说，“也别提起我爸爸和我一家被你搞得多苦的事。”

艾克萨尔说：“嗯，我干了什么啦？”

“哦，你知道得很清楚，”她说。“不过我看你永远也当不成线路检查员。”

“是吗！”

“是的，你当不成。我不到亲眼看到你当上我是不会相信的。”

“你意思或许是说我不够资格？”

“哦，够资格够资格……反正，你不会读不会写，从来就没见你拿起一份报纸看过。”

“说到那一层，我用得着的一切，我都能读会写。不象你，整天叽叽喳喳地唠叨个没完……我都烦死了。”

“好哇，那么我们就撂开手，”说罢，她取下一只银戒指扔在桌上。

“嗬！”过了一回他说。“还有一只呢？”

“哦，你要讨还你给我的戒指，我就还给你，”她边说边去抹金戒指。

“你爱怎么凶怎么凶好了，”他说。“要是你以为我在乎……”他走了出去。

自然而然地，过不多久，巴布罗又重新戴上她的两只戒指。

到后来，她就压根儿不把他有关死婴的话当作一回事了。她只嗅嗅鼻子摆摆头算了。她从未承认过罪行，只说：“嗯，就算它是我淹死的又怎么样？你住在这个荒山旷野里，你知道别处是

个什么情况?”有一次他们谈起此事,她似乎要开导他,让他知道自己是过于迂腐了;她本人认为弄掉个把孩子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她认识两个卑尔根的姑娘就干过这种事;不过两人中一个太笨了,没将孩子弄死,只是将它扔在外面听其冻毙,因而被判两个月监禁;另一个人则宣判无罪释放。“不,”巴布罗说,“现在法律不象过去那样残酷无情了。再说,也不一定总会被人发现。”巴布罗还说,过去卑尔根有个住在旅馆的女客,曾经杀死过两个孩子;她是克里斯蒂尼亚人,戴着帽子——插羽毛的帽子。她为杀死第二个孩子被判了三个月徒刑,但是第一个孩子的死却始终不曾暴露。

听了这一番话,艾克萨尔比过去更加害怕她了。他暗下想搞明白,想把事情弄清楚一点,但她的观点竟是对的;他自己是将这些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一些。巴布罗庸俗下流,不值得丝毫重视。在她看来,杀害婴儿不算一回事,没有什么大不了;身为女佣人,她自然以其淫荡的、道德败坏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类事,这本是意料之中的。另一点也很显然;在其后的日子里,她从不肯花上一小时去思考问题;她仍然轻松自如,永远是浅薄愚笨,永远是个女佣人。“我一定要去看看牙齿,”她说。“我还要买一件新式斗篷。市面上有一种已风行了好几年的新式中长外套,巴布罗一定要买一件。”

看她将这一切看得如此自然,艾克萨尔除了将就她还有什么办法?再说,他也没有总是怀疑她是有罪的;她本人从未承认过有罪,实际上还一再否认过,但否认时既不愤慨,也不坚持,仿佛只是一件小事,就象一个女佣人否认打破一只盘子,不管到底是不是她打破的一样。但一两个星期之后,艾克萨尔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有一天他忽然在屋子中央止步不动;象受到启示一般

地看清了全部问题。老天！过去肯定谁都看得出她是个大肚子孕妇——而今她的身段依旧——但孩子上哪儿去啦？万一有人来寻怎么办？迟早必会有人来问长问短。要是原本没有出过差错，将孩子体体面面地葬在教会墓地要好得多。不能埋在矮树丛里，而且是在他的田里……

“不行。那只会引起人家的大惊小怪，”巴布罗说。“他们就要剖尸检验什么的。我可不愿意惹麻烦。”

“但愿以后不要惹上更大的麻烦，”他说。

巴布罗轻巧地问：“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让它埋在原处好了。”对，她还笑着问：“你是怕他们会来找上你吗？想那些糊涂心事干啥，别再提了吧。”

“好吧……”

“是我淹死孩子的吗？我已经对你说过是我滑进水里它自己淹死的。你脑子里那些个事情我从来没听到过。再说，它反正永远也不会被人发觉，”她说。

“赛兰娜的英格尔不是照样被人发觉啦？”艾克萨尔说。

巴布罗沉思片刻，说：“嗯，我不怕。现在法律完全两样了，你看看报纸就会知道。干这种事的人多着哪，谁也没有碰上值得一提的大事。”巴布罗还特地向他解释，开导他——要他用开阔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她自己闯过世面，见多识广，这总不会一点用处也没有吧；现在她坐在这儿还能比他胜过一筹。她接连提出来三个论点：第一，她没淹死孩子。第二，即使是她干了，也不是什么严重罪行。而第三，这件事永远不会暴露。

“在我看来，样样坏事都会败露，”他表示反对。

“决不是这样，”她回答。然后，不知为了使他惊愕呢，还是为了鼓励他，抑或是出于虚荣，想自我吹嘘一下，她忽然来了个

晴天霹雳。她说："我就干过一件从未被人发觉过的事。"

"你？"他完全不能相信地说。"你干过什么事？"

"我干过什么事？杀过一样东西。"

或许她原没有打算吐露这么多的真情吧，但如今却是欲罢不能了，因为他正睁大了眼睛瞪着她。啊，这决不是什么卓绝的胆量而只是虚张声势和庸俗的卖弄而已；她要自诩为了不起，要压得他哑口无言。"你不信我的话？"她喊叫着。"你记得报纸登过的在港口发现婴尸的一则新闻么？那就是我干的。"

"什么？"他说。

"婴儿的尸体。你什么事也记不得。我们不是在你买回的报纸上一道看过的吗？"

片刻之后他才惊叫："你一定是神经错乱了！"

但他的打岔似乎更刺激了她，更给了她一种人为的力量；她甚至于能叙述作案的细节。"我将它装在箱子里，当然，这时候它已经死了——它一生出来我就将它弄死。等船一开进港的时候，我就从船上将它掼进海里。"

艾克萨尔阴郁而沉默地坐在那儿，她仍在叙说不已。这是多年前她刚来曼尼兰工作时所发生的事了。因此，他可以看到，并不是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人发现的，远远不是！如果人们做的每样事都要败露，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城市里已婚夫妇所干的事又怎么说？他们在孩子出世之前就将它杀死——有些医生专门干这一行当。他们只要一个孩子，或者，最多只要两个，所以他们将医生请到家里来趁孩子尚未出世就将它除掉。嗬，艾克萨尔根本不必认为这在外部社会里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嗬！"艾克萨尔说。"我猜上次那一个你就是这样排除掉的吧？"

“不，不是这样，”她尽量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是将它掼掉的。”纵然在这会儿她仍要指明，即使是她干的也不是什么严重罪行。她显然已习惯于认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这事现在对她已没什么影响。也许，在她第一次弄死孩子的时候，还有那么点儿不安，有点儿棘手的感觉；但第二次呢？如今可以用一种事过境迁的感觉来回忆这件事：这是已经做成的事，而且是可以做成的事。

艾克萨尔心情沉重地走出了室外。他对巴布罗杀死了一个孩子的事倒不怎么关心——那件事和他不相干。她来帮佣之前养过孩子也无关宏旨；她不是个正经姑娘，而且从未假装过是个正经姑娘，远非如此。她毫不隐瞒她的性知识，还在黑暗中教了他不少东西。那也好嘛。但最近这个孩子——他可不甘心失去它；一个极小的男孩，用一块旧布包裹起来的小白东西。如果这个孩子的死真是她造成的，那她可是毁了他，艾克萨尔——剪断了他所珍惜的一根纽带，那是无法弥补的。但没准他毕竟是错怪了她吧；没准她的确是失足落水的呢。但那块包布——她事先带在身边的一片旧衬衫……

几个小时过去了；晚饭的时间到了，接着夜间来临。艾克萨尔上床后，长时间瞪望着黑暗，最后才进入睡乡，而且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接着迎来了新的第一天，第二天……

巴布罗依然故我。她老于世故，对于被荒野中人们视为大逆不道的事能当作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泰然处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件好事；她既聪明过人，抵得上他们两个，又洒脱过人，也顶得住他们两个。而且她的言谈举止也全然不象一个可怕的人物。巴布罗是个妖婆么？绝对不是。她是个美丽的姑娘，蓝蓝的眼睛，略略上翘的鼻子，做起活来麻利迅速。农场以及那些需

要大量擦洗的木桶使她深感厌倦；或许艾克萨尔以及她过的那种荒凉生活也使她深感厌倦。但是她从来没有杀过一头牛，而艾克萨尔也从来不曾在午夜发现她举着一把刀监视着他。

只有一次他们又碰巧谈起了树林中的藏尸。艾克萨尔仍然坚持应该将它埋在神圣的教会墓地；而她却照旧认为她的办法足够妥善。然后她说出了几句话，证明她也自有一套推理的方法——吓，还够精明的哩，她看得相当远，还能用那小得可怜的野人脑袋去思考问题。

“万一事情败露，我就去请区长帮忙；我在他家帮过佣。我知道郝耶达尔区长夫人会为我说情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得力的人物，而那些人还能照样逃脱法网咧。再说，还有爸爸，他认识所有的大人物，自己也当过助理员什么的。”

但艾克萨尔只是摇了摇头。

“嗯，那又有什么不对啦？”

“你认为你爸爸真能办出什么事儿来吗？”

“你完全清楚！”她怒叫起来。“你害得他倾家荡产，抢走了他的农场还夺去了他的饭碗。”

她似乎认为她父亲的名誉最近受到了糟踏，她可能要蒙受损失。艾克萨尔对此还有什么话好说？没什么好说。他只不过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工人。

第 三 章

那年冬天，艾克萨尔再度一人留在曼尼兰。巴布罗已经离去。是的，那就是结局。

她说她这趟进城不会待太长时间；和到卑尔根去不一样；但是她不愿继续留在这儿，让牙齿一一掉光，象个小牛嘴的模样。“去一趟要花多少钱？”艾克萨尔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反正花不了你的钱。我要用钱自己会挣。”

她还解释为什么这时动身最为适宜；现在只有两条需要挤奶的母牛，而到了春天就要另添两条，此外，山羊也要产仔，接着农忙开始，然后就一直要大忙到六月。

“随你的便吧，”艾克萨尔说。

说的是花不了他的钱，一个子儿也花不了。但动身时总要一点钱呀，一来付路费，二来付牙医费，另外她还得买一件新式斗篷和一些零碎用品。但是，当然罗，如果他不情愿的话……

“现在你手里该有足够的钱嘛，”他说。

“嗯，”她说，“已经全部没啦。”

“你没有留下一部分吗？”

“留下一部分？你可以打开我的箱子看。我在卑尔根那会儿，挣的钱比现在多，我也从未攒下过钱。”

“我没有钱给你，”他说。

他根本不相信她还会回来，而且她一会儿西一会儿东的喜怒无常的性情也磨得他终于对她寒了心。尽管到末了他给了她一部分钱，但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她临行时带走大批囤积的食品，他并未计较，还亲自驱车将她和随身箱子送到山下村里以便搭乘到外码头去的轮船。

这事就算妥了。

他原可以独立管好农场，过去他已有了经验，就是牛羊使他为难；如果他需要外出，牲畜就无人照管。村里的小店老板竭力劝他将奥琳请来对付一个冬天，她以前曾在赛兰娜帮佣多年；当然，她现在年岁已高，但一般活还能做而且会做。艾克萨尔果然派人去叫了她，可是她没来，也没有回话。

这时他既要在林中伐木，又要收打他的少量麦子，还要照看牛羊。他过着一种清静而寂寞的生活。有时候，赛维尔从赛兰娜下山进村，或者由村里上山回家，都要从他那里经过。赛维尔驾着载有成捆木柴，或者皮革，或者农产品的马车下山进村，但很少运带物资上山，因为赛兰娜如今已不需要买进什么用品。

有时候贝莱德·奥森也会徒步走过，最近的次数尤其频繁——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看样子，为了保全工作，他想利用最后的一点时机做到使电报当局认为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员。自巴布罗离去之后，他从不进家看望艾克萨尔，而是过门不入——一个仍赖在布里达布立克不肯搬走的人摆这副臭架子着实不相称。一天，当他扬扬不睬又要走过的时候，艾克萨尔拦住他，问他打算几时搬出农场。

贝莱德反过来问，“巴布罗怎样被你打发走的？”一句又引出了另一句：“她上路没得到你的帮助也没得到你的钱，她差一点儿就到不了卑尔根。”

“喃！原来她已经到了卑尔根，是吗？”

“是的，她来信说是终于到了那里，但不是出于你的功劳。”

“我一定要将你撵出布里达布立克，毫不含糊，”艾克萨尔说。

“是的，你太客气了，”另一个哼了一声说。“不过到了新年我们会自己走的，”他说完扬长而去。

巴布罗果然去了卑尔根——这倒被艾克萨尔猜到了。他不感到伤心。伤心？不，一点不；能摆脱她是一大幸事。不过，话虽如此，在此以前他还抱着她会回来的一线希望。这完全是不理智的，但不知如何他确有些过分爱上了那个少女——对，那个女魔鬼。她自有她甜蜜可爱的时候，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候，他特地少给她钱就是要阻止她去卑尔根。如今她还是到了那里。她的几件衣服仍然挂在家里，棚顶上还放着用纸包好的一顶饰有鸟翅的草帽，但是她不曾回来取过。唉，可能他是有点伤心吧，有那么一点点。仿佛是嘲讽他，好象他逆境中的一个大笑话似的，他为她订阅的报纸仍然每周寄到，而且一直要寄到新年才会满期。

罢，罢，还有别的事需要应付。他得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

来年春天他必须挨着屋子的北墙搭一个棚；当年冬天他必须伐树，锯木，解成板。艾克萨尔原没有多少木料可言，近处不长树木，在他农场外围的地方才有几处零零落落的密密松林，于是他决定伐下靠赛兰娜这一边的树木，以便抄近路将木材运往锯木坊。

一天清晨，他给牲口实实足足地喂了一顿食，使它们可以支持到晚间，关上所有门窗，然后外出伐树。除了一把斧头和一篮子吃食以外，他还携带了一把扫雪的钉耙。前天下过一场暴风

雪，如今雪已停止，天气也相当温和。他顺着电线杆一路上山，到了伐树地点，他脱下茄克衫便动手干了起来。他将倒下的树木的枝枝蔓蔓全部除去，只留下光光的树干，并将小树枝一簇簇堆好。

贝莱德·奥森又从这里往上面走去——无疑，昨天的暴风雪后，线路出了问题。也可能贝莱德并没什么要紧事，而只是出于对工作的过分热情——嗬，贝莱德最近对工作确实非常卖力！这两个人不曾交谈，甚至于不曾举手打招呼。

天气又变了，风势逐渐加强。艾克萨尔虽看在眼里，但仍然不停地干着活儿，已经是午后了，可艾克萨尔还没吃过东西。然后，在伐一棵大松树时，他不知怎么一来被倒下的松树撞翻在地。他一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意外已经发生了。一棵大松树的根摇摇欲倒，人要它往这边倒，但狂飙却要它往另一边倒——结果狂飙取得了胜利。他原可以脱身的，但坎坷的地面被雪盖没；艾克萨尔一脚踏空，站立不稳，落进跨越一个巨砾的岩石缝里，身子被树压得动弹不得。

嗯，后来怎么样呢？照理他还是可以脱身而出的，但不巧，他跌得非常尴尬——他自己觉得筋骨未断，但人却弯曲在那里拔身不出。过了片刻，他抽出了一只手而另一只手则托住身体，但斧子离得太远够不到。他象掉进陷阱的一头野兽，一面四处观望，一面考虑情况；观望，考虑并设法从树下挣脱出来。他暗自思忖，贝莱德肯定马上就会从山上下来，所以他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起先他并不感到担心，只为了耽搁工作时间而感到生气，他心里丝毫没想到这对他有什么危险，更不要说有生命危险。嗳呀，他感到支撑着身子的一只手已变得麻木僵死了，掉在石缝里

的一只脚也逐渐冻僵了；但是不要紧，贝莱德马上就会来的。

贝莱德没有来。

风雪越来越猛，艾克萨尔觉得飞雪不断刮在自己的脸上。嗬，他对自己说，这会儿可是真下了，但仍然不感到丝毫担心——但当他眨去眼睛上的雪朝外一望，他看到情况真的紧急了！过了好半天他才大叫了一声。其实声音在这样的狂飙中根本传不远，但可以沿着电报线路传到贝莱德耳中。躺在那儿的艾克萨尔不断胡思乱想起来：要是他的手能捞到斧头就好了，也许能砍出一条路来——它正被压在一个尖锐的东西上，是一块岩石的边缘，而那石头正在不动声色地，斯文地刺着他的手背。总之，要是那块该死的岩石不在那儿就好了——但谁也没听说过一块岩石会做出这样感人的善事。

天晚了，越来越晚了，大雪仍然纷飞不停；艾克萨尔已经满身是雪。密密的无情雪花铺盖在他的脸上，起先还融化冻得皮肤冰凉，然后就不再融化了。是的，情况紧急了！

他又大叫了两声，然后细听着。

现在他的斧头也被雪盖没了；他只能看到斧柄的一角。那边树上挂着他的一篮食物——要是手能捞得到，大口大口地吃上一顿该有多好！然后他又扩大了他的愿望，要求得更多了：要是他能穿上外套就好了——他越来越感觉冷了。他又大大地叫了一声……

这时贝莱德来了。他止步向呼叫的人扫了一眼；他只停留了极为短促的一刹那，朝那边张了一张，仿佛要看清是怎么一回事。

艾克萨尔略感微弱地叫道，"请你把斧头往我这里递一递行吗？"

贝莱德完全看清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的目光迅速转向别处；他朝山上的电线望去，仿佛还吹起了口哨。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嗨，把斧子递给我不行吗？”艾克萨尔加大了声音喊。“我压在一棵树下面动不了啦。”

但此时贝莱德对他的职责忽然表示了特别的热情，他一个劲地打量着电线，而且不停地吹着口哨，值得注意的是，他吹口哨时看来兴高采烈，好象表示了复仇的心情。

“嗨，你见死不救啊——将斧子递递过来都不肯吗？”艾克萨尔大叫着。这时，好似前面的电线出了故障需要贝莱德立即赶往抢修似的，他匆匆走开了，而且转眼就消失于茫茫大雪之中。

嘀——好极！但是在那以后，如果艾克萨尔终于能不求人而取到斧头，事情也就顺利解决了。他鼓起了全部胸肌想要把压在身上的大树顶开；大树动了，他能感到它在摇晃，但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阵抖下的雪花。如此试了几次之后，他只好罢休了。

天更黑了。贝莱德已经走了——但他能走多远呢？艾克萨尔又叫了几声，还夹杂了几句不客气的直话：“你就象个杀人犯似的将我掼在这里见死不救吗？我命在垂危你连一点慈悲心也不发吗？哪怕是一条牛，你也该伸手拉一把么。贝莱德，你见死不救真是狼心狗肺啊。你等着，我有一天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你的毒辣。——眼看我困在这里，连斧子也不肯给我递一递……”

一片静默。艾克萨尔又用足力气想顶起那棵树，顶起了一点点，结果又是抖下了一阵雪花。他感到筋疲力尽，而且他困倦了，他再次叹息了一声，不再挣扎了。家里的牛羊从清晨到现在滴水未沾，一定站在草房里饿得直叫唤了；如今没有巴布罗照料它们了——没有了。巴布罗走了，溜走了，走了，带走了两只戒指，金戒指和银戒指，带在了身边。现在天黑下来了，是的，黄昏

过去，黑夜来临了；罢了，罢了……再加上冻得受不了了；他的胡须冻结了，不久他的双眼也要冻结了；是的，要能从那边树上拿到他的茄克衫就好了……眼下他的腿……当然，那不会——但现在他的一条腿直到臀部全都麻木了。“全在上帝手中了，”他自语着——仿佛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说出虔诚敬神的话。天越来越黑了，是的；但一个人也能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死去呀。他现在感到温柔，善良，满怀谦卑地对四周的风雪露出了傻乎乎的亲切的微笑；这是上帝降下的瑞雪，是洁白无瑕的东西！对，他甚至于可以饶恕贝莱德了，一个字儿也不揭发他……

眼下他平静极了，睡意也越来越浓，好似某种毒物使他周身麻木起来。望过去处处是白茫茫一片；树林，土地，巨大的翼翅，白色的面纱，白色的风帆；白的，白的……那能是什么？瞎说！他明明知道那只不过是白雪；他正横卧在雪地里，身上压着一棵大树，这决不是什么幻想。

他又胡乱地大喊了一声，发出了一声巨吼，这个雪中人从他浓毛丛生的胸膛中鼓出了一声巨吼。声音洪亮，下面的草房也可以听到。他叫了一声又一声。他又对贝莱德叫骂起来；“你这个猪猡恶魔，谁料到你竟会见死不救呀。只请你将斧子递一递给我你都不肯呀；你是人啊还是荒野中的野兽啊。好啊，你想去你去好了，希望你事事如意……”

他一定睡着了一会儿；他如今已经全身僵硬麻木，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结上了冰，但是睁着的，他的眼睛眨不动了——他是睁着眼睛睡着的吗？可能他打了片刻盹，也可能睡着了一小时，上帝知道，但如今站在面前的却是奥琳。他能听到她在问：“奉耶稣的圣名，你还活着！”接着问是他睡在那儿吗，他是不是昏厥了过去。

奥琳一直是有点鬼鬼祟祟的；爱四处窥探别人隐私，哪里有事故就在哪里出现；对，她总有本事查究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她如何能过上她的这一辈子呢？艾克萨尔带的口信送到了，她不顾七十岁的高龄穿过荒野而来。前天为大风雪所阻，在赛兰娜过了一宿，接着她到了曼尼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喂饱了牛羊，站在门口静听，按时挤了牛奶，再静听；那能是个什么声音？……

然后山上又传来一声叫喊，她点点头；可能是艾克萨尔，也可能是什么山里人，或者魔鬼——总之，是一件需要侦察探访的情况——一定要挖出这个情况的根源，看看将黑暗和森林掌握在自己手心的全能上帝有什么智慧的安排——上帝是一定不会伤害那不配为他解鞋带的奥琳的……

因此她寻到了这里。

斧头？奥琳不断向积雪深处乱掏，但没寻到斧头。那么就不用斧头算了——她使尽力气去抬树，但是她的力气还不如一个孩子；她只能动动这里那里的树枝而已。又转身找斧头——天已完全黑了，但她手脚并用地在雪中刨挖。艾克萨尔无法用手指点，只能告诉它原先的所在，但眼下已不在那里。“可惜到赛兰娜的路太远了，”艾克萨尔说。

接着奥琳便自己乱找起来，艾克萨尔告诉她斧头不会在那一边。“好吧，”奥琳说，“我只不过随便找找看。哦，这是什么呀？”她说。

“给你找到啦？”他说。

“找到了，感谢全能上帝的恩典，”奥琳用冠冕堂皇的辞句回答。

如今艾克萨尔的满腹傲气全然消失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

错了，说不定头脑也不清楚。如今斧子找到了他又能怎样呢？他动弹不得，还得由奥琳本人来为他砍出一条生路。哦，幸而奥琳以前曾经使用过斧头；她一生中曾经砍下过无数担的木柴。

艾克萨尔的一条腿一直麻木到臀部，因而不能挪步，而且背部疼痛如针戳，以致他哼声不绝——是的，他感到只有一部分身体是自己的，其余部分好象还留在那棵树的下面，“不知道，”他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奥琳知道，而且用庄严的辞句告诉了他；是的，她知道她刚才是从死亡中救活了一个人；是全能上帝没有派遣千万天使来而只让她承担了这一救援的使命。艾克萨尔在这件事上可要深深感谢全能上帝的恩慈和无穷的智慧呀！如果他高兴他也会让地里钻出一条虫子来的呀，在他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呀。

“是的，我知道，”艾克萨尔说。“可是我不懂我是怎么搞的——浑身有种奇怪的感觉……”

奇怪的感觉，是吗？哦，不过只要等，等一会儿。只能慢慢地，慢慢地挪步伸腿，直到缓过气来。他把茄克穿上，身子又暖和过来。但是她一辈子也忘不了，是上帝的天使在最后一次把她叫出门外，让她听到了一个声音——从森林中传过来的呼救声。是的，简直就跟在天国的日子里，当号角齐鸣并且围着耶利哥城绕行的时候一样……

是的，奇怪的事！艾克萨尔在她的唠叨声中已在活动着四肢，并且挣扎着走路了。

他们慢慢地向朝家的路上走，奥琳仍然扮演着救命恩人，扶携着他。他们合作得不错。在山下走了不远，他们碰到了贝莱德。“是谁啊？”贝莱德说。“你受伤啦？我来帮你一把。”

艾克萨尔不睬他。他已经向上帝许诺过，决不对这个人采

取报复手段，也决不把贝莱德刚才的所作所为说出来，但除此之外他是不受拘束的。贝莱德这会儿又往山上跑是干什么？是不是他看到奥琳已经来到曼尼兰，并猜到她一定会听到呼叫声？

“奥琳，你也来啦？”贝莱德轻松地说。“你在哪里发现他的？在一棵树底下？嗯，真是件怪事，”他说。“我刚才在那条山路上沿着电报线路值勤，好象听见有人喊叫。我马上象电光似的转过身来细听——贝莱德是那种见难必救的人。你说，原来是艾克萨尔被大树压住啦？”

“是的，”艾克萨尔说。“而且你是知道、看见，也听见的。但是你不肯伸手拉我一把……”

“慈悲上帝，救救我们吧！”吓呆了的奥琳高叫着。“我这样一个罪人还……”

贝莱德辩解说，“看见？对，我看见了你。但你为什么不喊叫一声呢？如果出了问题你应该大声喊叫嘛。对，我看见了你，但决没想到你是出了事，还当你是躺着休息咧。”

“你还是少说几句为妙，”艾克萨尔警告他。“你心里明白你是存心不理我，巴不得我从此再爬不起来呢。”

现在奥琳知道该怎么办了；决不能允许贝莱德来横插一手。她必须是不可缺少的人，她决不允许任何人来分她的救命大功，她一定要艾克萨尔对她个人铭感五中。是她，她一个人，拯救了他。于是她将贝莱德挥到一边去，甚至连斧头或食物篮子也不许他提。哦，这会儿她是完全站在艾克萨尔一边——但下次她来到贝莱德家喝着咖啡叙谈的时候；她肯定是站在他的一边的。

“就让我来拎斧头和其他东西算了，”贝莱德说。

“不要，”奥琳代表艾克萨尔说。“他自己会拿。”

贝莱德又接下去说：“不论怎么说，你应该叫我嘛；我们之间

并没有深仇大恨，你就叫我一声也不肯吗？——你叫过的吗？嗯，你应该大声叫我才能听得见么。当时那阵狂风多厉害……至少，你也可以向我招招手嘛。"

"我没有手可以向你招，"艾克萨尔回答。"你明明看到我的处境，困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

"不对，我发誓我没看见。嗯，我也没听到。来，这些东西让我来拿。"

奥琳插嘴说："别跟他搅啦。他受了伤人不舒服。"

但艾克萨尔却又动起脑筋来了。他过去听人讲起过奥琳，知道万一她居功说是她独力救了他的命，那以后不但要花他不少钱，还要给予他无穷的麻烦。最好还是尽力让他们二人平分功劳。于是他让贝莱德拎了篮子和工具；是的，他故意说是自己累了拿不动而叫他换换手的。但是奥琳不答应，她一把夺过篮子，任何需要拎的东西，只有她才可以拎，别人谁也不许碰。一时间艾克萨尔失去了支撑，贝莱德不得不扔下篮子去扶他，幸而艾克萨尔现在似乎已多少站得稳了。

然后，一面是贝莱德扶着艾克萨尔，一面是奥琳拎着东西，一行人如此走了一段路。奥琳拎是拎，却满腹怀着怨恨和怒火；不能搀扶一个走不动路的人而只能拎拎篮子，真是倒楣透顶。贝莱德为什么要从那条路上闯过来——见他的鬼！

"贝莱德，"她说，"人家说你的农场家产全部卖掉啦，是吗？"

"是谁想打听呀？"贝莱德大大落落地说。

"那个嘛，我从没认为那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嘛。"

"那么，你为什么不到拍卖场上来和别人一道喊价呢？"

"我——对，只有你才会拿我们穷人开心。"

"嗯，我认为发了财神气起来的是你呀。老赛维尔钱箱子里

的钱不是都给你得去了吗？嘻嘻嘻。”

提起遗产的事既不使奥琳感到高兴，也没使她软下心肠。“对，老赛维尔，他挺想着我，我对他没得说的。可他一旦去世之后，身后并没有留下财物。而且被剥得精光，寄人篱下的滋味，你自己也有体会么；但老赛维尔如今是在天堂和大厦里过日子的人了，而你我之辈却还得在地上受人践踏。”

“喃，你是怎么讲话！”贝莱德轻蔑地说，然后转身对艾克萨尔：“嗯，我很高兴及时赶到——扶你回家。走得不太快吧，呃？”

“不太快。”

和奥琳谈话，站着和奥琳辩论！从来没有人能辩得过她，其结果总是自讨苦吃。她一辈子从来不曾认过输，也从来没有人能象她那样，会把话说得黑白不分，把亲切的和敌意的，毒害人的和无意识的话统统混在一起。眼下，贝莱德居然当她的面做出一副他正在把艾克萨尔送回家去的样子！

“我要说的是，贝莱德，”她开始说，“那一次那些绅士们到赛兰娜来；你没有将你那一袋一袋的石头拿给他们看吗？”

“艾克萨尔，”贝莱德说，“我来背你回家吧。”

“不要了，”艾克萨尔说。“谢谢你的好意。”

于是他们继续前进；现在离家已不太远了。奥琳一定要充分利用在路上的这段时间。她说，“要是你在他快要死的时候救救他那就好了！贝莱德，你怎么会在他性命交关的时候听见他喊也不停下来救他一救呢？”

“你住嘴，”贝莱德说。

踏着很深的积雪，又提着重东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要是肯住嘴，走道也可以便当些，但奥琳却不是轻易肯住嘴的人。她还藏着一句尖刻的话没说出来。啊，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然

而她竟敢说了出来。

“还有巴布罗，”她说，“她现在怎么样啦？或许是卷逃出走的吧？”

“是那么一回事，”贝莱德无所谓地回答，“留下位置好让你冬天来顶替啊。”

这一下又为奥琳打开了最好的话头；她趁机让人家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缺了奥琳，谁也别想长期对付下去——她，奥琳，是个远近都要来请的人物。其实，她可以到两个地方，对，三个地方去做。还有牧师住宅——她要肯去，他们也会非常高兴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对，让艾克萨尔听听也好——他们愿意出如此这般高昂的工钱请她做一个冬天，更何况还有一双新皮鞋和一张绵羊皮。但是她宁愿到曼尼兰来，她知道这里的主人慷慨成性，一定会付给她远比别户人家优越的工资——所以她才上这里来的。用不着，贝莱德不必特地走那种步子——多少年来多亏天上之父保佑着她，为她在前面打开这家那家的门，请她进去。是的，仿佛上帝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就在那一天将她送到曼尼兰，搭救了他在世上的一个生灵……

这时候艾克萨尔又感到精疲力竭了；他的两条腿简直支撑不住，仿佛就要倒下。奇怪，他刚才还在逐步恢复，能够行走，好似生命和热力正在回到他的体内。但现在——他却非扶住贝莱德不可了！这个变化好象开始于奥琳谈到她的工资的时候；而当她又提到救他性命时，情况就更加糟糕。他是不是又在设法贬低她的成就啦？天知道——但他仿佛又在动脑筋了。快到家时，他忽然站住脚说：“我怕我毕竟是永远也走不到家的了。”

贝莱德二话没说便把他驮了起来。于是他们就这么继续向前走着，奥琳满腹怀着恶毒之气，艾克萨尔整个身子趴在贝莱

德的背上。

“刚才我在说巴布罗，”奥琳到底说了出来——“她不是有了好几个月的身孕了吗？”

“身孕？”背着重负的贝莱德说。哦，这真是一个奇突的行列；但艾克萨尔一直让人驮到家门口才下来。

贝莱德累得直喘大气。

“对，是怎样——究竟孩子生下来没有？”奥琳问。

艾克萨尔为了打断她而迅速对贝莱德说：“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得了家。”他也没忘记奥琳：“也亏你第一个发现了我。我应该谢谢你们二位的救命之恩。”

那就是艾克萨尔被救的经过……

其后几天内奥琳无休无止地谈着这件救命大事；艾克萨尔简直管也管不住她。奥琳常指着家里的某个所在说，她当时就是站在那里被上帝的天使叫到门口去听到那呼救声的——艾克萨尔重回树林工作了，而当他伐够了一定的木材时，他就将树木一车车运到赛兰娜的锯木坊去。

好，这些例常工作，一冬没有断过；运上山的是粗木头，拿下来的是锯好的木板。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新年之前赶完这批活，否则严霜一降，锯子就无法操作。一切进行顺利，事事都如人愿。逢到赛维尔空橇上山，他就顺路弯一弯，替邻居捎一叠木料上山。两个人共同叙谈，其乐陶陶。

“下面村里有什么新闻？”艾克萨尔问。

“新闻不多，”赛维尔说。“他们说有一户新人家来买了一块地。”

一户新人家——没什么希奇；那只不过是赛维尔的说法。现

在每一年都有新住户来买地，如今布里达布立克的下面已经有了五家新农户。山上的情况进展较慢，尽管山上的土质要比下面肥沃。最有胆量，跑得最远的是在赛兰娜落脚的艾萨克；他是那些人中最有魄力也最有远见的。其后，来了艾克萨尔·斯特隆——现在又来了一家新住户。新住户将要在曼尼兰的下面购置一大片可耕地和树林——那里有的是土地。

“听说过是个什么样的人么？”艾克萨尔问。

“没听说，”赛维尔说。“但他要带几座全部现成的房屋，到时一安装就成。”

“嗬！那么是富翁罗？”

“好象是。他还要带妻子和三个孩子来；还有马和牛。”

“那么，肯定是个大富翁罗。还有什么关于他的情况？”

“没有。他今年三十三岁。”

“他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叫阿隆。他的农场要叫做斯多堡。”

“叫斯多堡？嗯，那么，这决不会是一块小地方①。”

“他是从沿海一带来的。他们说他本来有一片渔场。”

“嗯——渔场。不知道他是否懂得务农之道；”艾克萨尔说。“你就听到这些？没有别的啦？”

“没啦。我只听说他用现金一次付清了地契。他们说，他的渔场赚了不少钱。如今他要在这里开一家百货店。”

“嗬！一家百货店？”

“对，他们是这么说的。”

“嗯。原来他打算开店哪？”

---

① 斯多堡原文为“storborg”，其中“stor”即“great”，意为“大”。

这真是一则重大新闻，这两个邻人在赶着马车上山的途中，反复谈论不已。这是一则重大新闻——说不定是当地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可说的话太多啦。这位新住户要跟什么人做生意呢？跟已在公地上定居下来的八户人家吗？要不然他也想从村子里找主顾吗？总之，百货店对他们具有重大的意义；说不定，还会给本地引来更多的定居户。土地价格可能要上涨——谁能说得准呢？

他们津津乐道地谈个没完。是的，这里的两个人，各自怀有与其他人同样巨大的兴趣和目的。他们的世界就是定居生活；农活，四季，庄稼便是他们生活中的奇遇。那种兴趣和刺激不够大么？啃，的确够大！他们多少次需要废寝忘食地工作啊；但是他们熬过去了，忍受住了，而且丝毫不曾受到影响；在一棵树下苦苦困了七小时，只要保得四肢无恙，又怎能害了他们的一生。一个狭隘的世界，一种没有远大前途的生活吗？啃，决不是这么回事！这将在旷野中出现的新斯多堡，一座仓库和一家百货店——难道不是动人的前景么？

他们一直谈论到圣诞节的来临……

艾克萨尔接到一封信，一只盖有狮子印戳的大信封。那是政府来的。上面指示他从元旦起从贝莱德·奥森处接管电线物资，一项电报装置以及工具器具等，并接替电报线路的检查职务。

第 四 章

队队车马越过荒原驶上高山，为前来旷野定居的新住户运来一批又一批的建房材料，前后运了好多天。一切东西都堆放在将要称为斯多堡的地方，无疑它总会名副其实的。已经有四名工人在山上采运石料，要砌一堵墙和两处地窖。

一车又一车的建筑材料被运来了。房屋的四边结构都已打造现成，春天一到便可安装；一切部件都是事先精确算就的，每一件都标有号码，所有门、窗，甚至用于阳台上的彩色玻璃都应有尽有，一样不缺。一天还运来了整整一车的小木桩。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位来自山下的垦荒者，说得出道理；他是南方人，见过世面。“这是造花园围墙用的，”他说。原来新住户要在旷野中设立一座花园——一座大花园。

看来形势大好；荒原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许多出租马匹的人都大大赚进一笔钱。这一点又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将来赚钱的前景美妙得很；这位商人一定要从四面八方运来货物；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他们总得用一队队的马车将货物从海岸运上山来。

是的，看来这儿将有全面的大规模的发展。瞧这位负责运输工作的年轻工头或主管；他是个盛气凌人的小伙子，尽管要运上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仍然口口声声喊着马匹不够用。

“建房材料都已经上了山，现在要运的东西不多啦，”他们

说。

“嗬，还有那么多的货物怎么办？”他说。

一天，赛兰娜的赛维尔照常驾着空车蹄声得得地回家，工头把他叫住：“嗨，你怎么空车上山？为什么不替我们运一车货上来？”

“是啊，我本来可以办到，可惜我不知道啊，”赛维尔说。

“他家住在赛兰娜；他们有两匹马，”有人低声告诉他。

“什么？你家有两匹马？”工头说。“那么，把两匹马都带下来帮我们运货。我们会付你优厚报酬。”

“好倒是好，我敢说。但是我们现在活儿正忙，抽不出时间。”

“什么？抽不出时间挣钱？”工头说。

但赛兰娜一向没有空闲时间，他们有大量的活儿要干。他们刚从瑞典雇来两名石匠，采运石料以建造一所新牛棚——雇工在赛兰娜还是第一次。

造一座正式的牛棚是艾萨克多年的宿愿。目前安置牛羊的草屋太小，而且长期失修；他要造一所有双层墙头的石建牛棚，下面要挖一个合式的粪坑。这项工程现在得完成了。但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总是一件接着一件；建筑工程好象永远也不会完工。他有一座锯木坊和一座磨坊，还有夏天用的牛羊棚；理所当然地他应该有一个锻工间。只要能做做零星活的一小块地方就行；免得大锤卷了口或者马蹄铁需要整修都要跑大老远地送到山下村里。只要能应付这些活儿就行——他为什么不应该做到呢？总的来说，赛兰娜已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外屋。

这个地方正在不断地扩展，越来越大，已成了一个巨大的农场。现在没有女佣帮忙可不行了，简杏一定得留下来。她的铁匠父亲，不时问起她是否回家；但他并没有坚持要她回家，他是

个随和的人，而且说不定他自有理由，认为她可以留下。远在所有定居点之上的赛兰娜，不断扩大着它的地皮和住宅，只有人口依然如故。流浪的拉普人前来乞讨并如愿以偿的日子已经过去；如今他们极少上门，好象宁可绕远路而不愿让人瞧见；万一他们来，也只在门外等候，从不见进到屋内。拉普人一向躲在远离尘嚣的阴暗角落里；阳光与空气使他们难受，他们不能赖以兴旺发达；就和蛆虫的情况一样。时常会有一头小牛或一只羔羊从赛兰娜的外围，或田地远处的边缘失踪，无处可寻——那是毫无办法的事。赛兰娜受得住这种损失。即使赛维尔会打枪，他也没有枪，何况他根本不会打枪；他性格善良，不喜战斗；生来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会说："再说，律法上有明文规定，不许枪杀拉普人嘛。"

是的，赛兰娜损失一头牛一只羊什么的不算一回事；它始终雄伟而坚固地屹立在那里。不过，即使如此它也不是没有烦恼的。英格尔对自己以及对她终年所过的生活曾感到极大的不满；有一次她曾出门到极远的地方去了一趟，结果在家里好似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消失一阵子，但总归又会死灰复燃。她跟她盛年时代时一样的聪明和苦干，是一个男人、一个魁伟男人的漂亮而健康的妻子——但她还怀念着特隆金的往事吗；从来没做过梦吗？对，特别是在冬天。有时生命力旺盛、精神振奋，便向往着无数的风流雅事——但一个女人单独跳不成舞，所以赛兰娜从没有开过舞会。忧郁的思虑和祈祷书么？嗳，嗯……但天晓得，另一种生活中确有那么一种无可比拟、令人神往的东西啊。她已经学会了知足常乐的道理，有那几个瑞典石匠在，好歹也是一种安慰；对这儿来说，他们的面孔和声音都算是新奇的，但他们都是寡言少语上了年纪的人，只专心于工

作而无意于玩乐。然而，有了他们总比没有好嘛——他们中有个人会在工作时唱一口好听的歌；英格尔常常伫立倾听。他的名字叫嘉玛尔。

赛兰娜的烦恼事还不止于此。比如说吧，那个埃勒苏——也令人大失所望。他写信回来说，工程师事务所已不再聘用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但他将会谋到另一个位置——不过需要等候机会。接着又来了一封家信：预料不久即将有就业机会，而且是第一流的位置；但在此期间他无钱不能生活，而当家里给他寄去一百克朗之后，他又回信说这笔钱只够偿还他的几笔小债务……“嗯，”艾萨克说。“可是我们要付石匠的工资，还有其他开销……写信问问他是否愿意回到家里来助一臂之力。”

英格尔写信问了他，但埃勒苏不愿意再回家；不，没有必要再白跑一趟；他情愿挨饿。

嗯，说不定那时城里正巧没有美缺，也可能埃勒苏并不象一把利刃为自己开道。天晓得——说不定他在书写方面也不是过分的出人头地吧？是的，他的书写能力不错，而且速度也快，也很卖力，但毕竟还缺一点什么。如果这样，他将来怎么办呢？

当他怀着二百克朗从家回到城里时，城里正有一笔笔的旧债务等着他，将旧债还清后，他就不得不抛开断伞柄而买一根象样的行路手杖。还得买几件别的其实也是很合理的东西——一顶象其他同伴们都戴的过冬皮帽，一双跟别人一样的在冰上穿的溜冰鞋，还有一根银牙签，可以剔净牙齿，还可以在与朋友品着这样那样饮料、随意闲谈时取出来显示和卖弄。而且他只要袋中有钱，就会慷慨会东；在庆祝他回城的一次晚会中，他叫了五六瓶啤酒，极为珍惜地一瓶一瓶打开。“怎么，给女招待二十奥尔的小账？”他的朋友们说。“十奥尔足够了。”

“太小器使不得，”埃勒苏说。

埃勒苏为人既不吝啬也不小器，绝不；他出身富有人家，父亲是大地主，拥有大农场，无穷无尽的林木区，还有四匹马三十头奶牛和三台割草机。埃勒苏不是个撒谎者，而且有关赛兰娜地产的种种荒谬传说不是由他传播而是由很久以前区测量员一时高兴乱吹出来的。但人们对这些传说多少相信了一点，埃勒苏倒也没什么不悦。自已人微言轻，做一个有某种成就的大人物的儿子也很不错么；可以提高他的信誉，这对他是有用的。但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万一到了他不能不付钱的一天，那他该怎么办？他的一个朋友救了他的急，介绍他到他父亲开的一家铺子里工作——这是乡下人来购日用杂货的小铺——总比没有工作强些。一个大小伙子在一家小铺里赚最起码的薪水实在够难堪的；没有通往区长位置的捷径；幸好，他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暂时可以渡过难关——哦，毕竟还不是最最难堪。埃勒苏工作热情，脾气随和，顾客都喜欢他；他写信报告家里他已经开始从商。

这件事使他母亲大感失望。埃勒苏当了店员——一点不比在自家山下的村小店里当营业员好。过去他一向出类拔萃，与众不同；近邻中没有谁象他一样住过大城市，在一家事务所里干过活。难道他已忘记了他的伟大目标和抱负了吗？英格尔不是笨人；她深深知道芸芸众生与非凡人物之间的区别，尽管她也许并不经常把这一区别放在心上。艾萨克的思想比较简单迟钝；他考虑问题时，将埃勒苏考虑进去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他的长子渐渐地滑出了他的思考范围之外。艾萨克已不再考虑他死后要将赛兰娜平分给两个儿子。

春天过去了一部分，从瑞典那边来了不少工程师和工人；准备建筑公路，搭建临时工房，还进行着其他爆炸、平整、运输食品、租用马匹、和岸边地主们办交涉等各项工作——这都是在干什么呢？这里是荒郊野外，除了当地居民谁会朝这里跑？噢，他们只不过是来准备开矿工程而已。

果然动起来了；吉斯勒毕竟不曾吹牛。

这次来的不是上次跟吉斯勒同来的那几位大人物——不是，无疑，其中二位一定是为了其他公务不得分身前来。但是那位工程师又来了，还有上次来的那位采矿专家，来了。他们来到赛兰娜，收买了艾萨克所有能够转让的锯好的木板，还用高价买了食品和饮料，他们与赛兰娜这家人谈得非常投机，赛兰娜使他们感到非常满意。“空中铁道，”他们说，“用钢丝缆索由旷野的最高处往下拖运到海边。”

“什么，一直穿过这一大片荒原吗？”反应迟钝的艾萨克说。他们笑了起来。

“不，老兄，是在那一边；从这边去要好多英里路咧。对，从荒野的那一边，可以一直通到海边；这里落差好，而且距离不大。将装进铁箱的矿砂通过空中索道运到下面；你等着瞧，保证没问题。但一开头我们必须开一条路用马车装运。我们需要五十匹马——你瞧着，我们一定会搞得顺当。而且我们还要有好多工人要来，远远不止现在这么几个。大队人马要从山那边上来，带着现成的临时工棚，到这里安装，还要带来大量食品、器材、工具等等东西——然后我们两队人马便在高处的中间地点会合，懂吗？我们一定会得心应手，绝对用不着担心——然后我们就将矿砂一船一船地运到南美洲。可以百万百万地赚进咧。”

“上次来过的几位先生怎么没来？”艾萨克问。

“哦，他们已将产权卖掉啦。原来你还记得他们？对，他们已卖掉了产权。而且向他们买进的人又已经再卖给别人啦。现在的矿主人是一家大公司——资金雄厚着呐。”

“那么，吉斯勒现在在哪里？”艾萨克问。

“吉斯勒？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谁？”

“吉斯勒区长，首先出卖矿权的人。”

“哦，他呀！他就叫吉斯勒吗？天晓得他现在在哪儿。原来你也记得他？”

整个夏天，成批成批的工人在山里不断进行着爆炸等各项开矿工程——整个地区热闹非凡。英格尔出售牛奶和农产品，忙得不亦乐乎——经营一种小买卖，又能看到许多来来往往的人，这使她感到高兴。艾萨克依然迈着他的沉重脚步到处走动，并在地里干着活；没有什么东西打扰得了他。赛维尔和两名石匠砌好了新牛棚。这是一座漂亮结实的牛棚，只是由于只有三个人干活，而且赛维尔还常常被叫到田里去帮忙，故而花了很长时间才盖好。割草机现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有三名活跃的妇女可以在割草季节轮流帮忙，这也是件好事。

一切进行顺利；荒野中生气盎然，金钱源源而来，到处一片兴旺景象。

我们来瞧瞧新开张的斯多堡商店吧——那儿买卖非常兴隆！这位阿隆一定是个鬼灵精似的人物；他一定早就知道开矿的消息，所以事先布置下店铺和仓库，到时大做其交易。交易？他的交易规模之大，足以供应整个国家——对，足以供应一个国王！首先，他出售各式各样的家用器具和工人服装；但工资优厚的矿工是不怕花钱的；不独购买必需品而已；他们见什么买

什么，样样都要买。尤其到了星期六的夜晚，斯多堡交易站里挤满顾客，大量金钱源源滚进阿隆的腰包；他的伙计和老婆都被叫来站柜台，阿隆自己也竭尽所能，叫卖和应酬顾客——即使这样，营业到夜深，铺面也还不得空闲。村里经营马匹生意的人说得对；马拖车拉运到山上斯多堡的商品数量简直惊人；他们好几次不得不切断老路转角而另开近路——终于造成了一条大大有别于艾萨克首次穿过旷野时那条小径的崭新公路。

阿隆因他开的店铺和他的新公路而成了地方上的福星和恩人。阿隆其实不是他的真名而只是他的教名；他自己以及他的妻子都称他为阿隆森。他们雇有两名女佣和一名小厮，是一户不容轻视的人家。

至于斯多堡的土地，目前还没有人碰过。阿隆森没有时间去跟泥土打交道——刨挖一片荒原有什么意义呢？但阿隆森有一座花园——对，一座真正的花园，四周有栅栏、有茶藨子、紫菀、花楸等植物，还有栽就的树木。园里有一条可供阿隆森星期日叼着烟斗散步的阔径，园后便是装有红桔蓝各种彩色玻璃窗的阳台。斯多堡……还有几个孩子——三个漂亮可爱的小人儿。女儿正在学习当一位富商的小姐，儿子们则准备学做生意——对，三个大有前途的孩子们！

阿隆森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到这里来。他本可继续从事渔业，也可能运气好赚上大笔的钱，但他认为那不能和经商做买卖相比；普通人最理想的职业莫如经商。人们见了打鱼人是不会脱下帽子的。阿隆森过去曾经划过船，摇过橹；现在他要改行驾驶船只。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现金交易。"他用这句话代表多种意义。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们就有"现金交易"。他的孩子们将要在世界上崭露头角，要过比他自己更有"现

金交易"的生活。他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他们应该过比他过去更为享福的生活。

你们瞧，事情进行得一帆风顺；邻居们重视他，重视他的妻子——对，甚至还重视他的孩子们。人们重视孩子这可不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山里干活的矿工们，好多天见不到一个孩子的面；当他们干完活下山来，见到在院子里嬉耍的阿隆的孩子们时，就好似见到在嬉戏中的一群小狗一样，立刻就会亲切地和他们交谈。他们很想给小孩们钱，但一想他们是店东的孩子，就不敢造次了。于是他们便用口琴，吹乐曲给孩子们听。下山的矿工中以年轻的葛斯塔夫最为活跃，只见他帽子歪在一只耳朵上，一开口总是令人高兴的话；是的，每次跟孩子们盘桓得时间最长的总是葛斯塔夫。孩子们每一次见到他便会奔过去迎接；他就会将他们抱起来驮着他们三个一道走，还和他们跳舞。"嘀！"葛斯塔夫说，跟他们跳了起来。然后他又会取出口琴为他们吹出各种曲调，结果连那两个女佣人都出来看着他，听他吹，感动得泪光闪闪。啊，葛斯塔夫真是个爱玩爱闹的人，但他做的事他是心中有数的！

玩了一会儿，他就会走进店堂，不惜浪掷金钱，买上一背包东西。当他再度走上公路的时候，已经背上了一个应有尽有的商品包——于是他便中途到赛兰娜歇脚，又打开包来将东西拿给他们看。角上印有一朵花的信纸，一只新烟斗，一件新衬衫，带花边的手绢——给女眷吃的糖果，还有闪光的东西，一条带指南针的表链啦，一把裁纸刀啦——哦，东西多着呐。对，他还买了准备在星期天放给每个人看的火箭炮。英格尔请他喝牛奶，他则跟丽俄波尔婷开玩笑，又将小丽贝卡抱起来，抛向空中——"嚯哇！"

"房子砌得怎么样了？"他问那两个瑞典人——葛斯塔夫本

人也是瑞典人，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尽管只有他们自己在干活，但砌房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哦，那么，他，葛斯塔夫可要来帮上一把，当然那只是说着玩儿的。

“啊呀，你要是肯来帮忙那可太好了，”英格尔说。因为牛棚一定得在秋天到来之前盖好，到时候就得把牛牵进来了。

葛斯塔夫放了一枚火箭炮，既然放掉一只，也就没有必要保留其余几只了。把它们放掉算数——于是他就将五六只花炮统统放光，妇女和孩子们都屏息静气地围着观看这位魔术师表演的魔术；英格尔以前从未见过火箭炮，但那浓烈的火焰勾起了她对一度见过的花花世界的回忆。比起这个，缝纫机又算得了什么呢？当葛斯塔夫吹起口琴准备上路的当儿，英格尔兴奋得简直想跟他一齐沿着公路走去……

如今矿上正式开工了，一队队的马匹将矿砂车运到海滨；一艘轮船满载矿砂已经驶往南美洲，而另一艘轮船已在等待装运第二批货物。真是巨大的企业啊。所有走得动的居民都跑上山来观看这奇妙的矿区。贝莱德·奥森也带着岩石样品上来过了，但是一无所得，因为采矿工程师已经返回瑞典。每逢星期日，总有大群人从村里一路爬上山来，即使惜时如金的艾克萨尔也偏离他的电报线正路而来参观了矿区。简直没有一个人没来见过这座出奇迹的矿。最后，就连英格尔，赛兰娜的英格尔也穿起盛装，戴着金戒指，上山去了。

她上那儿去干什么呢？

不干什么，甚至连如何采矿都不想看。英格尔此来只不过是想出出风头而已。她看到别的女人上山，她觉得自己也非去一趟不可。尽管英格尔上唇有个伤疤，儿女也都已成人，但她

仍然要跟别人一样上山。想到别人，别的年轻女人，她就冒火，是的……但她一定要和她们见个高低。她还没有发胖，身材依然苗条；她还好看。固然，她的面色已不如当初那么红润，皮肤也无法和一只蟠桃媲美——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应该看看；对，他们应该说，她毕竟还是够风韵的！

工人们向她表示了使她满意的热情欢迎；她过去曾多次请他们喝过奶，他们都认识她，所以他们立即带她去参观矿井，临时工房，马厩和厨房，地窖和仓库棚；胆大的男人还挨到她的身边，轻轻碰碰她的胳膊，但英格尔一点没有反感，反而觉得舒服。遇到上下梯级时，她就高高撩起自己的裙子，让人家看到她的一部分小腿；但她撩得不显眼，仿佛是出于无心。对，男人们心里想，她的确是风韵犹存。

哦，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有些地方看来可悲；一眼可以看出，逢到工人中一位血气方刚的男子出其不意地向她投了一瞥时，她会感激地报之以秋波一转；她仍跟其他的女性一样，这使她感到激动。她一向是个正经女人，但很可能那是因为缺少机会。

上了年纪了……

葛斯塔夫上山来了。他是特意丢下村里的两位姑娘和一个伙伴赶上山来的。无疑，葛斯塔夫的心事他自己有数；他以超出平常的热情和压力握住了英格尔的手，为他上次在赛兰娜所度过的那个愉快的夜晚向她致谢，但是他很谨慎，没向她表现过分的殷勤。

"嗯，葛斯塔夫，你什么时候才能来帮我们造房子啊？"英格尔满面红晕地说。葛斯塔夫说过不多久他就一定会来。他的伙伴们听他这么说，也七嘴八舌地插嘴说过不多久，他们全都一定

会来。

“啃！”英格尔说，“到冬天你们不留在矿上了吗？”

工人们略带迟疑地回答，看情形可能不会，但也不能肯定。但葛斯塔夫比别人胆大，他大笑着说，看样子矿里的一点铜已经被他们刮光了。

“你这句话肯定不是当真吧？”英格尔说。其他工人也插嘴叫葛斯塔夫当心，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但葛斯塔夫却不肯当心；他反而说得更多，而英格尔也觉得奇怪，尽管丝毫看不出他有意要和她兜搭，但她的一颗心却已为他吸住。另一个小青年虽演奏了六角手风琴，但不能和葛斯塔夫的口琴相比；另外一个颇为精明的小伙子，为了博取英格尔的注意，也跟着音乐唱了一首歌，但尽管他歌喉嘹亮，却并无动人之处。过了一会儿，谁能料到葛斯塔夫的小指头上居然戴上了英格尔的金戒指！既然他不曾过分亲近，这戒指从何而来呢？哦，他自有一套偷情的手段，只是不露声色，和英格尔一样；他们表面上没有交谈，而她也仿佛没注意似地让他玩弄她的手。后来，当她坐在一间草房里喝咖啡时，外面传来男人恶声相骂的吵架声，她知道这是因她而起，不由感到兴奋。一个芳华已过的半老妇人听到这种为自己争风吃醋的吵声，确实感到愉快。

那个星期日的晚上她是如何从山上回到家里的呢？啃，非常好，就跟她来的时候一样贞洁。送她回家的男人有一大群，只要有葛斯塔夫在，他们就一定不肯回头；只要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让他单独和她在一起！英格尔一辈子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欢乐的时光，即或是她在大城市里开眼界的日子也比不上。

最后他们问，“英格尔，没丢什么东西吗？”

“丢东西？没有啊。”

“比如说，一只金戒指？”

在这种情况下葛斯塔夫不得不将戒指拿了出来；他只有单身一人，对手却有一大群。

“哦，亏你代我找到了，”英格尔说，接着匆匆地和她的护送人告别。

她走近了赛兰娜，看到好几处房屋的屋顶，那是她的家。她再度清醒过来，又成了原来的能干妻子，她抄一条近路走到夏季牛羊棚那里去照看牛羊。她在路上经过了一处她熟悉的地方；那里曾一度埋葬过一个婴儿；她曾亲自用手拍过那里的泥土，还竖起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嗳，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眼下，她心里却叨念着，不知那些女孩子是否已经按时挤完了奶。

矿上的开采工作仍在进行，但私下里有人在悄悄议论，说矿上出了毛病，产量不及预料的多。上趟回国的采矿专家，现在又来了，还带了一个专家来作帮手；他们在各处爆炸、钻孔、检查。出了什么毛病？铜质非常优良，那一点没问题，就是矿层薄，深度不足；往南去矿层逐渐加厚，但矿层最深矿质最优的地方，却已不在公司的所有权范围之内——再过去已是属于国家的阿尔曼宁大荒原。嗯，或许第一批买主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吧。当初原是一项家庭企业，几个亲戚买下矿产，准备搞一次转手的投机活动；他们不曾进一步买下一直通到下一片山谷的好多英里长的整个矿脉区；他们仅买下属于赛兰娜的艾萨克和吉斯勒名下的一片地区，然后又转让给别人。

现在该怎么办呢？企业的头脑、专家、和工头等都深深知道，必须立刻和政府进行磋商。于是他们派人带着信件、计划和地势图火速前往瑞典，自己又驱车下山找区长，以期获得湖水南

岸的矿区产权。在这儿又碰上了新的困难；他们受到了法律上的阻力；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本身无权成为买主。这一点他们事先也是知道的，也曾做出了适当的安排。但南岸的地区已经卖掉了——这一点他们却不知道。“卖掉了吗？”

“是的，卖掉好多年了。”

“那谁是买主呢？”

“吉斯勒。”

“哪个吉斯勒？——哦，那个人——嗯。”

“地契已蒙核准而且已经登过记了，”区长说。“那一带不是荒原只是岩石区域，他几乎没花什么钱就买到了手。”

“这个时不时要冒出头来的吉斯勒是谁呢？他人在什么地方？”

“天晓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于是又重新派人到瑞典去。他们必须取得有关吉斯勒的一切材料。同时，他们不能留用所有的工人；他们必须等候，看情况如何而定。

这样葛斯塔夫便身背他的随身衣物，来到了赛兰娜，并说他是报到来了。对，葛斯塔夫已经放弃了矿上的工作——那就是说，上星期日他在矿和铜的话题上过于直言无忌；被工头和工程师听见，因而被解雇了。

嗯，那就再见吧，也许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呢；如今他到赛兰娜来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了。他们立即派他干起建牛棚的工作。

他们接连砌了几天石墙，然后从矿上又下来了一个工人，他也被雇上了；如今就有两批人同时作业，工作进展迅速。对，到秋天肯定可以造好，绝对没问题。

但如今一个又一个的工人都被解雇，陆续返回瑞典了；矿内的试验性作业暂告停顿。村里人听到这个消息几乎出声叹息了；这些笨人，不明白所谓试验性作业就是说这种作业只是用来作试验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村民感到祸事临头，唉声叹气，财源少了，工资低了，斯多堡交易站的交易停滞了。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阿隆森趁生意兴隆之际刚刚买好一根旗杆和一面旗子，还买好一块白色熊皮作为冬天雪橇上用的地毯，还给全家人买了华美服装……这些是小事情，但大事情也在发生着。两个新来的人在曼尼兰和赛兰娜之间的山上购买了垦荒的地皮，这在那个偏远的小社团中不是一件小事。两名新来的垦荒者已经搭好茅屋，并已开始垦地、掘地。他们是勤劳的人，短时间内完成了大量工作。他们整个夏天的食品都是从斯多堡买去的，但是最后一次他们下山来时，简直买不到什么东西。店里没有存货——如今矿上的活儿已经停顿，阿隆森要囤那么多货干什么呢？现在他店里几乎什么商品都没有——只有钱。左邻右舍中最感沮丧的或许就是阿隆森了；他的算计全被打乱。有人劝他先靠耕地吃饭，等以后情况好转再说，他回答说："耕地？我可不是为了耕地才到这儿来安家的。"

最后阿隆森再也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上山去了解一下矿里的情况。那是个星期天。路过赛兰娜时，他约艾萨克跟他一同去。但自从铜矿开始作业以来，艾萨克从未去过一次；他宁可枯守在下面山腰上的自己家里。英格尔不得不插一句嘴。"既然阿隆森约你去，你就去一趟嘛。"她说。可能英格尔巴不得他离开自己；那是个星期天，她可能想摆脱他一两个小时吧。结果艾萨克去了。

山里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看到鳞次栉比的茅房草棚，二轮马

车、四轮马车，还有地面上一个个的裂口，艾萨克简直认不出这个地方的本来面目了。引导他们参观的正是过去相识的工程师本人。很可能他这时的情绪不是太好，但他强忍着，不曾流露出那笼罩在村民和垦荒者心上的忧郁之情——如今机会到了，来客不是别人，一个是赛兰娜农场的场主，另一个是当地斯多堡商店的店主。

他对矿砂以及从中挖出矿砂的岩石的性质，对他们作了介绍。矿里有铜、有铁，还有硫磺。是的，他们完全知道在那些岩石里有哪些东西——甚至于还有少量的黄金和白银。他这位采矿工程师知道的东西很多。

“现在工程全部要下马啦？”阿隆森问。

“下马？”工程师惊异地重复着。“我们下马叫南美洲怎么办？”不，他们只不过将初步工程稍为中断一下；他们已经了解到矿区的实际情况和矿区所能出产的东西；此后他们就能够建造空中铁道，并开发湖南边的矿区。他转身问艾萨克：“你知道这个吉斯勒跑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

嗯，没关系——他们会打听到他的下落的。然后他们就会重起炉灶。工程下马？什么话！

忽然间，一台带踏板的小型机器吸引了艾萨克的注意，使他又惊又喜——只要动动脚就可以开动这台机器。他立刻明白这是一台可以用马车装运，而且随地可以安装使用的小小锻炉器。

“那样的一台机器要花多少钱？”他问。

“那个手提锻炉么？哦，价钱不大。”那样的机器他们好象有好几台，但是比起他们在海滨的物资就微不足道了；他们在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巨大的机器和仪器。他让艾萨克知道，开矿，也就

是在岩石中挖成巨大的沟谷和裂口，那决不是手指甲就能办到的——哈哈！

他们在矿区漫步闲游，工程师说起他本人在几天内将越境到瑞典去一趟。

“但你还回来吗？”阿隆森问。

怎么，当然要回来。他知道政府和警察都没有阻止他回来的理由。

艾萨克设法又转到了手提锻炉跟前，并且停步再仔细看了一遍。“这么一个小机器要值多少钱？”他问。

值多少钱？一时说不出——肯定价钱不小，但在矿业上算不了什么。哦，工程师为人很有气派，尽管他当时情绪不佳，却能顾全体面不低架子，始终保持着阔绰的作风。是不是艾萨克想要一台锻炉？嗯，就请他把那一台拿去吧。这一点小意思公司是决不会在乎的——公司奉送他一台手提锻炉！

一小时后，阿隆森和艾萨克一同下山往家走。阿隆森感到比前安心了——因为前途还有希望。艾萨克则背着他心爱的锻炉盘旋着向山腰走去。是的，这个魁梧壮汉，背得动重东西！工程师主动建议第二天早晨派两个人替他送到赛兰娜，但艾萨克谢绝了——这样太让他费心了。他当时想着的是他家里人；他们看到他背了一只锻炉回家一定会大吃一惊。

然而大吃一惊的竟是艾萨克。

他抵达家门时，正逢一辆二轮马车驶进庭院。车里走出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马车夫是山下的村里人，但是走在他身旁的却是一位使艾萨克目瞪口呆的先生——吉斯勒。

第五章

可能还有别的事情会使艾萨克感到惊奇，但他不是那种一时间会联想到几件事的人。当他从厨房门口经过的时候，他只问了一句，“英格尔到哪儿去啦？”他当时最关心的是让吉斯勒受到热情的招待。

英格尔吗？英格尔出去摘莓子去了；艾萨克一动身她就跟瑞典人葛斯塔夫一道出去摘莓子去了。是的，上了年纪的她又狂热地陷入情网；已到中年并接近晚年的她再度感到欲情似火，心花怒放。“来告诉我哪里有云莓，”葛斯塔夫说；“还有酸莓子，”他说。一个女人怎能回绝这种要求呢？英格尔跑进自己的小房间，严肃正经了好几分钟；但葛斯塔夫正在外面等着，世界也紧跟在她的脚后，只要她梳理一下头发，在镜中仔细照上一遍然后再走出来。要是她这样做了又怎么样呢？谁又不会做出同样的事呢？哦，一个女人根本分辨不出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之间的区别；总是分辨不出——常常分辨不出。

于是他们两人一道出去摘莓子，在高沼地上走过一处又一处的矮丛林寻摘云莓，有时她把裙子撩得高高，露出匀称的双腿。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白松鸡因鸡雏已经长大，所以不再飞起嘶叫；荒野中有的是为矮树林所遮盖的隐蔽所在。他们出发后还不到一小时，已经坐下来休息了。英格尔说：“哦，我真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一个人！”哦，她在他面前完全软瘫无力了，由于爱恋

过深，连微笑中都带有乞怜之意——是的，恋爱是一件又甜蜜又残酷的事情，又甜蜜，又残酷！她起先也曾正经而规矩地防范过——但最终还是让步了。英格尔简直是一片痴情，对他怀着无限的柔情蜜意，只想紧紧靠着他，跟他亲热。

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活儿一做完，你又要走了，”她说。

不，他不会走。嗯，当然，总要走的，但不会马上就走，还要等个把星期。

“我们该回家了吧？”她说。

“不。”

他们又摘了些莓子，不久他们就在矮树林中找到一个隐蔽的所在，英格尔说：“葛斯塔夫，你这么搞简直是疯啦。”几小时过去——他们也许在丛林中进入了睡乡。进入睡乡吗？太美妙了——远在荒山僻野之中，在伊甸乐园里。忽然之间英格尔坐直身子细听：“我好象听见下面的大路上有人走过？”

太阳西沉了，他们步行回家；漫地的野草已经暗黑下来。一路上他们经过了许多有遮蔽的场所，葛斯塔夫看到了，无疑英格尔也看到了，但是她时时觉得仿佛有一个人在他们前面催赶着。哦，谁能跟一个狂热的漂亮小伙子一路走回家而时时保持警惕呢？英格尔太娇弱了，她只能微笑着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她独自回到了家里。幸亏恰在那时赶到，再迟一分钟便要出纰漏。艾萨克正好背着锻炉进了院子，还有阿隆森——而一辆二轮马车也恰在这时停下。

“你好，”吉斯勒招呼着英格尔。大家站在那儿互相打了照面——再巧也没有……

吉斯勒又回来了。他一去多年，如今又回来了，老了点，须发花白了些，但是仍和过去一样的活泼愉快。他这次衣着极为讲究，穿一件白背心，胸前还横着一根黄金表链。简直是个摸不透的人物。

他是否隐约知道矿上出现了情况而亲自来看个虚实？嗯，他来到了这里。旋着头转着眼睛，神志清爽地浏览着整个地方。这里有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地主老爷已扩充了他的领地。吉斯勒点点头。

“你背的是个什么玩意？”他问艾萨克。“这是一匹马才驮得动的重量啊。”

“这是一架锻炉，”艾萨克解释。“在一个小农场上大有用处，”他说——对，他将赛兰娜仅仅称为是一个小农场；没有别的！

“你是从哪儿搞到手的？”

“山上矿里的工程师，他说是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是公司的工程师吗？”吉斯勒好似没听明白。

吉斯勒，他能让一个铜矿工程师高过他的头吗？“我听说你买了一台割草机，”他说，“我这次也给你捎来了一台很方便的耙草机。”说着他向装在车上的东西一指。只见那是红蓝双色的一台用马拉动的巨型齿状耙草机。他们把它从车上搬下来看；艾萨克还自己套上机器在地上试了一遭。难怪他笑得合不拢嘴！赛兰娜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他们谈到矿，谈到山上的工作情况。“他们多次问起了你，”艾萨克说。

“谁问起我？”

“工程师，还有其他的大人先生。他们说，一定要找到你不

可。”

哦，看来艾萨克的话说得太过分了。无疑，吉斯勒动了火；他一转身疾言厉色地说，“好吧，我人来了，叫他们来找我好了。”

第二天，前往瑞典的两名信差和两名矿主回来了；从外表看，骑马来的先生们魁伟漂亮，肯定是大富翁。他们在赛兰娜未作片刻停留，只打听了一下路径，连马也未下便向山上驶去。尽管吉斯勒就站在近边，他们却假装不曾看见。两名负责满载物资的驮马的信差在这里休息了一小时，跟在场的工作人员攀谈过，得悉那位身穿白色马甲、胸挂金表链的老先生便是吉斯勒，然后他们也继续上路了。当天夜晚，他们中的一人骑马下山，传口信，请吉斯勒上山和先生们在矿上见面。吉斯勒送回口信说，“他们要找我，叫他们自己来。”

看来吉斯勒已成为一位重要人物；认为自己是个拥有权力，拥有世界上一切权力的人，或许认为受到别人的口头邀请是有损他的尊严吧。但他怎么会那么巧恰在人们最想见他的时候来到了赛兰娜呢？他能预卜各式各样的情况，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总之，当矿上的先生们得到吉斯勒的口头答复时，他们无法只好又一路下山来到了赛兰娜。跟他们同来的还有工程师和两名采矿专家。

经过了许多曲折，他们终于见面了。一开头就情况不妙；对，吉斯勒过分高傲一点。

那几位先生这一次倒是彬彬有礼；由于前天旅途劳顿，因而只发出个口头邀请，务请原谅。吉斯勒也以礼相还，说他也是旅途劳顿，否则他就会应召前去的。好吧，那就谈正经事：吉斯勒愿意出卖湖南岸的地皮吗？

“我请问，”吉斯勒说，“你是想自己买呢还是作为代理人代

别人买呢？”

这一问只能说吉斯勒是在存心作对；他肯定可以看出象他们这一类的阔老是不会当代理人的。他们接着讨论条件。“价格怎么说？”他们问。

“价格——是的，”吉斯勒坐下考虑。“两百万，”他说。

“当真？”先生们微微一笑。但吉斯勒没有笑。

工程师和两名专家曾在本地区钻孔、爆炸，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这是他们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矿砂是由于火山喷发而造成；矿砂的分布极不规则，从他们的初步考察来看，最深的矿层应在公司所属地与吉斯勒所属地的交界处，其后矿砂则逐渐稀少。到最后的一英里处，已找不到矿砂，不值得开采了。

吉斯勒听完这一切，丝毫无动于衷。他从袋里掏出一叠文件来细细阅看，这些文件既非地势图也非地图——好象是和矿山毫无关系的东西。

“你们挖的还不够深，”他说，仿佛是从他所阅读的文件中得出的这个结论。先生们立即承认了这一点，但工程师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我想你自己没有钻探过吧？”

吉斯勒笑了一笑，好象说他曾在地球上钻过深达数百英里的洞孔，事后又将这些洞孔重新封没了似的。

他们继续东谈西扯，一直拖到中午，最后大家都掏出表来看时间。吉斯勒的讨价已经被压到了五十万，但此后他硬是丝毫也不肯让了。不对；他们想必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们本以为他会急于要出卖，而且不得不卖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嘀，一点也不是；他跟他们一样安闲而轻松地坐在那儿，丝毫也不着急。

“一万五千或者两万该是个合理的价钱，”他们说。

吉斯勒承认，对一个急需用钱的人来说，这个价钱是公平合理的，但二万五千更好一点。接着一位先生插了一句嘴——或许想要阻止吉斯勒过于漫天要价吧："顺便说一下，我在瑞典看到你妻子的娘家人了——他们都向你问好。"

"谢谢你，"吉斯勒说。

看到吉斯勒不为这一招所动，另一位先生说，"一百万的四分之一……我们又不是买金矿，而只是买铜矿呀。"

"一点不错，"吉斯勒说。"是铜矿。"

说到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耐烦了，他们将表盖嚯地打开又啪地盖上；没有时间闲扯下去，该吃午饭了。他们不曾要求在赛兰娜进餐，而是回矿上自理去了。

会议就那样告一结束。

吉斯勒一个人留了下来。

这段时间里他是怎样想的呢——他思索和考虑的是什么呢？可能什么也没有，而只是懒散和漫不经心？不，肯定不是这样，他正在想着什么事情，但却显得非常镇静。午饭后，他对艾萨克说，"我要上山到我的土地上好好逛一逛；我想请赛维尔跟上次一样陪我去走一遭。"

"行，这好办，"艾萨克立刻说。

"不行；他这会儿正忙着别的事。"

"我叫他马上跟你去，"艾萨克说着就喊赛维尔停下手中的活。但吉斯勒举起手简慢地说："不用。"

他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回来跟干活的工人闲聊几句，走开去，再走回来。尽管他这半天心事重大，但他仍然谈笑自如，不露声色。长期以来，吉斯勒对于吉凶祸福的变化早已司空见惯，不管前途如何，都不再患得患失。

他之能够置身此处完全出于机缘凑巧。原先他卖了一小块地给他妻子的娘家亲戚，后来怎么样了呢？他又将湖南岸的整块山林买到手——为了什么？是为了故意成为他们的紧邻而气气他们吗？无疑，他原先想的只是在那里购进一小块狭长地带，等将来矿业兴隆时可以在那里建立新的村落，谁知到头来他居然一变而成为整个矿区的主人。当时他收买地皮时几乎等于白白到手，而且他当时也不愿多费脑筋去划什么边界。如今，他竟由于懒散而成了矿山之王，成了群山的主人；他本来打算要的只是一块造草房和机器棚的场地，现在却成了一个一直通到海滨的王国。

原先的一小块地已经在瑞典几经转卖，吉斯勒始终留心着那块地的下落。当然，首批买主只是愚蠢地盲目买进的；参加家庭会议的不是采矿专家，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买下足够的土地，当时只想把这个吉斯勒的产业全部买过来以摆脱掉和他的关系。但新买主的愚蠢可笑也不下于前者；无疑他们都是些大人物，有的是钱，可以为了开个玩笑，为了高兴，为了醉后打赌，或者为了天晓得什么原因而买下这块山地。但是到了试验性开挖，到了正儿巴经地开采矿山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撞上了一堵厚墙——吉斯勒。

笨蛋！高傲的吉斯勒也许是这么想的；如今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觉得自己财大气粗，完全有资格简慢待人。对方几个人肯定用尽心机要挫一挫他的锐气；他们认为所对付的是个急需钱用的人，故而将价杀成一万五千或者两万——对，笨蛋。他们根本不了解吉斯勒，而现在他却傲然屹立在这里。

那天他们没有再从矿上下来，无疑，认为最好不要显得过于着急。第二天早晨，他们带着驮马等一切下山而来了，准备启程

回家。谁料——吉斯勒却不在场。

不在？

他们原以为可以摆足架子，用不着下鞍，在马上就把这事办妥了，现在这种想法落空了；他们只好弃鞍下马，在旁等候。请问，吉斯勒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这位吉斯勒对赛兰娜很有兴趣，到处走动；有人最后看到他是在锯木坊。他们派人去寻，但看来吉斯勒已经走远，因为任他们叫喊，也不见有人答应。起先他们显然很不高兴，他们连连看表，还说："我们不能这样在这里傻等。如果吉斯勒想卖地，他就应该等在现场。"但过了一会儿他们的口气变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的气消了，甚至于觉得有点儿好笑，可以作为笑话来说呢。这一下可好，他们身陷绝境了；他们要在荒天野地里宿夜。要迷失并饿死在荒野中了；前来哀悼他们的亲人也不会找到他们的白骨了——是的，他们闹了个大笑话。

最后吉斯勒来了。他到处去看了一看——才从牛羊圈那里来。"看来要不了多久那也会嫌太小了，"他对艾萨克说。"你现在一共有多少头牲口？"是的，尽管那些阔人们手里拿着怀表站在那儿等着，他仍然能这样侃侃而谈。吉斯勒象才喝过酒似的满脸通红。"啵！"他说。"我走得热死了。"

"我们本以为我们一到这里就会碰到你的，"一位先生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要光临，"吉斯勒答，"否则我一定会在此恭候。"

嗯，现在这笔交易怎么说？今天吉斯勒是不是准备接受这笔公平交易呢？他不见得每天都有进账一万五或两万的机会——什么？除非，当然罗……要是他不把金钱看在眼里……那么……

最后这个暗示吉斯勒听了觉得大为逆耳；他动了气。怎么这

样说话！嗯，如果他们不是有气在先也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而吉斯勒，毫无疑问，要不是他亲自出去兜了一圈，弄得满脸通红的话，这时听见他们这么说也不至于面色刷地变成苍白。结果，他面色一白，冷冷地回答：

“诸位先生，你们出得起一个什么价钱我不愿妄加猜测——我只知道我愿意接受什么，不愿意什么。关于这座矿，我不想再听小孩气的空话。我的售价跟昨天一样。”

“二十五万克朗？”

“对。”

先生们登鞍上了马，其中一个人说：“听着，我们给足价钱，二万五千。”

“看来，你们仍在开玩笑，”吉斯勒说。“但是我要向你们提出个极其认真的建议：你们愿意出售山上那一小块矿场吗？”

“啊，”他们略感吃惊地说，“啊，或许我们可以考虑。”

“我准备收买，”吉斯勒说。

哦，好一个吉斯勒！眼下院子里正站满了人，赛兰娜一家，石匠，还有信差等，都听见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照说他绝对筹不出这么大一笔，或者近乎这个数目的一笔款子来做成这笔买卖；然而，谁又能说得定呢？吉斯勒真正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总之，他最后的这几句话使马背上的先生们惊惶失措。这是不是一个圈套？他是否想用这一招来显示他的地皮更有价值？

先生们沉思片刻；对，他们甚至于悄声谈了一会儿；他们又弃鞍下马。然后工程师插了一句嘴；无疑，他认为这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看来他有点权力，似乎是某一种权威。满院子的人都在静等下文。“我们不卖，”他说。

“不卖吗？”他的同伴们问。

“不卖。”

他们又低声谈了一会儿，然后纵身上马——这一次非常认真。其中一个人高喊一声，“二万五千！”吉斯勒睬也不睬，转过身又跟石匠说话去了。

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

吉斯勒对于这件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仿佛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到处走动着，说些天南地北不相干的事情；这会儿他似乎最感兴趣的是给新牛棚顶上安放沉重结实的横梁。他们准备在那一周内将棚造好，先安上临时屋顶——其后再造一个新的饲料棚。

艾萨克故意不让赛维尔参加建房工作，让他闲着，以便吉斯勒一旦想到进山去探察时，随时可以把他带上。其实艾萨克可以不操这份心，因为吉斯勒已经放弃了这个打算，或者完全忘记了这事也说不定。他反而叫英格尔为他备办了一些食物，沿着公路走下山，一直到天黑才回来。

他经过了赛兰娜下面新开垦的两块空地，跟那里的人谈了话；接着又径直往下到了曼尼兰，向艾克萨尔·斯特隆打听这一年都干了些什么。看来成绩不大；不及预计的那么理想，但是他在田地里下了一番功夫。吉斯勒对这处农场也发生了兴趣，并问：“有马吗？”

“有的。”

“好，我在南边放着一台割草机，还有一只耙，都是崭新的；你想要我就给你送上来。”

“怎么算呢？”艾克萨尔无法相信这种慷慨行为，心里嘀咕着是否要分期付款。

“我的意思是将这两样东西作为礼物送给你，”吉斯勒说。

“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艾克萨尔说。

“但是你必须帮助你上面的两家邻居开垦新地。”

“啊，那完全不成问题，”艾克萨尔说；他依然不大理解吉斯勒的用心。“原来你南边放着机器、农具？”

“我有不少东西需要照料，”吉斯勒说。其实，吉斯勒没有多少东西需要照料，他只是喜欢做出这么一副样子。至于一台割草机和一具耙么，那他在任何城市里都可以买到，并从那里运上山来。

他在艾克萨尔处谈论了很长时间，谈到附近其他开荒者；谈到斯多堡，那个交易站；谈到已搬到布里达布立克居住的艾克萨尔新结婚的兄弟，以及他在荒野开沟凿渠、引水外出的经过。艾克萨尔认为最伤脑筋的是哪里也找不到一个帮忙的女人；家里只有一个叫奥琳的老太婆；这个人在最好的时候也好不到哪里，但是有她在他仍然认为是一幸事。那年夏天，艾克萨尔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日日夜夜地干着活。也许，他本来可以从家乡海吉兰找个女帮手，但那一来，他除了付她工资以外还得付她的路费。处处都要花钱。艾克萨尔又进一步告诉吉斯勒，他接替了电报线路的检查工作，但早知道还是不接的好。

“那种活儿只配贝莱德那一类人干，”吉斯勒说。

“对，话是不错，”艾克萨尔承认着。“但那可以赚钱呀。”

“你有了几条牛？”

“四条奶牛，还有一头小公牛。但是要赶上赛兰娜那家人还差得远呐。”

此外，艾克萨尔还有一件更重大的心事极想跟吉斯勒细诉；不知怎么巴布罗的事泄露了，有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泄露了吗？当然泄露了。过去谁都看到巴布罗挺着个大肚子到处走

动，后来她却一无牵挂地单身走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当吉斯勒明白了事态真相时，他只简慢地说了一声："跟我来。"他领着艾克萨尔出了家门。吉斯勒摆出一副显赫的架势。他们在树林边上坐下，吉斯勒说："好，现在将前后经过都告诉我吧。"

泄露了吗？当然泄露了；怎能不泄露呢？这一带已不再是千里无人烟的荒凉世界；再说，家里还有个奥琳。奥琳又跟这个有什么相干？嗬！更糟的是，贝莱德·奥森又变成了她的对头。如今什么事儿也瞒不过奥琳了；她整天在家，自有本事将艾克萨尔的秘密一点一点地掏出来。这种欺诈诡秘的活计正是她生存的目的，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生存的手段。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奥秘嘛——奥琳怎肯放过刨根问底的机会！说实话，奥琳的年纪已经太大，已不适宜再在曼尼兰管家看牛羊；她早该告老回家。但她怎么能办得到呢？她怎能离开这个有重大秘密须要揭发的地方呢？她干完一个冬天的活；接着又对付了一个夏天，她只是为了有一天能使贝莱德的女儿出乖露丑，才产生了这样近乎神奇的精力。那年春天，地里的积雪还未消融，奥琳已经开始东找西寻了。她找到了溪边的小青冢，而且立刻看出上面覆盖了一方方的草根土。有一天她甚至有幸碰到艾克萨尔正站在小坟前用脚踩平泥土。原来艾克萨尔也知道一切！奥琳不禁点点她的灰白脑袋——对，是她出头的机会了！

这个艾克萨尔不是一个和气的易于相处的人，他生性极为吝啬；奶酪有数目，每一绞毛线都登记在账；奥琳简直不能做任何手脚——完全不能。还有头年所发生的那个意外事件，是她救了他的命——如果艾克萨尔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就该归功于她，并承认只欠她一个人的情。但事情一点不是这样——艾

克萨尔依然维持他当场所定的一人一半功劳的观点。对，他会说，如果奥琳不来，他就会躺在雪地里冻上一夜；但是，在回家的路上贝莱德也帮了大忙。那就是他对她的感谢！奥琳心中充满了愤怒——全能上帝理该掉头不顾他的这些子民！艾克萨尔可以毫不为难地从圈里牵出一头牛送到奥琳面前说："奥琳，这是送给你的。"但是他没有。他一个字儿也没提。

好吧，让他等着——等着瞧到头来他付出的代价是否要超过一头牛！

整个夏天，奥琳不断觅取机会和每一个过路人交头接耳，又在私下里和他们点头讲悄悄话。每一次她总要交代他们："我说的话可千万别告诉人。"奥琳也下山进村好几次。然后有关这家的风言风语就浮动起来了，对，象一层雾似的弥漫上了人们的面孔，也钻进了人们的耳朵；甚至于到布里达布立克学校上学的小学生也开始互相谈论这个秘密。最后区长不得不出面过问，不得不报告上级，并请示处理方法了。接着他带了一本记事簿和一名助理员来到山上；有一天来到了曼尼兰，询问了各项情况，记在簿子上，然后回去。三个星期以后，他再度上门，询问情况并做记录，这次更挖开了溪边一座青色的小土堆，并取出了一个婴儿尸体。他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奥琳莫大的帮助；因此他也不得不回答她提出的一大堆问题。对其中的问题之一他回答说：对，说不定艾克萨尔也要被逮捕。奥琳听罢，不由吓得拍起双手，恨自己卷进了这家的罪恶事件，巴不得能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她又低声问："那女的，那个巴布罗怎么样？"

"巴布罗那个娘们，"区长说，"她已在卑尔根被抓了进去。还说，"法律是不留情的。"说罢他就拿着婴尸重回村里去了……

这就难怪艾克萨尔心急如焚了。他向区长供认了一切，什

么也没抵赖；孩子的出世一部分得由他负责，此外，他还为小尸体挖过一个坟墓。现在他请教吉斯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是不是非得进城去一趟，去接受一次新的、更可怕的审讯，去受折磨呢？

吉斯勒不象原先那样了——不象；他听完这一长篇叙述后显得疲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他现在似乎显得迟钝了，不象早晨那样精明自负。他看了看表，站起来，说：

"这件事得好好想一想。我要把前后经过通盘考虑一下，然后我在临走前给你一个回话。"

吉斯勒走了。

那天傍晚他回到了赛兰娜，吃了点儿晚餐，便上床睡觉。他一直睡到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睡足了，得到了充分休息；不用说，他在会见了瑞士矿主们之后感到非常疲劳。两天之后他才准备动身上路。这时他又变得神气十足，留下大大的一笔钱偿付几天的膳宿费，还赏了丽贝卡一枚亮晶晶的克朗。

他对艾萨克发表了一通讲话："这次交易不成功，毫不足惜，慢慢会成功的。就目前来说，我要使上面的开矿工程停顿下来，以观后效。至于那几个家伙——笨蛋！他们还想来教训我，是不是？你们听见他们还出来的价吗？二万五千，哼！"

"是呀，"艾萨克说。

"算啦，"吉斯勒将手一挥，好似从心里排去这一切令人齿冷的数字，"万一我真的阻止了开矿工程，对这地区不会产生什么害处——反而会教育大家一定要与土地相依为命。不过，村上人要感到一定的损失。去年夏天他们赚了大笔的钱；大家都穿上了好衣服，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现在都完了。嗨，下面那些好人儿，其实他们跟我友好一点是值得的，那样的话事情也许

就两样了。现在，他们只好候我高兴了。”

话虽如此，他上路时却不象是个主宰一村命运的人。他手里拎着一包吃食，身上的白色背心一点儿也不干净了。说不定他这次出门的费用还是他的好妻子用她曾经得到的四万元的用剩部分为他提供的呢——谁说得准呢，或许是她出的。总之，他回去时是够穷的了。

他下山时果然如约弯到艾克萨尔的家将他考虑的结果告诉了他。“我各方面都考虑过了，”他说。“由于本案目前暂停审理，所以一时无法行动。将来你一定要受到传讯，而且也必得说明事实经过……”

空话而已，别无其他。可能吉斯勒对于这件事根本连想也没想过。艾克萨尔听他说完也只得垂头丧气地表示同意。但最后吉斯勒又忽地闪烁出那副大人物的光芒。只见他蹙紧双眉，体贴地说道：“要末，或许到开庭审讯的时候我设法进城来出席旁听。”

“啊，你要肯这样，那可太好啦，”艾克萨尔说。

吉斯勒当即作出决定。“我要抽得出时间，我就一定设法赶来。但是我在南边有许多事情需要料理。能来我一定来。再见啦。我一定将那些机器给你送来。”

吉斯勒走了。

他还会再来吗？

第　六　章

其余的一部分工人也从矿上退了下来。整个工程下了马。矿区又是一片死寂。

如今赛兰娜的建造工程也已完成。为了应付过冬，屋子只盖着草皮的临时屋顶；下面的巨大地面已隔成了一间间敞亮的房间，正中是一间雅致的大客厅，两头都是准备住人的大房间。过去艾萨克曾一度和几头山羊在这里的草屋居住过——如今赛兰娜已再也见不到一间草皮房屋。

饲马房①、马槽和垃圾箱等，都已按装就绪。两名石匠仍继续忙着，想尽早结束整个工程的收尾工作，但葛斯塔夫自称不精于木工活而决定离去。干起石工活来葛斯塔夫是个出众的小伙子，力大如熊，到了夜晚，吹上了口琴，就成了众人的欢乐源泉，更不要说他还帮助妇女，把沉重的提桶拎到河边去，或从河边拎回来。但现在他要离去了。是啊，他自称他不会干木工活。看来他几乎是急于想脱身而去。

"不能等到明天再走吗？"英格尔问。

不行，等不了，这儿已经没有需要他做的活；再说，现在走，他可以在翻山越岭的旅途中和最后一批从矿上退下来的工人结伴同行。

"以后谁来帮我拎水桶呢？"英格尔说着，凄然一笑。

但葛斯塔夫是从来不会辞穷的，他立即回答说，"嘉玛尔。"

嘉玛尔是两名石匠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但他们两人谁也比不上葛斯塔夫年轻，总之，谁也比不上他。

"嘉玛尔——嗬！"英格尔不屑地说。接着，她突然改变口吻，转向葛斯塔夫，象是要引起他的妒意似地说："不过，家里毕竟还有个嘉玛尔，那也不错，他唱的歌儿可真美。"

"反正我不太欣赏他，"葛斯塔夫说。他没有丝毫妒意。

"可是你至少可以多待一个晚上吧？"

不行，葛斯塔夫不能多耽搁一个晚上——他一定要跟其他人一同翻山越岭。

是的，说不定葛斯塔夫已对偷情这事儿感到厌倦了。当着众人的面将她夺到手而且在他逗留的一段时期内将她占为己有固然是件快事——但现在他要上别处去了，说不定回到老家的旧情人那里去——他有别的打算。难道他要为她的缘故在这里拖延下去吗？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件事应该告一结束，这一点她本人也应该知道；但她变得太大胆了，毫不考虑后果，仿佛是什么也不在乎。对，他们搞关系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也已经长到使他对他干的那份活儿感到腻味了。

英格尔是既忧伤又沮丧；唉，她为他感到哀痛，这是多么邪恶的忠贞啊。她这次是真正的陷入了情网，丝毫不含虚荣或魅惑的杂念；所以分手时极感痛苦。不，她不感到羞耻；她是个心地懦弱的健壮女性；她无非是遵照自然的规律行事而已；跟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也是她在进入中年后所发出的一股激情。她一面为葛斯塔夫拾掇食物，一面抽噎得胸口起伏不止。不考虑她是否有这项权利，也不管她敢不敢冒这个险或那个险；她一心

① 英文为"loose box"，系指一种不把马拴住的饲马房。

贪恋的只是肉体的享乐。艾萨克说不定会将她举到屋顶那么高然后再将她摔下地——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不会因此而减少感情上的伤痛。

她拿着为葛斯塔夫预备的食物走了出去。

现在她故意将水桶放在台阶上，心想说不定他还愿意再跟她到河边去走一趟。或许她还想说几句什么话，或者给他一样小东西——她的金戒指；天晓得，她此时的心情是什么事都肯干。但两人迟早是要分手的；葛斯塔夫向她道了谢，说了再会，走了。

她只好站在那里。

"嘉玛尔！"她高叫一声——啊，声音要比平常响亮得多。似乎她已下决心要不顾一切地照常欢天喜地——否则她便会痛苦地大哭起来了。

葛斯塔夫继续往前走去……

整个秋天，从山上到山下村里的各处地里，一切农活都照常进行；收土豆，打麦进仓，放出牛羊遍地走。现在一共有了八处农场而且处处同样忙碌；但斯多堡交易站那里，既没有牛羊，也没有绿油油的田地，而只有一座花园。现在那里没有交易可做，也没有需要人忙的事情。

赛兰娜还种了一季叫做芜青的块根植物①，它们从泥土里长出迎风摇摆的巨大绿叶；奶牛一见就离不开，赶也赶不走——这些畜生冲断围篱，怒吼着一拥而上。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丽俄波尔婷和小丽贝卡负责守卫芜青田，小丽贝卡手拿长杆，到处

① root crop，即根可供食用的植物。

巡行，倒是赶牛的一员神将。在附近田里干活的爸爸不时过来摸摸她的手和脚，问她冷不冷。丽俄波尔婷出生在特隆金，五岁回到赛兰娜，现在已长成一个大姑娘；她可以一边看管牛羊一边编织冬天用的袜子和手套。在大城市接触过许多人以及长途航行回家的往事，在她的记忆中已逐渐淡忘了；她已成为旷野中的一个孩子，除了曾在那儿做过一两次礼拜并于前年在那儿受过坚信礼的山下的村子之外，她对于广袤的世界是一无所知。

日常要做的一些小修小补工作仍然不断，如山下公路就有一两处地面损坏严重需要修理。这时的地面还可以作业，故而有一天艾萨克带着赛维尔一同下山，在公路上挖沟排水。有两处泥塘需要抽干。

艾克萨尔·斯特隆原先答应要出点力的，因为他有一匹马，也要使用这条公路——但这会儿正逢艾克萨尔有急事必须进城。天晓得那会是件什么大事，但他说，事情非常紧迫。不过他将兄弟从布里达布立克请来代替他和他们一道工作。

这个兄弟名叫弗雷德里克，是个才结过婚的青年人，活泼愉快，爱说个笑话，但为人不错，和赛维尔多少有点相象。那天早晨弗雷德里克上山时，顺路到斯多堡弯了一弯，他的紧邻阿隆森不免向他叙谈了一阵生意经。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弗雷德里克要买一筒烟叶。“等我有了一筒烟叶的时候才能卖给你，”阿隆森说。

“什么，你店里没有烟叶卖吗？”

“没有，而且也不会去订货。因为没有人买。你想我卖一筒烟叶有什么出息？”

啊，阿隆森那天早晨的情绪坏透了，绝对没错；他觉得自己上了瑞典铜矿公司的当。他好不容易在这个深山老林开店营

业，而他们却关门大吉一走了事！

弗雷德里克调皮地嘲笑起阿隆森，并调侃起他。“他至今连碰都没碰过他那块地，”他说，“甚至连喂牲口的饲料都没有，只好去买。还问我有没有干草卖给他。我说，我没有草卖给他。阿隆森说，‘嘀，你意思是说你不想赚点钱？’他好象以为天底下只有钱，才是好东西。他在柜台上放下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说，‘钱！’我说，‘对，钱是好东西。’他说，‘现金交易。’可以说，他那样子实在有点古怪，还有他老婆也一样；平常挂着表和表链到处跑——老天爷才知道她有什么事儿非要时时刻刻看时间。”

赛维尔说：“阿隆森有没有提起过一个叫做吉斯勒的人？”

“提起过的。说他有一块地要卖给他。可把阿隆森气坏了，说他是——‘过去当过区长但是被人撵下台的家伙。’还说，‘他的支票簿上连五个克朗也没有，应该枪毙！’我说，‘呃嗳，你稍微等等么，说不定他真的会卖给你哩。’‘不会的，’阿隆森说，‘他的话信不得。我是个生意人，我懂——当一方讨价二十五万而另一方只出二万五千的时候，这里面的差距就太大了。这笔生意是绝对做不成的。嗯，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好了，看以后怎么样。我只恨自己怎么会跌进这个害人坑里，害了我自己也害了我家里人。’然后我就问他打不打算卖掉自己的地。‘是的，’他说，‘我心里正这么盘算。’又说，‘这里简直是一个泥坑，一个洞，一片沙漠——我一整天连一克朗的生意都做不到，’他说。”

阿隆森的窘境逗得他们都大笑起来，他们对他不表丝毫同情。

“你想他的地肯卖吗？”艾萨克问。

“嗯，他倒是说过想卖的。店里的小伙计已被他打发掉了。对，阿隆森是个奇人、怪人，那是肯定的。一个能干活的小伙计，

能够在冬天用马运送燃料的小伙计倒打发掉了，而他称之为大伙计的店员却被留用着。他说得一点不错，一整天也做不到一克朗的生意，因为店里一点存货也没有。请问，他留着一个大伙计干什么呢？我想他无非是要摆阔，让人看见写字台旁有人在账簿上写写算算吧。哈哈哈！是的，这个阿隆森，他那样子实在有点古怪。”

这三个男人一直干到正午，才一面从篮里取出食物吃，一面谈着话。他们谈自己的问题，也议论着当地乡亲们的长短；他们认为那些都不是小事而是必须慎重讨论的大事；他们都是些头脑清醒、神经健全的人，决不会胡作非为。现在正是秋天，四周的树林里静寂无声；群山在那里，太阳在那里，到了晚上，月亮和星星也一定会出现；一切显得正规、固定，充满了亲切，一团和气。人们有了时间就可以来这里憩息，可以以臂当枕躺在野草丛中。

弗雷德里克还谈到布里达布立克，说他到那儿的时间不长，还未能做出什么成绩。

“不，”艾萨克说，“你的成绩很不错了，我从那边下山的时候看到的。”

这是来自当地最老的拓荒者、一位大人物的称赞，弗雷德里克感到无限高兴。他坦率地问：“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嗯，过不多久我们就会好起来的。今年我们碰到了不少阻力；房子漏，象是要坍，我们不得不修房子；草料棚又需要拆毁重搭；草皮屋里又没有一间象样的牲口棚，因为我的奶牛和小母牛头数都要比贝莱德在的时候多得多了，”弗雷德里克得意地说。

“看来你这儿干得挺红火的，啊？”艾萨克说。

“是的，我不想否认。还有我妻子，她也干得挺红火的，我们

为什么不干呢？我们有个可以眺望外面风景的好房间；公路上下的景色都可以看得到。家门不远外有一个极为秀丽的小小灌木林，有白桦树和柳树——我有时间还要在屋子的那一边再种一些树。去年才排水的泥塘地已经干燥，真叫人高兴——今年的大问题便是在上面应该种些什么了。啊，这算不算红火？我们有室有家有土地——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足够了。”

“嗬，”赛维尔调皮地说，“你们两个人——你们会老是两个人吗？”

“不错，”弗雷德里克勇敢地说，“添丁进口是大有可能的。说到发么——嗯，我女人反正没有衰老，看她的面色就可以知道。”

他们继续干活干到傍晚，时而歇下子手，直直腰，说上几句话。

“那么你要的烟叶没有买到罗？”赛维尔说。

“对，没买到。但是那没关系，我反正用不着，”弗雷德里克说。

“用不着烟叶？”

“对。那只不过是作为借口到他店里去看看，听听他会说些什么罢了。”两个调皮人为此大笑了一阵。

在回家的途中，父子两人照常少言寡语；但艾萨克必定在肚子里盘算什么事；他说：

“赛维尔？”

“什么？”赛维尔说。

“没，没什么。”

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艾萨克又说：

“阿隆森没有商品跟人做生意，他的生意怎么朝下做呢？”

“是啊，”赛维尔说，“现在地方上人太少，他进了货也无人

买。”

“嗬，你是这样想的吗？嗯，或许你说得对，嗯……”

赛维尔听后稍感惊异。过了一会，父亲又说：

“目前这儿只有八处人家，但不久之后就会多起来。多起来……嗯，我不知道……”

赛维尔更感惊异了——他父亲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两人在沉默中走了好半天；现在已经快到家了。

“唔，”艾萨克说。“你想他那块地要卖多少钱？”

“嗬，原来如此！”赛维尔说，又调皮地问：“你想买下来，对不对？”忽然之间他理解了老人的心意，这是为埃勒苏打算。哦，他究竟不曾把他忘掉，而是跟他母亲一样，把他时刻记在心上，只是用他自己的方法，要他更加接近土地，更加接近赛兰娜而已。

“我想他讨的价钱不会过高，”赛维尔说。如此一说，父亲便知道儿子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可能不愿过分暴露吧，他转变口风谈修路的事；他们终于修好公路，真是件大好事。

其后两天，赛维尔经常和他母亲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对，他们甚至于还写了一封信。到了星期六那天赛维尔忽然宣布要下山进村。

“现在你又朝村下跑个啥呀？”他父亲大为不悦地说。“不怕靴子跑破……”哦，艾萨克确比平常更为严厉；因为他知道赛维尔要跑邮局。

“我是上教堂，”赛维尔说。

这是他能够找到的唯一借口，他父亲咕哝道：“嗯，你去那儿干啥……？”

既然赛维尔上教堂，那么就套上车将丽贝卡一道带去玩玩。小丽贝卡看守芜青看得那么麻利，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家里的心

肝宝贝，也该好好慰劳她一下。于是他们套好车，又叫简杏一道去以便沿途照顾丽贝卡，赛维尔对此始终没有表示异议。

他们出发之后正巧阿隆森的大伙计也从斯多堡顺公路走上山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斯多堡的大伙计奉了店东之命上山来走一遭而已。别的没有什么。他在赛兰娜一家人中也没引起多大震动——不象往昔，在他们的新土地上难得看见生人，英格尔总不免要热情招待一番。是的，英格尔比从前安静多了，这些日子总不大肯见人。

那本祈祷书确是一本奇书，象是一本行路指南，又仿佛是搂住你脖子的一只手臂。当英格尔在摘莓子途中不太检点误入歧途时，她想起了她的小房间和那本圣书，因而找到了回家的路途；对，她现在很卑顺，一心敬畏上帝。她还记得多年前逢到指头被缝针戳破时就要骂出恶毒难听的话来——那是她在"学院"里跟围坐在一张大桌旁的同伴们学到的。现在哪怕她的手指头刺得出了血，她也只是默默地吮干算数。能把一个人的天性改成这样，那可不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英格尔的成就还不止此。当所有的工人全部离去，石屋已经建成，赛兰娜再度荒凉安静时，英格尔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她经常哀哭，伤心万分。她将一切归罪自己，深感自卑。只要她能向艾萨克坦白忏悔一下，也便可以消除自己内心的苦闷了，无奈赛兰娜这一家人是不兴这一套的；他们谁也不肯吐露自己的真情或承认自己的罪行。她至多只能做到在喊丈夫进餐时态度特别当心，不是站在门口大叫一声而是走到他身边亲切地和他打招呼。晚上她便检点他的衣服，为他缝上钮扣。对，她做的还不止于此。一天夜里她支着肘子抬起头来说：

"艾萨克？"

“什么事？”艾萨克说。

“你醒着吗？”

“醒着。”

“没有大事，”英格尔说。“只不过我对不起你。”

“什么？”艾萨克说罢也支着肘子抬起身来。

他们继续躺在床上交谈。英格尔毕竟是个无与伦比的女人；而且全心全意地讨好丈夫。“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她说，“我很不好受。”

这几句简单的话感动了他；这个魁伟大汉受到了感动，对，他要安慰她，尽管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觉得她是个举世无双的女人。“我的宝贝，你别哭了，”艾萨克说。“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对，你说的是，”她感激涕零地回答。哦，艾萨克看待事物有一种大刀阔斧的气魄；事情变得歪邪了，他自有办法纠正。“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对，他的话是对的。他是心灵之神——尽管他是神，他自己也常走歪路，他生来轻率爱冒险，他是个野物，我们从他的仪表上可以看出。一天他能舔着嘴唇、追念往事，在玫瑰花圃上打滚；另一天则拼命想拔出戳进脚里的花刺。为此而死去吗？绝对不会，他依然是生气勃勃。他要会死那才怪呢！

英格尔的烦恼终于过去；她的悲哀渐渐消失，但她仍然按时祈祷，并在祈祷中求得了可怜的解脱。如今她每天吃苦耐劳地拼命干活，知道艾萨克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除了他之外再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男人了。固然他不及一个青年歌手那么漂亮风流，但在另一方面他是出众的，真正的出众！这再次说明敬畏上帝和由此而产生的满足是一项珍贵的收获。

这个星期天，斯多堡的大伙计安德森来到了赛兰娜。英格尔丝毫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她甚至于不曾亲自给客人送一杯牛奶，而是派丽俄波尔婷送进去，因为女佣简杏不在家。送牛奶这差事丽俄波尔婷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她捧来了牛奶，还说，"请喝吧，"但面孔却红了起来。其实她身上穿的是星期日的好衣服，根本用不着觉得难为情。

"谢谢，你太客气了，"安德森说。"你父亲在家吗？"

"在的；他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

安德森喝了牛奶，用手帕揩揩嘴巴，又看一看时间。"到矿上去远吗？"他问道。

"不远，步行一小时就到，或许还不用一小时。"

"我要上去看一看，我的老板阿隆森叫我去的——我是他的大伙计。"

"嗬！"

"你自己肯定也认识我吧；我是阿隆森的大伙计，你过去下来买过我们店里的东西。"

"是的。"

"我记得很清楚，"安德森说。"你到我们店里买过两次东西。"

"你连那种事都记得，真想不到，"丽俄波尔婷说罢感到气力全没有了，只好扶着一把椅子站在那儿。

但是安德森可有的是气力，他接着说，"记住你吗？嗯，当然我该记住你。"他又说：

"你喜欢跟我上山去走一遭吗？"

片刻之后丽俄波尔婷的眼睛出了毛病了；她四周的东西样样变成了红色而且变得光怪陆离，脚下的地板仿佛向远处滑去，

大伙计安德森也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跟她说话："你就不能抽出空来吗？"

"不能，"她说。

天晓得她是怎么又从厨房里走了出去的。她母亲看着她，问是怎么一回事。"没事，"丽俄波尔婷说。

当然，没有什么事。但注意，如今已轮到丽俄波尔婷娇揉造作，踏上那千篇一律的无止无息、周而复始的人生旅程了。她已具备了优越的条件，体格丰满，面容秀丽，而且才受过坚信礼；她可以成为头等的祭品。她已初解风情，她那双跟母亲一样纤长的手充满了柔情，充满了性感。她会跳舞吗？——当然她会跳。她在什么地方学会跳舞的真是个谜，不过他们在赛兰娜、在其他地方都学过跳舞。赛维尔会跳舞，丽俄波尔婷也会；跳的是当地特有的一种从新垦土地上产生出来的新型舞蹈，是一种用力摆动的舞：把斯各帖斯克、玛祖卡、华尔滋和波尔卡几种舞合而为一的舞蹈。难道丽俄波尔婷不能盛装出游，陷入情网并清醒地白日做梦么？对，可以这么办，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她站在教堂受洗礼的那一天，她获准借戴了母亲的金戒指；那只是整齐好看而不是犯罪；第二天她去领圣餐，她一直到圣餐领毕才将戒指戴上。是的，她是当地的大人物——地主的女儿，戴一只金戒指在教堂里出出风头也是无可非议的么。

当安德森从矿山下来的时候，在赛兰娜寻到了艾萨克，他们请他进家坐，吃晚饭喝咖啡。现在家里人都聚在一起，一块儿谈话。安德森解释，他是奉店主阿隆森的命令上山察看矿上情况，看是否有复工迹象的。天晓得，可能安德森说什么奉令上山根本是在撒谎，也可能是他临时为自己胡诌的鬼话——反正，在他离开赛兰娜的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到山上去过。

“从外表看他们是否要复工可不太容易，”艾萨克说。

对，安德森承认那是对的；但是阿隆森吩咐的也只好照办，而且，两双眼睛究竟比一双眼睛强。

这时候英格尔似乎沉不住气了；她问：“人家都说阿隆森又要出售他的地皮，是真的吗？”

安德森回答：“他有这种想法。他这种人还不是随心所欲吗，反正有的是钱。”

“嗬，他就有那么富吗？”

“是的，”安德森点着头说；“非常富，这可是真话。”

英格尔不甘沉默，又脱口问：

“他那块地会要多少钱？”

尽管艾萨克比英格尔更想知道究竟，但他决不可显露出他有买进斯多堡的任何意图；他要装成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故而反问了一句：

“你要知道那个干什么，英格尔？”

“我只不过随便问问，”她说。他们两人都看着安德森，等候他的回答。

有关具体价格安德森说他不太清楚，说不上，但阿隆森说那块地花了他多少钱，他是知道的。

“那是多少钱呢？”英格尔问道，她已没有力量再保持平静与沉默了。

“一千六百个克朗，”安德森说。

嗬，英格尔一听，马上拍起了双手，因为妇女最最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土地和地产的价格。不过在荒野中的人们看来一千六百克朗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英格尔只担心一件事，怕艾萨克嫌价钱太贵而不肯买。但艾萨克却岿然不动地坐在那里，只说：

“是啊，他造了好大一座房子。”

“是的，”安德森又说，“正是那样。好大好漂亮的一座房子。”

当安德森起身准备离去的时候，丽俄波尔婷从门口溜了出去。怪事，不知怎么她不敢和他握手，连想都不敢想。于是她找到一个好地方，站在新牛棚的玻璃窗后面往外看。她的颈脖上围了一条以前没围过的蓝缎带，奇怪，她居然会有时间去围上这个。他走过来了，略嫌矮胖一些，但步履轻快，留了满嘴的黄胡子，比她自已要大上八九岁。对，在她心目中他并不难看！

然后，到了星期日夜间，去教堂的三个人回来了。一切进行顺利，小丽贝卡在上山路上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睡着了，他们没有唤醒她，而是将她抬下车并抱进了屋里。尽管赛维尔听到了大量新闻，但当他母亲问，“嗯，你有什么可说给我们听听的？”他只说：“没有，没有什么大事。艾克萨尔搞到一台割草机和一只耙。”

“你说什么？”大感兴趣的父亲说。“你看到机器了吗？”

“我看到的。就堆在码头上。”

“嗬！原来他一定要进城就是为了那个呀，”他的父亲说。赛维尔洋洋得意地坐在那里，因为他肚里装着更多的新闻，但是他一句也不多说。

让他父亲以为艾克萨尔进城的最紧急任务就是买机器好了；让他母亲也那样想好了。嗬，其实那两个人的心中谁也没那么想；他们听到了人家的窃窃私语；听到旷野中又发生了一件灭婴案。

“该上床啦，”他父亲最后说。

赛维尔怀着一肚子的重大消息上了床。艾克萨尔已被传讯过；是件重大案子——区长陪了他一道去的——案情非常严重，

连才养过孩子的区长夫人也丢下孩子陪着丈夫一道进了城，并准备亲自向陪审团求情。

如今流言蜚语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赛维尔明知人们也一定会忆起另一个较早的灭婴案。在教堂外面的闲人一见到他来便会停止谈话，如果不熟悉他过去的为人，说不定还有人会避开他。那些日子赛维尔容易做人，首先他家有座大大的农场，父亲是富裕的地主——再加，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聪明人，干起活来也是把好手；他的地位高人一等，本人又受到敬重。赛维尔一向是受到乡亲们喜爱的。可惜那天回家之前简杏听到的消息太多了！赛维尔还有自身的事情需要考虑——是啊，旷野中的人也跟别人一样会有面孔发红和变白的时候的呀。他看到简杏带着小丽贝卡离开了教堂；她也看到了他，但是她没理他一直走了。他等了一会儿，然后驱车到铁匠家去接她们回家。

当时全家人正坐在桌旁吃晚饭。他们请赛维尔一块儿吃，但他吃过了，谢谢。他们明明知道他会去，照理应该稍为等他一会儿才是——赛兰娜家的人就会这么做的，但看来，这个家里不兴这一套。

“对，我敢说饭菜一定不如你家的好，”铁匠的妻子说。“教堂里有什么新闻吗？”铁匠问，其实他自己刚才也去过教堂。

当简杏和小丽贝卡都坐上马车之后，铁匠的妻子对她女儿说：“再见吧，简杏；我们很快又要你回家啦。”赛维尔心想，这句话可作两种解释，但他没吭声。如果这句话说得更直接、更明白、更坦率一些，或许他就可以……他皱着眉头等候着，但是没听到下文。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只有小丽贝卡一个人有话说：上教堂真新鲜啦，披着法衣、佩着银质十字架的神父，堂里的灯光，还有风

琴的乐曲。好半天之后简杏才说："巴布罗出了这么一件事真丢人。"

"你妈妈说很快要你回家是个什么意思？"赛维尔问。

"你问她是什么意思？"

"是的。你是打算要离开我们吗？"

"呃，我想过些时候家里要用得着我，"她说。

赛维尔"吁"一声勒住马。"现在就将你送回家怎么样？"

简杏望了他一眼；他的面色苍白如死人。

"不要，"她说。不一会儿她哭泣起来。

小丽贝卡惊讶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哦，出门有小丽贝卡这样的旅伴真是一大幸事；她站在简杏的一边，抚慰她，使她重启笑颜，而当她怒目瞅着哥哥，威胁说要跳下车去找一根大棒来打他时，他也忍不住笑了。

"但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倒想知道知道？"简杏问。

赛维尔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是说，如果你不喜欢在我们家待下去，那么，我们就得另想办法。"

又过了好半天，简杏说："嗯，丽俄波尔婷现在已经长大了，想来我的工作都可以由她代做了。"

对，那真是一趟伤心的旅行。

第 七 章

一个男人正走在盘旋上山的路上。风雨交加；秋季的大雨倾盆而下，但这行路人丝毫不在乎，他看上去喜气洋洋，事实上也正是满心高兴。来人非他，正是刚摆脱了城里、法院和一切而获得释放回家的艾克萨尔·斯特隆。是的，一个快活的男人——首先，山下的码头上有一台割草机和一具钉耙等他去取，其次，他是自由的，无罪的。杀婴案中没有他的份。情况发展得出人意料！

但他在出庭期间所尝的是个什么滋味啊！这位胼首胝足的庄稼汉，在出庭作证时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最艰苦难熬的日子。要使巴布罗显得比原来更加有罪对他并无好处，所以他不敢多说话，甚至于不曾说出他所知道的全部真情；他的话是一句句挤出来的，而且他多半的回答只是“是”和“不是”。那还不够吗？他还要在原有罪名之外添油加醋吗？哦，但有几次看来确实够严重的；有几位身穿黑袍道貌岸然的司法大员，仿佛只要凭高兴说上一言半语就能轻易地判他徒刑。不过，他们毕竟还是宽宏大量的好人，并没有毁他一生的意图。另外，又碰上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在设法营救巴布罗，这也是对他有利的。

那么究竟有什么是值得他担心的呢？

巴布罗本人决不会夸大罪行使她的前主人兼情夫为难；他知道本案的一些可怖情节，还知道同样性质的另一较早案件；她

不可能傻到这样程度。对，巴布罗是个聪明人；她为艾克萨尔说了好话，她公开声明他始终不知道她养孩子的事，直到事后她才告诉他。或许他在某些方面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们也不是经常和睦相处的，但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而且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好人。不错，他曾掘过一个新坟将尸体重新埋过，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而且他这样做是因为担心第一个地方不够干燥，尽管它是非常干燥的，那只不过是艾克萨尔的奇怪想法而已。

既然巴布罗这样引咎自责，那么艾克萨尔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至于巴布罗本人，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正在为营救巴布罗而出力。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慨然承担起这一案件的辩护责任。她不顾劳累走访了上下各阶层的有关人士，还要求亲自出庭作证，并在庭上发表一篇演说。轮到她出庭时她在众人面前一站，确是一位伟大的妇女形象；她就杀婴问题的各个方面，对法庭发表了一长篇的讲话——她简直象是事先得到许可，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似的。是的，不管人们会说郝耶达尔区长夫人什么坏话，但她会演说却是真的，而且她精通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是无可置疑的。她居然会有那么多的话，真叫人惊奇。好几次首席法官象是要提醒她不要离题太远，但或许由于他于心不忍吧，仍然让她讲了下去。讲话结束时，她主动提供了一两项有用的材料，还向法庭提出了一项惊人的建议。

除去一切法律术语之外，讲话的内容是这样：

“我们妇女，”郝耶达尔夫人说，“是占全人类半数的饱受不幸和压迫的人群。制定法律的是男人，我们妇女没有置喙的余地。但哪个男人能为一个分娩的妇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呢？他感到过分娩的恐惧吗？理解过分娩的剧痛吗？发出过阵痛时的

急叫吗？”

“在眼前的例子里，生养孩子的是个青年女佣人。一个不曾结过婚的姑娘，理所当然地她在整个怀孕期间要努力隐瞒，不露马脚。她为什么要努力隐瞒呢？因为惧怕社会。社会蔑视生养孩子的未婚妇女。社会不但不向她伸出护援之手，反而迫害她，轻视她和侮辱她。残暴透顶！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任何有良心的人类感到义愤填膺。这位姑娘不但要将孩子养到世界上来，这已经是够艰苦的了，而且还要为这一事实受到罪犯的待遇。我可以大胆说，如今站在法庭上的这位被告姑娘失足落水将孩子养在水里并被水淹死是件好事。对她本人和对孩子都是好事。只要社会继续保持它的现有态度，一位未婚母亲哪怕真把孩子杀死也应该作为无辜者看待。”

说到这里，首席法官低低咕哝了一句。

“或者无论如何对她的处罚也应该是轻而又轻的。”郝耶达尔夫人又接下去说，“当然我们一致同意，婴儿的性命应该保全，但那是不是说就没有单纯人道的法律可以适用到不幸母亲的身上呢？想一想，考虑一下她在整个妊娠期间的处境，为了保持怀胎秘密而必须忍受的种种痛苦，时时刻刻担心着孩子出世时母子两人投奔何处是好的心情吧。这种心情是没有一个男人能够理会的。至少孩子是在慈善的动机下被杀死的。母亲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使自己心爱的孩子不至于活着受罪。她忍受不了未来的耻辱，所以剪灭婴儿的计划就在她的脑海中逐渐地自动地形成。孩子是在没有人的地方生出的，她事先已有二十四小时处在半昏迷状态中，因而在杀死孩子的那一刹那，她已不能对她的行动负责。实际上，她当时神志已经不清，已不是她本人在有意识地行动了。生产后，她的每个骨节还在疼痛的时候，她就不得

不下手夺去小东西的生命并将尸体藏过一边——想一想这里需要的是多么大的毅力啊！自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活下来；想到不管哪个孩子会遭到这样的惨运都会使我们伤心。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社会的过失；是一个毫无希望、毫无怜悯、恶意中伤、伤天害理、心思恶毒的社会的过失，它随时准备施展它权力以内的各种手段来摧毁一个未婚的母亲！

“但是——即使受到社会的虐待，被迫害的母亲仍然能够再度抬起头来。一些失足的姑娘们往往在失足之后才发挥了她最优秀的和最崇高的品质。法庭可以询问那些收容未婚母亲和孩子的收容所的主管人员，看看这是不是事实。经验已经证明，成为最优秀保姆的正是这种姑娘们——这种被社会逼得非杀害自己孩子不可的姑娘们。这肯定是我们大家应该严加考虑的问题吧？

“再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为什么男人应该逍遥法外？有杀害婴儿嫌疑的母亲被投入监牢备受折磨，而对婴儿的父亲，那个诱奸者，却连碰也不碰他一下。然而，既然婴儿的存在是由他引起的，他就是这件案子的同谋；而且，他所负的责任应该比母亲的更大；因为不是他，惨案也就根本无从发生。那么，为什么他应该无罪释放呢？因为法律是男人制定出来的。那就是问题的症结。这种由男人制订的法律的暴行本身也在恳求上帝予以干涉。而且我们妇女一日在选举和法律制定中没有发言权，我们就一日毫无办法可想。

“但是，”郝耶达尔夫人说，“如果有罪的——或者，让我们说，明显有罪的，那些杀婴儿的未婚母亲应该遭到这样可怕的命运，那只是有犯罪嫌疑而事实并未犯罪的无辜者该怎么说呢？社会向她提供了什么补偿没有？什么也没有！我能证明我认识

这位被告姑娘；从她还小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了她；她曾在我家帮过佣，她父亲还当过我丈夫的助理员。我们妇女敢于对于男人的控告和迫害提出完全相反的想法和感受；我们敢于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这位姑娘犯有两项嫌疑，首先是生了孩子隐瞒不报，其次又将亲生孩子杀死，因此遭到逮捕，并被剥夺了自由。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这两项罪行都是于她无涉的——法庭本身也将会得出这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生孩子密而不报——孩子是在大白天生出来的。固然，当时是母亲一个人——但那个时候谁又可能跟她在一起呢？那是个远离人烟的荒郊野外，唯一接触得到的是个男人——她怎能在那个时刻去求助于一个男人呢？不管哪个女人都会告诉你那是办不到的——是想也不用想的。然后——据告她一定在孩子养出之后又将它杀死。但孩子是在水中养出来的——产妇跌进了冰水里，并在水中养出了孩子。她到水边去是干什么的呢？她是个青年女佣，也可以说是个女奴，有日常活儿要干；她是去捡嫩松枝用来扎扫帚扫地用的。过河的时候她滑了一跤跌进了水里。她躺在水里时养下了孩子，孩子淹死了。”

郝耶达尔夫人住了口。她从法官和旁听观众的神情上看出自己的演说精采极了；全庭静寂无声，只有坐在那儿的巴布罗因心情激动而不时轻轻拍着眼睛。然后郝耶达尔夫人用以下的话结束了演讲：“我们妇女有良心，也有感情。我托陌生人照料家里的孩子，特地不辞长途跋涉赶到这里，为坐在那里的不幸的被告女子出庭作证。男人的法律不能阻止妇女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那个姑娘为了不曾犯下的罪行而受到的惩罚已够严厉的了。判她无罪，放她自由吧，她今后的一切由我本人亲自负责。她一定会变成我家从未有过的好保姆。”

郝耶达尔夫人从证人席上走了下来。

这时法官说："刚才你不是说只有那些杀死过孩子的人才能成为最好的保姆吗？"

哦，这位法官一点也不是存心要和郝耶达尔夫人作对——他也是心地极为善良、而且温柔得和神父一样的人。其后当公诉人向证人提出一两个问题时，法官大部分时间只是在一些文件上作笔记。

由于证人不多，案情简明，审讯进行到中午稍过一点便告结束。坐在那儿的艾克萨尔·斯特隆原来是满怀希望的，但忽然间，仿佛公诉人和郝耶达尔夫人联合一致地要给他难堪，因为他不曾上报婴儿的死亡，反而掩埋了婴儿的尸体。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严词盘问，要不是他及时看到吉斯勒也坐在法庭上，那就很有可能顶不住了。是的，一点不错，吉斯勒在法庭上。这使艾克萨尔获得了勇气，他觉得不再是孤身一人和那决定要把他打翻在地的法律相抗衡了。吉斯勒对他点了点头。

是的，吉斯勒来到了城里。他不曾要求出庭作证，但人却在公堂上。他在开庭前花了一两天时间对案情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还将他所记得的艾克萨尔在曼尼兰跟他讲过的一些情节记录下来。在吉斯勒看来，似乎大部分证件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位郝耶达尔区长分明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他始终企图证明艾克萨尔有共谋嫌疑。傻子，白痴般的男人——他对旷野的生活知道些什么呀，看不出艾克萨尔想用以拴住他这位女助手的正是这个孩子吗！

吉斯勒和公诉人交谈了一番，但看来已没有这种干预的必要；他的愿望是帮助艾克萨尔早返农场和田地，但从整个势态看来艾克萨尔已经不再需要帮助。因为就巴布罗来说，案情进展

顺利，如果她被无罪释放，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共谋问题。这就要看证人的证词如何而定。

当少数几个证人作证之后——奥琳未被传唤，作证的只有区长、艾克萨尔本人、鉴定人、村里的一两个姑娘——已是中午退庭的时候，这时吉斯勒又面见了公诉人。公诉人认为整个势态对巴布罗有利，并且认为这样再好没有。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的讲话产生了重大作用。如今就看庭上如何发落。

“你是否关心这个姑娘？”公诉人问。

“对，有这么一点，”吉斯勒回答——“或者，毋宁说，关心这个男人。”

“她也在你家帮过佣吗？”

“没有，他从来没在我家帮过佣。”

“我指的是女方。是她赢得了法庭的同情。”

“没有，她从来也没在我家帮过佣。”

“至于男的——嗯，他似乎前景不妙，”公诉人说。“独自在树林深处埋下了尸体——看来不妙，很不妙。”

“我猜想他是想把尸体葬得稍微象个样子，”吉斯勒说。“起先根本不能算作埋葬。”

“嗯，要说挖泥掘土的气力女的当然不如男的。再加她当时——肯定已经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总的说来，”公诉人说，“我想近来我们对杀婴犯大体上都已采取了较为人道的看法了。如果由我作出判决，我就决不会判这女子的刑；而且根据本案所出现的情况，我也决不会提出判刑的要求。”

“听到你这么说非常高兴，”吉斯勒鞠了一躬。

公诉人接着说：“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私人来说，我还会进一步说：我决不会对一个杀死自己孩子的未婚母亲判刑。”

吉斯勒说："听到您公诉人的意见竟和郝耶达尔夫人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意见完全符合一致真是大有意思。"

"哦，那个郝耶达尔夫人！……不过，我认为她所说的话大有见地。说到底，判那么多人的刑有什么好处呢？未婚的母亲们事先已经够苦的了，社会的冷酷无情已使她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刑罚已经够重的了。"

吉斯勒站起身来，最后说："尊论极是。但孩子们怎么说？"

"不错，"公诉人说，"孩子们的命运是凄惨的。然而，整个说来，这样也好。私生子的日子不好过，而且往往没有好结果。"

或许吉斯勒对这位身材魁梧、自鸣得意的法律人士感到些须恶意吧；他说：

"埃拉斯穆斯是个私生子①。"

"哪个埃拉斯穆斯？"

"鹿特丹的埃拉斯穆斯。"

"嗯。"

"还有伦纳陀也是私生子②。"

"伦纳陀·达·芬奇？真的吗？嗯，当然例外是有的，否则就不会有常规了。但是整个说来……"

"我们对飞禽走兽尚且通过保护性的措施，"吉斯勒说，"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幼小婴儿反而视若无睹，岂不是怪事吗？"

公诉人庄严地徐徐伸出手去取桌上的文件，暗示他已没有时间再继续谈论下去。"对的……"他心不在焉地说。"对的，对

---

① 埃拉斯穆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荷兰文学家、语言学家，是一位神父的私生子。

② 即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的，毫无疑问……”

吉斯勒为这一番深有教益的谈话向他道谢，然后告辞。

为了早占位置他又在法庭上坐了下来。可能他对自己所具有的权力沾沾自喜吧；他知道有这么一块包布，一块横里剪开的男人衬衫，是用来捆——就说是扎扫帚用的松枝的吧；他还知道卑尔根港里浮起的婴儿尸体——对，如果他高兴，他可以使法庭感到事情尴尬棘手；他只要说上一句话就可以抵得上千口利剑。但毫无疑问，不等到必要时吉斯勒是无意多这句嘴的。没有他插话，形势已经非常有利，甚至于公诉人也公开站到了被告的一边。

庭上挤满了人，法庭继续开庭审问。

这是小城市里难得看到的一出有意思的喜剧。公诉人一面孔的森严之色，被告辩护人的慷慨陈词。法庭好象义不容辞地静坐聆听这名叫巴布罗的女子和她孩子被杀的案情经过。

即使如此，要作出决定却也并非易事。公诉人仪表堂皇，不用说心地也很纯良，但说不定最近有什么事触怒了他，或者也可能是他忽然想起自己是国家某种负责人员，不得不照章办事吧。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一眼可以看出他现在的态度比早晨要生硬多了；他说，如果这个罪行真是她犯下的，那可是一个严重事件，而且从证人已经宣读过的证词来看，情况很可能不妙，如果这点也被证实的话，那么情况就真的非常不妙了。那是将由法院作出决定的事。他请大家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庭上是否掌握了产前隐瞒怀孕真相的材料；这一点庭上是否认为确切。他就这一点发表了个人看法。第二点是包布、一块衬衫布的问题——被告为何要随身带上这块布？是为了达到预定的某种目的吗？他就这一想法也进一步发表了意见。他的第三点是关于过于仓

促、令人怀疑的埋尸，既未向神父也未向区长申报过死亡。这儿便是那个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在这一点上，法庭务必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显而易见如若这个男人是个同谋，亲自承担了掩埋的任务，那么他的女佣人一定是在他成为同谋之前就犯下了杀婴罪行。

庭上有人"哼"了一声。

艾克萨尔·斯特隆又感到处境危险了。他举目四望，碰不上一个人的眼光；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讲话的公诉人看。幸亏在法庭的极后面他又瞅到了吉斯勒；神情无比傲慢，好象充满着优越感，他的下唇撅起着，仰面朝天地看着天花板。他对庄严法庭的无比冷淡以及他毫无顾忌地发出响亮的"哼"的一声，使艾克萨尔大为喜悦；他感到他自己不再孤立了。

如今形势再度好转。这位公诉人似乎终于认为话已说尽，已经竭尽所能将嫌疑和恶感转移到这个男人身上；眼下他住了口。他还更进一步；可以说他几乎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对被告判刑的要求。他在结束时只简单说明，继本案证人作证之后，他本人不拟请求庭上对被告判刑。

艾克萨尔心想这倒非常之好——实际上审讯已经结束。

然后轮到辩护律师进行答辩。这是一位攻读过法律的青年人，受委托承办了这桩最最令人满意的案件。他的口吻显示出他对本案所抱的观点；决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确定自己是在为一名无辜者进行辩护了。说实在话，郝耶达尔夫人已在那天早晨抢先发表了他原来准备要说的话，应用了好几条他自己准备好的论点；因为她抢先利用了"社会"这个主题，他大为生气——哦，他本人就社会问题原来是可以大大发挥一通的。首席法官优柔寡断不曾及时拦住她的发言也使他大为不快；那篇讲话的

本身就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篇辩护短文——他接下来还能说些什么呢？

他从头叙述巴布罗的一生。她的家人勤劳可敬，但不富有；她早年便外出帮佣，第一次是在区长家。法庭已在那天早晨听到了她的女主人郝耶达尔夫人对她的看法了——没有人能够得到比这更加有力的推荐了。然后巴布罗去了卑尔根。说到此辩护律师特别强调一份由巴布罗在卑尔根服侍过的两位年轻生意人写来的热情洋溢的品德证明书——当时她分明处于一个深受信任的地位。后来巴布罗回到一个偏僻山区来为这个未婚男人充当管家。也就是在这里她遇上了麻烦。

她发现自己从这个男人那里受了孕。有关生孩子密而不报的问题，博学的公诉人已经极其婉转、极其关怀地提到过了。巴布罗有没有故意隐瞒过她的真相？她有没有否认过怀孕的事实？两个来自她同村的青年女证人一致认为她是怀了孕；但她们问及她时，她一点也没否认，而只是不置可否，避而不谈算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青年女子除了避而不谈之外还能怎样呢？根本没有其他人问过她这个问题。到女主人那里去向她坦白吗？她没有女主人；她就是那个家里的女主人。当然她有一个男主人，但我们不可能期望一个年轻姑娘会将这种事去泄露给一个男人听吧；她独自背负着苦难的十字架；不敢唱，不敢低语，而是守口如瓶。隐瞒真相吗？没有，但她的心事不曾为外人道过，那是真的。

孩子生出来了——一个结实壮健的男孩；出生后曾经活过也曾经呼吸过，但被窒息至死了。庭上已经听到了有关出生时情况的介绍：它是生在水里的；母亲落进了溪水，生出了孩子，但她无法拯救孩子的性命。她自己动也不能动地躺在水里，过了

好一会才能起来。尸体上看不到暴力的痕迹；没有任何征象足以表明婴儿是被故意杀死的；它只不过是因为出生时遭到不幸而被淹死的。这是世界上最最合乎自然的解释。

他的博学的同行曾经提到过一块衬衫剪成的包布，认为她那天随身带着半件衬衫，形迹可疑。其实这并无可疑之处；她是为了捆扎砍下的松枝才带去的。她原也可以带——让我们说，一只枕套去的；不过，事实上，她带去的是这块旧的衬衫布。反正，她一定得带样东西去嘛；她不能用两只手把树枝捧回来。不行，在这个上面疑神疑鬼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有一点还不太清楚；被告在她怀孕期间有没有受到应得的照顾和关怀？她的男主人待她是不是很体贴？如果是，那倒还好。女子本人在审讯过程中为这个男人说了好话；这本身又是她品行高尚的一个证据。同时，这个男人艾克萨尔在作证时也不曾有意增加女方的重担或在任何方面责怪于她。他这样做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因为他自己的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她的案子如何发落而定。他如果将罪名堆在她的头上，使她判了刑，那他自己就不会有好下场。

在考虑本案的一切证件和证词时，我们不能不对这身处绝境的女子产生深深的同情。然而我们也无须为她祈求怜悯，她所要求的只是公平的待遇和通情的理解。她和她的男主人本已有了某种婚约，只由于双方的脾气和兴趣之间存在着分歧，所以至今尚未结婚。姑娘认为自己的前途不可能委托给这样一种男人。说起来不太令人愉快，但我们不妨回述一下刚才说过的包布问题；应该提请注意的是，这位姑娘随身带着的不是她自己的内衣而是她男主人的一件衬衫。这就立刻引起了一个问题：这块包布是不是男人有意提供的呢？总之，我们起先都不免看到

一种可能性：这个男人，艾克萨尔，在本案中有共谋嫌疑。

法庭中有人"哼"了一声。声音又大又响——发言人不得不停下来，大家都朝四处打量，看这干扰发言的是什么人。首席法官皱起了眉头。

被告辩护律师振作了一下，又继续讲下去：应该感谢被告人自己，在这方面，我们也完全可以放下心来。显然要是她让一个男人分担她的罪名应该是对她有利的，但她并没有想这么做。尽管事实上她到溪边去——也就是说到林中去捡松枝时——带的不是自己的衣服而是艾克萨尔·斯特隆的衬衫，但她却全然而且无保留地开脱了他的共谋嫌疑。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怀疑被告所断言的这一点；她的证词，经核实，完全与事实相符合，而在这一点上，情况也显然是一样。如果衬衫是男人给她的，那人们就免不了要假设婴儿是被预谋杀害的——但诚实可嘉的被告，连在这个男人的头上也不肯加上一项根本未曾犯下的罪行。她的全部行为举止都是令人起敬的直率和坦白；她丝毫没有嫁祸与人的意图。被告的这一种高尚情操曾多次在本庭显露过，比如她曾尽力将婴儿尸体包裹好，并将它正式埋在后来为区长所发现的坟墓里。

这时首席法官仅仅为了形式插了一句言，说区长所发现的是第二号墓，也就是艾克萨尔为了埋葬从第一号墓移来的婴尸所掘的新墓。

"对的，那是对的。我接受改正，"辩护律师对首席法官毕恭毕敬地说。完全正确。但——艾克萨尔自己也陈述过他只不过是将婴儿尸体从一个坟墓移到另一个坟墓而已。毫无疑问一个女子总比一个男人要更善于包扎一个婴儿——而什么人最最善于包扎婴儿呢？岂不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吗？

首席法官点点头。

总之，如果这个女子是另外一种人，她不是也可以将婴尸一丝不挂地埋进土中吗？我们甚至于还可以说，她也可以将婴儿尸体扔进垃圾箱。她也可以将它抛弃在野外的一棵树下，让它冻死——当然，那就是说，如果它当时还未死去的话。她也可以在无人时将它塞进炉膛，让它烧成灰。她也可以将尸体带到山上的赛兰娜将它投入河浜。但这种事这位母亲一样也没做；她用布将死孩子包扎得舒舒齐齐并将它埋了起来。如果开墓时所发现的是一个浑身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尸体，那么包裹尸体的一定是个女子而不会是一个男人。

被告辩护人接着说下去，如今就要看法庭有什么罪名可以加在巴布罗这个女子的身上了。在他，辩护人的心目中，这女子已经没有多少可加责怪的罪名，可以说，一点也没有。除非法庭会因她未报死亡而加罪于她。但，我们又要说——当时孩子是死了，而且无法回生了；那个地方是在荒郊野外，与神父或区长都相隔许多英里；让它长眠在一座干净利落的小墓里肯定应该是极其自然的吧。如果这样葬孩子算是犯罪，那被告决不比孩子的父亲更为有罪——按说，这种轻微小罪大可不必计较了。现代的习惯已越来越致力于改造罪犯而不是绳之以刑了。对生灵施加刑罚是古代过时的一种制度——只有《旧约圣经》里才有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的律法。那种法律精神在现代生活中已不存在。今日的法律更加合乎人道主义了，是按照具体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的不同程度而酌情审理的。

不行！法庭决不可以判这女子有罪。审讯的目的不应该是增加罪犯的人数而应该是使社会重新获得一名善良而有用的成员。应该注意，被告现在即将有一个新的工作的机会，她将可以

得到最最好的监护。深悉这位女子身世而且富有做母亲经验的郝耶达尔夫人已向这个女子敞开了她自己家的大门；请法庭注意，它在做出对被告是开释还是定罪的决定时负有重大责任。最后，他要向博学的公诉人表示感谢，因为他宽宏大量对被告不提出定罪判刑的要求——这是他高度通情达理的可喜证据。

被告的辩护律师坐了下来。

庭讯的其余部分不曾用太长的时间。总结无非是重复了对立两方对同样各点所持的看法，又用枯燥、单调、庄严的语气将案情梗概扼要说了一遍。各个方面都认为令人满意；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双方都向法院指出了应该考虑的方面，因而首席法官觉得自己的任务相当容易。

由天花板悬挂下来的两盏电灯亮了——光线暗淡可怜，法官简直看不清他所读的笔记。他相当严峻地提起婴儿死亡不曾及时报告有关当局的一点——但在当时情况之下，由于女方身体软弱，所以应该认为父亲比母亲更负有责任。接着法院就得决定有关生孩子密而不报和杀死婴儿的两项罪名是否证据确凿。接着所有证词又从头到尾扼要地重述了一遍。再就是例常的指令：一定要充分意识到法院前已听说过的责任，最后还照例提醒一句，万一案情有疑，应该允许使事情朝有利于被告的方面转变。

一切俱已清楚完备。

法官们离开公堂进了另一个房间。他们要审查一位法官带着的一份列有某种问题的文件。他们只去了五分钟便回来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

没有，巴布罗女子没有杀死她的孩子。

接着首席法官又说了几句话便宣布巴布罗现在已经自由。

法庭里的人走光了，喜剧结束了……

有人拉住艾克萨尔的胳膊，原来是吉斯勒。“嗯，”他说，“你总算熬过来了！”

“是的，”艾克萨尔说。

“但他们无缘无故地浪费了你许多时间。”

“是的，”艾克萨尔又说。他这才逐渐回过神来，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结局没有更坏，我仍然很高兴。”

“没有更坏？”吉斯勒说。“看他们敢叫它坏！”他说话时字字铿锵有力，艾克萨尔不由猜疑吉斯勒一定在本案发挥了某种作用；他一定插过一手。天晓得，说不定正是吉斯勒本人掌握着整个审讯过程而取得了他所想望的结果吧。总之，这是个不解之谜。

艾克萨尔至少懂得了这一点：在这件事上吉斯勒始终站在他这边。

他伸出手说：“太感谢你了。”

“为什么？”吉斯勒问。

“呀——为这一切。”

吉斯勒简慢地避开话题。“我什么也没干。不高兴找麻烦——不值得。”话虽如此，吉斯勒听到谢字并未表示不高兴；其实他好象是在等待这一谢，而现在这一谢果然来到了。“我现在可没有时间站在这里闲聊，”他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吗？好的。那么，再会啦，祝你好运。”说罢吉斯勒就踱到街对面去了。

艾克萨尔在回家时所乘的船上碰到了区长、区长夫人、巴布罗，还有传来作证的两位姑娘。

“嗯，”郝耶达尔夫人说，“结局这样圆满你觉得高兴吗？”

艾克萨尔说，“是的；”结局圆满他是感到高兴。

区长插了一句话，说：“这样的案子在我上任以来这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赛兰娜的英格尔，现在又是她。不行，想支持那一类的事毫无好处——法律是无情的。”

郝耶达尔夫人无疑猜到，艾克萨尔头天听到她的讲话后必定心里极不痛快，所以现在想打个招呼，多少弥补一下。“昨天我为什么说了你那些话，你当然心里是明白的吧？”

“嗯——是——的，”艾克萨尔说。

“我知道，你当然是明白的。你总不会认为我是要故意跟你为难吧。我现在不妨告诉你，我一直都是敬重你的。”

“是，”艾克萨尔只说了这么一个字，但她的话使他高兴，也使他感动。

“是啊，我是真心话，”郝耶达尔夫人说。“我当时不得不将巴布罗的罪名嫁移一部分到你头上，否则巴布罗会被判刑，而你也逃不了。那全是为了你们好，真的。”

“我衷心感谢你，”艾克萨尔说。

“而且不是别人而是我到处奔走通路子，尽力为你们两个想办法。当然你明白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做这么一件事——那就是，使你负担起一部分罪责，以便最终开脱你们两个人。”

“是的，”艾克萨尔说。

“肯定你一刻也没疑心我会有害你的意思吧？我一向都是那么敬重你的！”

对，出乖露丑之后听到这些话真是感人肺腑啊。总之，艾克萨尔无限感激，觉得非得表示一下不可，不管自己有什么东西，都要送些给郝耶达尔夫人——秋天已近，或许送一块肉。他还有一条小公牛……

郝耶达尔夫人说话算数；她将巴布罗带回家去住。她在轮船上无微不至地照顾这女子，不让她受冷也不让她挨饿；还加倍留神不让她和来自卑尔根的大副不三不四。她第一次看到时没有做声，只把巴布罗叫到身边来。但过了一小会儿巴布罗又和他搞在一起，头歪在一边，一面笑一面用卑尔根的方言交谈。然后她的女主人将她叫到跟前，对她说："巴布罗，你现在可不能再跟男人随随便便的了。你忘了法庭的经历吗？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了吗？"

"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巴布罗说。"我听得出他是卑尔根的人。"

艾克萨尔不曾和她说话。他注意到她现在的面色是苍白的，皮肤是洁净的，牙齿也比前好了。他送的戒指她一只也没戴……

现在艾克萨尔踏上了重返家园的路程。尽管风雨交加，他却是满心感到喜悦；他已经看到山下的码头上有他的一台割草机和一具钉耙。啊，那个吉斯勒！他在城里一个字也没提过他给他送来了什么东西。是的，吉斯勒是个叫人猜测不透的奇人。

第 八 章

秋季的大风给艾克萨尔带来了他为自己找上身的新的麻烦和伤脑筋的工作：墙上的电报装置传来了线路出故障的消息；结果他在家并未休息多久便又外出了。

唉，他当初接受这个任务时肯定过分考虑到钱的问题了。这工作从一开始便使他不断地感到头疼。当他下山接管器械和工具时，贝莱德·奥森曾公然威胁他；对，他甚至于说："你似乎不记得我去年冬天救过你性命的事了！"

"救我性命的是奥琳，"艾克萨尔答。

"嗬，是吗！不是我用可怜的双肩把你一路背下山的吗？总之，你为人太精明了，在夏天买下我的房子，害得我冬天无家可归。"是的，贝莱德动了真气；他又说下去：

"电报和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烂你都拿去得了，我也不要了。我和家里人就要下山进村开始一项新行业了——不告诉你是什么行业，你就等着瞧吧。在一家旅馆里向旅客出卖咖啡怎么样？你瞧着，我们会有办法。我女人可以卖些吃的喝的，决不会比什么人差，我也可以出去做生意，赚上比你多得多的钱。但是我不妨告诉你，艾克萨尔，我精通电报之类的玩意儿。在这里那里做点手脚就会叫你哭笑不得；哦，拉倒电杆切断电线便当得很。那样你在大忙季节还得朝外跑。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艾克萨尔，你好好记在心上……"

其实艾克萨尔原该下山到码头去取机器——那些机器全都是金光闪闪，五光十色的，就象图画一样。他原可以整天在那里照看机器并学习使用机器的方法——可现在只好让机器等在那儿了。为了到处奔走修理沿路电线而不得不随时搁下各式各样的要紧工作，那可不太令人愉快。但这是为了钱……

他在山顶上碰到了阿隆森。对，商店老板阿隆森正象个幻梦人物似地站在大风中远眺、凝视。他在那儿要干什么？看来他心中不安，一定要到矿上来亲眼看个究竟。请注意，商店老板阿隆森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前途着想的。如今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光秃荒山，机器扔在那里发锈，还有二轮马车和各式各样的器材也搁在露天里——看了使人忧郁。临时工房的墙上还张贴着布告和手写的通知，禁止任何人毁坏或搬移公司的财物——工具、二轮马车或活动房屋等。

艾克萨尔停步和发疯的商店老板说几句话，并问他是不是出来打枪。

“打枪？是的，只要我能打得到他！”

“他？他是谁？”

“呀，就是毁了我也毁了我们附近一带的那个人。就是不肯卖他那一小块矿山，让矿上重新开工，让我象从前一样做生意赚钱的那个人。”

“那么，你指的是吉斯勒吗？”

“对，我指的就是他。他应该枪毙！”

艾克萨尔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说：“前几天吉斯勒还在城里；你应该在那里跟他谈谈。不过，恕我直言，我看你还是不要惹他为妙。”

“那为什么？”阿隆森气呼呼地问。

“为什么？我怕到头来你会觉得他过分聪明、神秘莫测。”

他们为此争辩了片刻，阿隆森变得更加激动了。最后艾克萨尔打趣说：“嗯，你总不至于这样狠心把我们撂在荒野里自己跑掉吧？”

“嘀！以为我会在你们这里的泥塘里鬼混，连买一只烟斗的钱都赚不上吗？”阿隆森怒声叫着。“给我找个买主，我把这块地整个卖出去。”

“卖出去？”艾克萨尔说。“只要治理得法，这可是块普通良田啊——你手里的地足够养活一家人咧。”

“我刚才没说过我不愿碰它吗？”阿隆森又在大风中高叫着。“我能搞出比种地更好的成绩！”

艾克萨尔认为如果情况是那样，那么找一位买主易如反掌，但阿隆森却不屑地大笑起来——荒野中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产业。

“这个荒野里没人买得起，但说不定别处有人买得起。”

“这儿除了污浊和贫困外什么也没有，”阿隆森悻悻地说。

“呀，或许是那样，”有点儿动气的艾克萨尔说。“但山上赛兰娜的艾萨克，他随时都能买得起你那点家当。”

“我不相信，”阿隆森说。

“信不信由你，跟我无关，”艾克萨尔说罢，转身就走。

“嗨，你等一等！”阿隆森在他身后喊、“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说艾萨克可以买我这块地吗？”

“是的，”艾克萨尔说，“要是只论钱的话。他的资金买上你的五个斯多堡也不在话下！”

阿隆森上山时曾故意绕过赛兰娜不愿被人看见；但下山时他却故意登门和艾萨克交谈了一番。但艾萨克只是摇摇头说不

然，他从没想到过这回事，而且也不打算动这个脑筋。

可是当埃勒苏回家过圣诞节时，艾萨克比较好说话些了。不错，他仍然认为买下斯多堡是个疯主意，他从来没把斯多堡放在眼里；然而，要是埃勒苏认为他在那块地上能有所作为，那么，他们就不妨从长计议。

埃勒苏本人倒是模棱两可的；既不急于想要那块地，也不是全然漠不关心。如果他真的在家乡定居，那么他的事业就难免要告一结束。这里和城里不一样。那年秋天，不少乡亲们被传到某地去庭讯，他就小心在意不敢露面；他不想碰上认识他的乡亲们；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难道他本人现在倒要回到那个世界中去吗？

他母亲竭力赞成买下那块地；赛维尔也说那样最妙。他们两人全力支持埃勒苏，于是有一天他们三人驾车下山，准备亲眼去看一看斯多堡这一奇妙的地方。

但是一旦有了出售的前景，阿隆森的口气完全变了；他并不急于想卖掉地，一点也不急。即使他真的走开，这块地也可以空搁着；这是一处上等的产业，是一块"现金交易"的地方，随时可以卖出，决没问题。"我要的价你们不会答应，"阿隆森说。

他们走遍了住宅、仓库、货栈、工棚，又视察了寥寥无几的存货，其中有几只口琴、几副表链、几盒彩色纸、几盏带挂穗的台灯，完全是当地有见识的居民所绝对不肯买的东西。还有几盒铁钉和一些印花棉布，别无其他。

埃勒苏觉得非稍稍炫耀一下不可，他用一种内行的神气浏览着一切，说："我看不上这一类的货色。"

"那你就不用买，"阿隆森说。

"不过，我愿意出一千五百克朗买下你的这块地、店里的存

货，活牲口，以及现有的一切，”埃勒苏说。哦，其实他只是信口开河，为了应付场面而说了这么一句不假思索的话。

然后他们就驱车回家。没有，没有作成交易；埃勒苏的出价荒谬透顶，阿隆森简直当它是一种侮辱。“年轻人，我看不上你这副样子，”阿隆森说；是的，他称埃勒苏为年轻人，认为他少不更事，在城里混了一阵便目中无人，竟想在货物的价值方面，在他阿隆森面前摆老资格。

“对不起，用不着你来叫我年轻人，”也动了气的埃勒苏说。从此以后他们一定是成了冤家。

但是阿隆森怎么一下子又变得那么不用求人，那么肯定不用被迫卖出地盘呢？这也有个理由：因为阿隆森的心底终于产生了一线希望。

原来村里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了因吉斯勒拒售他那一部分矿区而造成的局面。不但边远的垦户要遭殃，整个地区也将遭到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乡亲们不能照旧象开矿以前那样过好日子或过穷日子呢？嗯，就是不能了，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已经吃惯了佳肴和细面包，穿惯了店里买来的服装，赚惯了较高的工资，普遍的奢侈了——对，人们更加以金钱为重，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如今金钱不再来了，象鲱鱼群溜向大海似地溜走了——这对大家来说都是飞来的横祸，应该如何是好呢？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前区长吉斯勒因村里人过去曾协助他的上级撤销过他的职务，现在正对他们施行报复；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当时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并非是销声匿迹一走了事。依靠最简单的手段，只用为一处矿区漫天要价的手段，他便成功地阻止了这个地区的整个发展。啊，好个有魄力的人！曼尼兰的丈

克萨尔·斯特隆也能证明这一点；他是最后和吉斯勒碰头的一个人。贝莱德的女儿巴布罗在城里吃了一场官司，结果无罪释放；在整个开庭期间吉斯勒始终在座。万一有人要说吉斯勒人穷气短，那么就请他看一看那同一位吉斯勒给他艾克萨尔·斯特隆作为礼物送来的高价农业机器吧。

这便是当时将全地区命运掌握在手的男人；他们很想跟他达成某种协议。究竟要一个什么价钱才能使吉斯勒的那块矿区脱手呢？他们一定要将这一点确定下来。瑞典人出了二万五千元——但已遭吉斯勒拒绝。假设村里的社会团体凑足其余的不足之数以求工程再度上马是否可行呢？如果不是讨了那么个前所未闻的大价，说不定还可以试一试。下面海滨交易站和山上斯多堡的店东阿隆森都会愿意悄悄地捐献一笔资金；现在为此而捐出的资金在长远的将来是一定会得到报偿的。

结果他们到底派了两名代表前去和吉斯勒进行磋商，预期不日即将返回。

正由于这样，阿隆森心头才又燃起一点希望之火；他认为有条件对任何想买斯多堡的人保持住自己的尊严。但这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星期后代表归来了，带来的是对方的一口回绝。哦，他们从一开始便干了最糟糕不过的事——代表中竟有一名是贝莱德·奥森，因为他最能抽得出时间。他们果然寻到了吉斯勒，但他只是摇着头大声笑着说："回去吧。"但吉斯勒为他们付了回家的旅费。

那么，这地区难道就只好听天由命啦？

阿隆森狂怒了一阵之后，越来越觉得走投无路，最后有一天他终于来到赛兰娜将那笔交易做成了。对，阿隆森忍痛做成了

交易。埃勒苏按照自己上次出的价钱，只花了一千五百克朗便买下了地皮、房屋和棚舍，牲口和货物。不错，后来盘点存货时发现阿隆森的妻子已将印花棉布的大部分移作私用了；但那一类事情对埃勒苏这种人来说是区区小事不足介意。他说做人太小器要不得。

然而，埃勒苏并未因情况如此转变而感到真正高兴——如今他的未来已成为定局了，他将要在旷野里埋没终生了。他必须放弃他的雄心壮志了；他将不再是事务所中的一位年轻绅士了；他将永远也当不成区长了，连居住城市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在父亲和家人面前勉强装出一副为能按照自己所出价格买下斯多堡而感到骄傲自得的样子——可以让他们看出他还是精通业务的。但这个小小胜利所起的影响不大。还有使他感到满意的一点：包括在这笔交易中的大伙计安德森也由他接收过来了。阿隆森已用不着他了，他必须另寻门路。因此当安德森上山来请求收留时，埃勒苏感到踌躇满志，平生第一次做起那份营业的主人和头目。

"好的，你可以留下，"他说。"我需要一名助手照管店中业务，我好出去接洽生意——到卑尔根和特隆金等地去开展业务联系，"他说。

不久事实证明安德森这个人着实不坏；他是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埃勒苏出外时他将店务管得井井有条。不过一开头他有点要摆阔装上等人，那是他主人阿隆森的过失。如今情况两样了。春天泥塘解冻后，赛维尔从上面的赛兰娜下到斯多堡来替哥哥干点开渠挖沟的工作，瞧，安德森也跑到地里帮着一道干活。天知道是种什么力量叫他来帮忙的，这又不是他的本分工作，但他就是那一种人。这时地里融化得还不够深，他们一时还

远远不能挖到预定的深度，但总算干出了一点名堂。艾萨克早就有心将斯多堡泥塘的积水排尽并将附近土地好好耕作一番了；那小小店面只准备作为方便大家的一项额外业务，免得乡亲们为了购买一轴线也要朝山下村子里跑。

于是赛维尔和安德森一块站在那儿挖泥掘土，休息时便聊上几句。安德森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块值二十个克朗的金币，赛维尔很想将那块亮灼灼的金币据为己有；但安德森却怎么也不肯松手——将金币用软纸包好贴胸藏着。赛维尔提议摔角比输赢，用金币做彩头，谁能摔倒对方的得彩；但安德森不肯冒险。赛维尔又建议出二十克朗钞票和他的金币对赌，如果他赢了还包办全部的掘土工程；但是安德森听到这个办法动了气。"嗬！"他说，"无疑，你会回家对人说我田里的活干不来！"最后他们同意用值二十五克朗的钞票和值二十克朗的金币对赌，那天夜里赛维尔悄悄溜回家去向父亲要钱去了。

这就是年轻人的习气，青春的优美表现！一夜的睡眠付诸东流，不惜多少里路的上山下山，第二天还得照常工作——对于象他那样精力充沛的小青年简直不算一回事，为了一块金币付出这样的代价完全值得。安德森对于这笔交易免不了嘲笑了他一番，但赛维尔有话对付；他只要漏出一句有关丽俄波尔婷的话就行。"嗨！我差点忘记了。丽俄波尔婷叫我问候你……"安德森立刻停住了手中的活，满脸羞得绯红。

那是他们两人的欢乐日子，排水开沟，长时间争论取乐，干活，然后再争论。埃勒苏也不时地出来帮上一手，但他很快就感到疲倦了。埃勒苏在体格和意志方面都不坚强，但他仍然是个极好的好人……

"那个奥琳来了，"爱开玩笑的赛维尔会说。"现在你得进去

卖包咖啡给她吧。”埃勒苏也就乐于乘机走开。卖样把不值钱的小东西给奥琳意味着可以休息好几分钟，而不必抛掷沉重的土块。

奥琳这个可怜虫，倒常常是需要买点咖啡；不是碰巧从艾克萨尔处搞到一点钱来付现，便是用一块山羊奶酪来实物交换。奥琳已不是早先那个光景了；曼尼兰的活对她来说是太重了；如今她已是一个老太婆，衰老留下了它的痕迹。但她从来也不承认自己年迈；喏！如果她要被辞退，她不知道会说出多少闲话来。奥琳是个倔犟而又降不住的人；做完工作，她就出门乱逛，上东家或西家邻居那里去胡扯闲聊。那是她的当然权利；在曼尼兰她没有多少是非可以搬弄。艾克萨尔一点不是那一种爱多话的人。

奥琳对巴布罗那场官司的结局，是不高兴的，对，是失望的。他们两人双双无罪开释！贝莱德的女儿巴布罗宽大释放而赛兰娜的英格尔反倒判了八年徒刑，这一点奥琳大不以为然；她对于这种偏爱感到非基督徒式的愤恨。但是，不用说，全能上帝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有报应的！奥琳点着头，好似预言不久的将来，上天的惩罚定将来临。此外，奥琳自然也毫不隐瞒她对法庭判决的极大不满，尤其在她和她主人艾克萨尔为小事闹翻的时候。这时她就会用那惯有的柔声细气吐出大套的刻薄言语。“是呀，这个年头的法律变得多厉害呀，尽是偏向所多玛①、蛾摩拉②的罪恶了；但上帝的话仍跟以往一样是我的行路指南，也是上天赐予顺民的避难所。”

唉，如今艾克萨尔觉得他的管家婆讨厌透了，恨不得她立刻

---

①② 所多玛(Sodom)，蛾摩拉(Gomorrah)，皆为罪恶之城，后被上帝毁灭。源出基督教《圣经》。

离开。但春天又要来了，整个季度的活儿得独自干；接着又是晒干草的季节，他该怎么办啊？前途真不容乐观。布里达布立克的他的弟媳已经去信海吉兰；想为他物色一个规矩妇人来帮助他，但至今尚无下文。而且不管如何，那总意味着他必须付来人的路费。

唉，巴布罗将孩子干掉而自己远走高飞，真是个卑鄙、邪恶的手段。他被迫受奥琳的窝囊气已经两冬一夏了，而且今后还不知道要继续受多久。巴布罗，这家伙，她在乎吗？那年冬天他有一天在村里跟她说了几句话，但是她的眼睛里不曾缓缓流下一滴泪珠冻结在脸颊上。

“我给你的戒指你弄到哪里去啦？”他问。

“戒指？”

“是的，戒指。”

“现在我的戒指没有啦。”

“嗬，原来你的戒指现在没有啦？”

“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已经完了，”她说。“从这以后我不能再戴你的戒指。两个人吹掉了是不作兴再继续戴戒指的。”

“嗯，我只想知道知道你把戒指搞到哪里去了。”

“也许想要我把戒指还给你吧，”她说。“嗯，我绝对没想到你会要我叫你出那样的丑。”

艾克萨尔沉思片刻，说：“我意思是说，我可以在别的方面赔偿你，不会让你吃亏。”

但是不，巴布罗已将两只戒指处理掉了，而且没有给他一个用合理价钱赎回那只金戒指和那只银戒指的机会。

尽管如此，巴布罗也并不是那种十分厉害和毫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她系了一条缚在肩后、边上带褶的长围裙，颈子上还

围了一条白领圈——对，就是好看。有人说她已经在村里找到了谈恋爱的小伙子，但可能那只不过是谣言而已。反正郝耶达尔夫人对她是严加防范的，并且特别小心不许她参加圣诞节舞会。

是的，郝耶达尔夫人的确特别小心；艾克萨尔正站在那里跟他以前的女佣人谈论两只戒指的事，忽然郝耶达尔夫人来到了他们两人之间，说："巴布罗，你不是要到店里去吗？"巴布罗立刻走开了。女主人转过身来对艾克萨尔说："你是不是带肉或什么别的来啦？"

艾克萨尔仅仅"嗯"了一声，碰了碰他的便帽。

郝耶达尔夫人去年秋天曾经满口夸奖过他，说他为人极好，她一向非常敬重他；无疑，人家有好处应该有所报答。艾克萨尔深悉这一类的人情世故；当质朴的乡下人和上等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打交道时，总是那么老一套。他当时立刻想到的是送上一块鲜肉，他有一头公牛，可以用来送礼。但岁月如流，转瞬秋天已过，那头公牛始终未杀。而且，把公牛留给自己又有何不可呢——送给人，便要损了自己。而且，那又是一头上等好牛。

"嗯，您好。不是的，"艾克萨尔摇着头说；他今天没带肉来。

但郝耶达尔夫人好似猜透了他的心意，因为她说："我听说你有一头公牛，或许是别的什么？"

"对，我是有一头牛，"艾克萨尔说。

"你打算养着它吗？"

"是的，我眼下还要养着它。"

"是这样。你没有要宰的绵羊吗？"

"目前我还没有。这是因为我至今还没有多出来的牲口。"

"哦，是这样，"郝耶达尔夫人说；"好，那就以后再说吧。"她走开了。

艾克萨尔驾车往家走，但他禁不住想到刚发生的情况；他很担心自己是否走错了一步路。区长夫人曾经是个重要的证人；支持过他也反对过他，但无论如何是个非常重要的证人。他那次经历了极为难堪的一段时间，但，毕竟，从那桩有关在他土地上发现埋有婴儿尸体的棘手事件中摆脱出来了。或许，他最好还是把那只绵羊宰掉吧。

说来奇怪，他这念头居然跟巴布罗联系了起来。如果他带着羊儿下山送给她的女主人，那肯定会给巴布罗留下某种印象。

但时间照样流逝，此后也不曾发生过什么倒楣事。下次他驱车进村时车上没有绵羊，对，仍然没有绵羊。但是到了最后一刹那，他带去了一头羊羔。不过是头挺大的羊羔；一点不是那种小得可怜的兽肉，他送交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这头阉羊的肉特别老，实在不好意思送人。但是还不是太坏。”

郝耶达尔夫人怎么说也不肯白白收下。“你说个价钱，”她说。哦，真是一位贵夫人，她从来不肯受别人的礼物！最后艾克萨尔为这头羊得到一笔很优厚的代价。

他根本未曾见到巴布罗。区长夫人一看到他来就将她支开了。这个害得他一年半没有帮手的巴布罗——祝她好运吧。

第 九 章

那年春天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一件相当重要的事;矿上工程又上马了;吉斯勒出售了他的那块地。简直难以想象! 哦,吉斯勒的心理确实是高深莫测;他可以跟人做成一笔交易,也可以拒绝一桩买卖,摇摇头说“不行”,或者点头说“行”。能够使整个村子笑颜重开。

他可能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吧;他再也不忍心看他曾经当过区长的地区的人们继续喝自磨的薄粥挨饿并缺钱使用了吧。再不然他已经拿到了他的二十五万了吧? 也可能吉斯勒自己最终因为急等用钱而被迫削价出售了吧? 二万五千或者五万究竟也不是个等闲的数目啊。实际上有些谣言说是他的大儿子代表父亲作成了这笔交易的。

不管是不是那样,反正工程重新上马了;原来的工程师带着原班人马又来了,各处工作重又开始进行。对,同样的工程,但如今进行的方式两样了,象是在倒着干的。

看来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瑞典的矿主们将工人、炸药和钱都带来了——究竟还能有什么事不对头呢? 甚至于商店老板阿隆森也回来了。他已决心从埃勒苏手中买回斯多堡。

“不行,”埃勒苏说。“不卖。”

“要是给你出足价钱,我想你是要卖的吧?”

“不卖。”

不，埃勒苏就是不准备出售斯多堡。事实是，他对于地位的概念已有所改变；毕竟，在山上一家商店里当老板也不是太坏的事；他有一处装着彩色玻璃窗的阳台，还有一个大伙计可以在他出外周游全国的时候照管店堂的全部业务。对，跟上等人一起作第一流的旅行。或许有一天他甚至可以远游到美国——他常常想达到的愿望。即使为了接洽生意而南下的几次短程旅行已足够他回味一个长时期了。不是说他完全放荡不羁，包一条轮船、在途中举行狂欢宴会——狂欢大会不对他的胃口。埃勒苏是个怪人；他已不再倾心女人，已经全部放弃了花前月下的韵事，已对它们完全失去了兴趣。不，但毕竟他是大地主的儿子，进行第一流的旅行还买进大批的货物。他每次回来总要比上一次更加时髦，成为一个更大的人物；最后一次他为了保持双脚干燥甚至穿了一双高统套鞋回来。"那是什么——你居然穿起两双鞋子来啦？"他们说。

"最近我脚上生了冻疮，"埃勒苏说。

然后每一个人都同情埃勒苏和他的冻疮。

神仙似的日子——神气体面的生活，无休无止的悠闲自在。不，他不准备出售斯多堡。什么，回到一个小城市，在一家小店里站柜台，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大伙计？再说，他现在已经决心大规模发展自己的营业。瑞典人已经又回来了，一定会在这里流水般地花钱；他这时将店卖出就未免太傻了。阿隆森每一次都在遭到断然拒绝后黯然回去，由于自己缺乏先见将店轻易放弃而越想越懊恼。

哦，其实阿隆森大可不必自责自怪，而同样埃勒苏也不必作好高骛远之想而应该保持着中庸本色。尤其重要的是，村民也大可不必那么富于自信，人人满面春风地搓着双手，就仿佛是肯

定会受到祝福的天使似的——只要他们早知道一步就不会这样做了。因为现在失望来临了，而且还是不小的失望。谁能料到呢？开矿工程固然是重新开始了——但在本矿区八英里外和吉斯勒所属产业的南部边界交接的另一端，完全是在另一个区内，一个与他们根本无关的区内。工程要从那儿逐渐向北推进以达到原始的艾萨克的矿区，而后才能为荒野乡民和全村人民造福。这最快也得等几年，若干年，一个世纪。

这个消息犹如一发震耳欲聋的重磅炸弹，令人惊慌失措。村里的乡亲父老无不忧伤莫名。有些人责怪吉斯勒；是那个魔鬼吉斯勒又一次戏弄了他们。另一些人则聚集起来开会商议，结果派出一个由信得过人士组成的新代表团，这一次是去和矿公司、和工程师进行交涉。但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工程师解释说，他的工程不得不从南面开始，因为那里离海最近，不必建设空中铁道，运输费几乎可以缩减到零。不行，工程必须从那一头开始，没有商量余地。

接着那个阿隆森马上又出发去寻找新的生路，新的希望之乡了。他甚至于还打算拉着安德森一道跑："你在这个荒山旷野里老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他说。"还是跟我一道走好得多。"但是安德森不肯离开；令人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这样，那个地方象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他好似在那里扎上了根，并且长势茂盛。一定是安德森自己变了，因为那块地方仍然是老样子。人和事物依然如故；矿上作业转移到其他地带去了，但旷野中的人们不曾为此而晕头转向；他们有需要耕种的土地，他们的庄稼，他们的牛羊。固然，没有巨大的金钱财富，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样不缺，对，绝对的一样不缺。甚至于埃勒苏也不曾因为金钱外流而陷入悲观绝望；最伤脑筋的只是他在最先的兴奋心情中

买进了大批货物，如今却卖不出去了。嗯，暂时存在店里也好；反正，店里存货充足，看上去也很神气。

不，生活在荒野中的男人是不会晕头转向的。现在的空气跟以前一样的健康；欣赏时新服装的人有的是；要买金刚钻的一个没有。他是从《圣经》中加拿筵席的故事里才知道酒这样东西的。一个荒野中的男人是不会因为他达不到的某些远大理想而忧心忡忡的；艺术、报刊、奢侈品、政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的价值仅仅是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决不会超出这些代价。大地的成长才是另一回事，是值得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唯一的源泉，是万物的根本。你说那是一种单调而凄凉的存在吗？不，一点也不是。一个男人拥有一切；他上面的神，他的梦想，他的爱好，它的丰富迷信。一天傍晚，赛维尔沿着河边行走，忽然间止步不前；水里浮着一对鸭子，一雌一雄。它们看到了他，它们知道什么是人，它们害怕；一只鸭子说了句什么，发出低低的叫声，是含有三种音调的声音，而另一只鸭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然后它们一振翅，象两只小轮盘似地旋出了约有甩掷一石之遥的地方，重又停落在水面上。然后，象刚才一样，一个说话另一个回答；所说的话跟先前也一个样，但传送出了新的喜乐：发音高出了两个音阶！赛维尔伫立凝望着这两只鸭子，而且远远越过它们而进入了一个梦想的世界。一个音响，一种甜蜜感，渗透了他的全身，使他站在那里依稀回忆起一种野生的而光华夺目的东西，是他过去知道而又忘记了的东西。他默默地走回了家，没提一个字，没有夸夸其谈，这是非人间语言所能说得清的。这无非是赛兰娜的一个普通人，年轻的赛维尔，某天傍晚出外时所碰到的一件事而已。

他所碰见的事还不止这一桩——还有更多的奇遇。发生的

另一件事便是简杏离开了赛兰娜。这件事使赛维尔相当的烦躁。

啊，终于落到了那个地步：对不起，简杏一定要离去，那是她的愿望。哦，简杏决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人，没人可以说那句话。有一回赛维尔表示要立刻驾车送她回家，她哭了起来，非常可怜；但事后她表示懊悔了，而且明白说明她懊悔了，并提出了辞职要回家。对，做得非常正确。

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合赛兰娜那位英格尔的心意了；英格尔对她的女佣人越来越不中意。怪事，她说不出她的一句坏话，但一见到那姑娘就来气，她的眼中简直就容不下她。无疑，这完全起因于英格尔的变态心理；她整个冬天都是心情抑郁而又虔信宗教的，而且这种心理不会消失。"你想离开我们，是吗？那么，也好，"英格尔说。这是上天祝福，是她每晚祈祷得到了应允。两个女儿都已长成了大人，他们还要这个鲜艳如花已届婚嫁之年的简杏干什么？一想到婚嫁年龄英格尔便有某种不快的感觉，或许她在想她当年也曾有过婚嫁年龄吧。

她始终保持着深深的宗教热诚。她心里不再充满邪念；让我们说，她已经尝试过，并品呷过罪恶的滋味了，但她丝毫无意于终其生都继续那样搞下去；这种想法使她感到深恶痛绝。矿和所有的矿工都已不在那里——赞美天上的父。贞节不但是受得了的，而且是无可避免的——那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对，这是个不可缺少的善事，是种特殊的恩赐。

但世道完全变得歪邪不正了。瞧这个小丽俄波尔婷，不久前还是棵小嫩苗，还是个娃娃，如今已是丰满结实，春心萌发了；只要有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就会软瘫下来——哦，呸！如今她的面孔上也出现了斑斑点点——风流成性的记号；对，她母亲记

得非常清楚，风流的天性一定要出现的。英格尔并不因为女儿面孔上有斑点而谴责她；但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她一定要加以制止。安德森那个家伙老在星期日上来跟艾萨克谈农活干什么？难道这两个男人以为孩子是瞎子不成？是的，青年人还是青年人，跟三、四十年前的青年人没有两样，但现在的青年比过去坏得多了。

“嗯，可能是那样吧，”在谈起这个问题时艾萨克说。“但眼下春天到了，简杳走了，夏季的农活由谁来干呢？”

“晒干草可以由我和丽俄波尔婷来干，”英格尔说。“我情愿日日夜夜地耙草，”她痛苦地说，几乎哭了出来。

艾萨克不能理解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无疑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所以他扛着撬棍和铁镐到树林边去撬一块大石去了。艾萨克不明白，实在不明白，那么一个会干活的好姑娘简杳为什么要离开他们。说实在话，艾萨克常常是什么也不懂，只懂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如他的工作，他的合法的与正常的活动。一个肩胸开阔，肌肉发达的人，从不走错一步路；他能吃会长，而且他难得在任何事情上惊慌失措。

好吧，这是一大块岩石。还有许多其他岩石，但这是首先要撬起来的一块。艾萨克是在考虑着将来，应该为自己和英格尔准备下一座小住宅，所以趁赛维尔在山下斯多堡的时机来此开出一片地基。否则儿子一定要问三问四，而艾萨克目前还不打算说明。当然，终有一天，赛维尔会需要这里的一切，而两位老人应该有另一处住房。是的，赛兰娜造房子简直造个没完，尽管梁木和木板都已准备就绪，但牛棚上面的草料搁楼至今还未造好。

好吧，这便是需要撬起的一块大岩石。看它露在地面的部

分并不算大，但撬它一下却纹丝不动；肯定是块分量重的岩石。艾萨克先挖松石头四周的土，然后用撬 棍撬，但它一动也不动。他再掘松泥土，再撬，仍然不动。他回家取来了一把铲子，清除了泥土，再深挖；再撬——还是不动。艾萨克耐着性子想，石头太重了所以撬不动。他继续挖了好半天，但石头却似乎越陷越深，无法撬得动它。如果他不得不用炸药爆破那就未免太麻烦了。打眼的声音太大，肯定会惊动每一个人。他掘了半天。又跑回去取来了一根杠杆试一试——还是不行。他再掘土。这块岩石把艾萨克气得直冒火；他皱起了眉毛，对着石头看着，好似他只是来察看一下附近一带的岩石，而发现这一块是特别麻烦似的。他对着石头不满意地看着；是的，它是一块圆面孔的怪石头，怎么也抓不住它——他差点就要说这是块畸形石头了。用爆破法吗？这块石头根本不值得用炸药炸。他如今是否要放弃努力？他是否考虑要在一块岩石面前甘拜下风？

他掘着土。真是艰苦莫名啊；但要说放弃……最后他将杠杆尖插下去试试；石头仍然不动一动。按技术说，他这个方法完全正确，但就是不起作用。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一生中撬起过的石头太多了。是不是他上了年纪啦？滑稽事，嘻嘻嘻！真正荒唐可笑。不错，他近来已经注意到自己不及以前那么壮健了——那就是说，他根本没注意到，从来也没将它放在心上；那只不过是想象。接着他又使了全身的劲猛撬起石块。

哦，艾萨克把全身重量压在一根杠杆上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瞧他象个擎天巨人似的，撬啊撬啊，那段身躯仿佛与双膝紧紧地连在一起似的。他自有一种威武华贵的气派；他的腰围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岩石一动也没动。

没有办法；他只好再挖下去。爆破吗？提也不用提！不，再挖下去。他全力以赴地干着活。非将石块撬起来不可！如果说艾萨克在这方面是刚愎自用那就错了；这是出于一个庄稼人对土地的天生热爱，但是不夹丝毫柔情。那是一副可笑的情景；他先从石头的各个方面估计衡量，然后猛地对着石头冲去，接着便刨挖着四周围的泥土，用光手去掏摸并将土一把把抛出去，对，他就是这样干的。然而这些动作中丝毫没有爱抚的意味。温暖吗，是的，但只是出于热心的温暖而已。

再用杠杆试一下？他将杠杆往最得力的地方一伸——不行。石块好似故意要显示它的倔强和对抗似的。但看来它稍为松动了一点。艾萨克怀着一线希望再试了一下；这位破土人如今感到这块石头不再是那么坚不可摧的了。接着杠杆一滑，他被摔倒在地。“该死的！”他说。对，他说了那么一句。他摔倒时帽子也歪到一只耳朵上面去了，使他看上去象个江洋大盗，象一个西班牙人。他吐了一口唾沫。

这时英格尔走过来了。她非常亲切而又无比愉快地说：“艾萨克，现在你进去吃饭吧。”

“噢，”他说，但是他不愿意她走近也不要她多问问题。

哦，但毫不理解的英格尔却走得更加近些。

“你现在又在动什么脑筋啊？”为了使他消消气，她故意这么问，好象他几乎天天都能想出了不起的新点子似的。

但艾萨克依然紧绷着脸，面孔铁青，十分不乐；他说：“没有，我不知道。”

那个可笑的英格尔——呃，还是赖着不走，继续谈，继续问。

“你自己也该看得出么，”最后他说，“我要把这块大石头起出来。”

“嗬，要撬它起来？”

“是的。”

“那不能让我来帮帮你吗？”她问。

艾萨克摇摇头。但无论如何她愿意帮他忙，这总是一片好心，他也不好意思严词拒绝。

“你在这里稍为等一会儿，”他说罢便奔回家去取锤子。

他的主意是将石块先敲毛糙一点，在适当的地方敲掉一块石片，以便使杠杆有个更好的支撑点。英格尔拿着定位锤，艾萨克便一记一记地猛锤下去。锤啊，锤啊。对，一点不错，锤掉了一块石片。艾萨克说：“谢谢你，幸亏你帮忙。但是这会儿你别操心我吃饭，我得先把石头起出来。”

但英格尔不肯走。而且，说实在话，有她在旁边看他工作使他非常高兴；这是从他们年轻时代起就一直使他高兴的事。嗨，他的杠杆翘起了一点点，然后使劲一撬——石头动了！“它动了，”英格尔说。

“你又在胡说，”艾萨克说。

“怎么是胡说！是动了！”

就这么点儿进展——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那块石头终于回心转意，站到了他的一边；双方可以合作了。艾萨克用杠杆不断地又掀又撬，石块也跟着一移，一动，但更进一步就不行了。他就这么撬了一会儿，但并无多大进展。突然间，他明白了一件事：这不单单是个重量问题，不是他下死劲就能凑效的事；不，事实是他再也没有当年那股子力气了，他已失去了那出众的机灵劲。重量吗？用他的重量压断一根铁皮包头的长杆易如反掌。不，他正在衰弱，没别的。想到这里，这坚韧不拔的人感到满腹辛酸——至少也应该免除他在英格尔面前出丑的耻辱么！

忽然间他扔下杠杆抓起大锤。他怒不可遏，拼命朝那石头扑去。瞧他的帽子仍然歪戴在一边耳朵上，象个强盗模样，他雄赳赳，威风凛凛地围着石头的四面转着，仿佛要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嗬，他一定要把这块石头砸个稀巴烂。为什么不呢。当一个男人被一块石头惹得满肚子冒火时，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它砸碎。要是石头对抗，不肯被砸碎呢？哼，就让它试一试——看谁斗得过谁！

无疑，英格尔已经瞧出了他的心病，所以她故意委婉地说："我们两个人一同用棍子来撬好吗？"她所谓的棍子不是别的，就是指杠杆。

"不要！"艾萨克狂怒地高叫着。但是想了片刻之后他又说："好吧，好吧，既然你人在这里——其实你还是回家的好。那么就试一试也行。"

接着他们起出了石头的边缘。对，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艾萨克累得"噗"了一声。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石头的下边又宽又阔又平滑，简直就象是一块大地板。这块石头仅仅是一整块石头的一半，无疑另一半一定也就在附近。艾萨克很清楚，同一块石头的两半边是可以分藏在两处的；无疑，由于日久天长，冰冻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移开了。但他对于这个新发现是惊喜交加；这是可作为门板石用的最好的石头。一整笔的钱也不可能使这位野外考察员感到更大的满意了。他骄傲地说："这块门板石太好了。"

头脑简单的英格尔又问出了傻话："嗨！你怎么会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块石头呢？"

"嗯，"艾萨克说。"你以为我会到这里来乱挖一气吗？"

他们一道步行回家，艾萨克误打误撞赢得新的真心称赞感到十分高兴；其实这是他不配得到的称赞，但他的感受却也和他真的配得上这种称赞不相上下。他顺水推舟地使英格尔相信，他早就在物色一块门前石板了，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当然，此后他再到那边去工作，就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丝毫疑心了；只要借口寻找另一半石板他可以在那里爱待多久待多久。等赛维尔回家时，他还可以叫他帮忙。

万一将来有一天到了他不能单独出外也举不起一块石头的时候，那情况就惨了；对，前途可虑，现在更加有必要尽快将造房的一块基地清除出来。他已经开始衰老，不日就要成为壁炉边的人物。他从门前石板一事中所产生的喜悦心情几天之后便烟消云散了；那是一件不能耐久的假东西。如今艾萨克走路时背已有点驼了。

他过去不是那种一听到石头或掘土二字便马上警觉和注意的人吗？而且这也不是很久以前而只是几年前的事。对，在那些日子里，那些对于开沟排水的活儿存有戒心的乡亲们总是躲着他。如今他对这类事的兴趣也渐渐淡薄了；哎哟，老天啊！一切的一切都变了，土地本身也与过去两样了，一条从未有过的竖有电线杆的阔马路一直穿过了树林，近水处的岩石空前未有过地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人也变了。不象以往那样来去都要和对方打招呼，而今只是点点头，甚至于连头也不点。

不过——从前根本没有赛兰娜，只有一间茅草屋，而今却……过去也没有大地主。

是啊，可是大地主现在又怎么样呢？一个可怜虫，没有超人的本事，而是既老且衰，向一切凡夫俗子的同一归宿走去。尽管他肠胃好，吃得下，但增加不了他的气力又有什么用呢？如今有

气力的是赛维尔，也幸亏是如此——但是想一想吧，要是艾萨克也有力气那该多好啊！发现自己的体格日渐亏损真令人难过。他象个大汉似的干过苦活，象头牲口似的背运过无数重担，如今他只好用休息来锻炼他的耐性。

艾萨克满肚子的不高兴，心思沉重。

地面上有一顶旧帽，一顶已经烂掉的海员防水帽。或许是被飓风刮来的，也可能是多年前，当时还很小的小伙子们带到树林边来的。它年复一年地在那里腐烂下去。但它一度曾经是一顶崭新的黄色防水帽。艾萨克记得他从店里买回帽子的那一天，英格尔还夸帽子好看。过了大约一年之后，他将帽子送到村里一位漆匠那里，染黑上光，还将帽边改为绿色。他到家时，英格尔还认为这一改竟比原来的更强。英格尔一向认为样样东西都是好的；对，那些日子的生活太有意思了，锯劈木柴，英格尔在旁观看——那是他的黄金时代。每逢到了三、四月，他和英格尔就会象树林里的飞鸟、野兽一般狂喜地互相追逐，到了五月，他就种小麦和土豆，看着它们日长夜大。干活、睡觉、调情、入梦，他就象他家的第一条大公牛，巨大欢快得象个国王，看起来令人赞叹。但如今的岁月里不再有这样的五月了。没有这样的时光了。

艾萨克心灰意懒了好多天。多么阴沉的日子啊。他觉得既没愿望，也没力气来造草料搁楼了——那留着以后让赛维尔干吧。眼下要造的是他自己住的房子——要造的最后一座房子。他不能把自己正在干的事长期瞒着赛维尔了；他正在清除场地，显而易见是要派什么用的。有一天他说了。

“如果要用石料，我们这里有好些，”他说。“这里还有一块。”

赛维尔没有表示惊异，只说：“噢，多好的石头啊。”

“你知道怎么着，”他父亲说，“我们正在这里挖着，想找到另

外的一块门板石；在这里差不多可以造上一座房子。我不知道……”

赛维尔四周望了一转，说：“对，这里造一座房子倒是不错。”

“你是这么想的吗？造一座房子给来往的客人们落落脚倒是不坏。”

“是的。”

“一两个房间就行了。记得上次瑞典客人来就没有适当的房子给人家下榻。或许再造一间可以做做饭的小厨房，你以为怎么样？”

“对，造房子不带一间厨房不象话，”赛维尔说。

“你是这样想的吗？”

艾萨克不再说下去了。但赛维尔心领神会，立刻就想到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房子便可以使瑞典客人来时下榻居住；他连一个问题也没问，只说：“照我说呀，您就挨着北墙搭上一座棚棚。客人来时，用来挂挂湿衣服什么的一定挺便当的。”

他父亲立刻表示同意；“对，好主意。”

他们继续默默地对付着那些石头，然后艾萨克问：“我想，埃勒苏还没回来吧？”

赛维尔含糊其辞地说：“马上就要回来了。”

埃勒苏就是那样：他老喜欢待在外面，过旅行生活。他不能通信订货吗？一定要到各处去当地购货。说那样便宜得多。对，可能的，但旅途花费又怎么算呢？看来，他有他的一套想法。还有，他要进那么多的印花棉布、装饰领洗帽的彩色缎带、黑白草帽、长旱烟斗干什么？山里人谁也不买那些东西？村里的老乡们只在身上没钱的时候才朝斯多堡跑。埃勒苏有些方面是有本事的——只要瞧他在纸上写点什么东西或者用粉笔算些什么就

可以知道。老乡们赞赏地说："对，你这脑子真不简单。"这话倒是不错；可他就是花钱太多。村里的老乡们赊了账从来不还，那年冬天连贝莱德·奥森这种人也上斯多堡来赊去了印花布、咖啡、糖浆和石蜡。

艾萨克已经为埃勒苏、为他的店、为他的长途旅行垫下了不少本钱；他从卖矿得来的财富已经所剩无几了——以后怎么办？

"你以为埃勒苏生意搞得怎么样？"艾萨克忽然问。

"怎么样？"为了拖时间，赛维尔重复着说。

"好象不太对头。"

"嗯。他说问题不大。"

"你跟他谈过没有？"

"没有；但安德森是这么说的。"

艾萨克思索片刻，摇了摇头。"不，我捉摸着他在做蚀本生意，"他说。"我为这孩子担心。"

本来已经够忧郁的艾萨克，现在是更加消沉了。

这时赛维尔却冒出了一则新闻："如今又有人上来住家了。"

"你说什么？"

"又有两户人家买了我们附近的地。"

艾萨克手扶撬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这真是新闻，好新闻，好得不能再好的新闻。"这一来我们这里共有十户人家啦，"他说。艾萨克打听到这两户人家所买的地皮的确切所在，他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完全心中有数，最后他点了点头。"对，他们买的地点很好；有大量可供烧火的木柴，这里那里还有粗大的良材。朝西南倾斜的土地。啊……"

定居户——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们屈服——现在又有前来居住的新人家了。矿业成为泡影，但土地却大受其利了。这是一

片沙漠，一处濒临毁灭的地方吗？远远不是，而是个生意盎然的所在，多了两个新人，四只新手，来开辟田园、整治草地、成家立业。哦，森林里一条条绿色的小路，一间茅屋，依山傍水，附近有儿童和牛羊。过去长马尾丛生的地方，如今是麦芒迎风摆动，山岗上的风铃草盈盈点头，屋外的杓兰在金黄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居住在这里的人类，上有天下有地，可以随意走动、交谈和思索。

他是他们所有人中的第一名，他是来到旷野的第一人。他踏着齐膝深的芦苇和野草从那条路找到这里，在这块阳光充足的山坡定居下来。其他人步了他的后尘，他们走的是穿过阿尔曼宁大荒原的一条山道；接踵而来的还有其他的人，结果山道改成了如今的公路；现在上面已可行驶二轮马车。艾萨克想到自己是本地区的开路先锋，是本区的创始人，可能感到了一种满足，可能产生了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听着，我们如果想在年里将那间草料搁楼造好，我们就不该老在这里为一座小房子瞎费时间了，"他说。

这一来，他似乎产生了新的喜乐，新的精神，新的生活勇气。

第 十 章

一个女人正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公路走上山来。连绵的夏雨淋得她浑身透湿，但是她毫不在乎；她心中别有所虑——担心。那不是别人，正是巴布罗——是贝莱德的女儿巴布罗。对，担心；不知道这一次的冒险会有什么结局；她已丢掉了在区长家的保姆位置，离开了村子。就是那么一回事。

她故意远离公路边的一切农庄，不愿意碰到任何人；她身上背着一只衣包，很容易看出她要上哪里去。对，回曼尼兰去，重投故主。

她在区长家至今已经待了十个月，若以白天黑夜计算时间已不算短，若以渴望和苦闷而论，则更是等于度日如年。一开头还受得住，郝耶达尔夫人对她关怀备至，给她穿上整洁的衣裳还系上围裙；穿那么一身漂亮服装被派到商店去买东西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巴布罗年幼时就在村里居住，从她在那里玩耍、在那里上学、在那里和男孩子亲嘴、并和他们一同玩许多石子贝壳游戏的时候起就认识所有村里的乡亲了。她忍受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来郝耶达尔夫人对她看得更紧了，而到圣诞节来临时，那就简直是严厉了。那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肯定是要坏事的。要不是她每天夜里从两点到六点有几小时是比较安全，可以偷空享乐的话，巴布罗是绝对忍受不下去的。那么，家里的女厨司为什么又不去告发她呢？她必然也是一个好样的女人！哦，按

世俗的眼光看，是个非常平凡的女人；女厨司外出根本不请假。于是她们便约好轮流外出。

隔了很久她们的这种行为才被发现。巴布罗决没有下流到从脸上就能看得出的程度，你无法指控她为伤风败俗。伤风败俗？她完全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咧。小青年请她去参加一次圣诞节舞会，她会一次回“不行”，二次回“不行”，到第三次才说：“那么我就尽力从夜里两点到六点来一趟吧。”完全象一个正派女人那样，不故意显示风骚，却表现为敢作敢为。她是个女佣人，一直都在服侍别人，除了和男人鬼混之外不知道有其他消遣。她所想望的也就是这个。郝耶达尔夫人跑来教训她，借书给她看——白费了多少心血。巴布罗是个曾在卑尔根住过，会看报纸而且出入过戏院的人！她不是才从乡下出来的幼稚无知的小姑娘。

但郝耶达尔夫人最终肯定起了疑心。一天凌晨三点钟她到女佣下房来叫：“巴布罗！”

“来罗，”女厨司回答。

“我要的是巴布罗。她不在吗？开门。”

女厨司打开房门，并按照事先定好的话回说巴布罗因有要事不得不回家一趟，马上就会回来。在这个半夜深更朝家跑吗？郝耶达尔夫人发作了一通。早晨又吵了一架。贝莱德也被叫来，郝耶达尔夫人问道：“昨天夜里三点钟巴布罗是在你家的吗？”

贝莱德本无准备，但回答说：“三点钟吗？对，对，一点不错。我们有点事要商量，所以谈到夜深。”贝莱德说。

然后区长夫人严肃宣布，此后不许巴布罗再在夜间出去。

“好的，好的。”贝莱德说。

“只要她一天在我家做就一天不许她夜里朝外跑。”

“好的，好的，你瞧，巴布罗，我早对你说过的吧，”她父亲

说。

“有时候你想看看爸爸妈妈可以白天去，”她的女主人说。

郝耶达尔夫人心里很明白，她的疑心不曾消失；过了一个星期她又在凌晨四点来叫：“巴布罗！”幸好，这次刚巧轮着女厨司出去，巴布罗留在房里；女佣的下房无懈可击。女主人不得不临时想出话来应付。

“昨晚洗的衣服收进来没有？”

“收了。”

“那好，看这会儿刮的风多大……晚安。”

但郝耶达尔夫人既要丈夫半夜把她叫醒，然后自己又要啪哒啪哒走到下房去看佣人在不在屋里，觉得也着实不胜其烦。后来她实在不高兴再自找麻烦，便干脆随她们去了。

如果不是命该倒楣，巴布罗完全可以就这样做到年底。但几天前出了事故。

那是一天的大清早，巴布罗在厨房里跟女厨子口角，出言很重，她们抬高了嗓门，完全忘记了应该防着女主人听见。女厨司是个卑鄙奸诈的小人，因为昨天是星期天，夜里本轮不着她出去，可她竟溜了出去。她凭的是什么借口？只不过是为了向即将启程赴美的爱姐道别吗？决不是那回事；女厨司根本不找什么借口，只说早就欠了她一个星期天之夜了。

“哦，你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的诚实和正经气味儿！”巴布罗说。

这时门口出现了女主人。

她原先出来的目的，或许只是因为侍女们太闹了，但现在她一个劲儿盯着巴布罗胸前的围裙看；对，还伛过身去看个仔细。那真是极为难堪的一刹那。忽然间郝耶达尔夫人尖叫了一声向

门口退去。那能是个什么呢？巴布罗一面想一面朝自己的下面看。老天呀！一只跳蚤，没有别的。巴布罗忍不住笑了一笑，反正她最会随机应变，因而她立刻将跳蚤弹掉。

“落到地板上了！”郝耶达尔夫人大叫着。“你疯啦丫头？马上捏起来！”巴布罗满地乱找，但她再次临危不乱：她假装已经捏到跳蚤，随即真模真样地往火里一掼。

“你是从哪里惹得来的？”她的女主人怒声责问。

“我从哪里惹得来的？”

“是的，那正是我要知道的。”

巴布罗在这里说了一句大错话。当然，她应该只说“从商店里”——那就完了。但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搞上了这只跳蚤，而疑心一定是来自女厨司的身上。

女厨司一听立刻火冒三丈：“说是我身上的，你自己的跳蚤你不要赖到别人身上！”

“反正，昨晚出去的是你不是我。”

又说错了话——她本该一字不提才对。女厨司认为再无必要为巴布罗保密了，她一五一十说出了全部真相，揭发了巴布罗夜间私出的全部经过。郝耶达尔夫人这一气可非同小可；女厨司品格如何跟她无关，她关心的是巴布罗，因为她要为她的品格负责的。即使事到如此，只要巴布罗肯含羞负愧，象芦苇般的低下头，保证将来不再犯这一类罪恶，那也就无事了——但是不。她的女主人不得不提醒她为了她花了多少心血，但是，巴布罗，对不起，竟然顶舌回嘴；是的，她还愚蠢地说了些不知轻重的话。或许，她是比外露的还要聪明，故意将事闹开而乘机走出这个牢笼？她的女主人说：

“我将你从法律的铁爪中救了出来，你倒过来这样地对待我

呀。”

“说到那一点么，”巴布罗说，“我情愿你还是没救我的好。”

“这就是我救你得到的报应，”她的女主人说。

“或许这些话说得越少越好，”巴布罗说。“反正我做不了一两个月就可以做满期滚了。”

郝耶达尔夫人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对，她只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嘴巴一张一闭的。然后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吩咐她滚；她再也不管她的事了。

“随你的便，”巴布罗说。

事情发生后，巴布罗有好几天都住在父母家里。但是她不能长期住下去。不错，她母亲在卖咖啡，而且到家里来的客人也不少，但巴布罗要靠那个为生是不可能的——可能她自己另有其他理由想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因此她今天身上背一麻袋衣服，沿着公路步上了荒原的高处。眼下的问题是，艾克萨尔肯不肯再次收留她？不过，不管如何上个星期日她已经在教堂里张贴了结婚预告。

双脚泥污的巴布罗仍在雨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已是薄暮时分，但那个节令的天色还没有暗黑下来。可怜的巴布罗——她一个劲儿地象上次一样为了办一件事而奋勇前进；她非另找一个安身之处并开始另一场奋斗不可。说老实话，她从来不吝惜自己，从来也不是那种懒人，因此她至今仍保持着那副苗条优美的身材。巴布罗学什么都快，而且往往是自取其祸；对这样一个人还能期望什么呢？她已经取得了在急难中自救并避凶趋吉的经验，但是她仍然保持着某些优秀品质；她固然将一个婴儿的死不当作一回事，但她见到活的幼儿还会送糖给他吃。她还有一副善辨音律的耳朵，能轻柔而正确地弹奏吉他，同时用低哑的

嗓门伴唱；听起来既飘逸而又凄婉。不吝惜自己吗？是的；她的确毫不吝惜自己，有时她简直会奉献出她的一切而毫无吝色。有时她也会痛哭流涕，为生活中的这样或那样事感到心碎——但那是非常自然的，跟她所唱的歌是分不开的，因为她具有一种曾经欺骗过她自己也欺骗过许多其他人的诗意和亲切友爱感。如果今天傍晚她能够随身带上一把吉他的话，她一定也会在来时为艾克萨尔弹奏一曲的。

她故意在夜晚到达目的地；她到的时候曼尼兰一片寂静。瞧，艾克萨尔已在晒干草，家门附近堆着割下的新草，一部分干草已经入仓。她估计年迈的奥琳一定睡在小房间里，而艾克萨尔必然就睡在她过去住过的干草棚里。她象贼一般屏着气来到她非常熟悉的房门口，柔声叫："艾克萨尔！"

"是谁？"艾克萨尔突然问。

"哟，是我呀，"巴布罗说着跨进门去。"你能留我过一个晚上吗？"她说。

艾克萨尔看着她，一时领会不过来这是个什么意思，他只穿着短衣裤坐在那里，看着她。"原来是你，"他说。"你要上哪里去？"

"呀，那先得看你夏天要不要个帮工，"她说。

艾克萨尔沉吟片刻，然后说："那么说，你不打算回到你原来做的老地方去啦？"

"不去了；我跟区长家的关系已经结束。"

"的确，我夏天可能需要短工，"艾克萨尔说。"但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要回来啦？"

"不，你别管我，"巴布罗搪塞着。明天我就要走。先到赛兰娜然后再翻过山去。我在那边有个位置。"

“你跟那边的人已经讲定了吗？”

“是的。”

“我夏天可能要短工，”艾克萨尔说。

巴布罗浑身透湿；她衣包里有干衣裳，得换一下。“你尽管换吧，别管我，”艾克萨尔说着，向门口只挪了一步，便不动了。

巴布罗脱下湿衣时，他们互相交谈着，艾克萨尔时不时地回过头去朝她看。“现在你最好出去一下，”她说。

“出去？”他说。那种天气也的确无法出去。他站在那里，眼看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剥了下来；他的眼睛简直离不开她了；巴布罗又偏偏如此地粗心大意，她本可以在脱掉湿衣时就一点一点将干衣服穿好的，但是不。她的衬衣很薄，紧紧地贴在身上；她解开肩头上的一只钮子，然后便向旁边一转身，这对她说来并不是新鲜事。艾克萨尔已看得张口结舌做声不得了，他看着她用双手只碰了哪里一下便将最后一件湿衣服褪了下来。干得真漂亮，他想。她就那么毫无顾忌地立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躺着说起话来。是的，他夏天需要一名帮工，那是毫无疑义的。

“他们是那样说过的，”巴布罗说。

他又单独干起了割草和晒草的活儿；巴布罗自己可以看得出现在他是多么为难。——是的，巴布罗明白。——从另外一方面说，上次是巴布罗自己跑掉，撂下他孤苦零丁地没有一个鬼来帮他，他实在忘记不了。而且还将他送的两只戒指也一道带跑。更叫人难堪的是，说来可恶，那份不断寄来的报纸，他好象永远也摆脱不掉那份卑尔根报纸；她走后他付报费就整整付了一年。

“那些人真太可恶了，”巴布罗说，一直顺着他。

看到她如此谦恭柔顺，艾克萨尔也不忍心再对她过分苛刻；他承认揽了她父亲的电报线路检查员的活儿，她为此而生气是情有可原的，还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职务再还给你父亲；我也实在没有闲工夫再搞下去了。"

"好的，"巴布罗说。

艾克萨尔思索了半晌，然后单刀直入地问："好吧，那么现在怎么说，你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夏天就算数？"

"不是，"巴布罗说，"以后就随你便了。"

"你这话当真？"

"是的，完全随你高兴，你高兴的我也一定高兴。你用不着对我不放心了。"

"嗯。"

"是真的。而且我已经申请出结婚预告。"

"嗯。这倒不错。"艾克萨尔躺在那儿想了好长一会。如果她这次是真心实意而不是弄假骗人，那么他就一辈子有个正式的老婆和助手了。

"我本可以从外地请一个女人来，"他说，"而且她已经回信说愿意来。不过我得代她付一笔从美国来的旅费。"

巴布罗说："嗬，那她人在美国罗？"

"是的。她是去年去的，但是她不高兴在那里住下去。"

"别管她的事吧，"巴布罗说。"我的事情怎么说？"她一面说一面又变得温柔、伤感了。

"别难过。不就为了你，我才跟她至今还没有做出决定嘛。"

话说到这里，巴布罗觉得也必须有点表示作为回报吧；她承认卑尔根有个她认为可以委身的小青年，在一家极大极大的酿酒厂里当货车驾驶员，那可是个好位置。"我想，现在他一定为

了我在伤心，"巴布罗呜咽着说。"但是，艾克萨尔，你不是不知道；象我们两人这样长期同居之后，我们之间的恩情实在难以忘记。你可以把我忘记，高兴忘记到什么程度就忘记到什么程度。"

"什么！我？"艾克萨尔说。"我的宝贝，你别躺在那儿为这件事伤心，因为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过你。"

"嗯……"

巴布罗做了这一番交代之后觉得心情舒畅多了，她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没有必要出一大笔路费叫人家老远地从美国来……"她劝他别再做那件事了；花的钱太多，又没有必要。巴布罗似乎已经下决心由她本人来创造他的幸福。

他们在一夜之间对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他们并不是陌生人初次会谈；每个问题都是他们以前谈到过的。甚至必不可少的婚礼也已定在圣奥勒夫节和收割以前举行；他们没有必要偷偷摸摸，现在倒是巴布罗急于要将婚礼办了。她这种火烧眉毛的心情一点没使艾克萨尔感到不安，更不曾引起他的任何疑心；相反的，他看她如此心急反而感到洋洋自得并且增添了信心。对，他无疑是在田里干活的一个农民，一名大老粗，不擅于细致地或过分微妙地看待事物；有些是他非做不可的事，他首先要看的是哪件事对自己有利。再说，这次回来的巴布罗又活泼又漂亮，而且待他温柔体贴，几乎比过去还要多情。而且结婚预告已经公布出来

有关死婴和审讯的往事，他们则谁也不曾提过一个字。

但他们说起过奥琳，商量过用什么方法将她回掉。"对，一定得让她走，"巴布罗说。"反正，我们又不欠她什么情。她除了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外别无用处。"

但事实证明要赶掉奥琳并不容易。

无疑，在巴布罗出现的第一个早晨，奥琳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她立刻感到满肚子的不痛快，但勉强不露声色，还搬出一把椅子。当时曼尼兰的家务是这样安排的：艾克萨尔提水砍柴并包办一切重活，其余则由奥琳负责。她逐渐产生了在此度过余年的打算。如今巴布罗一来，她的如意算盘全部推翻。

“可惜家里拿不出一点咖啡招待你，”她对巴布罗说，“或许你还要往前走吧？”

“不，”巴布罗说。

“嗬！不往前走啦？”

“对。”

“其实不关我的事，不，”奥琳说。“既然不往前去，那么还要往下去罗。”

“不。也不往下去。我现在就待在这里。”

“你要在这里待下去，是吗？”

“是的，我想是要在这里待下去。”

奥琳停顿片刻，动用她那副诡计多端的老脑筋，然后她说：“那敢情好。无疑我可以省心多了。你留在这里我也高兴。”

“哦嗬，”巴布罗打趣说。“这一阵子艾克萨尔待你凶得很吗？”

“待我凶得很？艾克萨尔！哎哟，老太婆说过的话还翻它做什么，我无非是活着等着上极乐世界的人了。每天每时艾克萨尔都象是至高的上帝派下来的父亲和信使，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在这里无亲无戚，孤苦一人，寄人篱下，我的家属都在大山小岭的那一边……”

尽管这样，奥琳仍然赖着不走。他们在结婚以前简直无法把她弄走。最后奥琳实在赖不下去了，才勉强答应一个“好”字，

但她一定还特意要多待几天，一定要在他们去教堂期间为他们看房子管牛羊。一去一来又是两天。但他们结好婚回家之后，奥琳照旧赖着不走。她一天一天地找借口不动身；一天她觉得人不大舒服，过一天又说好象天要下雨。她夸赞伙食精致来讨好巴布罗。现在曼尼兰的伙食比先前大不同了；现在的生活两样了，现在的咖啡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哦，那个奥琳真是无孔不入；有些事情她明明比巴布罗更懂，却偏偏要向巴布罗请教。“请问，我应该是照着奶牛站的位置按次序挤奶呢，还是先从包得宁挤起呢？”

“随你的便。”

“是啊，我一向总是说，”奥琳叫起来。“你是见过大世面的，跟大人物、时髦人物一同住过，一切的东西，样样东西你都见识过。跟我这样的人可不一样。”

对，奥琳简直是无孔不入。她还整天在要阴谋诡计。她能坐下来告诉巴布罗她跟她父亲贝莱德·奥森过去是多么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关系如何亲密！嘿，他们在一起度过多少愉快的时光，贝莱德为人真和气哪，又阔气又有派头，他的嘴巴里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不管是艾克萨尔还是巴布罗都不愿意奥琳再待下去了，而且巴布罗已经顶替了她的一切工作。奥琳并没有发出怨言，而是向她的年轻主妇报以凶狠的目光。而且说话的口吻也稍稍有了变化。

“是的，是大人物，没错。去年收割期间艾克萨尔进过一趟城——你也许没碰到他吧？对，那时候你正在卑尔根。但是他进城去了，为的就是买一台割草机和一台耙土机。赛兰娜一家子现在有什么比得上你们的？什么也没有！”

她还在话里带刺，但即使如此现在也无济于事了；他们两个谁也不再怕她了。有一天艾克萨尔开门见山地叫她走。

“走？”奥琳说。“怎么走法？爬得去吗？”不行，她走不了，原因是身体不好，连腿都挪不动。而且更加糟糕的是，有一次当他们接过她手中的活，她已完全无活可做的时候，她竟然瘫倒了，得了重病。尽管如此，她还勉强支撑了一个星期，艾克萨尔恶狠狠地看着她；但是她纯粹出于恶意地继续赖着不走，最后终于病倒了。

她虽然躺在床上，但一点不是在等候极乐大限的到来；而是不断数算还有几个小时便可下床行动。她还提出荒野中前所未闻的放肆要求：请医生来家看病。

“请医生？”艾克萨尔说。“你神经错乱了不成？”

“那么，你是个什么意思？”奥琳好似无法理解似地柔声说。对，她说得非常柔和平静，真高兴不必作别人的累赘；她自己有钱付医生的诊费。

“嗬，是吗？”艾克萨尔说。

“呀，难道不能？”奥琳说。“再说，不管怎样，你总不能眼看着我躺在这儿象个哑巴畜生一样死在上帝面前吧？”

此时巴布罗插了一句不太明智的话。

“嗯，我自己每天给你端水送饭。我倒要知道知道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至于咖啡，我已经说过最好你不要喝，我是为了你好。”

“那是巴布罗吗？”奥琳说，她只转了转眼睛，并没有朝她看；是啊，奥琳病得厉害，她的眼睛斜眯着，看起来十分可怜。“对，巴布罗，或许你说得对，如果一小滴咖啡对我有害的话，那么喝下一调羹就该完蛋了。”

“要我是你的话，我在这个当儿就该想别的事而不必单单想咖啡，”巴布罗说。

“对啊，就象我说的，”奥琳回答。“你从来不是那种希望、巴不得她的同伴死去的人，而是愿意她们能够转变，能够活下去。哎呀……怎么我睡在这里看到异象啦……巴布罗，你现在怀孕了，是吗？”

“你胡说些什么？”巴布罗狂怒不禁地叫道；接着又说：“哦，为了你这张臭嘴，我就该把你掼到外面的粪堆上去。”

病人听这么一说沉默了片刻，嘴巴微微颤抖着，仿佛竭力想微笑，但是不敢笑出来。

“昨天夜里我听到有人叫，”她说。

“她神志不清了，”艾克萨尔低声耳语着。

“不，我不是神志不清。是象有人在叫。可能是从树林里来的，也可能是从远处小溪那里来的。听来奇怪——象是小孩的哭叫声。巴布罗走出去啦？”

“出去啦。”艾克萨尔说。“你的胡言乱语她听烦啦。”

“你说我这是胡言乱语、神志不清？啊，不过还没到你想的那个地步咧。”奥琳说。“不，全能上帝还不要我去，还没有下命令叫我去，还没叫我这个知道曼尼兰全部丑恶的人站在君王和耶稣面前。你放心，我一定会好起来的；艾克萨尔，你最好还是请个医生来，那样我可以好得快些。你答应给我的奶牛怎么说哪？”

“奶牛？什么奶牛？”

“你答应过我的奶牛。也许就是包得宁吧？”

“你在说胡话，”艾克萨尔说。

“你知道你在我救你命的那天答应送我一头奶牛。”

“不，我从来不知道。”

听到这话奥琳抬起头来看着他。皮包骨头的长脖子上生着一只光秃灰白的脑袋——丑得象个妖怪，就象故事书里描述的吃人女妖。艾克萨尔见状大吃一惊，不由伸手去乱摸身后的门闩。

“嗬，”奥琳说，“你居然是那么一种人！好啦——现在不说啦。从今天起，没有奶牛我照样能活下去，我到死也不会再提一个字了。但你今天充分表现出了你的处世为人；我现在知道了。对，我下一次也一定会知道。”

但奥琳在那天夜里死去了——不知在夜里什么时间；反正，第二天早晨他们进房时她的身子已冰冷。

奥琳——这个老家伙。生出来又死去了……

无论是艾克萨尔还是巴布罗对于埋掉她并永远摆脱她一事不感到丝毫悲伤；他们现在可以少加防范而多多休息了。巴布罗又闹起牙疼；除此之外别的都安好如常。但巴布罗脸上那只耐用的、每逢说一句话就要拉开的羊毛口罩——实在是讨厌透顶，而且这个牙疼毛病对艾克萨尔来说也多少是个谜。当然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她咬嚼食物时相当小心，但她满口的牙齿一颗也不缺。

“你没镶上假牙吗？”他问。

“镶了，我镶了假牙。”

“难道假牙也会痛吗？”

尽管艾克萨尔问者无心，巴布罗却恼火地说：“噢，你怎么净会乱说！”而且她在一阵恼恨中透露出了事情的真相。

“我什么地方不对头你当真看不出吗？”

她什么地方不对头？艾克萨尔走近审视了一番，只觉得她的腰围格外粗大了些。

“呀，你不会是——肯定不会是又怀孕了吧？”他说。

“怎么，你应该知道呀，”她说。

艾克萨尔傻乎乎地看着她。尽管他思路迟钝，但他坐在那儿盘算了一下：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还不到……

“不，我怎么该知道……”他说。

但这一辩论使巴布罗再也沉不住气了，她忽地大嚷大叫，大哭大闹起来，好象她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好，你把我也拖出去埋掉好了，那你就可以摆脱掉我了。”

奇怪，女人居然会为这种怪事哭闹！

艾克萨尔从未起过要活埋她的念头；他是个感觉迟钝的大老粗，注重的只是有用的东西；他根本不需要鲜花铺成的道路。

“那么今年夏天你就不能下田干活了罗，”他说。

“不干活？”巴布罗说，又被吓坏了。然后——奇怪，女人又居然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原来艾克萨尔是那样想的，这一下可将巴布罗乐得忘乎所以，她脱口叫出：“我一定干出两个人的活！哦，你等着瞧吧，艾克萨尔；我不但会做完你派给我的活，还会大大超出。只要你肯担待我这一次，我哪怕做断了脊梁也是心甘情愿的，还要大大感谢你！”

在那以后又是泪又是笑又是万般柔情。旷野中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干扰；门户洞开，只听到夏夜中嗡嗡的蝇叫声。巴布罗是那样的温柔，而且心甘情愿；对，他可以高兴拿她怎样就怎样，她是心甘情愿的。

一天，太阳西沉后，他就站着套起了割草机；他还可以割下一部分草来留着明天晒。巴布罗匆匆跑了出来，好象有什么重

要的事情，说：

“艾克萨尔，你怎么会想着要从美国叫一个人回国来呢？她不到冬天是回不来的，到那时来了又有什么用？”那是她忽然想起的事情，她觉得必须立即跑出来讲个明白。

其实这是毫无必要的；艾克萨尔从一开始已看清留下巴布罗就意味着全年靠她帮忙。艾克萨尔不是那种举棋不定或者想入非非的人。如今他有自己的老婆照管田地，他的电报职务就可以继续再干一个短时期。这意味着一年里可以赚进一笔可观的收入，足以补偿他因收获不多无粮可卖而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一切都可顺利解决；一切都是美好的现实。而且保持电报线路职务也不必担心贝莱德的作弄了，因为他如今已是贝莱德的女婿。

对，艾克萨尔的前途一片光明，看来前程非常远大。

第十一章

时光继续流逝；冬季过去；春天又来。

有一天艾萨克不得不下山进村一趟——为什么不呢？去干什么？“不，我不知道，”他说。他把二轮马车洗擦一新，安上座垫，车上还装了不少食物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不呢？一切都是送给斯多堡的埃勒苏的。每逢从赛兰娜有马车下山就总有东西带给埃勒苏。

艾萨克极少外出，大部分时间总是由赛维尔代劳，因此当他驾车下山并驶过荒原时便被看作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经过下面两处最近的农场时，站在茅屋门口的人们指指点点地说：“瞧，是艾萨克本人；今天有什么事要他亲自出马啊？”来到更下面的曼尼兰时，正抱着孩子站在玻璃窗前的巴布罗一见到他便说：“是艾萨克本人！”

抵达斯多堡时他“吁”一声勒住了马，问：“埃勒苏在家吗？”

埃勒苏走了出来。对，他在家；还没走，但就要动身——到南边几个城市去春游。

“你妈妈给你捎点东西来，”他父亲说。“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大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东西。”

埃勒苏收过东西，谢过父亲，然后问：

“我想大概还有封信或这一类的东西吧？”

“对，”他爸爸掏着口袋说，“有封信。听说是小丽贝卡给你

的。”

埃勒苏接过一看，正是他所等候的一封信，厚厚实实的，然后对他父亲说：

“嗯，幸而你来得巧——再过两天我就要动身了。如果你肯稍待片刻，我有只大箱子请你顺便捎下去。”

艾萨克下车，将马拴好，便信步来到地里。埃勒苏手下的小安德森把一片田地整治得相当不错；固然有时候赛维尔从赛兰娜带着马来帮忙，但他自己却也干了不少活，抽干泥塘，自己雇人用石料砌好沟渠。今年斯多堡不必买饲料，而第二年，埃勒苏一定会有一匹马；多亏安德森和他在大田里干活的能耐。

过了一会儿，埃勒苏向下喊叫，他的箱子已经准备好了。看来，他自己也准备上路了；只见他穿一身时髦的蓝色衣服，白色硬领，高统套鞋，拿着一根行路手杖。虽然他还要等两天才能上船，但没关系；他在村里等也是一样；反正他在这里或在那里都无所谓。

于是父子二人驱车上路，安德森在店门口送他们上车并祝他们旅途愉快。

艾萨克一心想着儿子，要将位子让给他坐；但埃勒苏坚决辞谢，只肯坐在父亲的身旁。他们刚来到布里达布立克，埃勒苏忽然说忘记了一样东西。“吁！——忘了什么？”他父亲问。

哦，他忘了带伞！埃勒苏忘了带把伞出来；但他一时也不愿多加解释，只说：“没关系，继续赶车吧。”

“你不想回去取吗？”

“不了；继续赶吧。”

但这事真讨厌；他怎么竟会忘记将伞带上呢？就因为他爸爸在等着，他过于匆促所以忘了。嗯，等他到了特隆金一定要在

那里买一把。反正他有一把伞还是两把伞无关重要。然而，埃勒苏为了没带伞而觉得大为扫兴；连车也不高兴坐了，他跳下车跟在车子后面走。

这样他们在下山途中就没多少话好交谈了，因为艾萨克每一次都得回转头去才能跟他讲话。“你打算出门多久？”艾萨克问。

埃勒苏回答：“哦，这一次出去大约要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他父亲说人们在大城市里从不迷路，也从不会找不到路回家，真是天大的奇迹。埃勒苏回答说，那是因为他在城市住惯了，所以从不会迷路，一辈子也没迷失过路。

艾萨克想到老是一个人坐着过意不去，于是喊道：“来，你上来赶一会儿车，我有点儿累了。”

埃勒苏怎么也不让父亲下车，因而自己又上车坐在他的身边。但首先他们得吃点东西——从艾萨克带来的装得满满的包里取出食物吃起来，随后才又驱车前进。

他们走到了最下面的两处人家；很容易看出他们已经离村不远了；这两处房屋的一些面向公路的小窗上都悬挂着白窗帘，而草料棚顶旗杆上也竖立着为纪念立宪日而准备的旗杆。车子驶过去的时候，那两处新农场的人说，“是艾萨克本人。”

最后埃勒苏总算暂时忘记了自身的事务，屈尊地问道：“你今天驾车下山为了什么事？”

“嗯，”他父亲说，“今天也没什么大事。”但一想反正埃勒苏即将出门；或许讲给他听也无大妨碍，因而他承认说：“我下山是去接铁匠的女儿简杏上山的。”

“这件事要你亲自下山吗？不能叫赛维尔去吗？”埃勒苏说。

咳，埃勒苏哪知道真情，哪知道简杏高傲到离开了赛兰娜，赛维尔是决不会下山去将简杏接回来的。

对，去年晒干草时出了不小的岔子。英格尔说话算数，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丽俄波尔婷也尽到了自己的本份，更不要说还有代替一匹马耙草的一台机器。但干草的分量太重，而草地的面积又太大，因为赛兰娜如今已成了大地方，妇女除了晒干草外还得照料其他家务；所有的牲畜要照管，三顿饭必须按时完成，要做白脱和干酪，要洗衣服，还要烘面包等，简直将她们母女两人累得死去活来。艾萨克不准备再蹈去夏覆辙；他毅然决定，如果办得到的话，一定将简杏重新请回来。这时候英格尔又随和了一些，对此并无异议，说："你说怎么最好就怎么办吧。"她过了一段时期之后终于恢复了正常，着实不简单。英格尔已不再感到满肚子怒火非发不可了，也不再有那非遏制不可的情欲了；冬天使她冷静了下来；除了必不可少的那点儿热气外，她是一无所有了。她比过去胖了，显得既漂亮又庄重。一个不会枯萎的也不会凋谢的奇妙女人；可能因为她这朵花开放得比较晚吧。谁能说出一些情况的来龙去脉呢？没有一件事是由一种因素引起的，而总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英格尔不是在铁匠老婆的心目中享受着极高的声誉吗？铁匠老婆能说出她的什么坏话呢？由于先天的缺陷她不曾享受到青春时代的幸福，其次在人为的环境中损失了少妇时代的六个年头；可她仍然富有生命力，这又怎能怪她在进入中年时走上歧途呢？英格尔虽然受了点损伤，变得有点歪邪，但是她本性善良，天资聪颖，比铁匠老婆们要好得多……是的……

父子二人驱车下山，来到贝莱德·奥森的宿舍，将马拴在棚内。眼下已是黄昏时分。他们自己走进屋子。

贝莱德·奥森租下一座原是商店老板的仓库，改成为倒还象样的两间客厅和两间卧房，而且地点便利适中。饮咖啡的顾客络绎不绝，也有由村子的四面八方来此搭船的寄宿客人。

贝莱德好似终于交上了好运，找到了一份称心的职业，这得感谢他的妻子。开咖啡馆和寄宿舍的点子是她在布里达布立克举行拍卖那天坐在那儿卖咖啡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向顾客出卖饮料食品而且手里不断捞进现钞，确使她非常高兴。自他们下山以来，生意做得很兴隆，咖啡的需求大，而且无处安身来此求宿的人不在少数。贝莱德的妻子为旅客大大提供了方便。当然她的最好助手便是已经成人而且很会服侍人的女儿凯特琳——不过那也是权宜之计；过不多久她就该有比在父母家当服务员更好的事可做了。不过目前他们的收入颇佳，而这是最主要的事。这宗生意的开始确实顺利，如果不是商店老板缺货，供应不上蛋糕和甜饼干，那生意还会做得更加兴隆，因为一切度节日的客人们都要求在喝咖啡的同时吃些蛋糕，饼干和蛋糕！这给了商店老板一次教训，下一次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货源。

贝莱德一家子，还有贝莱德本人，靠着他们的收入过得相当好。他们好多次进餐时只能以剩下的咖啡和陈蛋糕充饥，但他们靠着这个活了下来，而且孩子们也显出了一副柔弱而文雅的仪表。村里的人们还说，不是每一个人喝咖啡时都吃得上蛋糕哩。对，看来贝莱德一家子混得不错；他们甚至还养了一条狗；这条狗会到各个顾客面前去乞讨食物，结果养得肥头大耳。一家寄宿舍有一条肥大的狗跑来跑去是一幅诱人的广告；它在任何地方都说明狗吃得好。

当时，贝莱德不但是一家的丈夫和父亲，还兼任着其他不同职务。他曾又一次当上了区长的助理员和代理人，而且有一段

时期在那一方面工作繁重。不幸，去年秋天他的女儿巴布罗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说实话，为了一只跳蚤，跟区长夫人闹翻了；从那以后，贝莱德也就失势了。但是贝莱德认为，那也算不了巨大损失；现在其他一些人家故意要气气区长，因而都愿意代他寻找工作；找他帮忙的大有人在，比如，替医生赶车，还有牧师，也是每逢要杀猪就要来请教他等等——这是贝莱德自己说的。

话虽如此，贝莱德家里仍然时常要打饥荒；不是全家人都象狗那样长得膘肥体壮。幸而，赞美上帝，贝莱德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他会说，“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了；”尽管这是真情，但一个个小的又出世来代替大的了，这也是实事。那些成了人出去的孩子们除自食其力外还不时津贴家中儿文。巴布罗嫁在了曼尼兰，海尔吉在鲱鱼渔业公司任职，他们都经常给家里带钱或值钱的东西；对，就是在家侍应的凯特琳，意想不到，也在去年冬天家中特别拮据的时候竟将一张五克朗的钞票塞进爸爸手里。贝莱德只说，“这才是你养的好闺女，”根本没问一下这钱是怎么来的，或干什么用的。对，那才是正理么！女儿们有孝心想着父母并在难中帮助父母！

在这方面，贝莱德对儿子海尔吉就全然感到不乐意了；人们常能听到他站在店里对着四周的一小群人发挥他的儿子应该奉养双亲的大道理。“你们看，我的儿子海尔吉；他抽抽烟，喝喝酒，我不反对他，我们都有过年轻的时候。但不该在一封又一封地寄给家里的书信里只有空话和祝愿啊。他不该惹得他妈伤心流泪啊。孩子走上了这条路就毁了。在过去那时候，情况就两样啦。儿女一成了人就业之后就量力接济家用了。那才对么。难道不是父母生下他们哺育他们并怄心沥血地把他们抚养大的吗？

岂可一朝忘得一干二净！”

海尔吉简直象是听到了他父亲这番话似的，不久之后就来了一封信，而且里面还附了钱——不多不少五十克朗。然后贝莱德一家子就大大阔气了一番；对，简直是挥金如土，他们买鱼买肉饱餐一顿晚饭，又买了盏灯从最好房间的天花板悬挂下来，照得满室光明。

他们巴结着把日子过下去，他们还有何求呢。贝莱德一家子结结巴巴勉强糊口，但用不着担多大的心事。他们还能有什么更高的愿望呢？

贝莱德将艾萨克和埃勒苏引进了有新吊灯的房间里，说："真是稀客临门！我万万没有想到。艾萨克，你是从来不出远门的，不是吗？"

"是啊，只是到铁匠家去拿点儿东西，没别的事。"

"嗬！原来是埃勒苏又要到南边去啦？"

埃勒苏是住惯了旅馆的人；他表现得极为老练，将大衣和手杖挂在墙上，又叫了咖啡；至于吃食，他父亲的篮子里有的是。凯特琳端来了咖啡。

"付账？我万万不能收，"贝莱德说。"我在赛兰娜不知扰过你们多少顿啦；再说埃勒苏吧，我在他店里赊的账还没偿清咧。凯特琳，别收钱。"但埃勒苏照样付了账，他拿出钱夹，付了钱，另外还赏了二十欧尔的小账；他出手大方，毫不含糊。

艾萨克步行到铁匠家去，埃勒苏仍然留在原处。他拘于礼法不得不对凯特琳说了几句话，但不超出正常客套；他倒情愿跟她的父亲交谈。不，埃勒苏对女人毫无兴趣，这是因为他曾一度被女人吓怕过，所以如今对女人再也没兴趣了。看到他现在这样自绝于女人，想象起来，将来倾倒于女人的可能性也不会大

了。他是住在旷野中的一个怪人；一位生着纤长的能写会算的手指的上等人，具有爱好精致物品的女人习性；喜爱手杖、伞、高统套鞋等等。是个受过惊吓，发生变态，令人难解的厌婚者。甚至于他的上唇也不曾长出象样的胡须。会不会是这出身好、起点好的小伙子因为被送进一种世俗的气氛中而产生了变态，变得心情乖戾了呢？是不是因为在一家事务所，在一家商店里，工作得太艰苦以致他的整个儿创造力全都丧失了呢？嗳，可能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他如今已成为一个随随便便麻木不仁的人，比较软弱，比较轻率，越走越远离了正路。他可能羡慕旷野中的每个相识，但他就连那点儿精力都没有。

凯特琳一向惯于和顾客们开玩笑，因而她打趣地问他是不是又要到南方去看心上人。

"我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埃勒苏说。"我是为生意——开展业务联系去的。"

"凯特琳，不要没上没下的，"她父亲呵斥她。哦，贝莱德·奥森对埃勒苏完全是敬礼有加。他也本该如此，这是他的聪明处，先不先他欠了斯多堡一笔钱，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的债主。埃勒苏呢？嗬，他怡然接受了这一切谦恭卑逊，对贝莱德也是客气相待，戏喊他"我亲爱的先生"，而且继续如此。他提起他忘记带伞的事："就在经过布里达布立克的时候，我想起来了；伞被撂在家里了。"

贝莱德问："今晚请到敝店来喝点咖啡如何？"

埃勒苏回答："如果是我一个人，说不定我会过来。但是家父也在这里。"

贝莱德有心讨好，继续闲聊："后天有个人要来，从这里动身到美国去。"

“你意思是说他来家住过啦？”

“对。他家就住在本村上坂坡。在外国多年了，这次回来过了一个冬天。他的大箱子已由马车运到了——好漂亮的一只箱子。”

“我自己也有一两次想到美国去一趟，”埃勒苏坦率地说。

“你想去？”贝莱德大声说。“象你这种人肯定不需要朝美国跑了吧！”

“嗯，倒不是打算到那里去久住。只不过因为我跑过的地方不少了，我想干脆也到那里去走一遭。”

“那当然，为什么不去呢？人家说美国钱又多物质又丰富。就象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他为了请吃请喝所花的钱简直不计其数；他一来就对我说，‘烧满满一壶咖啡来，你有多少蛋糕就全拿来。’你要看看他的大箱子吗？”

他们走到过道里去看大箱子。真是世间少有的上等品，箱子的边边角角都包着金光闪闪的铜皮，还有搭扣啊、绞链啊，箱盖盖下来就有三只活页片搭牢，更不要说还有一把锁。“这是强盗也打不开的箱子，”贝莱德说，好似他已经亲自试过一样。

他们回房之后，埃勒苏变得沉思默想起来。这位住在本村上坂坡的美国人比他富多了；他怎能和他这样一个人相比。出门旅行完全是达官贵人的派头，怪不得贝莱德要把他敬若神明。埃勒苏添叫了一客咖啡，他也想学学富人派头，叫了咖啡还叫了蛋糕，并把它们用来喂狗——但他时时刻刻感到卑不如人的气馁。他的箱子怎能比得上外面的那只珍品呢。立在那儿的只有一只角都磨破的黑帆布箱子；还有一只手提包而已，别无其他——嘀，等着瞧吧！他决定一进城之后就买一只大箱子，而且一定买一只上好的大箱子，等着瞧好了！

“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太可惜了，”贝莱德说。

埃勒苏一听这话心里才舒服点，又准备炫耀一番了。“这畜生养得这么肥真是奇迹，”他说。

一个念头联想到另一个念头：埃勒苏中断了和贝莱德交谈走出屋外到马棚去看马。他在那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打开来。当时他接过信随即装进了袋里，根本没去看信内装有多少钞票；他接到过的同样家信多了，每次信内都附有钞票——那是给他在路上用的。但这是什么？一大张涂满字迹的灰色信纸；是小丽贝卡写给大哥埃勒苏的，还有妈妈的几句附言。另外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一点钱也没有。

他母亲的信上说，她现在实在无法再向他父亲开口要钱，因为他们上次出卖铜矿所得到的钱如今已所剩无几；买下斯多堡，随即进了那么多的货物，再加上埃勒苏的历次旅行，所有这一切开销都是出于这笔卖矿的资金。这一次他必须自己设法解决问题，因为这笔钱的剩余部分要留下分给弟弟妹妹，不能让他们一无所有。祝旅途愉快，爱你的母字。

没有钱。

埃勒苏的盘费还不够；他已罄其所有地取光了斯多堡的银箱，但那里面也没有多少钱。哦，是他太冒失将卑尔根商人的货款匆匆付讫；他本可以延期付款的嘛。当然他应该在出发前先将信拆开看一看；也省得他带着这只倒楣箱子下山嘛。现在他陷在这里……

他父亲从铁匠家里回来了，他在那里的事儿已经办好；简杏已准备第二天早晨和他一同回家。而且，你瞧，简杏一点不使性子和难缠，一跟她说她就明白赛兰娜夏天缺少人手，立即答应前来。这又是她知情达理的地方。

父亲说话时，埃勒苏坐在那儿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将那个美国人的大箱子指给他看，还说："巴不得我也能去那个国家就好了。"

他的父亲回答："对，或许那也不错。"

第二天清晨艾萨克准备动身回家；他将食物放进车内，将马车赶到铁匠家去接简杏和她的箱子。埃勒苏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上路，一见他们已被树林遮住，他再度付清寄宿舍的账目，还多给了小账。他对凯特琳说："我把箱子暂留在这里，下次来取。"说完他也走了。

埃勒苏——他上哪儿去呢？只有一个地方好去；他也回头往家中走去。他再度攀上了盘旋的山路，紧紧跟着父亲和简杏但又不让他们看见自己。他不停地走着，现在心里可艳羡旷野中的每一个人哪。

埃勒苏变成这样一个人真是可惜。

他在斯多堡没有做生意吗？是这么回事，他在这份生意中是发不了财的，因为埃勒苏出门的时间太多了，借着开展业务联系的名目而游山玩水，而且耗费巨大；他不喜欢廉价旅行。埃勒苏爱说："小器是要不得的，"给十个欧尔可以应付的场面他一定要给二十。营业收入供养不起一个象他这样气派的人，他必得从家里觅取补助。斯多堡农场收下的土豆、小麦和干草是够用了，但所有其他的给养都得来自赛兰娜。那就完了吗？赛维尔还必得徒劳无益地用马车替他哥哥将货物从轮船上运到斯多堡。那就完了吗？他母亲还必得向他父亲要钱供他外出花费。但那就完了吗？

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

埃勒苏经营事业象个笨伯。村民上山光顾他的斯多堡，会

使他感到沾沾自喜，因此只要顾客提出便给予赊欠的方便；风声传了出去，上来的顾客更多了，也得到了同样待遇。整个生意走上了非垮不可的道路。埃勒苏是个马虎人，听其自然；店内存货空了便再补上。一切都非钱不可。谁来付账呢？他的父亲。

起先，他母亲在各方面都是他的忠实代言人。埃勒苏是家里头脑最灵的人；他们应该帮他一臂之力让他创个事业哪；想一想他用多便宜的价钱就将斯多堡买到手哪，而且一出口就开对了价钱！每当父亲认为他经营愚蠢失策时，她便为他辩护。"你怎么可以站在那儿讲这种话！"对，她责怪他竟对儿子说出这种话来；好象艾萨克这样说儿子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因为你瞧，他的母亲曾经见过世面；她明白叫习惯于更好的物质生活、经常在社会上活动、而且眼面前没有同类知交的埃勒苏生活在旷野中，他是多么难以忍受。他与一般不太靠得住的顾客打交道时的确冒了颇大的风险；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是出于要搞垮父母的罪恶动机才做的呀；这正说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有高尚的品格；这是他帮助那些不及自己豪华神气的人所用的特殊方式呀。怎么，他不是那些地方唯一使用一条必须时常洗涤的白手绢的人吗？当顾客们怀着信赖的心情来到他面前请求赊欠的时候，如果他回绝说"不行"，他们大有可能发生误会，认为他毕竟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高贵的人了。再说，他是受过城市熏陶的人，是他们一切人中的一位天才，他对老乡们负有某种责任。

是的，这一切事情都牢记在他母亲心中。

但从来丝毫不懂得这一切的父亲有一天终于使她心明眼亮了，他说："你看看吧。卖矿的钱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就那么一点点吗？"她说。"其余的部分到哪儿去啦？"

“其余的部分都给埃勒苏用掉了。”

听到这里她才拍着巴掌断然说，从此以后埃勒苏必须自己设法解决了。

可怜的埃勒苏，命运淹蹇，年华空流。如果他一直在田里干活的话，可能反而会好些，而今他却是个会动动笔杆子的文人；既没有干劲又没有内在涵养。尽管如此，他可不是穷凶极恶之类的人，无意恋爱，也没有远大理想，埃勒苏根本谈不上是个什么样人，甚至于无法说他是个坏到如何程度的人。

这个小青年可以说命运不济吧。仿佛有样什么东西腐蚀着他的内心。那位城里来的工程师，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他早早把埃勒苏带出山要培养他成为一个人才，说不定倒要好些吧；如今反而害得他吃苦受罪。他现在所孜孜以求的一切，使他身上产生了一些他以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些与光明对立的黑暗的东西……

埃勒苏继续前进着。前面马车上的两个人已经过了斯多堡。埃勒苏绕了一条远道也从那里过去了；他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商店、自己的仓库里还能干什么呢？马车上的两个人到达赛兰娜时已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埃勒苏紧接着也赶到了。他看见赛维尔从屋里来到院子，一见简杏大吃一惊，随后两人便握了握手，又笑了笑。接着赛维尔牵着马往马厩走去。

埃勒苏，家中的才子，大着胆子向前走去，不是大踏步走上前，而是悄悄地凑上前去；在马厩里碰到赛维尔，他说，“是我。”

“什么——你也来啦？”赛维尔说，又吃了一惊。

然后两弟兄悄声交谈起来；要请赛维尔无论如何到母亲那里弄点钱，给他做笔路费。这种日子无法过下去了，埃勒苏感到厌倦不堪了；他老早就起了远走的念头了，今天夜里必须动身；

一次长途旅行，到美国去，今夜就要动身。

“上美国？”赛维尔高声说。

“嘘！我早就想着要去美国了，请你务必叫妈妈照我说的办；这种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想走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但美国！”赛维尔说。“不行，你不要去。”

“我要去。我已下了决心。我这就要赶回去上船。”

“但你得先吃点东西。”

“我不饿。”

“那么，休息会儿。”

“不了。”

赛维尔想尽力留下哥哥，但埃勒苏这一次毕竟是下了决心。赛维尔自己完全被惊懵了；首先见到简杏归来已吃了一惊，而今埃勒苏又将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农场，离开这个世界。“斯多堡怎么办呢？”他说，“你准备怎样处理它？”

“让给安德森好了，”埃勒苏说。

“让给安德森？你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要娶丽俄波尔婷吗？”

“那一点不太清楚。对，或许是这样。”

他们继续悄声谈着话。赛维尔认为最好请爸爸出来让埃勒苏本人跟他谈个明白；但是埃勒苏又附耳低语说，“不行，不行！”他从来不是那种敢想敢干的人，他总需要一个中间人代为斡旋。

赛维尔说：“嗯，妈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是她知道了一定会又是哭又是数说个没完。最好别让她知道。”

“对，”埃勒苏说，“一定不能让她知道。”

赛维尔去了，去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带了一大笔钱来了。“给，他所有的都给你了；你觉得够了吧？数一数——他没

数过到底是多少钱。”

“他——爸爸，说了什么？”

“他，他没说什么。现在你稍为等一下，我加上一件衣服就跟你下去。”

“那用不着了；你还是去躺下睡觉吧。”

“嗬，你一定不许我走开是因为你怕黑暗吧？”赛维尔说，力图能够高兴片刻。

他只去了一会儿便穿好衣服回来了，肩上还挎了父亲的食篮。他们刚走出马厩，便见门外站着他们的父亲。“看来，你是要出远门了？”艾萨克说。

“是的，”埃勒苏答；“但我仍然要回来的。”

“时间已经不早——我也不多留你了，”老汉咕哝着转身而去。“愿你事事如意，”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嘶哑声音说了一句之后，便匆匆走开了。

两弟兄沿着公路向山下走去；没走多远便坐下吃东西；埃勒苏早已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个没完。那是一个晴朗的春夜，黑松鸡在山顶上追逐戏耍；亲切的声响使即将出国的移民几乎失去了出走的勇气。“夜晚真可爱，”他说，“你最好现在回去吧，赛维尔。”

“嗯，”赛维尔说，继续陪着他往前走。

他们走过了斯多堡，走过了布里达布立克，山里处处有一种声响不断传到他们耳中；不象城里的军乐队，不象，而象是一种公告：春天来临了。然后，突然之间，树梢枝头传来了第一声鸟鸣，接着被唤醒的小鸟此应彼答互相唱和起来；不单单是一首歌，而是一首赞美的圣诗。这位出国的移民也许已经涌起了一股思乡之情，他感到一阵软弱和无能为力；他正在动身去美国，

而且再没有谁比他更适合去的了。

“赛维尔，你现在回去吧，”他说。

“噢，好，”他弟弟说，“听你的。”

他们在树林边坐下，可以看到正下面的村子，仓库和码头，贝莱德的破旧的寄宿舍；轮船附近有人活动，进行着准备工作。

“嗯，没有时间在这里闲坐了，”埃勒苏说，又站了起来。

“没想到你要走那么远，”赛维尔说。

埃勒苏答道：“但是我一定要回来的。那时候我一定会带一只更好的大箱子来。”

当他们互相道别，赛维尔忽地将一个纸包的小东西朝哥哥的手里一塞。“这是什么？”埃勒苏问。

“不要忘记常常写信，”赛维尔说着返身走了。

埃勒苏打开纸包一看；原来是值二十五克朗的一枚金币，他连忙高叫：“嗨，不要！你不可以那么做！”

赛维尔继续走着。

走了一会儿，他在树林边重新坐下。现在轮船附近的人更多了；旅客们纷纷上了小船，埃勒苏也上了小船；小船推离了岸边，划着走了，埃勒苏上美国去了。

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十二章

一个引人注目的队伍向山上的赛兰娜走过来了，乍一瞧可能觉得可笑，仔细看却又未必。肩负着其大无比的重担，胸前背后都吊着麻袋的三个男人鱼贯走来，尽管担子重，嘴里却你喊我叫地逗着趣。号称大伙计的小安德森走在最前面；事实是，这正是由他亲自组成的一个远征队伍，另两位成员是赛兰娜的赛维尔和布里达布立克的弗雷德里克·斯特隆。安德森是个了不起的小青年；他走路时，肩膀已被压斜了，茄克衫也从颈子扭到了另一边去，但是他还是继续背着重负前进。

斯多堡的业主埃勒苏已经走了——嗯，安德森没有立即当场盘进整个店铺，那是因为他一时还出不起这笔钱；他认为最好还是等一个时期再说，说不定以后整个店产还可以白白到手哩。安德森不是个笨伯；他用租借方式将店业暂时接管下来，自己亲自经营一切。

在清理埃勒苏店中的存货时他发现有大批卖不出去的货色，其中甚至还有牙刷、用于桌面中央的绣花台布；对，还有按准地位就会吱吱叫的装有弹簧的剥制的小鸟。

现在他正是携带着这批货色翻到山那边去卖给那些矿工的。他从受雇于阿隆森那年头起就已经知道那些矿工们，只要袋里有钞票，是什么东西都肯买的。很可惜埃勒苏最后一次赴卑尔根订购的六匹可以来回摇动的木马没能带出来。

商队转弯进了赛兰娜的大院，卸下了担子。在那里没歇多久；他们各人喝了一大杯牛奶，还假装要在那里出售商品，然后背上重担又出发了。他们不是假装出发而是的确穿过树林迤逦朝南而去。

他们全队行进到中午，休息进餐然后继续走到傍晚。随后他们扎下营，燃起一堆火，躺下睡了一会儿。赛维尔睡在他称之为圈椅的一块圆石上。哦，赛维尔是个精明人；他知道这块石头已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因而成为一个可坐可睡的好地方。他的两位同伴就没有那么精明了；而且不肯采纳他的意见；他们随意在石楠丛中一躺，结果睡醒时觉得冻得很冷，直打喷嚏。他们吃过早点继续上路。

他们留神细听附近有无爆破声音；他们希望在那一天能到达矿区并碰上矿工。矿上工程开展迄今应该到达这里了；从海边起到赛兰娜之间已经有了好大一段距离了。但是哪里也听不到一点爆破的声音。他们行进到中午，没碰上一个人；但他们沿途却见到一些工人在地面上试挖的洞穴。这意味着什么呢？无疑这就是说，在这一带林木区更往前去的尽头处矿砂必定异常丰富；他们定是挖出了纯净的重铜矿石，所以继续不断地在那一头开采。

下午他们经过了好几处矿区，但那里都没有工人；他们一直行进到当天夜晚，这时他们已经可以看到下面的海边了；他们经过了一片只残留几座空矿、渺无人烟的旷野，四周寂无人声。这个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但是也无可奈何；当天夜里他们只得再露宿一夜。他们就这个情况议论了一番：是工程停顿了吗？他们应该返身往回走吗？“用不着，”安德森说。

第二天早晨他们的帐篷里走进一个苍白憔悴的男人，皱起

了眉头死盯着他们看。“是你么，安德森？”那人说，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商店老板阿隆森。他并未谢绝送上的一杯热咖啡和一些吃食，而且马上就一屁股坐定。“我看到了你们的炊烟，所以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跟自己说，‘肯定是他们恢复了理智，矿上又复工了。’谁知道，竟是你们几个人！打算往哪儿去？”

“就在这儿。”

“你们带来的是些什么东西？”

“杂货。”

“杂货？”阿隆森叫起来。“你们是跑来经销杂货的吗？谁来买你们的货啊？这里一个鬼也没有。他们上星期六统统跑光啦。”

“跑光？谁跑光啦？”

“所有的人。现在这一带一个人也没有。我本人还带了一批货色咧。满满一仓库的东西。你们不管想买什么我都有。”

嗳，商人阿隆森又倒了楣！矿关闭了。

他们不断敬他咖啡让他镇定下来，然后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阿隆森绝望地摇着头说：“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理解了，简直是没有话好说。”本来形势大好，他的货物供不应求，金钱滚滚而来；村里村外一片兴旺景象，吃的是美味佳肴，办起了一座新学校，家家有吊灯，人人穿城市出产的高统靴！谁料忽然间矿上的大人先生们心血来潮说开矿亏了本，就此关闭了。亏本？以前不是赚过钱的吗？每一趟爆破之后不是明明可以看出那都是些纯铜吗？这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骗人把戏。他们从来不想一想象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怎么办。对，我猜人家说的有道理；跟过去一样又是那个吉斯勒在背后捣的鬼。每逢他一露面，工程就非停

顿不可；就好似他事先已经料到似的。

“那么，吉斯勒在这里罗？”

“怎么不在？真正应该把他枪毙！有一天他乘轮船来到这里，还问工程师：‘嗨，你们搞得怎样？’——工程师说：‘照我看，还可以。’但吉斯勒仍然站在那里，再问：‘嘀，还可以，是吗？’工程师答：‘照我看是还不错。’但是信不信由你，跟这条轮船同来的邮件一到，工程师就收到一封信和一份电报，说工程亏本，马上关闭。”

远征队的几个人大眼望小眼地互相望着，但领队安德森没有泄气。

“你们还是向后转回家的好，”阿隆森劝告他们。

“我们不回家，”安德森边说边收去了咖啡壶。

阿隆森对他们三人挨个凝视着，说：“你们都疯啦。”

你们瞧，安德森并不把过去老板的话放在心里；他现在是自己当起了老板，他是这个用他自己的钱装备起来，进行长途跋涉的远征队的头；要是半途而废返回原地他将威信扫地。

“嗯，你们打算上哪儿去？”阿隆森气呼呼地问。

“说不准，”安德森回答。但无疑他心中自有主见；可能想到搭档的共有三人，而且备有玻璃念珠与戒指之类的货品，可以和当地居民打打交道，因此他对其余的两个人说：“我们会有生意的。”

很可能安德森那天早晨心中认为，反正已走下这么远的路，干脆再朝前走上一程，看看是不是整个矿区都已废弃，所有的人当真都已走光。但是一看这几个货郎决心要朝前走，这会妨碍他，所以他一再劝告他们不要蛮干。大发雷霆的阿隆森大踏步走在货郎担队伍的最前面，转过身来对他们狂叫大嚷，希望阻止他们

进入他的境界。就这样他们一同来到了矿中心的临时工房处。

鳞次栉比的临时工房，全是空空洞洞阒无一人了。大多数的器械工具都存放在有遮盖的地方，但长杆、木板、破烂马车、箱子、琵琶桶等狼藉各地；有几处门上还写着"闲人免进"的字样。

"你们看吧，"阿隆森大喊着。"我是怎么说的？这个地方一个鬼也没有。"接着用种种灾难来威胁商队——他要叫人把区长请来；反正，他们走到哪里，他就会跟他们到哪里，如果抓住他们进行非法交易，就会判他们做苦役和奴役，毫不客气！

忽然之间有人高声呼唤赛维尔。原来这地方的人毕竟还未走光离绝，还有一个人站在一个房角向他们招手。赛维尔背着担子踉跄着奔了过去，立刻看出这人是谁——吉斯勒。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吉斯勒说。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但他的眼睛显然承受不住春天的强烈光照，他戴着墨镜。他的谈话跟过去一样流利动人。"碰到你再巧没有，"他说。"省得我一路再朝赛兰娜山上跑；我要照看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在阿尔曼宁大荒原一共住了几户人家？"

"十户了。"

"十家新农户。我要说。我感到满意。但是我们这个国家还需要三万二千名象你父亲这样的人。对，那就是我所说的，而且我可不是说着玩儿的；我是算出来的。"

"赛维尔，你走不走？"货郎担队伍正等着他。

吉斯勒一听，回头厉声说："不走。"

"我随后赶来，"赛维尔叫道，放下了担子。

两个男人坐下谈了起来。吉斯勒今天心情很好；他在一种内力的鼓动下，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只在赛维尔插一两句嘴作为答复时才住一住口，然后又继续说下去："真是天大的巧遇——

我不能不再说一遍。每样事情都照着我希望的那样发展，眼下又碰到了你，省得我上山朝赛兰娜跑。家里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谢谢您惦着。”

“牛棚上面的草料搁楼搭好没有？”

“噢，搭好啦。”

“好极，好极——我有一大堆事情需要料理，我简直照顾不过来了。比如说吧，瞧瞧我们现在坐的地方。赛维尔老弟，你说那是个什么？一座荒凉城址，对不对？当初人们违反了他们的本性和幸福造起了这座城市。正式地说，开头都是我的错——那就是说，在这个灾难性的开矿工程中，我是个微贱的代理人。当初，你还小，你父亲从山里拾到几块石头拿回家给你玩，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非常清楚，那些石块的价值与人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正好相符，不会多也不会少；很好，于是我自己先定下了一个价钱，并把那些石块买进。接着这些石块就从一个人传到了另一个人，就这样一传再传，几经转手，造成了无穷的危害。时隔多年。现在，几天以前，我又来到了这里，你知道是干什么？为了把那些石块重新买回来！”

吉斯勒停了一会儿，望着赛维尔。忽然间他向麻袋扫了一眼，问：“你身上背的是什么？”

“是杂货，”赛维尔说。“我们打算背到村子里去卖。”

吉斯勒对于他的回答似乎不感兴趣；仿佛根本没听进去。他接下去说：

“对——将它们重新买回来。上次，我叫儿子做了一笔交易；那次是他将地卖出的。他不过是跟你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他是家里的闪电，我则更象一种云雾。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但是不出面去做。而他是闪电——他眼前已暂时进入了工商界。上

次替我卖地的就是他。我有点本事，他不行，他只是闪电而已；行动迅速，现代型的人物。但闪电本身是个光秃不毛的东西。现在，你看看你们赛兰娜一家子的人；你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可以举目看到湛蓝的峰尖；从那里是搞不出什么新发明来的，只有年深月久的矿区和峰峦而已——但它们是你们的长期伴侣。你们在生活中上连天下连地，与天地、与所有这一切年深月久的荒野打成了一片。你们手里不需要携刀带剑，你们可以光着头、空着手，在无限的亲善中过上一辈子。看，大自然就在这里，让你和你的家人来占有它、享受它。人类和大自然不会互相轰炸而只会水乳交融；他们不会互相倾轧竞争而只会共同前进。你们赛兰娜一家子都居住在这个环境里。这里有矿区、有森林、有荒野、有草原、有青天、有繁星——哦，而且都不是微乎其微而是浩瀚无垠的。你听我的话，赛维尔：你应该知足！你有赖以生活的一切资源，你有为之奋斗的一切目标，你有保持信仰的一切条件；上代生你，你传下代，你是大地上所需要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是大地所需要的，但你是；是你们在延续着生命。一代又一代，代代相传，你死之后你的子子孙孙自会传接下去。那就是永生的意义。你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呢？你可以得到一种与世无争的清白而正派的生活。你可以得到什么？没有什么能将你们赛兰娜一家置于法令和管辖之下，你们享有和平、权力、比比皆是的亲切感受。那就是你所得到的东西。你躺在一个母亲的怀中吮着乳汁，玩弄着母亲的一只温暖的手。现在瞧瞧你父亲，他就是三万二千人中的一分子。还有许多其他人又该怎么说呢？我小有本事，仿佛是一片云雾，到处飘游，有时象是大旱时降落大地的一片甘霖。但其他的人呢？如我的儿子，是一种本身内空的闪电，是一闪即逝的虚无；但他能行动。对，我儿子是我们时代的典型人

物；他对时代所授与他的一切，对犹太人和美国人所授与他的一切，都抱着深信不疑的态度；而我对于那一切都只能摇头。可我也并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人；可以说，只是在家里的时候，我才象是一片云雾。坐在那儿摇头。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做了事情而又不后悔的力量。如果我有的话，我自己就会是闪电。现在我是云雾。”

忽然之间吉斯勒仿佛又振作起来，问道：“你们牛棚顶上的饲料搁楼造好了吗？”

“噢，造好了。父亲又造了一幢新房子。”

“新房子？”

“他说是造了招待过往客人的——说不定吉斯勒碰巧会来。”

吉斯勒思忖片刻，拿定了主意：“那好，我就来一趟。是的，我一定来；你可以将我这句话告诉你父亲。不过我有一大堆的事务要料理。我是特为到此地来要工程师通知他瑞典那方面的人说我准备收买矿山的。然后我得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其实，反正都一样，我并不急。可惜你没见到那个工程师——他带来了工人啊、马啊、钱啊、机器啊，在这儿忙得个不亦乐乎；他以为一切顺利，其实不是那回事。他以为能将越多的石头变成钱就越好；他自以为在做一件聪明的、劳苦功高的事，为地方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结果却越来离灾难越近，他还蒙在鼓里呢。国家需要的不是金钱，国家的金钱已经太多了；国家缺少的是象你父亲这样的人。哎，那些利用手段达到目标而感到骄傲的人！他们都是疯狂的、病态的；他们不干活，他们不知道犁田耕地，他们只知道赌博的骰子。他们如此疯癫地谋虚逐妄值得大受表扬，对不对？瞧他们——把一切作为赌注，是不是？这一切只不过错在

这里；他们忘记了赌博并不是勇气，甚至于不是莽撞的勇气，而只是恐怖。你知道赌博是怎么一回事吗？赌博是恐惧，也就是你头上冒出来的冷汗，那就是赌博。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他们不愿意和生活齐步前进，而是要走在生活的前头——要追、要赶、要象楔子一般将自己敲进生活的内部中去。然后他们旁边的人发话了：嗨，停下，有地方发生了破裂，快设法补救；边上的人喊他们停下！接着生活便彬彬有礼然而毫不留情地向他们撞了过去。再接着他们便对生活表示了不满，表示了忿恨。这种不同的反应是以各人的旨趣为转移的；有人或许有抱怨生活的理由，有的人则一点没有，但是没有一个人应该对生活表示忿恨。对生活不该采取严厉、严格和刚正的态度，而应该持怜悯的看法，站在生活的一边；只要想一想生活所不得不宽容的那些赌徒吧！”

吉斯勒再次振作起来，说：“好吧，一切随它去了；听天由命吧！”一眼可以看出他感到疲倦了，说话有点带小喘。“要下山了吗？”他说。

“是的。”

“别急着走。赛维尔老弟，还记得吗，你早就答应过要陪我到山里走一趟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一年半之前，站在嘉尔慕仓库的桥楼伛身朝下看的时候闻到一种气味。我现在好似又闻到了这种气味。但那一切不管怎样也随它去了；现在我们不妨乘机到山里去走上一遭，可惜你有个背包。那里面是些什么？”

“杂货。是安德森托我卖的一些存货。”

“那么，好，我是一个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不去做的人，”吉斯勒说。“我是一片云雾。如今我或许哪一天要将那座矿再收买过

来，那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买了来，我是不会仰望青天，嘴里说，‘空中铁道！’‘南美洲！’不，那些玩意儿我让给赌徒去干了。这一带的乡亲们说我一定是魔鬼再世，因为我事先就知道矿要倒闭。其实事情很简单，我决不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蒙大拿州发现了新铜矿，就是那么回事。美国人玩那种手段比我们要在行得多了；我们这里的矿砂质量太差，因而我们跟南美洲之间的生意，被他们一刀切断了。我儿子是闪电，他得到了这个消息，我就飘到了这里。简单极了，对不对？我比那班瑞典人仅仅抢先知道了几个小时而已，别无其他神秘。”

吉斯勒又感到有点气喘；他立起身来说：“如果你要下去，我们一同走吧。”

他们一齐向山下走去，吉斯勒累坏了，只好落在后面。货郎担小队已停在码头上了，一向兴高采烈的弗雷德里克·斯特隆正跟阿隆森开玩笑：“我的烟叶完全抽光了；向你买点行不行？”

阿隆森威胁地对他说：“我来卖烟叶给你。”

弗雷德里克大笑，安慰他说：“阿隆森，你用不着这么伤心难过。我们正要当着你的面把这些东西卖掉，然后就回家去。”

阿隆森勃然大怒说：“滚开，将你那张臭嘴洗一洗！”

“哈哈哈！你用不着暴跳如雷，站稳、不要乱动，摆好拍照姿势！”

吉斯勒疲倦了，简直累极了，即使他的墨镜也帮不了他的忙了，他的眼睛在强烈的光线下不住地闭着。

“再见啦，赛维尔老弟，”他忽然说。“毕竟，这次赛兰娜我还是去不成了；对你父亲说一声。我还有不少别的事要料理。但我以后会来——就说……”

阿隆森对着他的身后吐唾沫，还说：“应该枪毙他！”

货郎担进行了三天交易，将麻袋里的货物销售一空，而且卖出很好的价钱。这趟生意做得极为圆满，因为尽管矿倒闭了，村民腰包里还有的是钱，花起钱来仍然大手大脚；那些上弹簧的剥制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将这些鸟陈设在他们客厅的五斗橱上，还买了最适宜于裁日历纸的裁纸刀。阿隆森气得火冒三丈，说："就象我店里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似的。"

商人阿隆森气急败坏；他下决心要紧钉着这几个小贩和他们的麻袋，时刻注视着他们；但他们分道扬镳，各奔一路，搞得阿隆森疲于奔命，只恨分身无法。他首先放弃的是那个一开口就说难听话的弗雷德里克·斯特隆；接着他又放弃了那不开一句口却只顾卖东西的赛维尔；最后他紧紧钉着他的前伙计不放，见他走到哪里便试图挑动人们反对他。哦，但是安德森早对他的老板有所认识，深知他对做正儿巴经的生意与进行非法交易都是一窍不通的。

"嗬，你意思是说英国线不是违禁品罗？"看上去很内行的阿隆森说。

"我知道是违禁品，"阿隆森回答。"但是在这条路上我没有带这类货物；这种东西我可以在别处卖。我的货包里连一轴英国线也没有，不信你自己搜搜看。"

"或许你说的不错，"阿隆森说。"反正，我知道什么货是禁卖的，而且我已经指给你看过了，所以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阿隆森站了一整天，然后也放弃了对安德森的监视而回家去了。从那以后三个小贩再没受到过监视。

接着情况就一帆风顺了。那时妇女风行头上戴辫子；而安德森恰恰就是出卖各色辫子的人。对，他会在必要时刻将淡黄色辫子卖给黑皮肤的姑娘们，还为他没有更淡色的辫子而表示

歉意；或者为了没有灰色的辫子而难过，因为那是最最漂亮的。每天夜晚三位货郎就在一个指定的地点集合，互相汇报一天的贸易情况，又互相借用一些自己已经售完的货物；而安德森还不时会坐了下来，掏出一把锉刀锉去运动员用的口哨上面的德国商标，或者擦去钢笔和铅笔上的外国字样。安德森实在是一张王牌，而且一向如此。

另一方面，赛维尔则相当令人失望。并不是说他懒惰少卖了货物——实际上，他卖得最多——但是他的赚头不大。安德森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摆出足够的'噱头'。"

对，赛维尔没有天花乱坠的说话本领；他是个种地人，说话老实可靠，而且说话时心平气和。卖东西有什么可说的呢？再说，赛维尔惦着地里有活要干，所以急于销完货物好回家。

"那是简杳在召唤他啦，"弗雷德里克解释说。其实，弗雷德里克那年春天地里也有活要干，不能耽搁；但尽管如此他却一定要在最后一天去找阿隆森争论一场。"我一定要将这些空麻袋卖给他，"他说。

他独自进去，安德森和赛维尔都在外面等候。他们听见店里两个人在大嚷大叫，弗雷德里克不时地还哈哈大笑；接着阿隆森将门打开，下令逐客。哦，但弗雷德里克不曾出来——对，他慢吞吞地，又说了一大堆的话。外面人听到最后弗雷德里克所说的是要阿隆森买下一批会摇摆的木马。

然后货郎担商队回家了——三个充满活力的、健康的年轻人。他们一面向前走着，一面还唱着歌，在露天里睡上几小时，然后再走。星期一他们到达赛兰娜时，艾萨克已开始在播种。眼下正是适合下种的天气；空气潮湿，太阳不时露一露头，空中现出了一道鲜艳的彩虹。

货郎担商队解散了——再会，再会……

艾萨克正在播种；一个矮矮胖胖敦敦实实的男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穿的是自家绵羊毛织成的衣服，自家牛皮制成的靴子。他光着头，一丝不苟地在一路走，一路撒种；除了头顶心秃了一块之外，全身各处都是浓得怕人的汗毛；面孔上有一圈引人注目的、象扇子般的胡子。这就是大地主艾萨克。

他从不知道月份和日期——他要知道那些干什么？他没有非在某天付讫不可的账单；他在月份牌上只记下几时该养小牛的记号。但是他知道秋天的圣奥勒夫节；因为那时候他需要收进干草；他还知道春天的圣烛节；因为节后三个星期老熊就要走出它们的冬窝；一切种子也必需在这个时候统统种下地。他知道什么是必需的。

一个全心全意的种地人；一个不知劳累的庄稼汉。一个来自过去而指向未来的幽灵，一个最早在旷野垦荒、在旷野落户、享年九百多岁的人①，然而，又是一个现代人。

对，那笔来自铜矿的财富已经一无所剩了——所有金钱全部不翼而飞了。当采矿工程倒闭，群山再度荒凉沉寂时，谁还保留下什么财富没有？然而阿尔曼宁大荒原还在那里，而在那片大地上却增添了十家新的农户，而且在招手呼唤上百的人前来。

那儿不生长东西吗？那儿生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人和兽，还有泥土中结出来的各种果实。艾萨克正在播种。夕阳余辉照亮了从他手中撒出的成弧型的小麦，那麦种竟象是黄金粒子落下了土。跟着赛维尔过来耙地；随后用磙子滚上一遍，接着再耙

---

① 这里作者是说艾萨克就象«圣经»里的玛土撒拉，他一辈子种地，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活得最长的人。

一次。森林和田野都在旁边观望着。一切的一切都是威严和权力——为了一定的目的按部就班地行事。

远处山中响起叮玲叮玲的牛铃声，越来越近了；牛羊倦游归来过夜了。十五头牛，还有四十五头绵羊和山羊，总共是六十头。丽俄波尔婷、简杏还有小丽贝卡，几个女的提着牛奶桶出来了，牵住牛肩上的轭往家走。三个人都是打的赤脚。地主夫人英格尔本人没出来，她在家里做晚饭。她个子高，举止端庄，在家里走来走去就象是掌管炊火的女灶神。不错，英格尔曾经走过一段惊涛骇浪的人生旅程，曾在大城市里度过一段时期；但现在她终于回到家里了；宇宙是广大的，蜂拥着无数的渺小的粒尘——英格尔也曾经是其中的一粒。人在众生中无非是一粒微尘而已。

然后黄昏来临了。

汉姆生及其作品

汉姆生于一八五九年八月出生在挪威居德布兰谷地的洛姆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一九五二年去世。由于家境贫困，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十五岁便开始独立谋生。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年，他曾两次为生活所迫，流落到美国。在第二次流落美国期间，他在芝加哥当过汽车售票员，在北达科他当过农业工人，还在明尼阿波利斯教授过“现代欧洲作家”的课程。同时，他接触到了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深受影响。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生活的实际感受和对美国社会实质的了解，在一八八九年写成了《现代美国的精神生活》一书，嘲笑了美国的生活方式。

汉姆生正式登上文坛，是在一八九〇年，这年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饥饿》出版，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一位青年作家在一个饥荒威胁着全城的年头里，不愿自暴自弃、苟且偷生的故事。据作者自称，这是“对自己挨饿时期的回忆”。作品以其崭新的内容与创作手法，引起轰动，博得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至今仍被看作是汉姆生对挪威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我国在二十年代也曾出版过中译本。

继《饥饿》之后，汉姆生又陆续写出了小说《神秘》(1892)、《牧羊神》(1894)。前者反映了他在当时的一些主张，即提倡心理文学，描写精神世界和思想活动。后者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突破，其中对男主人公格朗在诺尔兰郡夏天的恋爱和当地风光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全书象一首抒情散文诗。这期间他的主

要作品还有：描写贫苦青年和富家子女恋爱的抒情小说《维多利亚》(1898)；对挪威诗歌创作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集《野地的合唱》(1904)；剧本《国门》、《生活的游戏》、《晚霞》三部曲等等。

一九一七年，《大地的成长》出版，这标志着他的创作达到了最高峰。一九二〇年，汉姆生以这部"挪威小说中的经典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大地的成长》描写的是一个庄稼汉的平凡故事：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艾萨克独自一人来到挪威最北部的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山上开荒垦地、搭棚垒屋。山下村子里一个叫英格尔的女人闻讯跑来与他结为夫妻，两人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英格尔先后生下了两男三女。其中大女儿跟英格尔一样长着兔唇，呱呱落地时就被英格尔弄死。这事被一个叫奥琳的女人发现，作了告发，英格尔因此被判九年徒刑。后来多亏前区长吉斯勒大力周旋，提前释放。从此英格尔一心抚养儿女。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了，小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秉性，是个热爱土地的好庄稼汉。而大儿子由于跟一个采矿工程师到城里事务所做书记，染上了纨袴子弟的习气，渐渐地看不上在深山老林里的故土和一心务农的父亲了。后来他被事务所除名，不得不回家，盘下了一个破产商人的杂货店，但他不善经营，没多久就重蹈前商人的覆辙。最后，他独自一人远离家乡，前往美国，一去不返。艾萨克坚定地相信，经商也好、采矿也好，终非长远之计，只有土地才是最可靠的，你洒下多少汗水，它就会结出多少果实。在他的辛勤劳作下，那块沉睡了多少年的土地开始苏醒，变得兴旺、繁荣起来，而且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安家落户。

这个故事没有汉姆生早期作品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诗情画意的描写，但字里行间透出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写出了诚实

的庄稼汉对土地的眷眷依恋之情、荒山老林里人与大自然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之被人称为“土地的赞美诗”，确是当之无愧的。

这部作品的成功还在作者对书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人公艾萨克一出场，就给人以一种粗犷、憨厚、意志坚强的印象，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印象会进一步加深。他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一切本分的庄稼人的特点，即把土地视为命根子，要过上好日子就要舍得在土地上下本钱，那就是汗水。（这实际上反映了汉姆生本人的思想，他非常鄙视当时已开始工业化的美国。）正是这种特点，才使他不怕挫折，不畏艰苦，终年辛劳，给荒山老林带来蓬勃生机。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大儿子埃勒苏。这个小伙子自幼聪明好学，但由于受到母亲的宠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在城里事务所干活期间，和一批纨袴子弟混在一起，自以为见了大世面，看不起与泥土打交道的家人和乡亲。尤其是在回家探亲期间，居然拿着破伞柄当作文明棍，在邻村姑娘面前炫耀，那副不伦不类的滑稽相令人捧腹。此外，书中其他人物，写来也各有特色：如聪明能干却又不甘寂寞、时常要寻点刺激的英格尔；急公好义而又喜欢捉弄人的吉斯勒；专靠搬弄是非为生、令人又可气又可怜的奥琳；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贝莱德；轻佻浮浅、爱慕虚荣的巴布罗等等。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姆生受尼采哲学思想的支配，崇拜德国，公开赞扬纳粹主义，在一九四〇年纳粹占领挪威时，他竟拥护占领者。这是他一生中极不光彩的一页。一九四五年他以叛国罪被判刑，后因病获释。

筱　璋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